LA COMEDIE HUMA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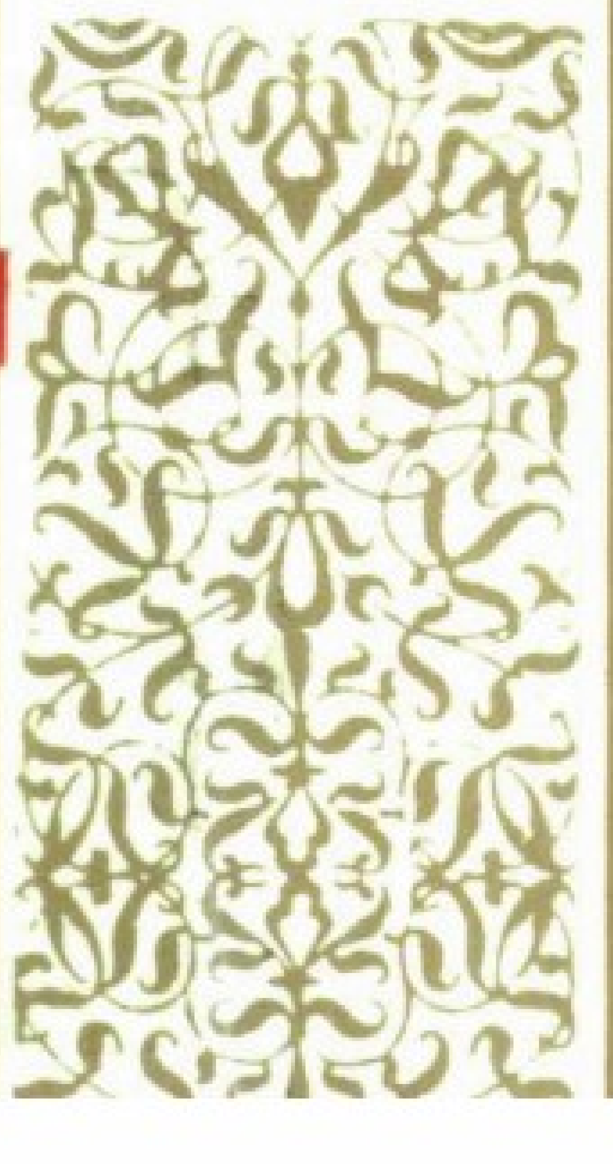
·风俗研究·政治生活场景·

人间喜剧



16





〔法〕巴尔扎克著

· BALZAC ·

人间喜剧

第十六卷

〔法〕巴尔扎克 著

风俗研究·政治生活场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16

(京)新登字002号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Ⅷ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ïade

Éditions Gallimard, 197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喜剧　第十六卷/（法）巴尔扎克（Balzac.H.）著;多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2

(人间喜剧)

ISBN 7-02-001903-X

Ⅰ.人… Ⅱ.①巴… ②多…Ⅲ.①小说-法国-近代-选集②巴尔扎克,H.-小说-选集Ⅳ.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215号

本卷编校人员：罗　艽　艾　珉(责任编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80,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4.25　插页5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21.95元



作 者 像

目　次

风俗研究·政治生活场景



恐怖时期的一段插曲*

献给吉约内-梅尔维勒先生①

亲爱的老东家，我应当向那些什么都想知道的人们说明，我在哪里学到足够的法律程序，使我能驾驭我的小天地里的种种事务；我应当怀念那位幽默而和善的人，他在一次舞会上遇到事务所的另一位见习书记斯克里布时说："到事务所去吧，我保证那儿有事可干。"但是我想，不用我在此当众表明，您也会深知本文作者对您的深厚情谊。

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二日晚上八点钟左右，在巴黎近郊的圣马丁区，一位老妇人沿着伸展到圣洛朗教堂前的高地陡坡急步走下来。白天下过很大的雪，脚步落在厚厚的积雪上

---

* 恐怖时期指一七九三年八月至一七九四年七月雅各宾派实行革命恐怖政策的非常时期。

① 吉约内-梅尔维勒先生是位诉讼代理人，开办一处事务所。巴尔扎克于一八一六年至一八一八年期间在他的事务所当见习帮办，学到很多有关法律程序的知识。

几乎听不出声音。街上很冷落。四下寂静得叫人害怕，更何况这时整个法国正在一片恐怖中辗转呻吟；因此，老妇人一路还没遇到一个人。再说，她的视力早已衰退，在昏暗的路灯下看不见远处还有稀稀落落的几个行人，象影子一样在郊外空荡荡的大路上移动。老妇人壮着胆子，一个人穿过这僻静地带，仿佛她的年龄是一张护身符，能使她免遭任何灾难。过了亡人街，她听出身后有男人沉稳的脚步声。她觉得不是第一回听到这声音了；她害怕有人盯梢，就尽量加快步子，想在前面一家灯光较亮的店铺门口看个究竟。走到从那家店里平射出来的灯光下，她猛然回过头，瞥见夜雾中一个人的身影；虽然看得不甚真切，但已足以使她心里明白了，她害怕得脚下踉跄了一下。毫无疑问，那个陌生人从她迈出家门第一步起就盯上她了。要甩掉这个暗探的念头给了她一股力量。她无法进一步思考，只得加快脚步，好象这样就能逃脱一个无疑比她敏捷得多的男人的跟踪。跑了几分钟后，她来到一家糕点铺前，便急忙闯进去，跌坐在柜台前面的一把椅子上。在她咔嚓一声放下门上的卡锁时，柜台里面一位正在专心刺绣的年轻妇人抬起头来，透过玻璃她认出老妇人身上那式样古旧的紫色绸斗篷，便急忙打开一个抽屉，象是有什么东西要拿出来交给老妇人。她的动作和表情都说明她想赶快把来人打发走，好象这是一个大家不愿看见的人。她发现抽屉空空的便有点焦躁，看也不看老妇人一眼就急匆匆走出柜台，往店铺后间去喊她丈夫，但她丈夫却已经站在她面前了。

"你把那东西放在哪里了……？"她问，样子很神秘，一面

用眼睛瞟了瞟老妇人，没有把话说完。

糕点师傅瞥见来人头上那顶缀了很多紫色缎结的黑绸大软帽，望了妻子一眼就走了，那目光好象说："我怎么能让那玩意儿搁在你柜台里呢？"女店主见老妇人始终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很是惊讶，便走到她身边，一看她那模样，不免又同情又好奇。虽然老妇人象所有苦修者那样一向面色苍白，可此刻还是不难看出，她刚才一定受了什么刺激，脸色惨白得异乎寻常。她的帽子遮住了头发。那头发肯定是岁月催白的，而不是搽了发粉①，因为她的衣领很干净，没有发粉的痕迹。她那不加修饰的面容象修女一样严肃，轮廓端正，透着点傲气。过去，上流社会的人有他们特殊的举止和习惯，与一般平民不同，使人一眼就能看出谁是贵族。女店主确信，这位老妇人大革命前一定是位贵族，而且还是宫廷里的人。

"夫人……"她脱口尊敬地喊了一声，忘记了当时是禁止这样称呼的。②

老妇人没有回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店铺的玻璃窗，仿佛玻璃上呈现出什么可怕的形象。

"公民，你怎么了？"回到店堂的店主人问道，一面递给她一个糊着蓝纸的硬纸盒，这才把她从幻境中拉回到现实里来。

"没什么，没什么，朋友们，"她温和地回答。

她抬眼看看糕点师，似乎想用目光向他表示谢意，可是一

---

① 旧时上流社会人士有搽发粉的习惯。

② 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与人之间只准称呼"公民"。

眼看见店主头上的红帽子①，她不禁失声叫了起来：

“唉呀，你们出卖了我？……”

店主夫妇没回答，厌恶地指指帽子。不知是因为错怪了他们，还是因为高兴，老妇人一下涨红了脸，象孩子一样轻声说：

“请原谅。”

随后，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路易给糕点师，说：

“这是我们讲好的价钱。”

有一种贫困是只有穷人才能看出来的。糕点师和他的妻子交换了一个眼色，又看看老妇人，目光中交流着同一个想法：这个金路易大概是老妇人最后的财产了，你看她交出这枚金币时双手在颤抖，她凝视着金币的目光流露着痛苦，而不是吝啬；她知道这个金路易包含着多大的牺牲。饥饿和贫困象恐惧和苦行生活一样在她脸上刻下了明显的印记。她的衣着还留有一些豪华的痕迹：陈旧的绸缎，褪了色但还干净的斗篷，细心织补过的花边；不过，昔日的富贵只剩下这一丝一缕了。店主夫妇有点怜悯她，可又舍不得到手的钱财，于是讲点好话来减轻良心的不安。

“公民，你看上去很虚弱。”店主说。

“夫人要不要吃点什么？”妻子打断他的话。

“我们的汤很不错。”丈夫补充说。

“外头那么冷！夫人大概在路上受寒了吧？您可以在这

① 指红色弗里吉亚帽，法国大革命时期很流行。

儿歇歇，暖和暖和……。”

“我们并不象魔鬼那样心肠坏！”糕点师大声说。

老妇人被这番充满了善意的话感动了，便老实告诉他们，刚才她被一个人盯梢，眼下不敢一个人回家。

“就这么点小事?!”戴红帽子的店主说。“那好办，你等我一下！”

他把金币交给妻子。一个商人用一件次等商品换取了高昂的价钱时，心里也会生出一种类似感激的心情，就是在这种感激之情的驱使下，他去穿上了一套国民自卫军①制服，拿了一顶帽子，挎上一柄短刺刀，全副武装回到店堂。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妻子已作了一番考虑。有些人一时冲动下会伸出援助的手，深思熟虑后就打退堂鼓了。这个女人就是这样。她怕丈夫被牵连，扯扯他的衣角想拦住他。可是丈夫出于仁慈心，自告奋勇要护送老妇人。妻子赶紧说：

“那个让女公民害怕的人好象还在店铺前面走来走去。”

“我也这么想。”老妇人天真地说。

“万一那人是个暗探呢？……万一有什么阴谋呢？你别去吧，还是把那盒东西要回来……”女人在丈夫耳边轻声说，这番话顿时使店主失去了浑身的勇气。

“嘿！我去教训他两句，马上叫他不敢再缠住你。”糕点师气势汹汹地说着打开门奔出去了。

老妇人象孩子一样顺从地又坐了下来，神情呆滞。

① 国民自卫军是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时期成立的民团组织，负责维持治安，一直存在到一八七一年。

店主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他脸色原来很红润，又总是被烘糕点的炉火照得发亮，可此刻变得铁青。只见他害怕得两腿发抖，瞪着醉汉一样的眼睛，一进门就怒冲冲嚷道：

“你这该死的贵族，想叫我们掉脑袋啦?……快离开这儿，再也别进我的门，别指望我加入你们的谋反活动①!”

说着他想把老妇人已经放进口袋的盒子拿回来。他的手刚刚碰到老妇人的衣服，老妇人突然恢复了年轻时候的灵敏，一步冲到门口，迅速打开门，在他们面前消失了，留下店主夫妇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发抖。老妇人知道，一到外面除了上帝再没有别的保护者了，但她宁愿在路上遇到危险，也不愿失掉刚买到的那盒东西。她快步走着，然而不久便感到体力不支了。那暗探毫不放松地跟着她，已经能听到他沉重的脚步踩在雪地上的嚓嚓声了;她不得不停下来，他也停下来。不知是由于害怕还是缺乏应变本领，她不敢向他发话，也不敢朝他看。她放慢了脚步继续向前走，后面的人也放慢了脚步，始终保持一段能监视她的距离，简直就象她的影子。

这两人再度走过圣洛朗教堂时，正好钟敲九点。任何人，哪怕是最脆弱的人，往往在感情强烈波动一阵以后会慢慢平静下来。因为，要是说情感是无限的，我们人体器官所能承受的却是有限的。老妇人看到她所认为的迫害者到现在丝毫未加害于她，渐渐倒把他看成是一位暗中热心保护她的朋友了。她把陌生人出现的前后情况联系起来，想找出根据证明这种

---

① 指推翻共和国。

使人宽慰的看法是合乎情理的。她不能不承认她并未发现这人有什么歹心。她忘了刚才糕点师对陌生人是多么害怕了。现在，她步履平稳，不慌不忙走上圣马丁高地，半小时以后来到一幢小楼前面。小楼靠近郊区干线和通往庞丹门的公路的交叉口。这地方至今还是巴黎最冷僻的地区之一。零零落落散布在人烟稀少的洼地里的小屋都是茅草房，围墙全是用泥巴或牲口骨头垒起来的。从圣肖蒙高地和美城区高地刮过来的寒风简直能穿透它们。但是这荒凉的地方却成了陷于贫困和绝望的人们的天然庇护所。可怜的老妇人竟有勇气在夜里走过这一条条僻静的小街。那个紧跟着她的人一到这里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怔住了。他沉思似地站在那儿，犹豫不决，朦胧的街灯勉强透过夜雾照在他脸上。老妇人由于紧张，眼光变敏锐了，她觉得陌生人脸上有某种阴森可怕的东西，于是她又害怕起来，趁着那人犹疑不前的当儿，她在黑暗中溜到那座孤零零的小楼前面，拉了一下门簧，魔幻般地很快不见了。陌生人一动不动站着打量这幢房子。这是圣马丁区典型的破旧住房，单薄简陋，摇摇欲坠。墙壁是用碎石砌的，抹的一层石灰已经发黄，而且到处有裂缝，令人担心风一吹就会倒塌。铺着褐色瓦片的屋顶长满苔藓，有好几处凹陷，象是不堪积雪的重压。每层楼有三扇窗户，窗框在潮气侵蚀和日光曝晒下已经腐烂脱榫，寒气可以长驱直入钻进每个房间。这幢孤零零的房子很象一座被时间遗忘尚未摧毁掉的古老钟楼。小楼有个顶阁，有几个大小不等的十字窗。只有这些窗户还透着一线微光，整个楼的其他部分沉浸在一片黑暗中。

老妇人艰难地上了楼。楼梯又陡又简陋，旁边有一根绳子代替扶手。她神秘地敲了敲阁楼的门，一位老人来开了门，递给她一把椅子，她急忙坐下来。

“躲起来，快躲起来！”她说，“我们很少出门，可我们的一切行动还是被人知道了。有人在暗中监视我们的行踪。”

“发生什么新情况了吗？”坐在火炉旁的一位老妇人问。

“从昨天起就在我们屋子周围转来转去的那个人，今晚盯上我了……”

小屋里的三个人面面相觑，神情非常恐惧。三人中还是老人比较镇静，也许正因为他面临的危险最大。勇敢的人总是这样，一旦遇到危险和迫害，他们总先想到牺牲自己。老人认为，自己每幸存一天，就是对厄运赢得一次胜利。从两位老妇人望着他的眼光中可以看出，她们所关心的就是这位老人。

“两位嬷嬷，为什么对上帝失去信心呢？”他的声音低沉而柔和。“在加尔默罗会修道院①，当周围是一片凶手的狂吼和垂死者的惨叫时，我们不是还唱上帝的颂歌吗？上帝之所以把我从这场杀戮中拯救出来，肯定是给我安排了另一种归宿，我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上帝保护他的孩子们，又可以按照他的意志支配他们。现在要照顾的是你们，而不是我。”

“不，”两位老妇中的一位说，“和一位教士的生命相比，我

① 加尔默罗会修道院在巴黎沃日拉尔街，过去是加尔默罗会修士居住的地方，现改为天主教学院。法国大革命中那里有许多教士先后被监禁或杀害。

们的安危算得了什么呢？"

"从离开谢勒修道院①的那天起，我就认为自己是已死的人了。"晚上没出门的修女说。

"这是圣体饼。"第一个修女说，一面把盒子递给教士。她忽然惊叫道："有人上楼梯！"

三个人一起侧耳细听……，脚步声停止了。

"万一危及你们，"教士说，"你们也别害怕。我知道，有一位我们能信得过的人已经想好了离境的办法，他会来取我给朗热公爵和鲍赛昂侯爵的信，信中我请他们设法帮助你们离开法国，以免受到贫困和死亡的威胁。"

"您不和我们一道走吗？"两位修女一齐轻声问，语气中流露着绝望。

"哪里有人受难，我就留在哪里。"教士诚恳地说。

她们俩沉默了，无限钦佩地望着他。

"玛尔特嬷嬷，"教士对取回圣体饼的那位修女说，"有人来取信时你们说 Hosanna②，他应该答 Fiat voluntas，③那才是使者。"

"楼梯上有人！"另一位修女叫道，一面打开屋顶下的一个隐蔽洞。

这回，在夜深人静中，可以清楚地听到一个男人走在沾满干泥巴、高低不平的楼梯上的脚步声。修士费劲地钻进象柜

---

① 谢勒修道院是一所女修道院，一七九〇年被取缔，一七九三年拆毁。

② 拉丁文：拯救我们。——引自天主经。

③ 拉丁文：遵照上帝的意志。——引自天主经。

子一样的洞里，修女在他身上盖了些旧衣服。教士闷声说：

"您可以关上洞门了，阿伽特嬷嬷。"

教士刚刚躲好，就听到三下敲门声。两位修女打了个哆嗦，四目相对，好象在问对方该怎么办，却都一句话也不敢讲。她们俩看上去都有六十多岁，与尘世隔绝已四十多年了。正象温室的花草习惯了暖房的空气，一旦搬出室外就会死去；她们过惯了修道院的生活，再也不能设想过另一种日子。一天，修道院的铁栅门被砸开了，她们眼看自己自由了，反而害怕得发起抖来。她们不谙世事，心地单纯，面对着大革命的重大事变就显得迂拙迟钝，这是很容易想见的。她们在长期幽居中形成的思想不能适应布满艰险的现实生活。她们甚至还不了解自己的处境，真象一直受人照顾的孩子，而今失去慈母的庇护，就只会祷告不会喊叫。此刻，明知危险就在眼前，她们仍是一声不响，束手无策。基督徒听天由命的精神是她们唯一的自卫手段。那个敲门求进的人对屋里的沉默有自己的理解；他推开门进来了。两个修女认出这正是几天来在她们屋子周围徘徊并打听她们的情况的人，吓得浑身打颤。她们呆在原地一动不动，担心而又好奇地望着这个不速之客，就象孤僻胆怯的小孩打量生人一样。来人长得高大粗壮，但是他的举止、神态、面容没有一点凶恶的迹象。他也象两位老妇人那样站着不动，只用目光缓缓扫视房间。

房间的砖地上铺着两张草垫，算是两位修女的床。房中间有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只铜烛台，几只碟子，三把小刀，一个圆面包。壁炉里的火小得可怜，屋角还剩几块劈柴，说明两

位隐居者的贫寒。墙壁的油漆年代已久，霉点斑斑，好象褐色的网格，多半是雨水渗进来形成的。可见屋顶破损很厉害。壁炉台上唯一的装饰品是一件圣器，大概是从谢勒修道院的浩劫中抢救出来的。房间里还有三把椅子，两只木箱和一只很旧的五斗柜，这就是全部家具了。壁炉旁边有一扇小门，可能通到另一个房间。

带着不祥的预兆闯进来的陌生人很快把房间的一切看了个遍，脸上露出怜悯的表情。他和蔼地看了看两位修女，显得和她们一样局促不安。这种奇怪的沉默没延续多久，陌生人看出两位修女是那种脆弱而又没有经验的人，便用尽量和气的声音对她们说：

"两位公民，我决不是抱着敌对的态度来的……"

他停了一下又说：

"两位嬷嬷，要是你们遭到过什么不幸，请相信，我并没有参与……，我来是为恳求你们一件事。"

她们始终一言不发。

"如果我使你们讨厌，如果……我使你们为难，就请直说……，我立刻走；但是，请相信，我对你们是无限忠心的。要是我能为你们效点劳，请只管差遣我。眼下既然国王已不存在①，也许只有我一人凌驾于法律之上②……"

---

① 这句话有双关意义：一方面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国民公会取消了路易十六的一切权力，王权不存在了；另一方面，陌生人暗示国王已死。

② 因为他处死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国王。

这番话说得那么恳切，阿伽特嬷嬷听了连忙指指一把椅子，意思是请他坐下来。阿伽特是朗热公爵府的人，从她的举止可以看出，她见识过豪华盛大的场面，还在宫廷生活过。来人领会了这手势的意思，脸上流露出又喜悦又难过的表情。他等两位嬷嬷都坐下，自己才就坐。

“你们收留了一位没有宣过誓的教士①，”他接着说，“他侥幸逃过了加尔默罗会修道院的大屠杀……”

“Hosanna！”阿伽特嬷嬷打断来人的话，说出这个暗号，然后不安而好奇地看着他。

“我想这不是他的名字……”陌生人回答。

“可是，先生，”玛尔特嬷嬷急忙说，“我们这儿没有什么教士，而且……”

“既是这样，你们就应该考虑得更周密，更有预见些，”陌生人温和地反驳她，一面伸手拿起桌上的一本日课经，“我想，你们两人是不懂拉丁文的，还有……”

他没有说下去，因为看到两位可怜的修女神情惊慌、浑身颤抖，眼睛里饱含泪水，他怕自己的话说得太过火了。于是坦率地对她们说：

“请放心，我知道你们的客人叫什么，也知道你们叫什么。三天来，我已经了解到你们困难的处境以及你们对那位可敬的教士的忠诚，我是从……”

“嘘！”阿伽特嬷嬷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天真地说。

---

① 指没有宣誓遵守共和国的“教士的公民组织法”。

“所以，两位嬷嬷，要是我存心出卖你们，我早就不止一次可以下手了……”

这时，教士从他躲藏的地方钻了出来，站在房间当中，他对来人说：

“我想您不可能是想迫害我们的人，我完全信赖您。您说说要我干什么吧！”

他脸上带着那样圣洁的信赖神情，那样高贵的气概，即使杀人犯在他面前也会心软。

给这贫穷和与世无争的地方带来骚动的神秘人物注视着这三人，过了一会儿才用推心置腹的口吻对教士说：

“神甫，我来求您做一次追思弥撒，让一个……一个神圣的灵魂得到安息，因为他的躯体永远不可能安葬在圣地了……”

教士不由自主战栗了一下。两位修女不明白陌生人讲的是谁，只是伸长脖子好奇地看着他们。教士把陌生人审视了一会儿，见他脸上带着明显的焦虑，眼光透着热切的恳求，便回答说：

“好吧，今晚半夜您再来，那时一切都会准备好。我们只能举行这样的弥撒来赎补您所指的罪孽……”

陌生人听到“罪孽”二字哆嗦了一下，但是，要求得到应允后他感到的快乐战胜了他内心的痛苦。他向神甫和两位修女恭恭敬敬鞠了躬就转身走了，他的感激之情虽未用言语表达，却为这三个宽厚的人所深深理解。

约莫两小时以后，这位不知姓名的人果然又来了，他小心

地敲敲阁楼的门，鲍赛昂小姐① 把他领进这简陋的隐蔽所的第二个房间，这里，祭礼所需的一切都准备停当了。两位修女已经把那只旧五斗柜搬来放在壁炉的两根烟囱管之间，一块很有气派的绿色波纹呢的祭坛桌围遮住了古旧的柜身。发黄的墙上挂着一尊很大的用象牙和乌木制成的耶稣蒙难像，在光秃秃的墙壁衬托下格外醒目。四枝细细的白蜡烛用封蜡固定在临时祭坛上，黯淡的烛光勉强被墙壁反射出来，照不到房间的其他部分。但是正因为烛光只照亮圣器，它就象一线天光投射在简朴的祭坛上。瓷砖地是潮湿的。屋顶象所有的阁楼顶那样向两边倾斜，还有几条裂缝，刺骨的寒风从裂缝吹进来。没有什么比这个丧礼仪式更简单，但可能也没有什么比它更庄严的了。四周寂静得可以听到阿尔玛涅公路上最微小的声响，更给这夜间仪式增添了阴森肃穆的气氛。仪式的伟大与场所的简陋形成如此强烈的对照，使人不由产生一种对神灵的敬畏。两位修女不顾瓷砖地潮湿得厉害，分别跪在祭坛两侧，和神甫一同祈祷。神甫穿着祭司服，正在安放一只镶着宝石的金圣餐杯，这件圣器大概是谢勒修道院浩劫中幸存下来的。富丽堂皇的圣体盒两边是两个只配放在末等酒馆里的玻璃杯，里面盛着弥撒圣祭用的酒和水。没有弥撒经，神甫便将日课经放在祭坛的一角。还准备了一只公用碟子，是给未沾过鲜血的人洗手的。这一切都是既渺小又伟大，既简陋又高贵，虽世俗又神圣。陌生人在两位修女中间虔诚地跪了

① 应为朗热小姐，即阿伽特嬷嬷。

下来。突然，他瞥见耶稣蒙难像和圣餐杯上都佩着一块黑纱。原来，神甫因为无法表示追思弥撒是为谁做的，便给上帝戴了孝。这景象勾起的回忆如此强烈地冲击着陌生人，使他宽宽的前额上渗出了汗珠。这幕夜戏的四个演员神秘地互相看了一眼，他们的思想感情竟相感染，互相交流，最后在基督徒共有的慈悲心中融合在一起：他们似乎都在缅怀那位受难者，他的遗骸虽然早被生石灰吞噬①，可他的身影却无比威严地兀立在他们面前。他们正举行一个没有死者遗体的丧礼。在这座瓦片和天花板木条业已开裂的破旧小楼里，四个基督徒将为一位法国国王向上帝祈祷，伴送他的没有棺木的灵柩直到最后安息之地。这是何等纯洁的、不带任何个人打算的赤胆忠心！在上帝看来，这正如给人一杯水，微小的帮助有时也能体现最高尚的品德。神甫和两位修女的祷告代表了整个王朝，而陌生人则可以说代表了共和国。他脸上流露出那样深切的内疚，使人不能不相信他无限悔恨，正许下赎罪的心愿。

神甫看了看代表天主教法国的这三个人，然后，他好象受了神灵的启示，没有用拉丁文而用法文说："现在我们进入圣殿"，以便使人忘记这破旧寒伧的小屋。这句话充满感人的热忱，三个在场的人不禁被一种圣洁的恐惧慑住了。也许，在这三个天主教徒看来，上帝在罗马圣彼得教堂的大殿里不见得比在这贫寒的避难所里显得更威严吧！因为，此刻上帝和他

---

① 路易十六被处死后，尸体丢在一个墓穴里，穴底铺了一层生石灰，然后上面再覆盖一层生石灰。

的信奉者之间无需任何媒介而直接沟通，上帝本身放射出无比的光华。

陌生人的虔诚看来是真心的，因此，上帝和国王的这四个忠仆在他们的祷告里倾注的感情是一致的。万籁俱寂，只有他们的祷告声在回响，如同天国飘来的仙乐。有一阵，泪水涌进了陌生人的眼眶；那是在念到 Pater noster① 时，教士用拉丁文加了一句：Et remitte scelus regicidis sicut Ludovicus eis remisit semetipse。（请宽恕弑君者吧，正象路易十六自己已经宽恕了他们一样。）陌生人大概听懂了这句话。两位修女看见，两大颗泪珠沿着那人线条粗犷的面颊滴落在砖地上。他们又念诵了已亡日课经，轻声唱了 Le Domine salvum fac regem。② 这时四个忠心耿耿的保王者都非常激动，他们想到王太子还被敌人囚禁着，他们为他祈求上苍。陌生人一想到自己可能再一次不得已而参与犯罪，便不寒而栗。

追思弥撒结束后，神甫向两位修女示意，请她们退出。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时，神甫面容温和而又悲伤地走近陌生人，然后用慈父般的口吻对他说：

“我的孩子，要是您的双手曾沾过受难国王的血，那就老实告诉我。上帝认为，只要有您那样真诚感人的悔恨，任何罪过都能洗刷掉。”

听了教士的第一句话，陌生人有些惊恐，不过他立即恢复了镇静，自信地看着神甫说：

---

① 拉丁文：我们在天上的父。

② 拉丁文：天主啊！拯救国王吧！——《旧约·诗篇》第十九篇第十行。

“神甫，”他的声音显然变了，“国王被杀害，我实在是无罪的……”

“我应该相信您的话。”神甫说。

他停顿了一下，再一次端详这个悔罪的人。他始终认为，此人是那种胆小的国民公会会员，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命，不惜交出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的头颅，所以他严肃地接着说：

“要知道，我的孩子，为了得到宽恕，仅仅没参与犯罪是不够的。那些有力量保卫王上，却按兵不动的人，将来在上帝面前要好好交待……啊，是的，”老教士补充说，一面很有表情地左右晃动着脑袋，“是的，要好好交待……因为，他们袖手旁观就等于不自觉地参与了这一滔天罪行……”

陌生人愣住了，问道：“您认为，间接参与犯罪也要受到上帝的惩罚吗？那些服从命令，在刑场列队的士兵也有罪吗？……”

神甫迟疑不语。陌生人暗暗高兴自己使这个十足的王权信奉者在两个信条之间左右为难：一条是盲目服从，对君主制的拥护者来说，这是军规中最重要的信条；一条是对国王人身的绝对尊敬，这一条和上一条同等重要。他认为神甫的犹豫倒解决了他心中的疑难。为了不让这位可敬的冉森派教士有更多的思考时间，他说：

“您做的追思弥撒将使王上的灵魂得到安息，也使我能够问心无愧。要是付给您一笔酬金以表示感谢，未免使我羞愧。因为，您的善行是无法估价的，只能用无价之宝来报偿。先

生，请收下这件神圣的遗物吧，也许有一天您会了解它的真正价值的。”

说完，陌生人给教士呈上一只很轻巧的小盒子。他那郑重的词句，特别的语调，以及毕恭毕敬地捧着盒子的神态使教士非常惊讶，他不由自主地接过了盒子。

他们回到外间，两位嬷嬷在那儿等着他们。陌生人说：

“你们这所房子的主人是住在二楼的粉刷商米修斯·斯凯沃拉，他是区里有名的爱国人士，可是他的心是向着波旁王朝的。过去他是孔蒂亲王的一名仆人，打猎时专管猎犬，靠亲王才发了迹。你们住在这儿比在法国其他任何地方都安全。你们就呆在这儿别搬动了。需要什么，会有好心的人来关心的。这样，你们就可以毫无危险地等到情况好转。明年一月二十一日……”说到这里，他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如果你们还在这破房子里栖身，我再来和你们一起做赎罪弥撒……”

他没有说完，向沉默不语的三个人鞠了躬，最后看了一眼那象征着贫穷的小房间，然后转身走了。

对两个天真的修女来说，刚才经历的一切简直象小说一样离奇，因此，当神甫告诉她们，陌生人郑重地送了他一件神秘的礼物时，她们立即把小盒子放在桌上。微弱的烛光照着他们三张不安而好奇的脸。朗热小姐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块细麻纱手帕，染有汗渍；铺开手帕，发现上面有斑斑点点。

“这是血斑！……”神甫说。

“还绣着王冠！”修女说。

两位嬷嬷害怕得扔下手帕。她们心地单纯，陌生人奥秘

的行径对她们来说是无法解释的，至于神甫，他甚至不想解释这一切。

三个人不久便发现，尽管处于恐怖时期，但一只强有力的手在保护着他们。他们先是得到一些烤火木柴和食物，后来又收到衣服，这样，两个修女外出时就不必再穿过时的贵族服装，也不会引人注目了。她们由此猜想，肯定有一个女人和那位保护人一起在关心他们。此外，米修斯·斯凯沃拉替修女弄到两张公民证①。时常有一些关系到教士的安全的忠告通过曲折的途径传给教士，而这些忠告每次来得那样适时，使人不能不认为这是由一个了解国家机密的人提供的。当时整个巴黎在挨饿，可这三个被摈弃的人却按时得到几份白面包，也不知是什么人放在他们房门口的。久而久之，他们看出来，神秘的米修斯·斯凯沃拉正是这些机智、巧妙的善举的执行人，而他们的保护者无疑就是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半夜来求他们做忏悔弥撒的人。于是，这个人成了他们膜拜的对象，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把他看成他们赖以生存的支柱。祷告时，他们专门为他增加了几段祷告词，每日早晚虔诚地祝愿他幸福、走运，死后灵魂升天；他们祈求上帝为他排除一切艰难险阻，帮助他逃脱敌人的暗算，赐给他长寿和平安。他们每天如此祝祷一番。这种感恩戴德之情还夹杂着一种与日俱增的好奇心。陌生人来访的前后经过成了他们每日的话题，引起他们种种的猜测。以他为主题的谈话使三人在困境中得

①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种证件。持有公民证的就是良民，可以安全地自由通行。

到消遣，这可以说是陌生人给予他们的另一种恩惠。他们决定，等陌生人遵照诺言再来纪念路易十六遇难周年日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好好表示对他的情谊。

期待已久的这一晚终于到了。半夜时分，破旧的楼梯上响起了陌生人沉重的脚步声。为了接待他，房间已经过一番布置装点。祭坛已摆好。两位嬷嬷不等敲门就已把门敞开，又忙不迭去照亮楼梯。为了能早一点看到这位恩人，朗热小姐甚至走下几步踏级。

“来吧，”她激动而深情地对他说，“来吧……我们都等着您呢。”

这人抬起头，阴沉沉地看了她一眼，没有答话。修女顿时感到好象浑身浇了冰水，她沉默不语了。一看到他，三个人的感激之情和好奇心全都烟消云散。其实，也许他并不象他们感觉到的那样冷若冰霜，寡言少语，使人害怕；只是他们自己本来心情十分激动，准备向他倾吐友情，于是更加失望罢了。三个可怜的幽居者明白了，此人想对他们保持一个陌生人的身分，他们也无可奈何。神甫觉察到，陌生人看见为接待自己而做的一切准备时，嘴上浮出一丝微笑，但很快又收敛了。陌生人参加了弥撒，做了祷告便走了，朗热小姐请他一起用准备好的点心，他也婉言拒绝。

热月九日①以后，两位修女和马罗尔神甫可以在巴黎自由走动而没有任何危险了。老教士第一次出门是去一家店号

① 热月九日即公历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国民公会通过逮捕罗伯斯比尔及其同党的决议，史称“热月事变”。

叫玫瑰皇后的花粉店，这爿店是拉贡夫妇开的，他们过去专为宫廷供应香粉，后来一直忠于王室，旺代党人就是通过他们和亲王及巴黎的保王党委员会取得联系。店铺坐落在圣罗克街和投石党人街之间。这天，神甫的穿着是符合时尚的。他刚走进店铺，突然一股人流涌塞了圣奥诺雷街，使他无法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他问拉贡太太。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她回答，"这是囚车和刽子手，他们到路易十五广场①去。唉，去年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队伍；可今天，'一·二一'周年纪念日过去四天了，再看到它就没什么可难过的了。"

"为什么？"神甫问，"您这话可不符合基督精神哪！"

"嗨！这是去处死罗伯斯比尔的一帮同伙，他们当然想尽办法自卫过，可是，那么多无辜的人被他们送去处死的地方，现在轮到他们自己去了。"

人群象潮水一样拥去。神甫终于抵抗不住好奇心驱使，也想瞧瞧热闹。他的目光越过人群，望见站在囚车上的人正是三天前来听他做弥撒的那位陌生人。

"那是谁？"他问，"那个……"

"那是刽子手，"拉贡先生回答，一面讲出这位干过不少"丰功伟绩"的人在王朝时代的名字。

忽然，拉贡太太惊叫起来：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神甫不行了！"

---

① 路易十五广场于一七九二年八月十二日改称"革命广场"，广场上竖起了断头台。一七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又改名为"协和广场"。

她拿来一小瓶醋，设法使昏厥的神甫苏醒过来。

“他给我的那块手帕，”神甫说，“可能是王上赴刑时用来擦额上的汗的……可怜的人！……在整个法国忘恩负义的时候，那柄钢刀倒有良心！……”

拉贡夫妇还以为可怜的神甫在说胡话呢。

一八三一年一月于巴黎

陆秉慧　译

一桩神秘案件

献给德·马尔戈讷先生

曾在他的萨榭古堡作客并对他感恩不尽的

德·巴尔扎克。

第一章　治安当局的苦恼

一八〇三年的秋天是本世纪初最美好的秋天之一，我们是管本世纪初期叫作拿破仑帝政时代的。十月间，下了几场雨，滋润了草原，到十一月中旬树上还挂着绿色的树叶。那时波拿巴刚被宣布为终身执政，于是人民开始认为上天同波拿巴之间存在一种默契，这就给此人更增添了一层威望；奇怪的是，一八一二年那天太阳没有照耀他，他的幸运日子也就终止了。一八〇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傍晚四点钟，在一条有王侯气派的林荫大道上，阳光象红灰似的洒在四排百年老榆树的树梢；还照耀着道路中间一个非常广阔的圆形广场，把沙子和草丛照得闪闪发亮。过去乡下的土地相当不值钱，可以建造一些圆形广场来做装饰。空气十分清新，气候十分温和，以致有

一家人象在夏天一样出来乘凉。一个身穿猎装的男子，正在揩拭一支卡宾枪；这个人的上衣是绿色斜纹布的，钮子是绿的，短裤也是斜纹布的，用斜纹布制的脚套一直套到膝盖，脚上穿着一双薄底鞋。他在非常用心地揩拭那支卡宾枪，凡是高明的猎手在空闲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这个男人身边既没有猎物袋，也没有猎获物，总之没有任何工具可以表明他要出去打猎，或者已经打猎回来。他的身边坐着两个妇女；她们注视着他，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恐怖。谁如果躲在灌木丛里，看见这种景象，也免不了要象这个男人的老岳母和他的妻子那样战栗起来。很明显，一个猎人不会那么小心翼翼地准备打猎，在奥布省也用不着使用有来复线的重卡宾枪。

“你想打麅子吗，米许？”他那年轻标致的妻子装出一副笑脸问他。

米许在回答以前先端详端详他的狗，那条狗躺在阳光底下，两只爪子向前伸，脑袋搁在爪子上，是最美的猎狗姿势；现在它抬起头来，嗅了嗅伸展在它面前的足有一公里长的林荫道，然后又嗅了嗅从圆形广场向左拐的一条横路。

“不，不是麅子，”米许回答，“而是一个我不愿放过的妖怪，是一只山猫。”那条狗是西班牙种，十分漂亮，披着白色间褐色斑点的长毛，低声咆哮着。——“好呀，”米许自言自语地说，“又是暗探！这地方挤满暗探了。”

米许的妻子满怀忧郁地抬起眼睛仰望天空。她是一个标致的金发蓝眼妇女，模样儿象古代雕像，神情严肃而且稍显沉思，似乎正在为难以忍受的辛酸烦恼而焦虑不安。丈夫的那

副模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两个妇女为什么胆战心惊。面相学的法则不但应用在说明性格方面，而且在预见生命的终局方面，都是准确的。有些相貌确能预兆将来。如果可能的话，把所有那些死在断头台上的人的相貌准确地描绘下来（这样的活人统计对社会来说，有重大意义），那么拉瓦特①和加尔②的科学就能无可辩驳地证明：在所有这些人的脸上，包括那些完全无辜的人在内，都有一些奇异的特征。命运在那些注定不得好死的人脸上留下了烙印！在善于观察的人眼中，这种烙印是很明显的，现在这个摆弄卡宾枪的汉子的富有表情的脸上，就有这种烙印。米许是一个又矮又胖的人，虽然性格安静，但是举止急促而敏捷，象个猴子。他的面部白皙，但布满血管，容易充血，他的矮胖身材象一个卡尔梅克蒙古人，加上红色的鬈发，显出一种凶恶的神情。他的眼睛象虎眼，黄褐而明亮，深不可测，谁如果细心加以凝视，会一直看到底也发现不了有什么反应和热情。这双固定不动、闪闪发光而且绝不退缩的眼睛，简直使人无法忍受。固定不动的眼睛与举止敏捷的身体形成强烈的对比，使第一眼见到米许就产生的冷冰冰的印象益发加深。在这个人身上，迅速的动作完全是为了传达一种唯一的思想，如同在禽兽身上，没有思想的生命完全是受本能支配一样。自从一七九三年以来，他就把他的红胡子留成扇形。即使他在“恐怖时代”没有当过雅各宾俱乐

① 拉瓦特（1741—1801），瑞士哲学家、诗人兼神学家，面相学的创始人。

② 加尔（1758—1828），德国医生，骨相学创始人。

部的主席，光是这个面部特点，也令人望而生畏。这个有扁平鼻子的苏格拉底式的脸，上部是十分漂亮的额头，可惜额头太突出了点，看上去好象悬在脸上一般。两只招风耳朵象野兽耳朵一样有点会动，经常保持着警惕。那张嘴按照乡下人通常的习惯半张着，露出象杏仁一样的大白牙，可惜排列得不甚整齐。两颊上的连鬓胡子又厚又亮，衬托着当中白皙的脸，脸上有些地方带有紫斑。头发前面剪平，两颊和脑后留得很长，颜色红褐，使这个人脸上所有奇异的特点和命运的烙印充分显露出来。他的又肥又短的脖子，对断头台上的刀是很大的诱惑。这时候，阳光从侧面完全照亮了这三个脑袋，那条狗不时张望他们一下。这一幕发生在一个壮丽的舞台上：这个圆形广场处在贡德维尔猎场的尽头，这个猎场是法国最富饶的土地之一，而且毫无疑问是奥布省最美丽的一块地，地上有美奂美轮的榆树林荫道，有按照芒萨尔①的图纸建造的古堡，一座有围墙的占地一千五百阿尔邦②的猎场，九个大庄园，一座森林，还有磨坊和牧场。这一大块有帝王气派的土地在革命前属西默兹家族所有。西默兹原来写作Ximeuse，是洛林地区的一个藩领。这个名字读作“西默兹”，后来人们就按照读法写成 Simeuse 了。

西默兹是忠于勃艮第家族③的贵族，他们的巨大财富可

---

① 芒萨尔（1598—1666），法国名建筑师。

② 每阿尔邦约相当于中国的六亩。

③ 勃艮第家族，起初是法兰西王族的一支，后来成为大公，领地并入王室，成为行省。

以一直追溯到吉斯家族①威胁着瓦卢瓦王族②的时代。起初是黎塞留红衣主教，后来是路易十四，都一直记得西默兹一家曾经对叛乱的洛林王族忠心耿耿，所以对他们一家十分冷淡。当时的德·西默兹侯爵是一个老勃艮第党徒，一个老吉斯派，一个老同盟会员③，一个老投石党党员④（他把贵族对王室的四大仇恨都继承下来了），于是搬到五天鹅来住。这位侯爵被卢浮宫拒绝，就娶了五天鹅伯爵的寡妇；五天鹅伯爵是著名的夏尔热伯夫家族的旁系，是古老的香槟伯爵领地里最显赫的氏族之一，后来变得和长房同样出名而且更加富有。侯爵是当时最有钱的人之一，他不在宫廷里耗尽自己的资财，却来建造了贡德维尔，他把领地都划进去，再加上一些土地，唯一的目的是给自己建造一个良好的猎场。他又在特鲁瓦⑤建筑了西默兹公馆，离五天鹅公馆不远。这两所古老的宅邸同主教公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是特鲁瓦仅有的石头建筑物。后来，侯爵把西默兹公馆卖给洛林大公。他的儿子在路易十五治下挥霍掉了这份积蓄和巨大财产的一部分；可是这个儿子当上

---

① 吉斯家族是洛林王族的旁系，好几代洛林王族的子孙都被称为德·吉斯大公。最著名的有亨利·德·吉斯，他组织了一个同盟来反对法王亨利三世。

② 瓦卢瓦王族出了好几个法国国王，亨利三世是其中一个。

③ 同盟会，指一五七六年德·吉斯大公创立的天主教同盟会，表面上反对加尔文教徒，实际上想推翻亨利三世。

④ 投石党，指路易十四未成年时的一个贵族集团，反对王室及首相马扎兰，造成内战。

⑤ 特鲁瓦过去是香槟藩领的首都，现在是奥布省省会。

了舰队司令官，后来做到海军中将，用辉煌的功绩补救了他青年时期的荒唐行为。这位海军中将的儿子德·西默兹侯爵在特鲁瓦死在断头台上，留下一对孪生子成了流亡贵族，目前正在国外，同孔代家族① 共命运。

这个圆形广场过去是老侯爵打猎时聚会的地方。在西默兹家族里，大家管建造贡德维尔的那位侯爵叫老侯爵。从一七八九年起，米许便住在这聚会场所的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建造于路易十四朝代，筑在猎场内部，人称五天鹅阁。五天鹅村位于生母森林（原来叫"圣母"森林，读走了音变成"生母"森林）的末端，那条狗库罗嗅出有暗探的那条有四排榆树的林荫道就一直通向森林。老侯爵死后，这阁子无人照管，破烂不堪。海军中将在海上和在宫廷的时候多，在香槟的时候少，他的儿子就把这破烂的阁子给米许作住宅。

这座典雅的建筑是用砖砌成的，在墙角上、门上和窗上都有蛭石状石头作装饰。两边各有一道上好熟铁制成的栅栏，可惜已长满了锈。栅栏外边是一道又宽又深的界沟，茁壮的树从沟里长出来，沟边的矮墙上装有铁丝网，网上无数尖刺可以防止坏人进入。

猎场的围墙从圆形广场的圆圈外开始。在外边，那个壮丽的半月形是由植有榆树的斜坡构成，正如猎场里面与之相对应的那个半月形是由一丛丛外国树所构成的一样。因此五天鹅阁处在这两个马蹄形所构成的圆形广场的中心。米许把

① 孔代家族是波旁王族的旁系。

从前楼下的厅堂改为马厩、畜圈、厨房和柴房。过去的荣华富贵在这里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那个前厅，前厅的地板是由黑白大理石砌成，从猎场那里通过落地长窗可以走进去，这种小方块玻璃镶成的落地长窗，在路易-菲力浦还没有为着法国的光荣把凡尔赛宫改成医院以前，可以在凡尔赛宫看到。阁子内，一条古老的木楼梯将屋子一分为二，楼梯已经被虫蛀坏，可是并不缺少特点；楼梯一直通到二楼，上面有五个房间，可惜有点低矮。再上一层是一个巨大的顶楼。这种可敬的老宅子总是有一个四面的大屋顶，屋脊上两头各有一个铅制的装饰品，开着四个牛眼窗，芒萨尔喜爱这种圆窗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在法国建造低矮的顶楼和意大利式平屋顶可说十分荒谬，法国的天气不容许有这种屋顶。米许把饲料储藏在顶楼上。猎场在这老阁子周围这一部分完全是英国式的。离这里百步远近，有一个以前的湖沼，现在变成一个池塘，里面有很多鱼，还通过下面两个特点表明它的存在：其一是树顶上总笼罩着一层薄雾，其二是落日时分总有上千种青蛙、癞蛤蟆和其他吵闹的两栖动物在大叫大喊。破破烂烂的东西，幽静的树木，笔直伸展的林荫道，远处的森林，长满铁锈的铁栅栏，布满苔藓的大石块，这一切，连同许多许多细微的东西，都给这个到今天还存在的建筑物增添了诗意。

我们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米许正背靠着一堵布满了苔藓的矮墙，矮墙上面放着他的火药筒，他的鸭舌帽、手帕、一把螺丝刀，一些破布，总之凡是他的可疑行动所必需的工具无不应有尽有。他妻子的椅子靠着阁子大门旁边的墙，大门顶上，

雕刻得很华美的西默兹家的家徽和他家高贵的座右铭：Si meurs①依然存在。米许的岳母穿着农妇服装，把她的椅子放在米许的妻子前面，使女儿可以把脚搁在椅子的横档上，不致受到地下的潮气。

“小家伙在这里吗?”米许问他老婆。

“他在池塘附近转悠，对那些青蛙和虫子着了迷了，”岳母回答。

米许吹了一声令人浑身发抖的口哨。他的儿子飞快地奔过来，奔走的迅速足以证明贡德维尔的管家平日的专横。米许从一七八九年起，尤其是一七九三年以后，就差不多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他不仅使他的老婆怕他，他的岳母怕他，一个叫做戈歇的小厮怕他，女仆玛丽亚娜怕他，而且连周围方圆四十公里地的人们也怕他。也许我们应该很快地解释一下害怕的原因，这样才能从性格方面完成米许的画像。

德·西默兹老侯爵在一七九○年便变卖了他的财产，可是事变发展得太快，他来不及把美丽的贡德维尔交到可靠的人手中。他被控与德·布伦斯维克公爵和德·科布尔亲王②通信，夫妻俩都被特鲁瓦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关在狱中；革命法庭庭长是米许的岳父，米许妻子玛尔特的父亲。侯爵夫妻受

---

① 拉丁文：死于斯。

② 德·布伦斯维克公爵(1735—1806)，普鲁士将军，一七九二年担任各国联军统帅进攻法兰西共和国；德·科布尔亲王(1737—1815)，奥地利军统帅，一七九二年曾战胜法国共和国军，他同英国首相皮特被称为反对法国大革命最主要的人物。

刑的时候，人人都带点嫌恶地注意到贡德维尔的猎场总看守米许到场观看，米许那时候已经成为阿尔西地方的雅各宾俱乐部的主席。他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自幼成为孤儿，侯爵夫人把他放在公馆养大成人，委派他做猎场总看守，对他可以说是恩重如山，他居然有这样忘恩负义的举动，从此以后当地没有一个人理睬他，只有那些狂热的爱国分子称赞他是布鲁图斯①式的人物。侯爵夫妻死后，贡德维尔这块上好的领地由国家公开拍卖，买主是阿尔西地方一个名叫马里翁的人，他是西默兹家一个管家的孙子。这个在大革命前后都当律师的人物，很害怕猎场总看守米许，便继续委派他当这块地的管理人，还给他三千法郎的年薪，以及出售木材的一份佣金。已经号称拥有上万法郎财产的米许，又是出名的爱国者，娶了特鲁瓦一位制革工人的女儿做妻子。这位制革工人是特鲁瓦城革命的传播者，革命法庭的庭长，有坚定的革命信仰，性格同圣茹斯特②很相象；后来他因为同巴贝夫③的起事有牵连，畏罪自杀，以免受刑。玛尔特是特鲁瓦城最标致的姑娘。虽然她十分害羞，还是在一个共和党的节日里被她可怕的父亲强迫扮做自由女神。

马里翁在七年中难得有三次到贡德维尔来。他的祖父曾

---

① 布鲁图斯，古罗马革命家，他的儿子阴谋复辟，布鲁图斯亲自判他死刑并参与执行。

② 圣茹斯特(1767—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家，以刚正坚定著称。

③ 巴贝夫(1760—1797)，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密谋反对督政府，案发后自杀。

经当过西默兹家的管家，整个阿尔西城的人都相信马里翁公民是西默兹家族一对孪生子的代理人。只要恐怖时代没有结束，米许，这位贡德维尔的管家，忠心耿耿的爱国者，特鲁瓦革命法庭庭长的女婿，为奥布省议员马兰所宠爱，是受到大伙敬重的。可是山岳党失败以后，他的岳父自杀了，米许就成了替罪羊；人人都赶紧把其实与他毫无关系的罪行，全都套到他的头上，也套到他岳父的头上。管家顽强对抗群众的不公道；他强硬起来，采取了敌对态度，说话十分大胆。可是，雾月十八日以后，他就奉行了强者的哲学：保持高度的沉默。他再也不同舆论作斗争，他满足于采取行动；这种明智的作法使大家把他当作一个阴险狡猾的人，因为他已经拥有价值十万法郎左右的地产。其实这是因为，第一，他一个子儿也不花；其次，他得到这笔财产完全是合法的：既有他岳父的遗产，又有管家地位每年给他带来的六千法郎的分红和薪金。尽管他当管家已经当了十二年，尽管每个人都能计算出他的积蓄，可是在执政府初期，当他花五万法郎买了一所庄园的时候，大家又起来攻击这个老山岳党员；阿尔西的人们认为他是想用发大财的办法来恢复人们对他的敬意。不幸的是，正当每个人都逐渐遗忘这件事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蠢事，这件事传说时被乡下人添油加醋，又重新惹得人们认为他的性格十分凶暴。

那是一天傍晚，他与几个农民结伴走出特鲁瓦城，其中有一个是五天鹅的佃农；米许身上有一张纸跌落在大马路上，这个佃农走在最后头，就弯下身去把那张纸拾起来。米许回过头，看见那张纸在佃农手上，立刻从腰带里拔出手枪，子弹上

膛，威胁那佃农——因为佃农认识字——说如果对方打开那张纸，就立刻叫他脑袋开花。米许的动作那么迅速，那么猛烈，他的声调那么可怕，眼睛里喷着火，所有的人都害怕得浑身冰凉。这个佃农当然成了米许的仇人。

德·五天鹅小姐同西默兹的两个孪生子是表兄妹，她住在五天鹅公馆，她的全部财产就是租给那个佃农的田地。童年时代，她曾经同这对孪生兄弟在特鲁瓦城和贡德维尔一起过着青梅竹马的生活，如今她只为着她的两个表哥才活着，她唯一的亲哥于勒·德·五天鹅比西默兹兄弟流亡得更早，在美因茨之役死掉了；可是由于一种相当少见的特权，德·五天鹅这个姓氏却不因缺少男性继承人而绝灭，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将要谈到。米许同五天鹅这个佃农之间的这场事件，在乡间闹得沸沸扬扬，使蒙在米许身上的神秘色彩，更加深了一层。可是这件事还不是使人害怕他的唯一事件。这事过后几个月，马里翁公民同马兰公民一起到贡德维尔来了。有消息说马里翁要把这个大猎场卖给这位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人物，第一执政为了奖赏马兰在雾月十八日的功绩，把他送进了行政法院。阿尔西这个小城的政界人士于是猜出了马里翁原来不是西默兹家族的代理人，而是马兰公民的代理人。这位炙手可热的参议员成了阿尔西最大的大人物。他派他的一个政界朋友到特鲁瓦州政府任职，他使贡德维尔一个佃农的儿子叫博维萨热的免服兵役，他给大家都帮过忙。因此这件买卖在当地不会有人反对，这地区在过去和现在都属于马兰的势力范围。这时是帝政时代的黎明期。今天读法国大革命史

的人永远不会知道，对于距离法国大革命时代仍然很近的年代发生的事件，在民众思想上竟恍若隔世。这是因为经过激烈的动荡以后，每个人都感到需要和平和宁静，所以对以前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也完全遗忘了。新的炽热的利害关系不断催得历史成熟，历史很快就老化，变成了旧史。因此，除了米许以外，谁也不会在这件买卖中追忆马里翁过去是怎样买进这块地的，人人都认为这是非常简单的一桩买卖。马里翁过去用共和国不值钱的纸币六十万法郎买下贡德维尔，现在以一百万埃居的价钱卖出去；可是实际上马兰要付的唯一款项是地产登记税，因为原来的买金就是他付的。马兰在公证人事务所当见习生时的同事格勒万，当然尽力帮助他搞成这宗徇私的买卖，参议员为了报答他，叫人任命他为阿尔西的公证人。这个消息传到五天鹅阁里的时候，米许脸色煞白，登时走了出去。消息是一个叫格鲁阿热的佃农带回来的，他的田庄位于森林和猎场之间，在那条美丽的林荫道左边。米许走出去打探马里翁在哪里，终于在花园的一条小径上单独遇见了他。

“你想出售贡德维尔吗，先生？”

“是的，米许，是的。你的新主人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他是参议员，第一执政的朋友，他同所有的部长关系都很密切，他可以荫庇您。”

“你以前是代他买这块地的吗？”

“不能这样说，”马里翁回答，“我那时不知道拿我的钱作怎样的投资，为了安全起见，我把钱投资在国有地产里；可

是我觉得我保留这块地并不合适，过去拥有这块地的那个人家，我的父亲曾经在他家当过……”

“当过奴才，管家，”米许激烈地说，“可是你不能出售这块地，我想要它，我能出价钱，我。”

“你？”

“是的，我，一点不开玩笑，而且是用响当当的金币付款，八十万法郎……”

“八十万法郎？你从哪里来这么多钱？”马里翁问。

“这个与你无关，”米许回答。然后他放软了口气低声加上一句：“我的岳父救过许多人的性命！”

“你来得太迟了，米许，这桩买卖已经说妥了。”

“你可以悔约，先生！”管家一边叫喊一边抓住他主人的手，紧紧握着，就象用钳子钳住一般，“我被人憎恨，我想变得有钱有势；我一定要有贡德维尔！你要知道，我把性命看得很贱，你得把地卖给我，否则我就开枪打死你……”

“可是你总得给我时间让我跟马兰商量商量，他这个人是不好对付的……”

“我给你二十四小时。我说的话如果泄漏出去一句，我会毫不犹豫地割下你的脑袋，象割一条芜菁一样……”

马里翁和马兰当晚就离开了公馆。马里翁害怕了，把他同米许会面的情况告诉了参议员，并且劝他注意这个管家。马里翁没法不把这块地还给真正付过地价的马兰，而米许这个人，却好象既不能理解也不能同意这样一个理由。马里翁为马兰帮了这个大忙以后，在政界就开始一帆风顺，连他的兄

弟也是如此。一八〇六年，马兰叫人委任马里翁律师为帝国高等法院的首席庭长；等到总税务司的官职设立以后，马兰就把奥布省税务局长的职位给了律师的兄弟。咨议员叫马里翁住在巴黎，而且通知公安部长派人监视米许。可是，也许是为了不致迫使米许走极端，也许是为了更好地监视他，马兰仍然让米许当管家，但要听从阿尔西的公证人格勒万的严格管束。从这时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默和爱思索的米许，就有了会干坏事的名声。参议员的地位在第一执政的统治下同部长一样有权势，马兰在巴黎的作用十分重要，他成为民法典的起草人之一，他在圣日耳曼区买了一所十分漂亮的公馆，娶了一个有钱的供应商西比埃勒的独生女儿做老婆；西比埃勒现在相当被人瞧不起，马兰派他同马里翁的兄弟一起在奥布省的税务局做事。因此马兰只来过贡德维尔一次，他把在那里的收益全部交给格勒万代管。何况，他有什么要怕米许的？他以前是奥布省的代表，米许不过是阿尔西地方雅各宾俱乐部的主席！在社会上的下层阶级中，米许已经有了一个坏名声，现在资产阶级当然也有同样的看法，于是马里翁、格勒万、马兰等人不必多作解释，也不必把自己牵涉进去，就向警察局告发米许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奉警察总监指示不得不对管家严密监视的警察当局，也没有推翻这个看法。当地人人都奇怪米许怎么还能保持他的管家位置；人们都以为这是他令人害怕的结果。这样说明以后，谁还不能理解米许的妻子所流露出来的深深的哀愁呢？

首先，玛尔特是由她母亲用宗教教育抚养长大的。她们

俩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制革匠的政见和行为都深感痛苦。玛尔特每想到她被迫穿着自由女神的服装在特鲁瓦城内周游就不能不脸红。她的父亲强迫她嫁给名声越来越坏的米许，她太怕他了，不可能判断他是怎样一个人。可是这个女人觉得米许真心爱她；在她的内心深处，她也对这个可怕的男人有一种诚挚的爱；她从来没有看见他做过不公道的事，也不曾有粗暴的言语，起码对她从来没有过；何况，他还尽量满足她所有的愿望。可是米许认为他老婆不愿意看见他，这个可怜的贱民几乎总是呆在外边。玛尔特同米许互相不信任，处在今天我们称为“武装和平”的状态下同居。玛尔特七年来与世隔绝，人们总是对她指指点点，说她是刽子手的女儿，说她是奸贼的妻子，她为此而深感痛苦。林荫道右边平原上有一处田庄，名叫贝拉什，佃户就是博维萨热，对西默兹家有很深感情的一个人，玛尔特曾经不止一次听见贝拉什田庄的人经过五天鹅阁时说：

“这是犹大的家！”

管家的相貌同第十三位使徒犹大的相貌奇怪的相象，简直可以说是两人一模一样，因此他在当地赢得了犹大这个丑恶的绰号。这个不幸遭遇，同对将来的模糊而经常的忧虑，使得玛尔特的神情变得严肃而带点沉思。世界上最悲惨的事莫过于毫无理由地被人贬低而无法翻身的了。一个画家完全可以用香槟最美丽的一处风景为背景，给这个贱民家庭绘出一幅精彩的图画，因为香槟的景色通常是凄凉的。

“弗朗索瓦！”管家大喊一声，催促他的儿子加快脚步。

弗朗索瓦·米许是个十岁的孩子，他享有猎场，享有森林，以主人的身分在这里收一点小赋税；他吃果子，打猎，他既无忧虑也无痛苦；他是这个家庭里唯一幸福的人，这个家庭从位置上看孤立在猎场和森林之间，从精神上看由于人人憎恶而孤立在人群之外。

"把这上面的东西都给我收拾干净，"父亲指着矮墙头对儿子说，"把它们收藏好。好好地瞧着我！你总爱你的父亲和母亲吧？"孩子扑过去想拥抱他的父亲以表示亲热，可是米许转过身来移开那支卡宾枪，并且把孩子推开。——"好了！你有时很多嘴，总把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说出去，"他一边说一边用他象野猫眼睛那么可怕的眼睛盯着儿子。"你记着：这里所做的最无关紧要的事情，如果你把它泄漏给戈歇，格鲁阿热田庄或贝拉什田庄的那些人，甚至热爱我们的玛丽亚娜，那就等于杀死你的父亲。只要从今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我就饶恕你昨天的多嘴。"孩子哭了起来。——"别哭，不管人家问你什么，都要象个农民那样回答：我不知道！有不少人在这里转来转去，我不喜欢他们。去罢！你们俩也听见了吧？"米许对两个妇女说，"你们也要闭住嘴。"

"亲爱的，你要做什么呀？"

米许在聚精会神地掂量一撮弹药的分量，而且把弹药装进枪膛，他把那支枪靠着矮墙放下，对玛尔特说：

"没有人知道我有这支卡宾枪，你过来，站在前面！"

这时库罗四肢站立起来，大声狂吠。

"好一只聪明的畜生！"米许喊道，"我敢肯定他们是些暗

探……"

他们意识到被人暗中侦察。库罗和米许仿佛共有一个灵魂，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就如同阿拉伯人同他的马在沙漠里共同生活一样。管家熟悉库罗吠声的每一音调变化，懂得其中的含义，正如那条狗能从主人的眼睛看出他的思想，从主人身上发出的气味嗅出他的意图一样。

"我说对了吧？"米许低声对妻子嚷道，并且指给她看两个不祥的人物，他们在一条侧道上出现，正朝圆形广场走过来。

"这里出了什么事？这两个是巴黎来的人吧？"老岳母说。

"啊！他们来了！"米许喊道，"把我的卡宾枪藏起来，"他凑到妻子耳边说，"他们朝我们走来了。"

穿过圆形广场走过来的那两个巴黎人，其容貌可以给画家提供范本。其中一个样子象是下属，穿着一双高统翻边皮靴，翻得有点过低，叫人能看见瘦弱的小腿和似乎很脏的花色丝袜。条纹呢短裤作杏黄色，褶边很明显，钉着金属钮扣，有点过于肥大，身体套在里面显得很宽松；磨损的褶痕说明这个人是坐惯办公室的。用两种不同料子拼成的背心，上面绣满了隆起的刺绣，只在胸口上扣了一粒钮子，使这个人显得不修边幅，他的黑色螺旋状鬈发遮住额角，沿着两鬓一直垂下来，更增添了不修边幅的神气。两条钢表链吊在短裤上。衬衫上饰着一块蓝白颜色上有浮雕的玉石。上衣是肉桂色，很可吸引漫画家的注意，因为上衣的背后有一条长尾巴，同鳕鱼的尾巴十分相象，以致人们就用鳕鱼尾巴称呼这种服装。这种服装流行了十年，差不多同拿破仑的帝政一样长。领带松松垮

垮，有无数皱褶，可以使这个人用领带来遮盖颜面，一直遮到鼻子上。他的长满粉刺的脸，又大又长的红鼻子，通红的两颊，没有牙齿然而十分威严和贪吃的嘴巴，戴着大金耳环的耳朵，低矮的脑门，都显得十分滑稽可笑，只是在两条裂缝似的小眼睛的陪衬下，他的样子就变得十分可怕了。这两只眼睛象猪眼睛安放在人身上，流露出顽固不化的贪欲和带嘲弄意味的凶残，也可以说是有点幸灾乐祸的凶残。这双锐利和富有侦察力的蓝色眼睛，冷冰冰的令人寒心，可以用作警局标志的模型，因为大革命时期治安当局曾经以眼睛作为警局的可怕标志。他戴着黑绸手套，手里拿着一根鞭子。他大概是一个官吏，因为他的举止，拿鼻烟塞进鼻子的样子，都表现出一个下级官吏的官僚架子；他会大模大样地在文件上签字；而且来自上峰的命令也能使他威风一时。

另一位的服装同这一位格调相同，可是十分时髦，穿着的方法也很讲究，每一细小部分都精心安排，走起路来，那双苏瓦洛夫式靴子就咯吱咯吱作响，靴子上头是一条紧身长裤，上衣外面罩着一件短外套，这是克利希保王党和大革命时期的金色青年们① 所采用的贵族式样，可是这种服装比克利希保王派和金色青年们都存在得更长久。在那时代，有些时装流行的时间比党派的生命更长，这是社会动乱的标志，一八三〇

① 大革命时期的金色青年们，指有钱的资产阶级子弟，他们原来拥护革命，但在热月政变以后转向反动，反对"恐怖时期"的政策。克利希保王派在热月九日以后组成，由于他们的第一次集会地点是克利希的一个花园，所以叫做克利希保王派。

年已经向我们显示了这种情况。这位地地道道的花花公子看起来有三十岁左右。他的举止有上流社会风度，他戴的饰物很值钱。他的衬衫领子一直高达他的耳朵。他那自命不凡的神气几乎到了傲慢无礼的程度，说明他的内心隐藏着一种优越感。他苍白的脸上似乎没有一滴血；他那扁平而纤细的鼻子带有死人头骨上的鼻子那种嘲弄的模样；他的绿眼珠深不可测，眼神的小心谨慎和他那张紧闭的薄嘴唇不相上下。同这位又瘦又干瘪的年轻人相比，第一个人就好象是个温和的人了；年轻人挥舞着一根藤杖，杖顶的金球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第一个人可能亲手砍下一颗头颅，第二个人却能把无辜者、美貌的人和有道德的人引诱进诽谤和阴谋的罗网，然后冷酷地把他们溺死或者毒死。那个红脸的人可能用粗鄙的笑话来安慰他的牺牲品，另外一个可能连微笑一下也不肯。第一个人有四十五岁，肯定很喜欢女人和好酒好肉。这类人都有一些弱点，这些弱点把他们造就成他们职业的奴隶。可是年轻的那个既没有弱点，也没有恶习。如果他是一个间谍，则十分宜于搞外交，而且干起事来纯粹是为艺术而艺术。他想出方法，另一个去执行；他是思想内容，另一个是外在形式。

"我们大概是到了贡德维尔吧，大妈？"年轻人说。

"我们这里不称大妈，"米许回答，"我们还用公民和女公民这种简单的称呼。"

"啊！"年轻人十分自然地应了一声，丝毫不显出受顶撞的样子。

在社交界往往发生这种情况：有些赌徒，尤其是在赌可以

换牌的纸牌戏时，赌运正旺，忽然间看见刚坐下来的一个赌徒，立即从内心感觉到自己一定输钱，因为那个新来的赌徒的态度、眼神、嗓音、洗牌的方法，都预示着他们一定输钱。米许一看见那个年轻人，立刻产生了这一类失败感。死亡的预兆掠过他的心头，他模糊地看到了断头台；一个声音向他呼喊：这个花花公子将置他于死地。虽然目前他们还毫不相干，因此他的话语就粗暴起来，他想显得粗野无礼，他做到了。

"你不是议员马兰的手下人吗？"另一个巴黎人问。

"我是我自己的主人，"米许回答。

"好吧，两位女士，"那年轻人采取最彬彬有礼的态度说，"这儿是贡德维尔吗？马兰先生在这儿等我们。"

"这儿就是猎场，"米许指着打开的铁栅栏门说。

"你为什么要藏起这支卡宾枪，漂亮的女士？"那年轻人的快活同伴问，他在走过铁栅栏门的时候看见了枪身。

"你始终在干你的本行，连在乡下也一样，"年轻人微笑着大声说。

他俩都起了疑心，走过去又走回来，脸上虽然声色不动，可是管家已经明白了。玛尔特让他们察看那支卡宾枪，库罗在吠着，玛尔特确信米许在筹划什么阴谋，因此她几乎有点庆幸两个陌生人的眼光锐利。米许向他老婆瞧了一眼，使她战栗起来；于是他拿起那支卡宾枪，着手装上子弹，表示只好接受这个发现和这次会见的无可逃避的后果；他看来再也不顾自己的性命了，他老婆于是明白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致人死命。

“你们这儿有狼吗？”年轻人问米许。

“有羊的地方就有狼。你们是在香槟，而且这儿有一座森林；我们还有野猪，我们有大大小小的野兽，差不多样样都有。”米许带着嘲弄的神气说。

“我敢打赌，科朗坦，”两人当中比较年长的那个同另外一个交换了一下眼色以后说，“这个人就是我的米许……”

“我们还没有把猪成群地圈起来，”管家说。

“没有，可是我们当过雅各宾党人的主席，公民，”那个年纪大的老油子回答，“你是在阿尔西当的，我是在别的地方当的。你还保持着《卡马尼奥勒》① 的礼节，可是这种礼节已经不时兴了，朋友。”

“我觉得这猎场很大，我们可能在这里迷路；如果你是管家，你就带我们到公馆里去，”科朗坦用一种斩钉截铁的口吻说。

米许吹声口哨叫他儿子过来，自己继续装子弹。科朗坦用冷淡的眼光注视着玛尔特，他的伙伴却似乎看得出了神；科朗坦注意到她流露出惊惶的神色，那个老风流却没有注意到，他只被那支卡宾枪吓了一跳。在这件微不足道却又非常重要的事情上，这两个人的性格充分暴露出来。

“我在森林那边有一个约会，”管家说，“我不能亲自为你们效劳；可是我儿子可以把你们一直带到公馆里去。你们是从哪条路到贡德维尔来的？是从五天鹅那边来的吗？”

① 《卡马尼奥勒》，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的一支讽刺路易十六夫妇的歌曲，巴黎民众常唱着这支歌在街上跳舞。这里指大革命时代。

“我们跟你一样，在森林里有点事儿，”科朗坦说，丝毫没有露出嘲笑的样子。

“弗朗索瓦，”米许喊道，“从小路带这两位先生到公馆里去，免得有人看见他们，他们不走人多的道路。你先过去，”他看见两个陌生人已经转过身去，边走边低声说话，正好背对着他们，就招呼儿子到跟前来。儿子过来了，米许抓住他，近乎庄严地吻了吻他，脸上的表情证实了他妻子的恐惧。她觉得背脊直发凉，她望着她母亲，可是眼里没有泪水，因为她哭不出来。——“去吧，”米许对儿子说，而且一直望着他到看不见为止。库罗向格鲁阿热田庄的方向狂吠。——“哦！那是维奥莱特，”米许又说。“从早上起他这是第三次走过这里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呀？别叫了，库罗！”

几分钟以后，听见了一匹马的小跑声。

维奥莱特骑着一匹巴黎附近佃农经常骑的小马出现了，他那满是皱纹的脸颜色象木头，在一顶圆形宽檐帽的遮盖下，更显得阴沉。他的灰色眼珠，狡猾而且闪闪发光，隐藏着他的背叛本性。他干瘪的双腿，从膝盖到脚尖套着白布护腿，并没有踏着马镫，似乎是靠脚上那双粗笨登山靴的重量才吊在那里的。他在蓝布上衣外面罩一件黑白条子相间的外套。他的灰色头发一圈圈地从脑后垂下来。这样的服装，短腿的灰马，还有他骑马的姿势：上身朝后，大肚子朝前，一只龟裂的、泥土色的手拿着一条破破烂烂的缰绳；这一切都活画出维奥莱特是一个吝啬的、有野心的农民，他想拥有土地而且千方百计地去收买土地。他有两片暗蓝色的嘴唇，仿佛是被外科医生拿

手术刀开出来的，他的脸上和额角上的无数皱纹使人无法看出他的面部表情，只有他的面部轮廓仿佛在说话。尽管他外表很谦逊；但他脸上固定不变的硬线条却仿佛在威胁人，几乎所有的乡下人都装出谦逊的样子，他们在这种样子下面隐藏着他们的感情和打算，就如同东方人和野蛮人把他们的感情和打算隐藏在铁板似的严肃下面一样。维奥莱特原来是一个打短工的普通农民，他通过一种越来越黑心的方法得到格鲁阿热佃农的地位，他取得了比他最初的期望更高的地位以后，仍然继续用这个方法往上爬。他希望邻人倒霉，而且恨不得邻人大倒其霉。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总是乐于促成邻人的倒霉。维奥莱特的妒忌是公开的；可是他用的种种诡计都限制在合法范围内，他不多不少只是一个议会里的反对党而已。他相信他要发财就要靠别人破产，一切在他之上的人都是他的敌人，对付这个敌人是可以不择手段的。这样的性格在农民中十分普遍。目前他的一件大事就是延长他田庄的租约，这个租约再过六年就到期了。他妒忌管家米许的财富，密切地监视着他；村里人因为他同米许家有来往都反对他；可是这个狡猾的佃农为了希望把他的租约再延长十二年，正在窥测时机准备帮政府一个忙，或者帮马兰一个忙，马兰并不信任米许。维奥莱特在贡德维尔的特别警卫帮助下，在村警和几个拾柴农民的帮助下，把米许的一举一动全部告诉了阿尔西的警局巡官。这个巡官曾经想把米许的女仆玛丽亚娜收买下来为警局工作，可是没有成功；不过维奥莱特和他的同党可以从戈歇的嘴里知道关于米许的一切。戈歇就是米许认为忠

诚可靠的小厮，这小厮只为了一点小东西象背心、耳环、布袜子和好吃的食物就出卖米许。其实这小子也不知道他的饶舌关系如何重大。维奥莱特把米许的一切举动都加以丑化，还在米许背后给这些举动添上一些最无稽的枝叶，使它们变成犯罪行为；米许管家也知道这佃农在他家里所扮演的丑恶角色，他喜欢作弄维奥莱特。

“你又来了！你在贝拉什田庄一定有不少事情吧！”米许说。

“我又来了！这是责备我的话，米许先生。卡宾枪！你不打算吹奏这样的黑管来教麻雀唱歌吧！我以前还没有见过你有这支卡宾枪呢……”

“它是在我的一块地里长出来的，我这块地就专门长卡宾枪，”米许回答，“你要看我怎样种的么？你看！”

管家拿起枪瞄准三十步外的一条蝮蛇，一枪就把蝮蛇打成两段。

“你有这种强盗用的武器，是为了保卫你的主人吗？也许是你的主人送给你的。”

“他特地从巴黎给我带来这支枪，”米许回答。

“真的，这地区的人都在七嘴八舌议论他这次旅行；有的说他失宠了，退出政界了，另一些人说他想到这儿来视察一下。的确，他为什么不通知一声就来了，完全象第一执政一样，你事先知道他要来吗？”

“我同他的关系没有那么好，他不会把心腹话告诉我。”

“你还没有见到他吗？”

“我从森林里巡逻回来以后才知道他来了，”米许回答，又开始为他的卡宾枪装子弹。

“他派人去阿尔西请格勒万先生来，他们大概要审理什么案子吧？”

马兰当过审判官。

“如果你走的是五天鹅那条路，”管家对维奥莱特说，“带着我走吧，我也到那边去。”

维奥莱特太胆小了，不敢让米许那样强有力的人骑在马后，他赶快策马走了。那位犹大只好把卡宾枪背上肩膀，向林荫道上奔去。

“米许心里恨谁呢？”玛尔特对她母亲说。

“自从他知道马兰先生来了以后，他就变得很忧郁，”母亲回答。“可是天气太潮湿了，我们进去吧。”

两个女人回到家里，在壁炉面前坐下，这时她们听见了库罗的吠声。

“我丈夫回来了，”玛尔特喊道。

的确，米许在上楼梯；他的妻子惴惴不安，跟着他回到卧房。

“瞧瞧有没有人，”他声调紧张地对玛尔特说。

“没有，”她回答，“玛丽亚娜牵着母牛在地里干活，而戈歇……”

“戈歇在哪里？”他问。

“我不知道。”

“我不相信这小子；你上顶楼去，在顶楼里找一找，在这屋

子的所有角落里都找个遍。”

玛尔特走出去，照他的吩咐去做；她回来的时候，看见米许跪在地上祈祷。

“你怎么啦？”她惊骇地问。

管家搂住妻子的腰，把她拉到身边，吻她的额角，用激动的声音回答她说：

“如果我们再也不能见面，要知道，我可怜的妻子，我是十分爱你的。在这片树木的一株落叶松底下，埋藏着一封信，请你按照信里所写的逐点去做，”他停顿了一下，将那棵树指给她看，“这封信放在一个白铁筒里。必须等我死后你再去动它。总而言之，不管我遭到什么不幸，也不管人们对我多么不公道，你只应相信，我的手是为天主的正义而出力的。”

玛尔特的脸色越来越白，最后一直白到跟她的衬衫一样；她定睛凝视她的丈夫，由于惊吓眼睛睁得老大，她想说话，可是觉得喉咙发干。米许象幽灵似地溜了出去，他把库罗系在床脚上，库罗象那些绝望的狗一般狂吠起来。

米许对马里翁生气是有严正理由的，可是后来怒气就转到马兰身上了；因为在他的眼中，马兰更有罪，马兰的秘密已经逐步暴露在管家的眼前，谁也不象管家那样能够评断参议员的行为。米许的岳父在政治上曾经得到过马兰的信任，马兰当时通过格勒万的关系被任命为国民公会的奥布省代表。

在这里把西默兹家族和五天鹅家族同马兰对立起来的情况叙述一下，也许不是无益的，因为这些情况不仅对一对孪生子和五天鹅小姐的命运产生了影响，而且对玛尔特同米许的

命运也颇有影响。在特鲁瓦，五天鹅公馆就在西默兹公馆的对面。人民群众被巧妙而审慎的幕后操纵者鼓动起来以后，抢劫了西默兹公馆，找到了侯爵和侯爵夫人，把他们交给国民自卫队送进监狱，因为他们被控同敌人有通信来往；然后群众很合乎逻辑地叫喊："到五天鹅公馆去！"因为他们认为五天鹅同西默兹的罪行毫无关系是不可想象的。

高贵而勇敢的德·西默兹侯爵有一对孪生子，年龄十八岁，天性勇敢；侯爵害怕他们的勇敢会给他们招来是非，为了挽救他们的性命，便在这场风暴到来之前把他们托付给他们的姑母德·五天鹅伯爵夫人。那个西默兹家的忠仆把两个年轻人锁在屋子里。老侯爵不想亲眼看见他家绝了后，他吩咐如果他遭到不幸，必须瞒着他的两个儿子。五天鹅小姐洛朗丝，那时才十二岁，她的两个表哥都很爱她，她也毫无差别地爱她的两个表哥。两个孪生子象许多别的孪生子一样，模样儿长得一模一样，以致他们的母亲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得不给他们穿着颜色不同的衣服以免弄错。先出世的那个名叫保尔-玛丽，第二个叫玛丽-保尔。洛朗丝·德·五天鹅小姐完全知悉当时情势的严重，她很好地扮演了一个成年妇女的脚色；她恳求她的两个表哥，用甜言蜜语哄他们，一直把他们留在屋子里，到群众包围住五天鹅公馆为止。这时候两兄弟同时明白了当前的危险，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来表达同样的思想。他们马上作出了决定，他们把自己的两个仆人同德·五天鹅伯爵夫人的仆人都武装起来，堵塞住大门，放下百叶窗，同五个仆人以及五天鹅家的一个亲戚奥特塞尔神甫一起站在

窗前。这八个勇士向群众猛烈地开枪。每一枪都打死或打伤一个进攻的人。洛朗丝并不悲观失望，她异常冷静地给长枪装子弹，谁缺少子弹和弹药她就给谁递过去。德·五天鹅伯爵夫人跪在地上。

"你在干什么呀，我的母亲？"洛朗丝问她。

"我在祈祷，"她回答，"为他们也为你们祈祷！"

这是一句崇高的话，西班牙和平亲王①的母亲在类似的环境下也说过同样的话。霎时间十一个人被打死了，倒在地上同受伤的人混在一起。这类事件往往不是在群众的热情上泼冷水就是火上加油，不是激怒群众坚决干到底就是使群众罢手。走在最前面的那些人害怕了，向后退缩；可是刚杀过人和抢过东西的群众，看见他们的人死在地上，就大喊大叫："抓杀人犯！抓凶手啊！"

比较谨慎的人们就去找那位人民代表马兰。一对孪生兄弟这时候已经知悉了当天发生的悲惨事件，他们怀疑这个国民公会议员想毁掉他们的家族，他们的怀疑不久就变成了信念。他们急于报复，就躲在马车出入的大门旁边，子弹上膛，只等马兰一出现就杀死他。伯爵夫人亲眼看见她的房子成了灰烬，亲生女儿被杀死，早已吓掉了魂，这时就责骂两个外甥不应该进行英勇的抵抗，这件事法国人谈论了整整一个星期。马兰叫开门，洛朗丝听见以后把门打开一条缝；国民公会的议员看见是她，认为自己的名声人人害怕，这个女孩子软弱可

① 和平亲王指西班牙首相戈杜瓦(1767—1857)，一七九五年曾与法国签订巴塞尔和约，所以得此称号。

欺，就走了进去。可是他刚开口问为什么要进行抵抗，就被洛朗丝打断了话头，她回答说：

"怎么，先生，你想给法兰西以自由，而你不保护坐在家里的人们！别人想毁掉我们的公馆，想杀害我们，而我们竟没有用武力来反击武力的权利！"

马兰听了象脚上生了根一般，动弹不得。

"你，只不过是老侯爵雇来建造古堡的一个泥水匠的孙子，"玛丽-保尔对他说，"就凭着诽谤性的谎言，让人把我们的父亲拖到监狱里去！"

"他马上要被开释，"马兰说，他看见两个年轻人激昂地摆弄手中的枪，以为自己已经完蛋了。

"你这个谎言救了你一条命，"玛丽-保尔庄严地说，"可是如果这个诺言到今晚还不兑现的话，我们知道在哪里再找到你。"

"至于外面这班大叫大嚷的人，"洛朗丝说，"如果你不叫他们走开，第一颗子弹就会打到你的身上。现在，马兰先生，滚出去！"

国民公会议员走出去对群众演讲，他谈到神圣的住宅权，谈到英国的人身保护法，谈到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他人不得擅自进入。他说法律和人民成了主人，法律就是人民，人民只能遵照法律办事，只有依法才能有效。情急智生这条规律使他变得十分雄辩，他终于驱散了群众。可是他永远不会忘记孪生兄弟的轻蔑表情，也忘不了德·五天鹅小姐的那句："滚出去！"

因此，后来国家要拍卖德·五天鹅伯爵的财产的时候，由于这个逃亡贵族是洛朗丝的哥哥，所以财产分割非常严格。当地的官吏根据马兰的训令，只给洛朗丝留下古堡、猎场、花园和命名为五天鹅的庄园。按照马兰的指示，洛朗丝只能拿到她的应继份，即法律规定留给每个继承人的最低限度的一份，国家则代替了流亡贵族，占据了他的地位，尤其是当这个贵族拿起武器反对共和国的时候，更是这样。

上述那场狂风暴雨发生的当天晚上，洛朗丝竭力恳求两位表哥动身离开法国，因为她害怕那位人民代表用什么奸计陷害他们，她恳求得那么急切，最后两兄弟骑上了马，一直走到普鲁士军队的前哨。在他们到达贡德维尔森林的时候，五天鹅公馆便被包围了；马兰亲自带领武装人员来逮捕西默兹家族的继承人。他不敢逮捕五天鹅伯爵夫人，那时候夫人躺在床上，正害着可怕的神经性热病；也不敢逮捕洛朗丝，因为她只有十二岁。仆役们害怕共和国的严刑峻法，都作鸟兽散了。

第二天早上，孪生兄弟拒捕和据说已经逃到普鲁士的消息，在附近地区传播开来；立刻有三千群众集合到五天鹅公馆前面，以惊人的速度将五天鹅公馆全部捣毁。德·五天鹅伯爵夫人被搬到西默兹公馆里去，由于寒热加重死在那里。这些事情都过去以后，米许才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因为侯爵和侯爵夫人大约在监里关了五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那位奥布省的代表曾经负有使命离开过一阵子。可是等到马里翁先生把贡德维尔卖给马兰的时候，等到所有的人都忘记了群众的狂热

举动的时候，米许这才完全懂得了马兰的为人，最低限度米许自认为了解了他；因为马兰象富歇一样，是属于那种有多种面目的人，在每一种面目下面，又是那么深不可测，使人无法在他们赌博的时候猜度他们的意图，只有在赌博结束以后过了好久，才能弄明白他们的思想。

马兰在一生中的重要时刻，从来没有忘记去征求他的忠实朋友格勒万的意见；格勒万是阿尔西的公证人，眼光深远，他对事对人的判断明确清楚，一针见血。这种习惯就是一个二流人物的智慧和他力量的源泉。在一八〇三年十一月，参议员所处地位岌岌可危，只要一封信就可能牵累他和他的朋友。马兰快要被任命为上议员，他害怕在巴黎为自己作辩解，就离开了他的公馆到贡德维尔来；他选择了一个不得不离开的理由，这个理由使他在波拿巴的眼中显得非常忠心，而事实上他的动身完全与国家的利益无关，只牵涉到他的个人利益。

因此，当米许象野蛮人一样在猎场里追踪和窥测有利的复仇时机时，政治家马兰正把他的朋友带到英国式花园的一块小草坪上去，这里地方僻静，是密谈的好地方。马兰是习惯于从每一件事中榨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的。他们走到草坪中间，低声说话，离周围那么远，即使有人隐藏在那里偷听，也不会听到，而且万一有外人闯进来时，他们可以改变话题。

"为什么不留在古堡的一个房间里呢？"格勒万问。

"你没有看见警察总监给我派来的那两个人吗？"

在皮什格吕、乔治、莫罗、波利尼亚克阴谋杀害波拿巴的

事件中①，富歇虽然是执政府内阁的灵魂，可是他并不主持公安部，而仅仅同马兰一样，是一个参议员。

“这两个人是富歇的左右手。其中一个在共和七年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平定了西部的叛乱，②他就是那个面孔象装满了柠檬汁的瓶子、嘴唇仿佛饱蘸了米醋、眼睛似乎是酸葡萄的年轻花花公子。另外一个是勒努瓦③的子孙，是唯一继承警察的伟大传统的人。我只要求派一名普通警察，由一个官员带领，这就够了，可是他们给我派来了这两个家伙。啊！格勒万，富歇一定是想知道我手中的牌。因此我才让这两位先生在古堡里吃晚饭，让他们仔细观察一切，他们不会找到路易十八的，连一点点痕迹也找不到。”

“好呀！可是，”格勒万说，“你玩的是什么牌呢？”

“唔，我的朋友，脚踏两只船的手法是危险的；可是只要牵涉到富歇，那就不止是脚踏两只船，而是三只船，何况他也许已经嗅出我是参与波旁家族的机密的。”

“你参与了波旁家族的机密吗？”

“不错。”马兰回答。

---

① 皮什格吕(1761—1804)，法国将军；乔治·卡杜达尔(1771—1804)，舒昂党人首领；莫罗(1763—1813)，法国将军；波利尼亚克(1771—1847)，公爵，政治家。这几个人于一八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企图在圣尼凯斯街用一辆装满炸药的小车子炸死第一执政拿破仑，仅相差几分钟没有成功。主犯圣雷让被捕，被株连者达一百三十余人。

② 指《舒昂党人》(见本全集第十七卷)中描写的事件。

③ 勒努瓦(1737—1807)，法国警察总监，第一个在巴黎安排城市照明的人。

"你忘记法弗拉[1]的教训了吗？"

这句话触动了参议员的神经。

过了一会儿，格勒万又问："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波拿巴被任命为终身执政时起。"

"可是，没有证据吧？"

"当然没有！"马兰一边回答，一边把拇指指甲放在门牙下面咬得咔咔响。

马兰用几句话，就向他的朋友解释清楚英国正处在危险地位，波拿巴想用布洛涅大营[2]把英国置于死地；他向格勒万解释这个登陆计划规模之大，是法国和整个欧洲所梦想不到的，而皮特[3]却猜测到了。另一方面，英国也正在设法使波拿巴陷入困境，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正在结成强大的反法联盟，由英国出钱，组织了一支七十万人的军队。同时国内正在进行范围极广的巨大阴谋，网罗了山岳党人、舒昂党人、保王党人以及他们的王亲国戚。

马兰说："路易十八只要看见有三个执政在掌权，他就认为无政府状态在继续，借助于任何一点波动，他就可以报葡月

---

① 法弗拉(1744—1790)，法国阴谋家。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担任普罗旺斯伯爵(即后来的路易十八)的卫队军官，曾图谋组织反革命政变拥立普罗旺斯伯爵为国王，事发后被绞死。

② 一八〇三年五月，英国撕毁亚眠和约，重新与法国进入战争状态。波拿巴集中十五万军队在加来海峡附近建立布洛涅大营，建造两千艘平底船用来运送军队，准备在英国登陆。

③ 皮特(1759—1806)，英国首相，拿破仑的主要敌手之一。

十三日和果月十八日事件的仇①；可是终身执政的任命暴露了波拿巴的意图，他不久就要当皇帝了。这位过去的陆军少尉居然想建立一个朝代！这一次，人家想要他的命，这次密谋筹划得比圣尼凯斯街那次更巧妙，皮什格吕、乔治、莫罗、当吉安公爵以及德·阿图瓦伯爵的两个朋友波利尼亚克和里维埃都是同谋。”

“真是大杂烩！”格勒万惊叹。

“法兰西在暗中遭到侵略，人家想来一次总攻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什么手段都用上了！一支百人敢死队，由乔治指挥，准备袭击第一执政及其卫队，同他们进行肉搏。”

“很好！去告发他们吧。”

“在过去两个月中，第一执政，公安部长，警察总监和富歇，掌握了有关这个大阴谋的部分线索，可是他们还不知道范围有多广；目前，他们任由这些阴谋家自由活动，以便获知全部情况。”

“至于讲到有没有权利，”公证人说，“波旁王族更有权利设想、指挥而且执行一个反波拿巴的计划，而波拿巴没有权利在雾月十八日阴谋反对共和国，因为他是共和国的儿子，他在谋杀他的母亲，波旁王族不过想回到自己的家园而已。王亲

① 一七九五年十月五日，即葡月十三日，国民公会通过共和三年宪法，规定立法团成员必须有三分之二是原国民公会的议员，这样就堵死了保王党利用选举优势进行复辟的道路，保王党举行暴动，被波拿巴平定。一七九七年春，在新选举的立法团议员中，保王党占多数，他们暗中策划复辟。督政府先发制人，于九月四日，即果月十八日，逮捕了议员中的保王党分子，处死了其中一部分人。

国戚们看见逃亡贵族的名单已经确定下来，不再增加，而删除名字的流亡贵族人数不断扩大，又恢复了天主教，反革命的法令一天天多起来，他们一定懂得：他们要卷土重来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了。波拿巴是他们回来的唯一障碍，他们想除掉这个障碍，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吗？他们发动阴谋，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我觉得你的举棋不定是很自然的。"

马兰说："现在的问题是，要么迫使波拿巴把当吉安公爵的头颅扔到波旁王族的脚下，正如国民公会曾经把路易十六的头颅扔到欧洲的国王们脚下一样，这样就使他象我们一样深深陷入革命潮流中去；要么推翻这个法国人民当今的偶像和未来的皇帝，把真正的王位安置在他的残骸上。我的命运将由发生的事情决定，或者一枪打中，或者圣尼凯斯街的炸药车子成功，我的命运就决定了。他们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他们向我建议，在紧要关头把参议院拉过来，使波旁王室的复辟合法化。"

"你先等一等，"公证人回答。

"不能等！我必须当机立断。"

"为什么？"

"因为西默兹两兄弟也参与这个阴谋，他们就在此地；要么派人跟踪他们，让他们自投罗网，使我摆脱他们，要么暗中保护他们，我必须二者择一。我只要求派给我一些低级暗探，而他们却派给我最精锐的山猫，这两只山猫到来以前先到特鲁瓦弯了一弯，好让那里的宪兵队听他们指挥。"

"贡德维尔是到手的东西，而阴谋不过是成功有望，"格勒

万说，“你的两个伙伴富歇和塔莱朗①都没有参与阴谋，你同他们开诚布公吧。怎么！凡是参与砍下路易十六的头颅的人，都在政府里任职，而且法兰西挤满了取得贵族充公财产的人，而你却想让那些有权再把贡德维尔从你手里要走的人回来吗？如果波旁王室的人不是傻瓜，他们就应该把我们所做过的事一笔勾销。向波拿巴告警吧。”

“象我这种地位的人是不告密的，”马兰脱口而出地说。

“你的地位？”格勒万微笑着喊了一声。

“他们答应叫我当掌玺大臣。”

“原来如此，那我就懂得你为什么鬼迷心窍了，现在该我在这政治迷雾中分辨方向，嗅出一条出路。波拿巴将军拥有八十艘战舰，四十万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设想会发生能把波旁王朝带回法国的事件。在投机取巧的政治中，最困难的就是预测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权究竟什么时候倒下来；然而，我的老朋友，波拿巴的政权正处在蒸蒸日上的阶段。会不会是富歇派人来试探你，想搜索出你心底的秘密，然后除掉你呢？”

“不会的，我很熟悉派来的使节。何况富歇不会给我派来两个一模一样的猴子，因为我太熟识他们了，不能不起疑心。”

“这两个人叫我害怕，”格勒万说，“如果富歇对你毫无恶意，不想考验你，那他为什么要派他们到你这儿来呢？富歇是

① 富歇（1759—1820），法国政客，曾先后担任拿破仑帝国和波旁复辟王朝的公安部长，是法国警察和暗探网的创建者。塔莱朗（1754—1838），法国外交家，经历督政府、执政府、拿破仑帝国、王政复辟、路易-菲力浦几个朝代，均能得宠。

不会无缘无故玩这一手的……"

"这使我下了决心，"马兰大声说，"有西默兹这对孪生子在这儿，我永远不得安宁；也许富歇知道我的处境，也不想放过他们，要通过他们一直搞到孔代家族①。"

"喂！老朋友，在波拿巴的统治下是不会让贡德维尔的得主忧烦焦虑的。"

马兰抬起头，看见一棵枝叶茂盛的大菩提树的叶丛里隐藏着一支枪管。

"我没有弄错，我听见子弹上膛的咔哒声，"他躲到一棵大树后面，然后对格勒万说；公证人被他朋友的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也跟着他躲到树后面。

"那是米许，"格勒万说，"我看见了他的红胡子。"

"别露出害怕的样子，"马兰又说，同时慢慢地走开去。"这个人为什么要恨这块地的得主呢？因为很明显他瞄准的不是你，"马兰一再重复这两句话，"如果他偷听了我们说话，我应该到有关部门控告他！我们到没有树木的平原去就好了。真见鬼，谁想到连吹来的风也应该防备一下！"

"失一堑，长一智嘛！"公证人说，"可是他离我们很远，我们又是凑近耳朵说话的，不会听到吧。"

"我要跟科朗坦提上两句，"马兰回答。

过了一会，米许回到家里，脸色苍白而且皱眉蹙额。

"你怎么了？"他老婆十分惊骇地问道。

---

① 当时孔代家族在科布伦茨拥有一支军队。

“没有什么，”他刚一回答就看见维奥莱特来了，这个人的出现，对米许说来恍如迅雷击顶。

米许挪过一张椅子，对着壁炉安闲地坐了下来，把一封信扔到火里；这封信是他从一只白铁筒里拿出来的，这种白铁筒通常是人家发给兵士用来装证件的。这个举动使玛尔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宛如一个人卸下了重负，但却引起了维奥莱特的无限好奇心。管家以一种令人惊叹的冷静态度把他的卡宾枪放在壁炉架子上。玛丽亚娜和玛尔特的母亲在灯光下纺线。

“来呀，弗朗索瓦，”米许说，“咱们睡觉去。你要不要睡觉？”

他粗暴地拦腰搂住他的儿子，把他抱走。

走到楼梯上，他凑到儿子耳边说：“到地窖里去，拿两瓶马孔酒，倒掉三分之一，然后用放在瓶架上的那瓶白兰地酒把它们灌满；再拿一瓶白葡萄酒，对上一半烧酒。你要做得干净利落，把三瓶酒都放在地窖入口的那个空桶上。等到你看见我打开窗户，你就走出地窖，给我的马装上马鞍，骑上去，到乞丐绞架那里等我。”

米许走回来时说：“小家伙从来不想睡觉，他想跟大人学样，什么都想看个明白，听个明白，什么都想知道。维奥莱特老爹，你给了我们家里人一个坏榜样了。”

“我的天啊！我的天啊！”维奥莱特喊起来，“是谁解开了你的舌头呢？你从来也没有说过这许多话呀。”

“你以为我就任人侦查，而毫无觉察吗？维奥莱特老爹，

你没有站在好人一边。如果你帮助我而不帮助那些恨我的人，我就会比延长你的租约给你更多的好处……”

“还有什么好处？”贪婪的农民睁大了眼睛问。

“把我的地贱价卖给你。”

“凡是要付钱的东西就无所谓贱价，”维奥莱特咬文嚼字地说。

“我想离开这地方，我想把我的穆索田庄让给你，包括房子、未收获的农作物和牲口，一共只要五万法郎。”

“真的！”

“你认为合适吗？”

“我的天，要考虑考虑。”

“我们来详细谈谈吧……不过我是要先付定银的。”

“我一个子儿也没有。”

“我只要你一句话儿。”

“两句话也可以！”

“告诉我刚才是谁派你到这儿来的。”

“我从我刚去过的地方回到这儿来，无非是看看你，愿你晚上过得好。”

“你不骑马就回到这儿来吗？你当我是傻瓜吗？你说谎，我的田庄不卖给你了。”

“好吧，我告诉你，是格勒万先生叫我来的，是他！他对我说：‘维奥莱特，我们需要米许，去找他来。如果他不在家，你就等他……’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叫我今晚呆在这儿……”

“巴黎来的两个丑八怪还在古堡里吗？”

"嗯！我不大知道；可是客厅里有人。"

"你可以得到我的田庄，咱们把这笔生意定下来吧！孩子他妈，去拿订约酒来。要拿最好的鲁西荣酒，以前侯爵收藏的好酒……咱们已经不是孩子了。你在地窖入口的那只空桶上可以找到两瓶，还有一瓶白葡萄酒。"

"很好！"维奥莱特说，他从来不会喝醉，"让我们喝吧！"

"在你卧室床底下的地板下面，你藏着五万法郎，咱们在格勒万那里订约以后半个月，你把这笔款子给我，就行了……"维奥莱特两眼盯着米许，脸色都变了。——"哼！你偷偷地来侦查一个老练的雅各宾党人，这个雅各宾党人荣幸地当过阿尔西雅各宾俱乐部的主席，你以为他不能抓住你的把柄吗？我有眼睛，我看见你的地板新近修补过，我就得出结论你是不会把地板撬起来播种麦子的。来，喝！"

维奥莱特心烦意乱，喝了一大杯酒，也没有注意到酒的质量；恐怖象只热熨斗在熨着他的肚子，贪婪的欲望在配合白酒在他的体内燃烧，他不惜代价想要回家一趟，把他埋藏的宝贝换一个地方。三个妇女在暗笑。

"你认为这样好吗？"米许对维奥莱特说，边说又边在他的酒杯里斟满酒。

"当然好喽。"

"那你就有自己的田庄了，老家伙！"

经过半小时激烈的争论，争论了产权什么时候移交，以及通常农民订约时惯于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同时提出这样那样的说法，喝光了无数杯酒，说了许多允诺、否定、赌

咒、发誓的话，例如："不对吗？"——"对极了！"——"这是我最后一句话了！"——"我早已说过了！"——"你拿刀抹我的脖子，如果……"——"如果我说的不是百分之百事实的话，就让这杯酒毒死我……"然后维奥莱特脑袋倒在桌子上，不是一般的喝醉，而是醉得不省人事。米许一注意到他的眼睛迷糊起来，便连忙打开窗户。

"戈歇这个坏蛋到哪儿去了？"米许问他的老婆。

"他睡了。"

"你，玛丽亚娜，"米许对他忠实的女仆说，"你去横坐在他的门口，监视这坏蛋。"他转过来对他的岳母说，"你，妈，你留在楼下，替我监视这个探子，要留神注意，听见弗朗索瓦的声音才开门。"他又用深沉的声音加上一句，"这件事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这屋子里所有的人都要说我今天晚上没有离开过这屋子，哪怕脑袋搁在断头台上，你们也要坚持这样说。——来吧，"他对他的老婆说，"来吧，孩子他娘，穿上你的鞋子，戴上你的帽子，立刻开路！不要提问，我陪着你。"

在过去的三刻钟里，这个汉子的手势和眼神都具有一种叫人无法抗拒的专断威严。这种魔力的来源很神秘，但却同伟大的将军在战场上鼓起士气的魔力类似，同伟大的演说家使听众着迷的魔力相同；我们还要加上一句：在大罪犯准备大胆的犯罪行为时，那力量也取自同一来源！在这种时候，头脑里仿佛产生一种力量，语言里充满不可战胜的威力，一举一动都能把自己的意志传染给别人。三个妇人虽然没有受到任何警告，却本能地知道她们的处境非常险恶，她们从他的行动

迅速上就预感到了。米许的脸上发着亮光，前额富有表情，眼睛象星星那么闪耀；她们还看见他的发根上有汗水，好几次听见他的声音由于焦急和愤怒而颤抖。因此玛尔特就乖乖地服从了。米许一直武装到牙齿，扛上他的长枪，冲到林荫道上，他的妻子跟着他。他们很快就走到十字路口，弗朗索瓦在那儿躲在灌木丛里等他。

“这孩子真懂事，”米许看见儿子就说。

这是他的第一句话。他同他老婆一直奔到这里，还没顾得上开口呢。

米许对儿子说：“回家去，躲在最茂密的大树底下，注意观察田野，猎场。记着，我们都上床睡觉了，谁来也不开门。你外婆在守夜，除非听见你的说话声，她动也不会动！记住我的每一句话。这件事关系到你爸爸和你妈妈的生死。永远不能让法院知道我们没有睡觉。”

这些话是凑在他的儿子耳边说的。说完，他儿子立刻窜进树林，象条黄鳝钻进水底的泥里一样，一会儿就不见了。米许对他老婆说：

“上马！祈求天主保佑我们吧。你坐稳了！这牲口可能会累垮的。”

话还没有说完，米许就在马肚子上踢了两脚，用他的坚强有力的膝盖一夹，那马儿就象一匹比赛的马那样，飞快地奔了出去。那畜生仿佛懂得主人的心意，只用一刻钟就穿越了大树林。米许从未偏离最近的路，来到树林边缘的一个地方，从这里可以看见五天鹅古堡的尖顶在月光的照耀下显现出来。

米许把马拴在一棵树上，快步走上俯瞰着五天鹅山谷的小丘。

玛尔特和米许对着古堡凝视了片刻，这古堡给周围的风景增加了无限的美。虽然古堡并不大，建筑上也并无特点，但是在考古学上倒有相当价值。这座十五世纪的老建筑物，坐落在一块高地上，四周围绕着又宽又深的壕沟，里面还有水。古堡用碎石和混凝土盖成，墙壁有两公尺三寸厚。它那简单的结构使人怀着敬仰的心情想起了封建时代艰苦的武士生活。这座古堡的确是一座古雅的建筑，它拥有两座暗红色的大塔楼，当中由很长的主屋连接起来；主屋墙上开着许多真正的石头十字窗，那些十字雕刻得很粗糙，看上去象葡萄蔓。楼梯建筑在古堡之外，正面中间，在一个五棱堡里面，只有一扇尖顶的小门进出。

底层和二楼的内部在路易十四时代曾经作过现代化的修缮，上面巨大的屋顶上开着老虎窗，每个窗上都有镂空的窗饰。古堡前面有一大片草坪，草坪上的树最近才被砍倒。进口的桥梁两边各有一所矮房子，是给园丁居住的，由栏杆隔开，栏杆的式样很不高明，没有什么特色，显然是现代加上去的。草坪被一条铺石路分成两半，左右两边各有牲口棚、马厩、谷仓、柴房、烘面包房、鸡舍、厕所等，毫无疑问它们是建筑在古堡两边耳房的废墟上的。过去，这座古堡一定是方形的，四角各有塔楼保护，中间由一座巨大的塔楼防守，这座塔楼有拱门，拱门下面过去是吊桥，现在是铁栏杆。大部分塔楼和拱门现在都不存在了，只有旁边那两座庞大的塔楼和它们象胡椒瓶盖似的圆顶还没有被毁掉，中间塔楼的那个小钟楼给村

子的外貌增加了特色。教堂也是一座古老的建筑，它的尖顶钟楼离古堡只有几步远，同古堡的建筑群非常协调。

夜色明亮，月光弄影，照耀着所有的尖顶和圆顶。米许凝视这所封建领主宅邸的神态，足以推翻他老婆对他的一切设想，因为他的脸色十分平静，表情带着希望，而且有点自豪。他带点不安环顾四野，倾听田地里所有的声音；那时大概是夜里九点钟，月光照耀着树林的边沿，小丘上是月色最明亮的地方。管家发觉自己所处的位置十分危险，赶快走下小丘，仿佛害怕被人看见。可是并没有任何可疑的声音，没有声音来扰乱这个被"生母"森林包围着的美丽山谷的宁静。

玛尔特经过这样一番马上奔驰以后，疲倦到了极点，浑身哆嗦，只等待有什么事情发生，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服务：是帮助一件好事呢，还是一桩罪恶？这时候，米许凑近他老婆的耳朵，对她说：

"你到五天鹅女伯爵家里去，要求同她说话；见到她以后，你请她走到偏僻的地方。如果没有人能够听见你们说话，你就对她说：小姐，你的两个表哥生命有危险，能够告诉你为什么和怎样有危险的那个人在等着你。如果她害怕，不相信，你就加上一句：他们参与谋害第一执政的阴谋，这阴谋已经被发现。不要告诉她你的姓名，因为他们太不相信我们了。"

玛尔特·米许抬起头来望着她的丈夫，对他说：

"原来你是帮他们的呀？"

"好吧！我帮他们又怎么样？"他回答，皱起双眉，他把他老婆的这句话当成是责备了。

“你不了解我，”玛尔特喊起来，抓住米许的一只大手，跪下来吻这只手，顷刻间这只手上便泪痕点点了。

“快去吧，回头再哭，”他说，猛然间用力把她拥抱了一下。

等到他听不见老婆的脚步声时，泪水涌上这个硬汉子的眼睛。由于他岳父的政见，他提防着玛尔特，没有把自己生平的秘密告诉她；而现在他老婆的朴素本性的美骤然显现在他的眼前，正如他把自己的伟大性格显露给他老婆一样。玛尔特过去由于丈夫行为卑鄙，而自己又姓了丈夫的姓，感到无限耻辱，而现在由极度耻辱直接上升到光荣的喜悦，当中竟毫无过渡，这岂不是要叫她支持不住吗？从他们的住所到五天鹅古堡，她一直怀着剧烈的恐惧，正如她后来对丈夫所说的那样，她宛如“在血泊里行走”，而在一刹那间，她却被带到天上，和天使们在一起。他呢，他一直觉得自己得不到尊重，他把老婆的终日愁眉不展视为缺少爱情，他让老婆住在家里而自己住到外面去，把自己的全部柔情都倾注到儿子身上，而现在只用片刻功夫他就明白了这个女人流眼泪的全部含义，原来她在诅咒她的美貌和她父亲的意志强迫她扮演的角色。在暴风雨中幸福以其最美丽的火焰照亮了他们，象是划过一道闪电。这也不可能不是闪电！他们两人各自想着这十年间的误会，各自在责备自己。米许静静不动地站着，手肘靠在卡宾枪上，下颌搁在手肘上，陷入了深深的遐想。能赢得这样的一刻，再痛苦的过去带来的一切痛苦都能忍受！

玛尔特象她丈夫一样，心头翻腾着千思万绪，尤其压在她心上的，是西默兹家两兄弟的危险处境，因为她明白了一切，

连两个巴黎人的面目她也了然，她只是不能解释那支卡宾枪的用意。她象鹿一样奔跑，到达了通向古堡的那条路；突然间惊讶地发觉背后有男人的脚步声，她惊叫了一下，米许的大手捂住了她的嘴。

"我从小丘顶上看见远处有宪兵头上银盔的闪光！你要从壕沟的一个豁口走进去，这个豁口正处在小姐的塔楼和马厩之间；狗看见你是不会吠的。进到花园，从窗口上呼唤年轻的女伯爵，叫人给她的马备好鞍，叫她从壕沟里把马牵出来。我会到那里去的。不过我得先研究一下那两个巴黎人的行动计划，找出一个逃脱他们魔掌的方法。"

必须前往报告的这一危险，象雪崩似的滚滚而下，使玛尔特象长上了翅膀一样。

五天鹅家族同夏尔热伯夫家族共有的一个法兰克姓氏，就是迪内夫。五天鹅家族原来是夏尔热伯夫家族的旁系，有一次，五天鹅家的父亲不在家，古堡被围攻，家中的五个女儿，都白得象天鹅一样，起来保卫古堡，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举动。为了纪念这件事，香槟伯爵的一位先辈，为这个家族取了这个美丽的姓，使得只要这个家族延续下去，这个纪念就不会中断。自从有了这件特殊的武功以后，这个家族的女儿们全都很自豪，可是她们也许并不个个长得白皙。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个后裔洛朗丝，同撒利法典①的规定相反，继承了家族的姓、纹章和领地。法国国王批准了香槟伯爵的特许状，根据

---

① 撒利法典，古法兰克撒利族所定下的法规，根据这法规，女子无继承王位权。

这个特许状，在这个家族里，女性可以把贵族的称号和领地传给子孙。洛朗丝于是成为五天鹅女伯爵，她的丈夫必须接受她的姓和家徽。这个家徽上面的题铭是古堡被围、敌人叫她们投降时，五姐妹中最年长的一个所作出的最崇高的回答："高歌就义"——她们宁愿唱着歌战斗而死！洛朗丝完全能同这些美貌的女英雄们媲美，她的皮肤白皙，仿佛是命运的特殊照顾。在她那细腻、致密的皮肤下面，最纤细的蓝色血管也能显现出来。她那美丽的金发，同她的深蓝眼珠配合得非常美妙。她身上的一切都是娇小可爱的。尽管她身材苗条、皮肤白如乳脂，可是在这娇弱的身躯里，却有一颗坚强的灵魂，象一个最高贵的男人那样；任何人，哪怕是一个观察家，看见她温和的表情和弯曲的鼻子，看见她那侧面有点象绵羊的脑袋，都想象不到这一点。她的过分温柔，虽然是高贵血统的温柔，看起来有点象羔羊的迟钝。

"我的样子象一只在做梦的羊！"有时她微笑着说。

洛朗丝很少说话，她似乎不是在沉思，而是麻木不仁。可是一有危急情况出现，隐藏在她身内的朱迪特① 立刻显露出来，使她变得十分崇高；不幸的是，这种危急情况对她并不缺乏。

经过前叙事件以后，洛朗丝十三岁时成为无父无母的孤女，站在广场的废墟上。昨天还耸立在广场上的五天鹅公馆，特鲁瓦城最奇特的十六世纪的建筑物，今天已荡然无存了。她

① 朱迪特，犹太女英雄，曾舍身迷惑敌军统帅，趁敌军统帅睡熟时割下他的头颅。

的一个亲戚，奥特塞尔先生，成为她的监护人，立刻把这个女继承人带到乡下去。德·奥特塞尔先生的哥哥，奥特塞尔神甫，曾化装成农民逃走，在穿过广场时被一颗子弹打死。这件事使德·奥特塞尔先生吓破了胆，压根没有能力保护他的被监护人的利益；何况他还有两个儿子在保王党的军队里，因此一有风吹草动，他就以为阿尔西的市政府要前来逮捕他。洛朗丝由于自己顶住了围攻，而且继承了祖先的白皮肤而颇为自豪，反过来就看不起老头子在暴风雨中点头哈腰、谨慎小心的懦怯样子。她只想着显示自己，因此在五天鹅的破旧客厅里大胆地挂起夏洛特·科尔代①的画像，还放上用橡树枝叶编成的花环。她通过一个专使同一对孪生子通信，这样做依法应判处死刑，她置之不理。信使也冒着生命危险，把回信带来。

经历特鲁瓦那段悲惨的日子以后，洛朗丝只为王室事业的胜利而活着。她理智地评断了德·奥特塞尔夫妇，她认为他们是老实人，可惜太软弱，因此她并不将她圈子里的法律运用到他们身上。洛朗丝很有头脑，而且真正宽宏大量，所以并不憎恶他们的性格软弱，她对他们和气、友爱、亲切，但是丝毫不将自己的秘密泄漏给他们。在家庭里经常隐藏自己的感情，是最能锻炼灵魂的了。洛朗丝成年以后，仍然同过去一样，让老好人德·奥特塞尔经管她的财产。只要她心爱的母马喂养得好，只要她的贴身侍女卡特琳穿戴得符合她的心意，

---

① 夏洛特·科尔代，刺杀法国革命家马拉的女凶手。

只要她的小厮戈塔尔穿得整整齐齐，别的一切都不在她的心上。她整天想着的是一个崇高的目标，她不会降低到去过问别的事情；换个时代，这些事情也许是她所感兴趣的。梳妆打扮对她说来无足轻重，何况她的两个表哥也不在这儿。洛朗丝骑马游玩时穿一件墨绿色的骑马服，外出步行时穿一件普通料子制成的连衫裙，上身是无袖紧身胸衣，胸衣上面有花饰，在家时就穿一件丝质便袍。

戈塔尔是她骑马时的小跟班，年纪十五岁，是一个灵巧而勇敢的小伙子，经常跟随着她，因为她几乎经常在外；她在贡德维尔的全部土地上打猎，农场主和米许都听之任之。她的马术很精，打猎的技巧出神入化。附近一带，人人管她叫"小姐"，连大革命时期也是这样。

有谁如果读过《罗伯·罗伊》① 这部优美的长篇小说，总会记得迪安娜·弗尔侬② 这个女英雄；瓦尔特·司各特创造这个稀有的典型时，背离了他通常描写冷漠女性的习惯。记得迪安娜·弗尔侬，就能帮助你理解洛朗丝，只要你在这位苏格兰女猎手的品质上加上夏洛特·科尔代的抑制住的热情，再除掉使迪安娜十分迷人的生动活泼的性格就行了。

年轻的女伯爵亲眼看见她的母亲去世，德·奥特塞尔神甫毙命，西默兹侯爵和侯爵夫人死在断头台上；她唯一的亲哥哥受伤而亡，她的两个在孔代保王军队里服役的表哥随时可

---

① 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的长篇小说，罗伯·罗伊（1671—1734）是苏格兰的一个强盗，小说即记述他的事迹。

② 迪安娜·弗尔侬，《罗伯·罗伊》中的女主人公，英勇善战，有男子气概。

能被打死，西默兹和五天鹅的财产被共和国吞没，而共和国实际上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这样，她从原来的不苟言笑，变成现在外表上的痴痴呆呆，也就不足为怪了。

德·奥特塞尔先生表现出是一个最诚实和最聪明的监护人。在他的管理下，五天鹅已初具一个田庄的规模。这位老先生不象一个中世纪的骑士，却更象一位致力于开发利用的地主，他把猎场和花园全部约二百英亩的土地都充分利用上了，从地上的出产取得了马的草料、人的粮食和取暖的木柴。由于非常的节约，女伯爵到成年的时候，已经恢复了足够的财产。她节余的钱投资在公债里。一七九八年，这位女继承人从国家证券里得到二万法郎的年金，老实说，过期利息还拖欠着；她又从五天鹅的地租收入一万二千法郎，这些地租只要租约更新一次，总有显著的提高。

德·奥特塞尔夫妇隐居到乡下，靠拉法热年金会①的三千法郎终身年金过日子，他们财产的这点剩余只够他们住在五天鹅，而不能够住到别处去；因此洛朗丝成年后的头一件事，就是让他们终身居住在他们现在居留的独立楼房里。德·奥特塞尔夫妇对待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监护人都很吝啬，每年他们都为两个儿子积攒三千法郎，因此供给这位女继承人的伙食极为恶劣。五天鹅的全年支出总共不超过五千法郎。可是洛朗丝从来不追根究底，她认为一切都很好。她的性格在最细微的事物上都表现出来，监护人和他的妻子在不知不觉

① 拉法热年金会是一种互助组织，入会者付出一笔资金，到达一定年龄后可享受终身年金，入死后资金由生存者继续分享。

间受到这种性格的无形影响，终于对这位他们从小就熟识的女孩子产生了崇敬的心情。这种感情是很罕见的。可是洛朗丝的态度，她说话的喉音，她威严的眼神，都有一种难以解释的、说不出的威力，永远能够慑服别人，即使这种威力只是表面的也罢，因为在傻瓜看来，空无一物就好象是深奥莫测。对庸俗的人说来，深奥是难以理解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老百姓崇拜他们所不懂得的事物的原因。

德·奥特塞尔先生和太太对年轻女伯爵的不苟言笑和野马似的性格很感惊异，他们总期待着她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洛朗丝虽然是个贵族，却得到农民们的极度尊敬，因为她做善事时能区别对待，而且从来不会受骗。她身为女性，有一个贵族的姓；遭遇不幸，生活习惯很特别，这一切都使她在五天鹅山谷的居民中颇有威望。有时戈塔尔陪着她离家一、两天，回来的时候，奥特塞尔先生和太太从不问她为什么要离开。请注意，在洛朗丝身上并没有什么古怪的地方。她的大丈夫气概隐藏在最女性和最软弱的外表下面。她有一颗多情善感的心，可是她的脑子里有刚强的决心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她那明察秋毫的眼睛不知哭泣为何事。看见她的雪白而纤细的手腕上面青筋隐现，谁也想不到这个手腕比最坚强的骑士的手腕更有力。她的温和柔软的手，能够象一个训练有素的猎手那样有力地使用一支手枪或长枪。外出骑马的时候，洛朗丝的服饰同别的妇女没有什么两样，她戴着一顶俊俏的海狸皮小帽，绿色的面纱垂下来，雪白的脖子上围着一条黑色领巾，因此露天奔驰对她娇嫩的脸颊丝毫没有什么影响。

在督政府时代，在执政府初期，洛朗丝得以这样生活下去，没有人理会她。可是自从政府安定下来以后，新的掌权当局，奥布的省长，马兰的朋友们，马兰自己，都在设法破坏她的声誉。

洛朗丝的全副心思只想着推翻波拿巴。波拿巴的野心和胜利激起她心中无限的愤怒，可这是一种冷静的和经过盘算的愤怒。她眼睛瞪得滚圆，从她的山谷和森林深处盯着这个荣誉满身的人；她是他的不出名的、暗中的仇敌，有时她竟想到圣克鲁①和马尔梅松②附近去杀死他。这个意图本身大概就能充分解释她为什么要练习枪法和为什么有这样的生活习惯了；可是自从亚眠和约被破坏以后，她获悉了一伙人的阴谋，这伙人想用雾月十八日的方法，还治第一执政之身。从这时开始，洛朗丝就把她的全部精力和全部憎恨拿来为一个范围广泛、筹划周密的推翻波拿巴的计划服务。这个计划，在外部由被拿破仑称帝后在奥斯特利茨打败的俄国、奥国和普鲁士的广大联盟来执行；在内部由彼此政见完全相反而被一个共同仇恨结合起来的人们来执行。其中有几个人象洛朗丝一样，考虑置第一执政于死地，而且毫不畏惧使用暗杀的手段。

因此，在那时候，这位外表上看起来十分娇弱，而熟识她的人都知道她十分坚强的姑娘，就为从德国回来参与这场暗杀的贵族们，充当了忠实而可靠的向导。富歇就是利用莱茵

---

① 圣克鲁，拿破仑的行宫所在地。

② 马尔梅松，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的住所。

河彼岸的逃亡贵族的这种合作关系，有意把当吉安公爵牵连进这场阴谋。这位亲王当时就待在离斯特拉斯堡不远的巴登地区，后来更增加了这种假设的可能性。到底这位亲王是否真的知道这件阴谋，是否阴谋成功以后他就要进入法国，这是一个大疑问。这个疑问是一个秘密，同别的许多秘密一样，波旁家族的亲王们对此缄口不言。等到这段时期的历史已成为过去以后，公正的历史家认为亲王的行为至少是轻率的，因为在一个大规模的阴谋即将爆发的时期，不应这么接近边境，何况这个阴谋的秘密是整个王族都掌握的。

正如马兰适才小心翼翼地拉着格勒万在露天谈话，五天鹅小姐与任何人接头时，也都使用这种办法。她接待信使，同他们商谈，地点或者在“生母”森林的各处边沿，或者在五天鹅山谷的那一边，处于塞扎纳和布里昂纳之间的一处地方。她经常同戈塔尔一口气奔驰六十公里，回到五天鹅时，还不让人看出她鲜艳的脸颊上有丝毫倦容或者忧虑。戈塔尔九岁的时候，她无意中发觉这个小放牛娃的眼睛里有孩子们对奇特事物的天真敬仰，她就收容他当了她的小马夫，她教他完全象英国小马夫那样小心细致地梳理马毛。她发现他身上有做好一切的愿望，相当聪明而又丝毫没有私心；她考验他的忠诚，发觉他不仅机智过人，而且心地高贵，他从来想不到要报酬。她着手培养这颗还很年轻的灵魂，她待他很好，就象一个善良的贵妇人那样待他；她亲近他，使他依恋着她；她亲自驯服这个半野蛮的性格，但是并没有剥夺掉他的蓬勃朝气和质朴单纯。等到她充分考验了她亲手培养起来的近乎狗那样的忠诚以

后，戈塔尔就变成了她的机灵而又忠实的同党。没有人怀疑这个乡下孩子，有时他从五天鹅一直跑到南锡，又跑回来，却没有人知道他离开过五天鹅。

凡是间谍使用的种种狡计，戈塔尔都加以运用。他的女主人谆谆教导他处处提防，却没有改变他的天性。他同时具有女性的狡猾，儿童的天真和阴谋家的经常警惕，但是他把这些优良品质都隐藏在乡下人极度愚昧和呆笨的外表下面。这个小家伙看起来蠢头蠢脑，身体虚弱，笨手笨脚，但是干起事来就跟鱼一样灵活，象鳗鱼那样油滑，象狗那样能看懂眼色，能嗅出主人的思想。他圆团团、红通通的大脸儿十分和气，褐色的眼睛似乎经常在瞌睡，头发剃得跟普通乡下人一样，他穿的是儿童服装，他的整个身体发育缓慢，这一切使他看起来象个十岁的孩子。

德·奥特塞尔的两个儿子和西默兹孪生兄弟，与别的几个逃亡贵族相伴，经由阿尔萨斯、洛林和香槟进入法国，一路上从斯特拉斯堡到奥布河畔巴尔，都由洛朗丝加以保护。别的几个参与阴谋的贵族，也同样勇敢地经由诺曼底海岸的悬崖峭壁进入法国。德·奥特塞尔兄弟和西默兹兄弟化装成工人，从一处森林走到另一处森林，从一处地方走到另一处地方，越走越近。给他们充当向导的人，是三个月以来洛朗丝从各省最忠于波旁王室而最不受怀疑的人中挑选出来的。这班逃亡贵族日宿夜行。他们每人带着两个忠诚的兵士，一个在前头搜索，另一个殿后，以防不测时保护退路。由于采取了这样的作战措施，这群贵客得以毫无意外地到达约会地点“生母”森林。

另外二十七个贵族也从瑞士越过勃艮第直奔巴黎，他们也采取了同样的警戒措施并带着向导。按照德·里维埃先生的打算，这支神圣中队应有五百人，其中一百名是充当军官的年轻贵族。

作为领导人，德·波利尼亚克先生和德·里维埃先生的行为是非常出色的，他们被捕后，丝毫不曾透露未被发现的同谋的情况。因此，时至今日，用王政复辟时代所透露的情况来核实，我们可以说：当时波拿巴并不知道自己所冒的危险有多大，正如英国不知道布洛涅大营对它的威胁有多大一样，而当时的特务组织却比任何时代都更严密而且有效率。在我们的故事开始时，一个参与阴谋的懦夫——在所有的阴谋里都有懦夫，因为阴谋总不能限制只由少数坚强的人参加——在面对死亡的威胁时，供出了一些线索。幸亏这些线索的范围不够广，可是已经足够说明这次阴谋的目的。因此，正如马兰对格勒万所说的那样，警察当局只把参与阴谋的人监视起来，却让他们自由行动，以便把他们一网打尽。即使这样，政府也有点儿被乔治·卡杜达尔逼得不得不提早摊牌，因为卡杜达尔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他同二十五个舒昂党人隐藏在巴黎，准备袭击第一执政。

洛朗丝的思想里爱和恨结合在一起。消灭波拿巴，使波旁王室复位，这岂不是重新夺回贡德维尔和恢复她的两个表哥的财产吗？这两种相对立的感情已经足够使她把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全部力量动员起来，尤其是处在她的二十三岁的年龄，更是如此。因此两个月以来，在五天鹅居民的眼中，洛朗

丝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出落得更漂亮。她的脸颊染上桃红色，希望有时在她的前额添上自豪感；可是晚间朗读《政府公报》时，报上记载着第一执政的种种保守政策，她竟不得不低垂双目，以免被人看出她眼睛里流露出这样一种威胁性的信念：这个波旁王室的敌人马上就要倒台。

古堡里没有一个人会料到，女伯爵昨天夜里会见过她的两个表哥。德·奥特塞尔先生和太太的两个儿子昨天晚上就在女伯爵的房间里，同他们的父母亲在同一所房子里过夜；因为洛朗丝为了避免引起任何怀疑，在夜里一点至两点之间，把德·奥特塞尔兄弟安顿好以后，又动身到约会地点去与她的两个表哥会合，把他们带到森林中间，藏在伐木人弃置的木屋里。既然肯定能再见到他们，她就丝毫不流露出快活的样子，她的焦急等待的心情，一点儿也不表现出来；总之，她能够把同他们见过面的快活心情完全掩盖住，显出泰然自若的样子。标致的卡特琳是奶妈的女儿，她同戈塔尔都参与她的秘密，他们也都照女主人的榜样行事。卡特琳只有十九岁。在这种年龄，就象在戈塔尔的年龄一样，一个年轻姑娘是狂热的，宁肯脑袋被砍也不肯说出一个字。至于戈塔尔，只要他闻到女伯爵洒在头发和衣裳里的香水味，他就能够忍受最残酷的拷问而不说一句话。

正当玛尔特为着危险迫在眉睫而遵照米许的指示，以影子挪动的速度向壕沟豁口潜入的时候，五天鹅古堡的客厅里呈现一片升平景象。客厅里的人根本想不到暴风雨即将袭击他们，他们无忧无虑的样子会使任何一个知道他们面临危险

的人产生怜悯和同情。在高大的壁炉里，炉火正旺，放出光芒，这样的火只有那些坐落在树林边沿的古堡才烧得起；壁炉上面有一方镜框，镜框里的画上，有一些穿撑裙的牧羊女在跳舞。壁炉旁边有一张方形大沙发，木头上涂了金，套着极其华贵的绿色闪光缎子，年轻的女伯爵伸手摊脚地躺在那里，样子象是累极了。她六点钟刚从布里边界上归来，她在田野里奔驰了半天，为那四个贵族探路，直到他们安全到达他们的隐居所，这是他们进入巴黎前的最后一站。德·奥特塞尔夫妇快要吃完晚饭的时候她才回来，她太饿了，没有脱下她沾满污泥的骑马服和她的厚皮靴就坐下来吃饭。晚饭以后，一天的疲劳都上来了，她感觉疲惫已极，她没有换衣服，只摘掉了帽子，让她的有无数金发卷的美丽脑袋搁在大沙发的靠背上，两只脚向前伸直放在一只搁脚凳上。炉火逐渐烘干了她的骑马服和皮靴上的湿泥。她把鹿皮手套，海狸皮小帽，绿色面纱和马鞭都扔在螺形脚桌子上。她有时张望一下放在壁炉架上两支有花饰的烛台之间的布勒座钟，看看这时候那四个参与阴谋的贵族是否已经上床睡觉；有时瞧一瞧壁炉前面的那张赌桌，桌上德·奥特塞尔夫妇、五天鹅的本堂神甫和他的妹妹正在玩波士顿纸牌。

这四个人即使同我们叙述的故事无关也值得描写一番，因为他们代表一七九三年反革命叛变失败以后贵族的一个侧面。从这个角度来说，把五天鹅的客厅描绘出来，就好比跑到私室里撞见了只穿着便装的历史。

德·奥特塞尔先生当时五十二岁，又高又瘦，脸色红润，

身体壮健，如果他不是有一双青瓷色的大眼睛，眼光里流露出极度的鲁直单纯的话，就可能显得颇有魄力了。他有一个又长又尖的下巴，鼻子与嘴巴之间距离极大，按照绘画的法则非常不相称，这使得他的脸上有一种温顺的神气，同他的性格完全一致，他脸上的所有细节也都给人以温顺的印象。例如他的灰色头发，整天被他的毡帽压着，就象脑袋上扣着一顶便帽似的，勾画出他梨子形状的脑袋。他的前额平凡而无表情，由于乡居和无穷尽的忧虑而增添了无数皱纹。他的钩鼻使他脸上有了一点显眼的地方，可是显示他力量的唯一标志，是他那依然深黑的浓眉和脸上的鲜红颜色。这个标志并没有骗人，这个贵族虽然鲁直和温顺，却对王权和天主教忠心耿耿，任何考虑也不能使他改变立场。如果这位老好人被逮捕，他不会开枪拒捕，只会温顺地走上断头台。他的唯一财源——那三千法郎终身年金——使他无法逃亡国外。因此他对现政府表示服从，同时没有中止对波旁王室的热爱，而且一直希望王室能复位，但是他会拒绝参加使波旁王室复位而累及自己的阴谋。他是这样一种保王党人，这些保王党人永远记着他们被人家打败了而且夺去了财产，从此以后他们就保持沉默，省吃俭用，怀恨在心，无能为力，既不愿意放弃他们的信仰，也不能作出任何牺牲，随时准备欢迎王室的胜利，同教会和神甫友好，但是决心忍受命运的打击和侮辱。这些人不能说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只能称为固执。行动是政治党派的灵魂。有些可敬的贵族，毫无才智，可是忠实可靠；象农民那样吝啬，可是举止带贵族气派；愿望很大胆，言语举动却非常小心；尽量利

用一切，而且随时准备被政府任命为五天鹅的镇长，德·奥特塞尔先生就是这类贵族的典型代表。上帝在这些贵族的额头上写上蛀虫两个字，他们躲在自己的乡村住宅里，听任革命的风暴在他们头上吹过，到了王政复辟时期就伸出头来，满身带着他们节约下来的钱财，以曾经秘密地附和王党而洋洋得意，一八三〇年以后就又缩回他们的乡村里。德·奥特塞尔先生的衣服最能表现他的性格，它把他的为人和他的时代都描绘出来了：他穿着一件赤褐色小领口大外套，就是最后一位奥尔良公爵从英国带回来流行一时的那种，在大革命时期，这种服装似乎是丑恶的平民服装和华丽的贵族礼服之间妥协的产物。他的间有小花条子的天鹅绒背心，裁剪式样使人想起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穿的背心，下面露出衬衫的小褶边饰。他仍然穿着过了时的短裤，不过他的短裤是粗蓝呢料子，有发亮的铜纽扣。他的黑色丝袜紧紧裹住他的鹿腿，脚上穿的粗笨鞋子被黑呢的护脚套维系住。他仍然使用那种千褶皱纱领饰，在喉咙下面用一个金扣子扣紧。这个老好人采用的这套三不象服装，是农民、革命家和贵族服装的混合物，他丝毫没有表现他在政治上的折衷主义的意思，他只不过很天真地适应环境而已。

德·奥特塞尔太太年四十岁，由于饱经忧患，面容憔悴，态度严肃，象是经常准备好让人为她画像；她的花边帽子，上面有白缎花结，更加强了她的一本正经的神气。尽管她穿的是一套过了时的服装，她仍然在头发上扑粉；她披着一条白披肩，身穿一件茶褐色丝绸连衫裙，窄衣袖，阔下摆，这是

玛丽-安东奈特王后① 最后上断头台时穿的悲惨服装。她有一个窄小的鼻子，尖下巴，面孔几乎作三角形。灰色的眼睛流过许多眼泪，但她抹上淡淡一层胭脂，使她的眼睛增添了一丝生气。她吸鼻烟，每次吸时她总要把过去好打扮、好做作的时髦妇女吸鼻烟的一整套优美动作演习一番，这种繁琐的动作简直构成一套礼节，为什么要这样？一句话就可以解释明白：她有一双标致的手。

两年以来，一位名叫古热的最小兄弟会神甫，担任了五天鹅的本堂神甫；他把五天鹅当作他的隐居所，是因为他对德·奥特塞尔先生和洛朗丝的友情，他过去是西默兹孪生兄弟的家庭教师，也是德·奥特塞尔神甫的朋友。他的妹妹古热小姐，有一笔七百法郎的年金，她拿来添加在她哥哥当神甫的微薄收入里，她负责管理哥哥的家务。教堂和本堂神甫的住屋由于不值钱，国家没有拿来拍卖。因此古热神甫就住在古堡附近，神甫住宅的花园同猎场的墙壁有几处是合在一起的。每星期有两天，古热神甫同他的妹妹到五天鹅来吃晚饭，可是每天晚上他们都来同德·奥特塞尔夫妇打牌。洛朗丝对打牌一窍不通。

古热神甫有一副甜蜜的笑容和柔和、动人的嗓音。他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他的脸色也象一个老妇人的脸色那样苍白；可是他有一个透着聪明的前额和一双锐利的眼睛，这就使得他那相当呆板的脸不致显得平淡无奇。他的体态匀称，

① 玛丽-安东奈特（1755—1793），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大革命时死于断头台上。

身材不高不矮，仍然穿着一件法兰西式黑上衣①，短裤和鞋子上都有银扣，黑丝袜，黑背心，背心上面有胸饰垂下来，这就给他增添了一种尊贵的气派，而丝毫无损于他的庄严。

这位神甫后来在王政复辟时期当上了特鲁瓦的主教，他过去的生活经验使他惯于判断年轻人的所作所为，他揣度到了洛朗丝的伟大性格，而且高度评价这种性格；他带头对这个年轻姑娘表示尊敬，这就促使她在五天鹅得到了独立行动的自由，而且使善良的德·奥特塞尔先生和他严峻的太太顺从洛朗丝。而按照习惯，她当然应该服从这对夫妻。这半年来，古热神甫用教士特有的天才观察洛朗丝，教士本是最有眼光的人。他虽然看不出这位二十三岁的年轻姑娘用她纤弱的手搓捻着从她的骑马服上解下的带子时，心里想的是推翻波拿巴，但是他猜测到她心里在酝酿着一个伟大的计划。

古热小姐是一位老姑娘，她的形象只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就能使最缺乏想象力的人也能想象出来：她属于那类身材高大而行动笨拙的妇人。她知道自己长得丑，总是首先张嘴嘲笑自己的丑陋，因而露出她那又长又黄的牙齿，正如她的脸色和她瘦骨嶙峋的手也是黄色的一样。她一年到头都高高兴兴，而且有一副菩萨心肠。她还穿着古老时代的那种短外套，裙子特别肥大，裙子的口袋里经常装满钥匙；戴着一顶镶有缎带的无边帽和一头假发。她没到四十岁就已长得象四十岁的样子，可是据她说，她二十年来看上去没变样，也就弥补了这个缺陷。她崇拜贵族，懂得怎样保持自己的尊严，同时向贵族出

① 法兰西式上衣在路易十四时代流行，高领或翻领，两袖袖口反折。

身的人表示应有的敬意和尊重。

这对兄妹到五天鹅来得正好，因为德·奥特塞尔太太既不象她丈夫那样要管理乡间的事务，又不象洛朗丝那样有深切的仇恨作兴奋剂，很难忍受孤寂的生活。因此过去六年来生活仿佛有了好转。天主教信仰的恢复使信徒们能够履行宗教义务，这一点在乡间的影响比别处更大。第一执政的保守行为使德·奥特塞尔夫妇放宽了心，他们能同他们的两个儿子通信，能得到他们的消息，可以不再为他们担心，而且得以恳求他们申请恕免以便回到法国来。财政部清偿了公债的欠息，而且定期半年付息一次，因此德·奥特塞尔夫妇除了他们的终身年金以外又多了八千法郎入息。德·奥特塞尔老头对自己的明智和远见大为得意，他在雾月十八日以前把他的两万法郎储蓄，同他的被监护人的钱，全都投资到公债里去，众所周知，雾月十八日政变使公债由十二法郎上涨到十八法郎。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五天鹅一片荒凉、颓败而且空无一物。老头子深谋远虑，只要革命的动乱还在继续，就不愿意改变现状；可是亚眠和约签订以后，他到特鲁瓦去了一趟，从旧家具商那里买回了两所被劫掠公馆的一些残余家具，带到乡下来。由于他的苦心，五天鹅的客厅里才开始有了一些陈设。现在他们所在的客厅里，六扇十字窗都挂上了漂亮的绿花白底花缎窗帘，那是西默兹公馆的旧物。这所宽敞的客厅全都用一块块壁板镶嵌起来，板边镶着串珠状缘饰，每个角落上还装饰着怪人面，全部壁板漆成两种深浅不同的灰色。四扇门的顶上，绘画着路易十五时代流行的各种主题的灰色装饰画。

老头子还在特鲁瓦找到了几张描金的螺旋脚桌子，一套绿缎家具，一只水晶烛台，一张镶嵌细工牌桌，以及一切对五天鹅复兴有用的东西。一七九二年，五天鹅古堡的家具都被掠走了，因为城里的两个公馆被劫后，跟着乡下的古堡也被劫了。每次老头子到特鲁瓦去，总带回来旧日荣华富贵的旧物，有时是一块漂亮的地毯，象目前铺在客厅地板上的那一块；有时是一部分餐具，或者萨克森和塞夫勒出产的旧瓷器。六个月以前，他甚至胆敢把五天鹅过去的银餐具从地下挖出来使用，这些银餐具是五天鹅的一个厨师埋在他自己的一所小房子里的，这所小房子就坐落在特鲁瓦的一片长长的郊野尽头。

这个忠诚的厨师名叫迪里厄，他同他老婆的命运一直随着他们女主人的命运而升降。迪里厄在古堡里是样样都干的人，他的老婆负责管理家务。迪里厄在厨房里有一个助手，就是卡特琳的姐姐，他把烹调本领全部教给她，她已经成为一个高明的厨娘。古堡里其余的杂役人员还有：一个年老的园丁，他的妻子，他的做日工的儿子，他的管挤牛奶的女儿。半年以前，迪里厄的老婆秘密地为园丁的儿子和戈塔尔缝制了一套带五天鹅家徽的制服，这个冒失的举动使她受到德·奥特塞尔先生一顿责骂，可是她却很高兴地看到在圣洛朗节，即洛朗丝的命名日那天，穿制服的仆役侍候晚餐，几乎跟过去一样。这样艰苦而缓慢地恢复旧观使德·奥特塞尔先生和太太以及迪里厄夫妇十分高兴。洛朗丝却一笑置之，称之为孩子气的举动。可是德·奥特塞尔老头也并非不想到一些实质性的东西；他修理了房屋，重新筑起围墙，只要能种树的地方都种上

树，使每寸土地都得到了利用。因此整个五天鹅谷地都把他视为农业圣手。有一百英亩土地是有争议的，没有被革命政府拍卖，被区政府归并进区公有地里，他设法把这些地收回来，把它改成人工牧场，让古堡的牲口在那里放牧，而且在四周种上了白杨树，这些树六年以来生长得非常茁壮。他还想逐步买回若干土地，尽量利用古堡的所有建筑物，把它们改成第二个田庄，他准备亲自经营这个田庄。

因此，两年以来，古堡里的生活差不多可以算是幸福的了。德·奥特塞尔先生日出时分就起身外出，他去监督他的工人，因为他一年四季都雇工；他回来吃午饭，然后骑上一匹农民常骑的小马，象个卫兵似的到处巡逻；等到他最后回来吃罢晚饭，他的一天就在波士顿纸牌中结束。古堡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这里的生活就象寺院里那么有规律。只有洛朗丝一个人打乱这里的平静，因为她经常突然外出旅行，经常不在家，象德·奥特塞尔太太所说的，经常遁走。可是在五天鹅内部也有两个党派，也存在着不和的根由。首先，迪里厄和他的老婆忌妒戈塔尔和卡特琳，因为他们比这对夫妻同全家的偶像——年轻的女主人——更亲密。其次，德·奥特塞尔夫妇，在古热小姐和神甫的支持下，主张把他们的两个儿子同西默兹孪生兄弟一起叫回来共享太平幸福的生活，不再在外国颠沛流离。洛朗丝谴责这种丑恶的妥协办法，她代表纯粹、战斗而且毫不容情的保王主义。四个老人不愿意他们的幸福生活又被打乱，不愿意再丢失这片在革命的激流中夺回的土地，他们尽力劝说洛朗丝采纳他们真正明智的观点，因

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子和西默兹兄弟之所以抵制回国，与洛朗丝的关系甚大。五天鹅小姐所表示的高度轻蔑使可怜的老人们十分惊骇，他们害怕她会冒冒失失地做出冲动的举动，他们没有弄错。这个分歧在圣尼凯斯火车爆炸案发生的时候暴露出来了；这个案件是这位马朗戈的战胜者拒绝同波旁王室谈判以后，保王党第一次谋害他。德·奥特塞尔夫妇认为波拿巴大难不死是一件好事，他们以为是共和党人在谋害他。洛朗丝看见第一执政安全无恙，气得哭了。她的失望情绪战胜了她惯常的伪装，暴露出她的真面目；她怨恨天主遗弃了圣路易的子孙！

“要是我，”她喊道，“我一定能够成功！”她注意到这句话使每个人都惊呆了，于是她转过来对古热神甫说，“对于一个篡位者，我们不是有权采取任何方法来攻击他吗？”

“我的孩子，”古热神甫回答，“教会过去由于主张对篡位者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受到许多哲学家的攻击和责难；时至今日教会受第一执政的恩惠太多了，不能不保护他，保证他不因这句格言受害，何况这句格言是耶稣会神甫说出来的。”

“那么教会也背离我们了！”她用阴沉的神气回答。

从那一天以后，凡是这四个老人谈到要顺从上天意旨的时候，年轻的女伯爵就离开客厅。本堂神甫比监护人更为圆滑，若干时候以来，他在谈话中不提出原则争论，仅仅突出谈论执政府所带来的物质好处，这倒不是为了转变女伯爵的思想，而是趁她不防备，想从她眼睛的表情里看出她有什么打算。

戈塔尔最近经常不在，洛朗丝频繁地骑马外出，她的满怀心事最近几天已经从面孔上流露出来，这一连串的小事情在五天鹅安静而太平的生活中是不能不受到注意的，自然更逃不过德·奥特塞尔夫妇、古热神甫和迪里厄夫妇忧心忡忡的眼睛；对于这些当上顺民的保王党人，一切都能使他们担惊受怕。可是由于没有发生任何大事，几天以来政治气氛十分平静，这个小小古堡里的生活又恢复了安宁。每个人以为女伯爵骑马外出是因为爱好打猎。

我们不难想象在夜晚九点钟的时候，五天鹅古堡的花园里、院子里以及周围一带，全都落入深沉的静寂中。这种时刻，人和物都披上非常协调的色彩，一片安谧宁静，富足的生活已经回到屋子里来；善良而明智的老贵族，正在希望利用连续不断的幸福成果，使他的被监护人转变到他的顺民道路上来。这四个保王党人继续玩波士顿纸牌，这种纸牌是为了向美洲争取独立的起义者致敬而发明的，玩牌时所用术语全都使人回忆起路易十六所鼓励的斗争，独立自由的观念就靠这种游戏传播到全法国去。他们一边玩着“独立”或者“灾难”①，一边观察洛朗丝。女伯爵睡意矇眬，唇边挂着嘲讽的微笑，不久就睡着了。她在入睡以前的最后想法是：只要她说出两句话，告诉德·奥特塞尔夫妇他们的两个儿子昨天晚上睡在这屋子里，就能使安静地玩着纸牌的四个人，陷入最深的恐怖。哪一个二十三岁的少女不象洛朗丝那样，以自己

---

① 波士顿纸牌的术语有“独立”、“自由”、“大灾难”、“小灾难”等。

创造命运而自豪呢？哪一个不象她那样对那些远不及她的人们，怀有一点怜悯的心情呢？

“她睡着了，”神甫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这么疲倦。”

“迪里厄告诉我她的母马累得走都走不动了，”德·奥特塞尔太太说，“她的猎枪没有使过，弹药筒里干干净净，因此她没有打过猎。”

“废话！”神甫说，“这丝毫不能证明什么。”

“嗳！”古热小姐高声说，“我二十三岁的时候发觉我要一辈子当老姑娘了，我也到处奔跑，也使自己疲倦到了极点，当然不是以这种方式。我理解女伯爵到处蹓跶而无心打猎的心情。她见不到她的表哥们都快十二年了，她是爱他们的，那么，怎么办？我如果处在她的地位，我如果也象她那样年轻漂亮，我便一口气跑到德国去！因此，可怜的小乖乖也许是被吸引到边境上去了。”

“古热小姐，你说话太轻率了，”神甫微笑着说。

“这是因为，”古热小姐接着说，“我看见你为了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来来去去感到不安，我才作这番解释的。”

“她的两个表哥会回来的，她会富起来，那时她就安静下来了，”德·奥特塞尔老头说。

“愿天主保佑她吧！”德·奥特塞尔老夫人叫了一声，同时拿起她的金鼻烟盒，这盒子自从波拿巴当上终身执政以后就重见天日了。

“这儿有件新鲜事儿，”老好人德·奥特塞尔对神甫说，“昨天晚上马兰到了贡德维尔。”

“马兰！”洛朗丝惊叫起来，她虽然睡得很熟，这个名字也把她唤醒了。

“是的，”神甫继续说，“可是他今天晚上就走了，人人都在猜测他为什么这样来去匆匆。”

“这个人是我们两个人家的灾星，”洛朗丝说。

年轻的女伯爵刚刚梦见她的两个表哥和德·奥特塞尔兄弟，她梦见他们受到了生命威胁。她想到他们在巴黎可能遇到的危险，她美丽的眼睛就发直，就黯淡无光；她猛然间站了起来，一言不发就上楼到自己的卧房里去了。她住在主室里，旁边有一间梳妆室和一个祈祷室，都在面对森林的小塔楼内。她离开客厅以后，狗吠起来了，只听小铁栅栏那边有打铃叫门声，跟着迪里厄惊惶失措地走进来，对客厅里的人说：“镇长来了！一定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了。”

这位镇长过去是西默兹公馆里管猎狗的人，有时到古堡里来，德·奥特塞尔夫妇为着策略上的原因对他很恭敬，他十分重视他得到的这种接待。他的名字叫古拉尔，娶了特鲁瓦一个有钱的女商人为妻，这个女人的产业坐落在五天鹅区；他又把自己的全部积蓄用来买了一所富丽的修道院，把修道院所拥有的全部地产都合并到他老婆的地产里去。这所宏大的修道院就是勇士谷修道院，离五天鹅古堡一公里远，现在修道院成为古拉尔的宅邸，富贵华丽几乎比得上贡德维尔；但是他们两夫妻住在里面，就好象两只老鼠待在一所大教堂里一样。

五天鹅小姐第一次看见他到五天鹅来，就取笑他说：“古拉尔，你可真够贪心的！”

这位镇长热爱大革命，虽然他在这儿受到女伯爵十分冷淡的接待，但是他仍然认为他有义务对五天鹅和西默兹两家表示恭敬。所以他对古堡中发生的一切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古堡客厅的壁板上挂着路易十六，玛丽-安东奈特，他们的女儿和儿子，御弟阿图瓦伯爵，卡扎莱斯和夏洛特·科尔代的画像，他只当作看不见；人家当着他的面表示希望共和国早日崩溃，当着他的面嘲笑督政府的五个首脑和当时的许多政治措施，他只当作听不见。他同许多暴发户一样，一旦发迹以后就又恢复了对那些古老家族的信仰，只想同那些过去的高门大户重新搭上关系；他这种心情被巴黎派来的两个人利用了，因此派他到五天鹅来。这两个人的职业很快就被米许猜着了，他们在到贡德维尔来以前，已经对这地方作过一番调查。

这两个人，一个是佩拉德，在他身上体现着旧警察最良好的传统；一个是科朗坦，他是间谍之王；事实上这两个人的确负有秘密使命到这儿来。马兰认为这两位艺术家在可悲的闹剧中扮演双重角色，他并没有弄错。因此，在叙述他们的行动以前，有必要说明他们是谁的两只臂膀，他们的头头是谁。

波拿巴成为第一执政以后，发觉富歇在负责公安部的工作。大革命公开地而且很有理由地创建了一个专门的部来掌管警察事务。可是波拿巴从马朗戈凯旋归来以后，就建立了一个警察厅，任命杜布瓦为厅长，把富歇调到参议院，任命前国民公会议员科雄(后来成为德·拉帕朗伯爵)来代替他在公安部的工作。在富歇的眼中，一个有远见而且有了固定施政纲领的政府，最重要的部门就是公安部，因此他把这次调动视为

失宠，最低限度也是不信任的表示。后来发生了小车爆炸事件，又出现了本书所叙述的这件阴谋，拿破仑才发觉富歇的才干无人能及，就把公安部仍然还给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后来，当拿破仑不在的时候，富歇在瓦勒克朗①事件中表现出的天才，使拿破仑感到惊恐，于是又把公安部的位子交给德·罗维戈公爵，而把这位德·奥唐特公爵②派到伊利里省③去当省长，这次谪官才是不折不扣的流放。

富歇使拿破仑感到惊恐的天才，并不是突然一下子表现出来的。富歇原来是一个藉藉无名的国民公会议员，从暴风雨中锻炼出来，成为当代最杰出的人之一，也是当代最受人误解的人之一。在督政府时代，他提高到有极深刻的政治知识、能根据过去预见将来的那种人的水平，然后突然间，他在雾月十八日的政变中，显示出他的机智灵巧，就如同一个平庸的演员受到突如其来的灵感启示，忽然间变得极为出色一样。这个脸色苍白的人，在修道院的荫蔽下成长④，掌握了山岳党的秘密——他原来就属于这个党；也掌握了保王党的秘密——最后他投进这个党的怀抱；他一直在从容地、默默地仔细琢磨人、事和政治上的利害关系。他摸透了波拿巴的心思，给了他

---

① 瓦勒克朗，荷兰西部的一个岛屿，一八〇九年英国军队在这里登陆进攻法国，未获成功。

② 富歇被拿破仑封为奥唐特公爵。

③ 伊利里省，拿破仑把亚得里亚海北部山区组成伊利里省，现该区分属意大利及南斯拉夫。

④ 富歇在进入政界以前，是奥拉托利会的神甫。

有益的忠告和宝贵的情报。他显示了他的才干和他的用处以后，就心满意足了，他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整个儿暴露出来，他想左右政局；拿破仑对他的态度反复无常，使他又恢复了政治上的行动自由。瓦勒克朗事件以后，皇帝对他忘恩负义，或者不如说对他不信任，使我们可以进一步看清这个人；对他说来最不幸的是，他不是一个大贵族，他的举止行动都以塔莱朗亲王作为楷模。

到了目前，他的老同事和新同事对他的才干有多大都不怀疑了，他的才干纯粹是在行政管理方面，主要是统治的才能，他的所有预见都非常准确，而且他精明得叫人无法相信。时至今日，在任何一个公正的历史学家看来，拿破仑过度的自尊心是促使他倒台的无数原因之一，他的垮台也是对他所犯错误的残酷惩罚。这位多疑的君主对自己新生的政权有一种提心吊胆的心理，这就影响到他的所有行为，也影响到他私下对所有能干的人怀有憎恨；其实这些能干的人倒是大革命给他留下的宝贵遗产，他满可以利用这些人组成一个内阁，来推行他的意志。可是遭到他怀疑的，还不仅仅是塔莱朗和富歇两个人。篡位者的不幸就在于同时有两种敌人：一种是把王位交给他的人，另一种是被他从手里夺去王位的人。因此拿破仑的皇权从来也没有得到那些本来是他的上级或同级的人，或者那些拘泥于要合法继承王位者的彻底承认，没有人认为自己必须遵守效忠于拿破仑的誓言。

马兰是个凡夫俗子，根本看不出富歇的藏而不露的天才，也不知道要防备富歇的迅如闪电的目光，他象飞蛾扑火似的

去秘密要求富歇给他派暗探到贡德维尔来，他说，他希望在这里获得有关阴谋的线索。富歇为了不惊动他的朋友，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只是自己寻思：为什么马兰要到贡德维尔去？他既然掌握情报，为什么不在巴黎马上拿出来？这位前奥拉托利会的神甫，是受玩虚弄假的训练成长的，他也深知许多国民公会的议员在脚踏两只船，因此他对自己说：

"我们还不知就里的时候，马兰能从谁那里得到消息呢？"

富歇由此得出结论，马兰一定暗暗参与了反拿破仑阴谋，或者他还在观望；富歇小心地不让第一执政知道这件事。他宁愿把马兰作为工具而不愿失去他。富歇把他所发现的大部分秘密都保留在自己心内，而逐渐扩大控制人们的权力，这权力比波拿巴的更大。这种口是心非的行为是拿破仑对他的部长不满意的原因之一。

富歇知道马兰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贡德维尔这块地的，也知道他因此不得不经常监视着西默兹兄弟。这对孪生兄弟在孔代的部队里服役，而五天鹅小姐是他们的表妹，他们很可能就在附近一带并且参与了阴谋；他们如果参与，自然就会把他们所效忠的孔代家族也牵连到这个阴谋中去。德·塔莱朗先生和富歇认为必须弄清楚一八〇三年大阴谋的这个幽暗角落。

富歇迅速而清醒地进行了以上种种考虑。可是在马兰、塔莱朗和他自己三个人之间有些关系迫使他不得不小心翼翼，而且使他极想详细了解贡德维尔古堡的全部内情。科朗坦是富歇的心腹，如同贝纳尔迪埃是塔莱朗亲王的心腹，根茨

是奥国首相梅特涅的心腹，邓达斯是英国首相皮特的心腹，迪罗克是拿破仑的心腹，夏维涅是黎塞留红衣主教的心腹一样。科朗坦不是这位部长的顾问，而是盲目地服从他的忠仆，是这位小型路易十一的特里斯唐①；因此富歇当然把他留在公安部，以便在部里保留耳目和臂膀。人们传说这个年轻人同富歇有一种无法公开承认的亲戚关系，因为每逢科朗坦出差一次，富歇总是非常慷慨地给他丰厚的报酬。科朗坦是佩拉德的朋友，可是他有些事对佩拉德也保守秘密。佩拉德受过传统警察训练，是巴黎最后一任警察局长的老学生。富歇给科朗坦的命令是仔细勘查贡德维尔古堡，把古堡的平面图记在心里，而且要找出任何可能隐藏人或物的地方。

“我们也许在必要时还要回到古堡去，”这位前部长说，那神气就仿佛拿破仑对他的副官们说，要仔细研究奥斯特利茨战场地形，他打算一直退到这里。

科朗坦的另一项工作，就是研究马兰的行动，看他在地方上的势力有多大，而且观察他的手下是些什么人。富歇认为完全可以肯定西默兹兄弟已经到了这地区。只要对孔代亲王所宠爱的这两个军官进行巧妙的侦察，佩拉德同科朗坦就能对莱茵河彼岸阴谋集团的联络网获得宝贵的线索。总之，科朗坦拥有金钱、权力和足够的人员可以包围五天鹅，而且可以对从“生母”森林直到巴黎这一带地区进行侦察。富歇关照他们要特别小心谨慎，只有得到马兰的确实情报时才能对五天鹅

① 特里斯唐是法王路易十一的大法官，以残暴著名，经常违反法律，施行特务统治。

进行住宅搜索。最后，作为参考资料，他还告诉科朗坦关于米许的情况，这个人被监视已有三年，始终是一个谜样的人物。科朗坦的想法同他的上司一样。

“马兰知道这件阴谋！”科朗坦又想，“……可是谁知道呢？也许富歇在这里面也有一份！”

科朗坦在马兰动身以前就到特鲁瓦去了，他同宪兵队指挥官商量好，挑选了一些最聪明的人，派一个最能干的队长率领。他给队长的命令是：到贡德维尔古堡会合，把人员分为四队，每队十二人，趁着黑夜从五天鹅谷的四个不同地点出发，各队之间距离要相当远，以免惊动古堡里的人。这四个哨兵队应该构成一个正方形，然后不断缩小，直到将古堡包围。

马兰在外边花园里同格勒万商量的时候，把科朗坦留在古堡里，他于是得以完成侦察古堡的任务。参议员回到古堡以后，十分肯定地告诉科朗坦说，西默兹孪生兄弟同奥特塞尔兄弟都到了这地区。于是科朗坦同佩拉德两人立刻派队长出发。侥幸得很，队长一行人是从林荫道越过森林，没有遇见躲藏着的西默兹兄弟；这时候米许正在设法灌醉派来侦察他的维奥莱特。

参议员一开始就告诉佩拉德和科朗坦，他刚逃过了米许的伏击。两个巴黎人也告诉他关于米许和卡宾枪的事，于是格勒万派遣维奥莱特到米许住的楼房里去侦察一下情况。科朗坦告诉公证人，为了安全起见，他最好把他的参议员朋友带到阿尔西小城，住在他的家里。就在米许冲进森林，向五天鹅直奔的时候，佩拉德和科朗坦也从贡德维尔出发。他们乘坐

一辆破旧的藤条车厢小马车，由一匹驿马拉着，赶车的是阿尔西的宪兵班长，这位班长是这个地区最狡猾的人之一，特鲁瓦的宪兵队指挥官嘱咐他们一定要带上这个人。

“一网打尽的最好办法，就是事先给他们一个警告，”佩拉德对科朗坦说，“等到他们惊惶失措，想挽救文件或者逃走的时候，我们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他们，宪兵的包围圈象鱼网一样向古堡收拢起来，这样，就不会有一个人逃出我们的掌心。”

“你可以派镇长到他们那儿去，”宪兵班长说，“这个人很讨人喜欢，他对他们没有恶意，他们不会怀疑他的。”

就这样，古拉尔正要上床睡觉的时候，科朗坦叫马车停在一个小树林里，到古拉尔的家里找到他，秘密地对他说，再过几分钟，一位政府官员就要命令他包围五天鹅古堡，目的是要在那里面抓住奥特塞尔兄弟和西默兹兄弟；如果抓不到他们，也必须查清他们昨天晚上是否在古堡过夜，而且要搜查五天鹅小姐的文件，也许还要逮捕古堡的主人和仆人。

“五天鹅小姐，”科朗坦说，“一定有大人物在保护她，因为给我的秘密使命是预先通知她这次住宅搜查，而且要想尽一切办法救她，但是不能把我暴露。我一到了现场，就身不由己了，因为我不是单独一个人，所以你赶快到古堡去吧。”

镇长深夜到来，已经使几个玩纸牌的人吃惊，而镇长气急败坏的样子，更使他们骇然。

“女伯爵在哪儿？”他问。

“她上床睡觉了，”德·奥特塞尔太太说。

镇长一脸不相信的样子，侧耳倾听二楼发出的声音。

“你今天怎么啦，古拉尔？”德·奥特塞尔太太问他。

古拉尔仔细端详他们几个人的面孔，每张脸上都流露出各种年龄都能具有的天真无邪的表情，他不由得陷入深深的惊异。看见他自己的来临打断了这场安静的、于人无害的纸牌戏，他就觉得巴黎警局方面的怀疑真是不可思议。这时候，洛朗丝正跪在她的祈祷室里，热切地祷祝天主保佑这件阴谋成功！她祈求天主帮助那些谋刺波拿巴的人！她热切地请求天主让这个灾星粉身碎骨！古往今来所有刺客的狂热情绪，正在她美丽而纯洁的处女心灵上燃烧，象阿莫迪奥斯①，朱迪特，雅克·克莱芒②，安卡斯特罗埃姆③，夏洛特·科尔代，利莫厄朗④等人一样。卡特琳正在给她铺床，戈塔尔正在关百叶窗，因此当玛尔特·米许到达洛朗丝的窗下，向窗口扔石头的时候，他马上看见了她。

“小姐，有事情，”戈塔尔看见是一个陌生女人就对洛朗丝说。

“别声张！”玛尔特低声说，“来听我说话。”

戈塔尔转眼间就到了花园里，比一只鸟儿从树上飞到地下更快。

“宪兵马上就要包围古堡，”她对戈塔尔说，“你去为小姐

---

① 阿莫迪奥斯，古希腊刺客，同友人合谋刺死雅典的统治者伊帕尔克。

② 雅克·克莱芒，多明我会僧人，一五八九年刺杀法王亨利三世。

③ 安卡斯特罗埃姆，瑞典贵族，一七九二年刺杀瑞典国王居斯塔夫三世。

④ 利莫厄朗，圣尼凯斯暗杀事件的头目之一。

备好马，可是不要弄出声音；在塔楼和牲口棚之间的壕沟里有一个豁口，让马从那个豁口出去。”

洛朗丝跟着戈塔尔下来了，玛尔特看见她就在眼前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

“什么事？”洛朗丝直截了当地问，丝毫不显得惊慌。

“谋害第一执政的计划已经暴露，”玛尔特凑到年轻女伯爵的耳边回答，“我丈夫想救您的两位表哥的性命，特地派我来告诉您，请您去同他商量。”

洛朗丝后退两步，注视着玛尔特。

“你是谁？”她问。

“我是玛尔特·米许。”

“我不知道你要我干什么，”五天鹅小姐冷冷地回答。

“啊，您要害他们了！看在西默兹家族的分上，来吧！”玛尔特边说边跪了下来，两手伸向洛朗丝。“这儿有什么文件之类会牵累到你的吗？我丈夫在森林那边的高丘上看见了宪兵的银边帽和枪支在闪光。”

戈塔尔爬到顶楼上面，远远看见了宪兵的镶绣制服一闪一闪地发光，在田野的深沉静寂中他也听见了马嘶声。他马上走下来到马厩去为女主人的马备好鞍辔，卡特琳只听他说了半句话，立刻就懂得了：她用布把马蹄包扎起来。

“我该到什么地方去？”洛朗丝问玛尔特；玛尔特的话语和眼神，流露出假装不出来的诚挚，给洛朗丝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豁口出去！”她边说边拉着洛朗丝走，“我善良的丈夫在豁口等着，你会弄明白这个犹大是不是名副其实！”

卡特琳快步走进客厅，拿了她女主人的马鞭、手套、帽子和面纱就走。卡特琳的突然出现和她的举动，对镇长的话是极为雄辩的注解，使得德·奥特塞尔太太和古热神甫交换了一下眼色，互相传递了这个可怕的思想："永别了，我们的全部幸福！洛朗丝参与了阴谋，她断送了她的两个表哥和奥特塞尔两兄弟！"

这时德·奥特塞尔先生问古拉尔："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古堡已经被包围了，你们的住宅要受到搜查。如果你儿子还在这儿，叫他们同西默兹两位先生赶快逃走吧。"

"我的儿子！"德·奥特塞尔太太惊叫起来。

"我们人影也没有看见过，"德·奥特塞尔先生说。

"那最好了！"古拉尔说，"我太热爱五天鹅和西默兹这两家人家了，不愿意眼看他们遭到不幸。请听我说，如果你们手上有些能牵累你们的文件……"

"文件？……"德·奥特塞尔先生跟着说了一句。

"是呀，如果你们有，就把它烧掉，"镇长说，"我去逗逗那些宪兵。"

古拉尔想在保王党和共和党之间当骑墙派，他走了出去。这时狗吠得更厉害了。

"他们已经来了，你们再也没有时间了，"神甫说，"可是谁去通知女伯爵呢？她在哪儿呢？"

"卡特琳跑来拿了她的马鞭，她的手套和她的帽子，并不是为了留作纪念品的，"古热妹子说。

古拉尔对两个警官说，五天鹅古堡里的人们对事情毫无

知觉。他想以此来拖延一下，叫他们迟几分钟进去。

谁知佩拉德当面嘲笑他说：

“你对这些人毫无认识。”

于是这两个容貌温和的煞神走了进去，后面跟着阿尔西的宪兵班长和一个宪兵。这一大队人马使四个安静地玩波士顿纸牌的人吓得浑身冰凉，他们都留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外边花园的草坪上响着十来个宪兵的人声和马嘶声。

“这儿只缺少五天鹅小姐，”科朗坦说。

“她大概是睡了，在她的房间里吧，”德·奥特塞尔先生回答。

“太太们，请跟我来，”科朗坦边说边快步向前厅走去，再由前厅走到通向二楼的楼梯，古热老小姐和德·奥特塞尔太太在后面跟着他。

科朗坦凑到老太太的耳边说：“请相信我，我是你们的人，我已经派了镇长来通知你们。防备我的那位同事，可是你们得对我说真心话，我要把你们全都救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古热老姑娘问。

“这是有关生死的大事！你们不知道吗？”科朗坦回答。

德·奥特塞尔太太晕了过去。洛朗丝的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这使古热老小姐极为惊异，使科朗坦大失所望。可是科朗坦确信谁也不能从花园或者古堡逃到五天鹅谷里去，因为所有的出入口都有人守卫着；于是他命令每个房间派一个宪兵进去，严密搜查所有房间，包括牲口棚在内。他又下楼回到客厅，迪里厄夫妇和其余的底下人都已惊骇万分地奔到这里

来了。佩拉德用他细小的蓝眼睛仔细研究每一个面孔，他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完全保持冷漠和平静。古热老姑娘留在楼上照顾奥特塞尔太太，科朗坦单独一人又在客厅出现的时候，只听见外面有马蹄声，夹杂着一个孩子的哭声。马从花园的小铁门走进来。大伙儿正焦急地等待，一个班长推着双手反剪的戈塔尔和卡特琳进来了，将他们俩带到两位警官面前。

“我抓到两个俘虏，”班长说，“这个小家伙居然骑着马逃走。”

“傻瓜！”科朗坦凑到班长的耳边骂了一句，班长愕然。“为什么你不放他走？我们只要跟着他就能知道更多的事情。”

戈塔尔采取的办法是象白痴似的放声大哭。卡特琳则完全是一副天真无邪和一无所知的模样。这使得那个年纪大的官员深思起来。这位勒努瓦的学生，看看那个男孩，又看看那个女孩，对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加以观察；他认为老贵族德·奥特塞尔很狡猾，却装出一副蠢相；聪明的神甫在玩弄赌桌上的筹码，其余的仆人和迪里厄都表现出很惊愕。他研究完毕以后，走到科朗坦前面，凑在他耳边说：

“我们的对手并不是些笨蛋！”

科朗坦的回答是用眼光指点一下那张赌桌，然后说：

“他们在玩纸牌！女仆正为屋子的女主人铺床，她逃掉了；说明我们的袭击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我们要紧逼他们。”

一道豁口总有它出现的原因和它的用途。下面就叙述一下处于现在称为小姐塔楼以及牲口棚之间的那道豁口的来

由。德·奥特塞尔老头在五天鹅安顿下来以后，就把一条很长的原来用来引导森林的水流到壕沟里去的水道，改成一条道路，把古堡的未开垦的土地一分为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在这条道路上种植百来棵胡桃树，树苗是他在一片苗圃里找到的。十一年过去了，胡桃树长得茂茂密密，几乎盖没了这条道路，道路两边又各有一道两公尺高的堤岸，道路的尽头是最近买下来的三十英亩的小树林。古堡里各类人等齐整以后，人人都愿意抄近路从壕沟出去上大路，而不愿意兜一个大圈子从小铁门出去；这条大路沿着猎场围墙直通田庄。因此，不知不觉间，人来人往把壕沟的豁口越弄越大，尤其是在十九世纪，壕沟根本没有什么用处，奥特塞尔老头甚至经常说要把壕沟改作他用，因此人们走路更无所顾忌。泥土、沙砾、石块经常坍下来，终于填满了沟底，构成一条高高的堤道，只在下大雨时才能淹没。虽然古堡的每一个人，包括女伯爵在内，都曾经尽了一分力量，把这壕沟弄坍一大块，可是这个缺口相当陡峭，要把一匹马拉下去相当困难，尤其是再把马从另一面拉上大路就更难。说也奇怪，在危难中马儿似乎懂得主人的心思，困难的事也就变得不困难了。

女伯爵听了玛尔特的话，正在犹豫不决，要求玛尔特仔细说明的时候，米许在小丘顶上已经看清楚宪兵走过的路线，完全明白了暗探们的计划，可是因为没有人到来，他以为已经没有希望了。一队宪兵沿着猎场围墙走过来，象哨兵一样拉开距离，各个人之间的距离恰好能使他们互相看得见，听得见，能够倾听和监视最细微的声音和最细小的事物。米许趴在地

上，耳朵贴地，学印第安人的办法，通过声音的强弱来计算他还剩下多少时间。

“我来迟了！”他心里想，“这笔帐我要向维奥莱特算！他花了多少时间才喝醉！怎么办？”

他听见另一队宪兵从小道走出森林然后从铁栅栏前面经过。他们的动作跟从大路来的那一队宪兵完全一样，两队宪兵马上就要会合了。

“还剩下五、六分钟！”米许心想。这时候，女伯爵出现了。米许用强有力的手把她拉到有荫蔽的道路上。

“一直向前走！”米许对他的老婆说，“领她到我系马的地方去，千万不要忘了，宪兵们耳朵可灵呢。”

这个汉子在大难当头的时候是十分机灵的，他一看见卡特琳拿了马鞭、手套和帽子到来，尤其是看见戈塔尔牵着母马到来，就立即下定决心作弄一下宪兵们，而且要如同他刚才作弄维奥莱特一样成功。戈塔尔象变戏法似的，逼着那匹母马爬上了壕沟。

“用布把马蹄裹上了？……让我拥抱你！”米许紧紧抱住戈塔尔说。

米许让那匹母马走到它的女主人身边，他接过了手套、帽子和马鞭。

“你很聪明，你会懂得我的意思，”他继续说，“强迫你的马儿爬上这条路，不用鞍鞯就骑上它，拚命穿过田野向田庄驰去，把宪兵们吸引过来追赶你。你要替我把所有这些分散的宪兵整队都吸引过去，”他又加上一句，同时做了一下手势，指

出应走哪一条路。然后他转过身对卡特琳说：

“至于你，姑娘，另外有些宪兵正从五天鹅到贡德维尔这条路上来扑向我们，你沿着同戈塔尔相反的方向奔去，把宪兵们从古堡吸引到森林那边。总之，你们一定要做到使我们在这洼路上不受干扰。”

卡特琳同那个孩子立刻遵照吩咐执行。那个出类拔萃的孩子在这次事件中多次表现出他十分聪明。他们使两排宪兵都以为他们要抓的人逃走了，拚命在后面追赶。朦胧的月色使人看不清逃走的人是什么身材，穿什么衣服，性别如何，人数多少。人们只遵照这条错误的定理去追赶他们："必须逮捕那些逃走的人！"这条定理对高级谍报工作说来是愚蠢的，刚才科朗坦已经有力地向宪兵班长指出来了。米许却巧妙地利用了宪兵们的本能，几分钟以后，他就到了森林里玛尔特带领女伯爵来到的地方。

“奔回家里去，”他对玛尔特说，“森林肯定被巴黎来的人监视着，留在这里很危险。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的是完全的自由。”

米许解开他的马，请女伯爵跟着他走。

洛朗丝说："我不走，除非你能说明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好，因为归根结底，你是米许。”

米许用温和的声音回答："小姐，两三句话就可以向您解释清楚我所扮演的角色。我是西默兹家的财产保管人，两位西默兹先生并不知道。我在这件事上接受他们已故父亲的指示，也接受我的保护人，他们的母亲的指示。因此我扮演了一

个激烈的雅各宾党人的角色，为的是帮助我的两个幼主；不幸得很，我这场戏开演得太晚了，没有能够挽救两位老人家的性命！”

说到这里米许的声音有点哽咽了。

“自从两位少爷逃亡以后，我总叫人把钱交到他们手里，让他们能够体面地生活。”

“是通过斯特拉斯堡的布兰梅耶银号汇的款吗？”

“是的，小姐，那是同特鲁瓦的吉雷先生有往来的一家商号；吉雷先生原是一个保王党，为了保护他的财产，也象我一样扮作雅各宾党人。有一天晚上，我走出特鲁瓦的时候，跌落了一张纸，被您的佃农捡了起来，这张纸上面写的就同这件事有关，可能牵累我们，而我的生命已经不属于我自己，是属于他们的，您明白吗？我没有能够把贡德维尔买下来。因为处在我的地位，他们可能砍我的头，问我从哪里弄来这许多金子。我宁愿迟一点再把这块地买回来，可是马里翁这个恶棍是另一个恶棍马兰的代理人。贡德维尔早晚会回到它的真正主人手里。这是我的责任。四个钟头以前，我用枪瞄准了马兰，哼！他已经给熏出洞了。只要他一死，贡德维尔就要拿出来拍卖，您就可以把它买下来。我如果死了，我的老婆会交给您一封信，上面告诉您到哪里去拿钱。可是马兰这个强盗胚对他的老伙计格勒万——他也是一个无赖——说，两位西默兹先生阴谋杀害第一执政，他们已经回到这里，又说最好是告发他们，把他们除掉，就可以在贡德维尔安居乐业。由于我看见来了两个高级暗探，我就卸下枪支，抓紧时间奔到这儿来，

我想您一定知道到哪儿和用什么方法去通知两位少爷的。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切。”

“你当个贵族也毫不逊色，”洛朗丝说，同时把手伸出去让米许亲吻。米许想跪下来吻这只手，洛朗丝看见他的动作，马上阻止他：“站着吧，米许！”那说话的音调和眼神使他顿时感到十分幸福，正如他过去十二年来感到不幸一样。

“您奖赏我，好象我已经干了我还未能做到的事，”他说，“您听见吗，这班绞刑架的忠仆来了？我们到别处去谈吧。”

米许拿了马缰绳，站到女伯爵翻身上马的那一侧，对她说：

“您的全副心思只要放在坐得稳、能鞭策您的马儿和防止树枝打到您的脸上，就行了。”

然后他带着她飞快地奔驰了半个钟头，七弯八转，过去又回来，把林中空地里的马蹄印弄得分辨不出，最后到了一处地方停下来。

“我同你一样熟悉这座森林，可是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了，”女伯爵环视四周说道。

“我们是在森林的中央，”他回答，“有两个宪兵跟着我们，可是我们得救了！”

米许带洛朗丝来到的这个景色如画的地方，以后对本书的几个主要人物以及米许自己的命运都有重大影响，因此作者不得不把它描写一番。何况我们在下文可以看到，这地方在帝国的司法案件日程表上已经很有名了。

“生母”森林过去属于一所圣母修道院所有。这所修道院被占领、劫掠、毁坏，以致最后连修道士和财产全部消失，一无

所有。森林成了你争我夺的目标，最后归并入香槟伯爵的领地；伯爵先把地抵押，继而出卖了森林。经过了六百年，大自然已经在修道院的废墟上披了一件茂茂密密的绿大衣，把一座最美的修道院消灭得无影无踪，唯一剩下的痕迹，就是一个隆起的小丘，上面植满了美丽的树木，周围是一圈无法通过的繁密的灌木丛。一七九四年以来，米许一时高兴，在那些没有树的缝隙里，种上多刺的阿拉伯橡胶树，使灌木丛益发厚实了。小丘脚下有一个水塘，说明这里隐藏着一股泉水，这也就是过去修道院为什么建筑在这里的原因。“生母”是“圣母”的变音，这个有八百年历史的名字，只有掌握着这座森林的土地证件的人才知道其来源，才知道过去有一座修道院在森林中央。西默兹侯爵，纯粹出于偶然，由于一件官司迫使他查阅土地证件，获悉了修道院的存在。听见了大革命的第一声响雷以后，他立刻着手搜寻修道院的原址；他抱着什么目的，是很容易猜想得到的。米许作为对森林了如指掌的守林人，当然帮助他的主人寻找；守林人的洞察力使他找到了修道院的原址。他仔细观察森林的五条主要道路，虽然有几条已经完全消失，仍然可以看得出条条都通到小丘和水塘这里，过去人们一定是从特鲁瓦、阿尔西山谷、五天鹅山谷、奥布河畔巴尔等地到这儿来的。侯爵想探查小丘，可是他只能雇用外地人来完成这项工作。由于情况紧急，他不得不放弃了这项研究，可是这个小丘里面要么藏着宝物要么掩埋着修道院的地基，这一点却仍然留在米许的心里。米许继续进行这项考古工作；在小丘唯一的陡峭地点下边，两棵树中间，与水塘同一水平面

上，他感到地底下有空洞的响声。趁着一个月色明亮的夜晚，他拿着一把鹤嘴锄来到这里，开了些时辰，只见露出了一个地窖的入口，走下几级石头台阶就进入了地窖。

水塘的最低洼处约有一公尺深，整个水塘的形状象一把抹刀，刀柄仿佛从小丘里伸出来，使人想到有一道泉水从这座人造假山里流出来，渗透到这广大的森林中，直到完全消失为止。这块沼泽地周围长满了水生树种，榛树、柳树和赤杨，这是森林的全部小径、过去大路的遗址，以及今天早已荒废了的森林马路的汇合处。这里的水是活水，可是看起来象死水，水面布满水芹和一些叶子阔大的植物，看起来一片绿色，同岸边丛生着的茂密细草简直区别不出来。这水离开人住的地方太远，以致除了猛兽，没有什么别的动物前来享用。小丘四面无路可通，一般的守林人和猎人又都认为沼泽底下不可能存在任何东西，所以森林的这个角落从来没有人游览、搜索或探测过。这个角落属于森林最古老的采伐区，米许将它留作乔林，准备让它成材后再开采。在地窖的尽头，有一个拱顶的小房间，又干净，又卫生，全部由大石块筑成，是属于那种被称为“修道院密室”的建筑物。拆毁修道院的人一定是尊重这道泉水，而且鉴于保护着地面水源的是看来十分厚实的墙，象罗马人的墙一样由砖头和水泥筑成，不易拆毁，所以才留下这所干干净净的密室和那几级台阶。

米许用大石块把入口堵塞住；为了垄断这个秘密使别人不能走进这个入口，他给自己定下一条法律：永远不从水塘进去，只能爬上树木茂盛的小丘，从上面笔直地下到地窖里。

米许和女伯爵这两个逃亡者到达那里的时候，月亮正把优美的银白光线洒在小丘的百年老树的树梢上，这里的林中空地伸展着雄壮的丛林，被通向那里的道路横七竖八地切断，有些切成圆形，有些切作尖形，有一簇末端只有一棵树，另一簇末端是一个小树林，月光在它们中间嬉戏。在这里，人们的视线没法不被逐渐远去的景物所吸引，这些景物中有弯曲的小径，有十分壮观的悠长的森林大道，也有一堵墨绿的树墙。月光透过这个路口的枝叶，照射到水芹和睡莲留出来的空隙上，使这无人知晓的安静的水面上闪耀着钻石般的光芒。青蛙的咯咯声在这森林的美丽角落里打破了深沉的静寂。这森林原野的芳香唤醒了灵魂深处对自由的要求。

“我们安全了吗？”女伯爵问米许。

“安全了，小姐。可是我们各有各的任务。您把我们的马拴到小丘顶上的树林里，每匹马的嘴上扎上一条手帕，”米许一边说一边把马鞭还给她；“我的马和您的马都很懂人性，它们会知道它们不该发出声音来。您做完以后，从这个峭壁上直接跳到水边，要注意不要让您的衣裳被什么东西勾住，我在下面等您。”

女伯爵跑去将马匹藏起，把马儿拴住而且堵住它们的嘴，这时候，米许搬开石头，露出密室的入口。女伯爵自以为对这森林了如指掌，等到她发现自己处在拱形的屋顶下面时，她不由得惊异到了极点。米许象个泥水匠那么轻巧地把拱形石又搬回挡住入口。他做完以后，已经听得见宪兵的人声马嘶在静寂的夜里响着，可是他依然安静地打击火石，点着一小根松

枝，把女伯爵带到密室里去，密室里还剩下一小节蜡烛，是他从前侦查这间密室时用剩的。密室的铁门有一英寸厚，虽然好几个地方被铁锈蚀穿了，他已经修好而且可以从外边用门闩插进门洞关住。女伯爵疲倦得要死，坐在一张石凳上，凳子上面的墙上还系着一个铁环。

“我们有一间客厅可以谈话，”米许说，“现在宪兵们爱转悠多长时间就转悠多长时间好了，最倒霉的事充其量不过是他们夺走我们的马儿。”

“夺走我们的马儿就等于杀死我的表哥和奥特塞尔兄弟！”洛朗丝说，“告诉我，你知道些什么？”

米许把他偷听到的马兰和格勒万谈话的片言只语叙述了一遍。

他说完以后，女伯爵说：“他们正在去巴黎的路上，今天早上他们就要进入巴黎。”

“那他们就完了！”米许喊起来，“您知道在巴黎城门口所有出入的人都受到监视。马兰的最大利益就是使我的两位主人牵连进这件阴谋，好把他们干掉。”

“可是我一点不知道这事的整个计划！”洛朗丝惊叹道，“怎样去通知乔治，里维埃和莫罗他们呢？他们现在在哪儿？没有办法了，咱们只考虑我的两个表哥和奥特塞尔兄弟吧，你无论如何要追上他们。”

“电报比任何骏马都跑得快，”米许说，“在所有牵涉进这件阴谋的贵族中间，您的两位表哥是被追捕得最厉害的。如果我找到他们，我一定要把他们藏在这里，一直到这场风波过

去为止。他们可怜的父亲给我提供这个隐蔽所的线索时，也许有什么幻觉，他早就预见到今天他的两个儿子要在这里避难！”

女伯爵说：“我的母马是阿图瓦伯爵的马厩里养育出来的，它的父亲是伯爵一匹最优良品种的英国马，可是它已跑了一百四十四公里，骑它去，你到不了目的地，它就要累死了。”

“我的马很好，”米许说，“您要是跑一百四十四公里，那我不是只要跑七十二公里就行了吗？”

“不，九十二公里，”她说，“因为他们从五点钟就上路了！你可以在过了拉尼的地方找到他们，在库弗雷，他们大概要在拂晓时分离开库弗雷，化装成海员，乘船进入巴黎。”她从手指上拿下她母亲的半只结婚戒指交给他，继续说，“这就是唯一能使他们相信的东西，另外半只我已经交给他们了。库弗雷的卫兵是他们手下一个士兵的父亲，今天晚上会把他们藏在树林中间烧炭工人弃置的一所木屋子里。他们一共有八个人。奥特塞尔两兄弟，我的两个表哥和他们的四个手下人。”

“小姐，没有人会去追捕士兵的，我们只要去救西默兹两位少爷就行了，其余的人就让他们自己逃命去吧。对他们大喊一声‘危险啊！’还不够吗？”

“抛弃奥特塞尔两兄弟？办不到！”她说，“他们应该同生共死！”

“他们仅仅是些小贵族啊！”米许说。

“我知道，他们是男爵以下的小贵族，”她回答，“可是他们跟五天鹅和西默兹家族结了盟。因此你一定要把我的两个表

哥和奥特塞尔兄弟都带到这儿来，你要同他们商量采用什么最妥当的办法到达这座森林。"

"宪兵们来了！您听见了吗？他们在商量呢。"

"不管怎样，你今天晚上已经有两次碰到好运气了，去吧！带他们来，把他们藏在这个地窖里，那就谁也找不到他们了！我一点儿也帮不了你的忙！"她满怀悲愤地说，"我只能充当照亮敌人的警灯。他们看见我安安静静地在这里，是不会怀疑我又把亲戚们带回到森林里来的。因此，问题就在于找到五匹好马，在六个钟头内把他们从拉尼带到我们的森林里来，这五匹马你就让他们死在丛林里算了。"

"钱呢？"米许又问，他一边听年轻的女伯爵说话，一边在苦苦地沉思。

"我昨晚已经给了我的表哥们一百金路易。"

"我保证救得了他们，"米许喊起来，"一旦把他们藏在这里以后，您就不能再来看他们；我的老婆或者我的孩子每星期给他们送两次吃的。可是，由于我的生命没有保障，因此我必须告诉您，小姐，如果我遭到不幸，我住的楼房顶楼的主梁上被我用钻孔锥钻了一个洞，洞口用大木塞塞住。洞里有森林一角的地形图。凡是地形图上标上红点的树，树身底下都有一个黑色标记。每棵树都是一个路标，每个路标左边的第三棵老橡树下面，离树干两英尺远的地方，在七英尺深的地底下，埋藏着一些马口铁皮筒，每个筒里装着十万金法郎。一共有十一棵树，在贡德维尔已经被人抢走的情况下，这十一棵树就是西默兹家的全部财产了。"

“贵族受到的打击，要一百年才能恢复过来！”五天鹅小姐一字一顿地说。

“有没有口令？”米许问。

“士兵们的口令是：法兰西和查理！奥特塞尔和西默兹他们是：洛朗丝和路易！我的天！分别了十一年以后昨天刚见到他们，今天就发现他们有死亡的危险，而且是多么残酷的死亡！米许，”她带着哀愁说，“你在这十五个钟头里一定要谨慎从事，就象你在十二年里那么伟大和忠诚一样。如果我的表哥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要活了。不，”她又说，“我要继续活下去，到杀死波拿巴为止！”

“真的到了一切都失败的那一天，我会和您一起干的。”

洛朗丝抓住米许粗糙的手，用英国方式同他热烈握手。米许摸出怀表，已经是半夜了。

“我们不管一切走出去吧，”他说，“看哪一个宪兵敢挡我的路。至于您，小姐，我倒不想指挥您，可您还是骑着马飞快奔回五天鹅为好。他们在那里，去戏弄戏弄他们吧。”

地洞的门打开以后，米许听不到一点声音。他把耳朵贴到地上，又迅速站起身来，他说：

“他们在特鲁瓦附近的森林边沿！我一定要赶上而且超过他们！”

他帮助女伯爵出了洞，把石头再搬过来堵上洞口。做完以后，他听见洛朗丝柔和的声音在叫他，因为她想看见他上马以后她才上马。粗鲁的汉子不由得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同他年轻的女主人最后互相望了一眼，她的眼睛里却是干的。

“戏弄他们，他这话说得有道理！”等到她听不见马蹄声以后，她对自己说。于是她放马奔驰，向着五天鹅直奔过来。

德·奥特塞尔太太一知道她的两个儿子生命受到威胁，剧烈的痛苦使她晕倒过去，可是同样的痛苦马上又使她清醒过来而且恢复了力气。她本来就不相信大革命已经结束，而且她也知道那个时代可以不经过审讯立即处决。她很想知道事情的究竟，便下楼回到客厅，那里的景象完全值得一位风俗画家描绘一番。本堂神甫继续坐在赌桌旁边，手里下意识地在玩弄那些筹码，眼睛却偷偷地注视佩拉德和科朗坦，他们俩站在壁炉的一个角落里低声谈话。有好几次科朗坦锐利的眼光碰到本堂神甫同样锐利的眼光，然后两个人很快就把眼光挪到别处，宛如两个相匹敌的对手拔剑交锋一下以后，又退回去防守一样。奥特塞尔老头，象只苍鹭一样站着不动，还保持着惊呆了的姿势，旁边站着又肥胖、又高大、又吝啬的古拉尔。这位镇长虽然穿着有钱人的服装，看起来仍象是一个仆人。他们两人用茫然的眼光望着那些宪兵，戈塔尔就在宪兵中间，始终哭着，他的两只手被绑得那么紧，以致变成了紫色而且肿胀起来。卡特琳仍然保持天真纯朴、一无所知的样子，可是有点深不可测。宪兵班长，照科朗坦的说法，犯了逮捕这两个小人物的错误，现在他不知道是留下来好还是走出客厅好。他站在客厅中间沉思着，一只手按在他的佩刀柄上，眼睛望着两个巴黎人。手足无措的迪里厄夫妇同古堡里其他仆人惴惴不安地聚在一起。如果不是有戈塔尔的抽咽声，连只苍蝇飞过都能听见。

门打开了，每个人的脸都转过去，只见德·奥特塞尔太太满面惊惶，脸色苍白，几乎被古热老小姐拖着进来。古热小姐眼睛红红的，显然是哭过了。两个巴黎暗探很希望进来的是洛朗丝，而古堡的人都害怕洛朗丝会进来。屋里主人们和仆人们一齐回头这个本能的动作，仿佛许多傀儡被人按了一下机关，整齐划一地动了一下，或者一齐眨了一下眼睛一样。

德·奥特塞尔太太很快地向前大踏步走了三步，到达科朗坦面前，用激烈然而时断时续的声音对他说：

“可怜可怜吧，先生，告诉我我的儿子被控犯了什么罪？您相信他们到过这里吗？”

本堂神甫看见老太太以后就低垂下眼睛，仿佛在对自己说：“她要做出一些蠢事来！”

科朗坦彬彬有礼同时带点嘲讽地回答：“我担负的职责和使命不容我告诉你。”

这个花花公子的令人憎恨的礼貌使他的拒绝更显得无可动摇，老太太顿时呆若木鸡，倒在古热神甫旁边的一张扶手椅上，合拢双手，祈祷起来。

“你在哪儿抓到这个哭娃娃的？”科朗坦指着洛朗丝的小马夫问宪兵班长。

“在通往田庄的路上，那条路沿着猎场的围墙，这个小家伙想到小园圃树林去。”

“这个小姑娘呢？”

“她吗？是奥利维埃抓住她的。”

“她到哪儿去？”

“往贡德维尔方向。”

“他们两人各自走相反方向的路么？”科朗坦问。

“是的，”宪兵回答。

科朗坦转过来问镇长：“他们不就是五天鹅女公民的小厮和贴身女仆吗？”

“是的，”古拉尔回答。

佩拉德凑到科朗坦的耳边说了两句话以后，就带着宪兵班长走了出去。

这时候，阿尔西的宪兵班长进来了，他走到科朗坦跟前，对他低声说：

“这地方我很熟悉，我把附属建筑都搜查遍了，除非罪犯钻到地里去，没有任何人。我们甚至用枪托把地板和墙壁都敲过了。”

佩拉德又走进来，招手叫科朗坦过去，把他带到壕沟豁口的地方，指给他看那条低洼的道路。

“他们的诡计，我们算猜着了，”佩拉德说。

“我来告诉你怎么回事吧，”科朗坦说，“那个小家伙和那个姑娘骗过了这些蠢才宪兵，让我们猎取的目标安全地逃走了。”

“我们要等到天亮以后才能知道事情真相，”佩拉德继续说，“这条路是潮湿的，我已经派了两个宪兵守住这条道的两头，等到我们能看得清楚时，我们就能从脚印上看出来什么人从这里经过。”

“这儿有马蹄印，”科朗坦说，“我们到马厩里看看。”

佩拉德同科朗坦从马厩回到客厅以后，佩拉德问奥特塞尔先生和古拉尔："这儿一共有几匹马？"

"喂，镇长先生，你是知道的，回答吧，"科朗坦看见这个官员迟迟疑疑不回答，便向他大声发问。

"女伯爵有一匹母马，戈塔尔有一匹，德·奥特塞尔先生也有一匹。"

"我们在马厩里只看见一匹马，"佩拉德说。

"小姐骑出去蹓跶了，"迪里厄说。

"你的被监护人经常半夜出去蹓跶吗？"行为放荡的佩拉德问奥特塞尔先生。

"经常出去，"那个老好人天真地回答，"镇长先生可以向你证明这一点。"

"她好异想天开，那是人人知道的，"卡特琳插嘴说，"她在睡觉以前要仰望天空，我相信一定是你们的刺刀在远处的闪光刺激了她的好奇心。她出去的时候对我说了，她想去看看是不是又发生了一次革命。"

"她在什么时候出去的？"佩拉德问。

"她看见你们的枪以后。"

"她从什么地方走的？"

"我不知道。"

"还有一匹马呢？"科朗坦问。

"宪宪宪……兵……兵……们从我……我我我……手里……里抢抢抢……走了，"戈塔尔说。

"那么你要到哪里去？"其中一个宪兵问他。

“我跟……跟……跟着……我的女……主主主……主人到田……庄去。”

宪兵抬起头来望着科朗坦，等待他的命令。可是这一番话真真假假，真假难辨，说的人态度十分天真，又十分狡猾，以致两个巴黎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似乎在重复佩拉德所说过的那句话：“他们不是傻瓜！”

奥特塞尔先生似乎不够聪明，连一句嘲讽的话也听不懂。镇长是个笨蛋。奥特塞尔太太由于舐犊情深也变得胡涂起来了，尽向宪警们提些愚不可及的问题。所有的下人真的是从梦中惊醒过来。科朗坦面对着这一件件的琐碎事情，从各人的不同性格上判断，他立刻明白了他的唯一对手就是五天鹅小姐。不管一个暗探多么机灵，他总是在许多不利条件下面工作。他不仅要打听出他的对手已经知道的一切，他还要作出种种假定，然后才能断定哪一种假定符合事实。他只是在某些时候才警戒起来，而他的对手却经常为自己的安全而操心。如果不出现叛徒，那么搞阴谋策划就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阴谋家单独一人所具有的聪明才智比全部警察加上他们所能运用的种种行动手段都更优越。科朗坦和佩拉德仿佛觉得他们准备走进一扇开着的门，却发现门是关着的；他们想破门而入，却发现门的那边有些人不声不响地将门抵住；他们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被人识破而且反而被人戏弄了，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

“我敢肯定，如果西默兹兄弟同奥特塞尔兄弟曾经在这里过夜，”阿尔西的宪兵班长走过来凑近他们的耳边说，“他们除

非睡在父亲、母亲、五天鹅小姐、女佣人或者其他仆人的床上，否则他们就是通宵在猎场里游逛，因为到处都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谁能事先通知他们呢？”科朗坦对佩拉德说。“到目前为止，只有第一执政、富歇、几位部长、警察总监和马兰知道一点消息。”

“我们放些绵羊在这一带吧，”佩拉德凑近科朗坦的耳朵说。

“你们把绵羊放在香槟省，那真是妙不可言啦①！”神甫插进来说了一句，他禁不住微笑起来，因为他偷听到了绵羊两个字，他已经明白了一切。

“我的天！”科朗坦心想，一边用微笑来回答神甫的微笑，“这里只有这位是聪明人，我只能够同他达成谅解，让我来试一试。”

“先生们……”镇长很想表达他对第一执政的忠诚，便向两位官员开口说话。

“应该叫公民们，因为共和国还存在，”科朗坦一边用嘲讽的微笑望着神甫，一边训斥镇长。

“是，公民们，”镇长接下去说，“我走进这所客厅的时候，还没有开口说话，卡特琳便匆匆忙忙走进来，拿走了她女主人

---

① 法国警察的行话中，“绵羊”指警局派到犯人中的奸细，负有打听犯人秘密的使命。法国有一句谚语：“九十九只绵羊加上一个香槟人，就成了一百只。”五天鹅在特鲁瓦，特鲁瓦过去是香槟省的省会，神甫这样说，是一语双关，嘲弄佩拉德和科朗坦。

的马鞭、手套和帽子。”

一阵低沉的啐声从所有的胸膛里发出来，只有戈塔尔例外。除了宪兵们和两个暗探以外，所有的眼睛都喷出火焰来，威胁着告密者古拉尔。

“很好，镇长公民，”佩拉德对他说，“从这件事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有人及时通知了五天鹅女公民。”他又望着科朗坦加上这么一句，脸上显得疑心重重。

“班长，给这个小家伙戴上手铐，”科朗坦对宪兵班长说，“把他带到一间房间里锁起来，”他又指着卡特琳说，“把这个小姑娘也关起来。”然后他转过来凑在佩拉德的耳边说，“你去主持搜查文件，什么都要检查，一件也不要遗漏。”他又装出机密样子对神甫说，“神甫先生，我有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您。”于是他把神甫带到花园里。

“听我说，神甫先生，我觉得您完全具有一位主教的聪明才智（您放心，没有人听得见我们），您会明白我的意思的；我觉得除了您以外，我不能在别人身上找到挽救两个家庭的希望了；这两个家庭出于愚昧无知，快要滚进万劫不复的深渊。西默兹和奥特塞尔几位先生已经被无耻的奸细告发了，这些奸细是政府安插进所有的阴谋集团里面，以便查清阴谋的目的、所用的手段以及所有成员的。不要认为我同陪我来的那个卑鄙家伙是一类人，他是个暗探，而我，我却是执政府里一个体面的官员，我有权作出决定。我们不希望西默兹两位先生毁掉自己，马兰想枪毙他们，而第一执政则想把他们从深渊边沿上挽救过来，只要他们在这儿，而且他们又没有犯罪的意

图就行了，因为第一执政是热爱优秀军人的。陪伴我的那个暗探手中拥有全部权力，我表面上不算什么人，可是我知道阴谋之所在。马兰一定是答应过那个密探，只要他能找到西默兹兄弟而且把他们交出来，他就要帮助他升官发财，也许还另外给他一笔奖金。第一执政是一个真正的伟人，他不会鼓励这种贪婪的思想的。”

他看见神甫做了一个手势，作为答复，他又接着说，“我不想知道这两位年轻人是不是在这儿，可是他们要救自己只有一条路好走。您知道共和十年花月六日①的法令吗？这条法令赦免那些还在国外的流亡贵族，只要他们在共和十一年葡月一日②以前回国就行，换句话说，就是在去年九月以前回国就行。可是西默兹两位先生同奥特塞尔两位先生由于曾经在孔代的军队里当过军官，是不在这条法令赦免范围之内的；他们进入法国就构成重罪，在目前情况下，就足以认定他们参加了一件极其可恶的阴谋。第一执政感觉到法令的这条例外使他的政府增加了不少不共戴天的仇敌，所以他想告诉两位西默兹先生，只要他们向第一执政递送一份申请书，声明他们回到法国的目的是服从法律，愿意向宪法宣誓效忠，那就不会诉追他们。您明白这份申请书必须在他们被捕以前交到第一执政的手里，日期要填早几天，可以交给我转呈上去。”

他看见神甫又作了一个否定的手势，便又接下去说：“我

① 共和十年即一八〇一年，花月是第八个月，即公历四月二十或二十一日至五月十九或二十日。

② 葡月是第一个月，即公历九月二十三日前后至十月二十二日前后。

并不向您打听这两个年轻人在哪里；不幸得很，我们肯定可以把他们找到。森林已经被包围了，进入巴黎的通路都有人监视，边境也是一样。请注意听我说，如果这些先生们处在这个森林和巴黎之间，他们一定落网；如果他们现在巴黎，我们会在巴黎找到他们；如果他们退回来，这些可怜的人就要被逮捕。第一执政喜欢前贵族，看不惯共和党人，道理很简单：如果他想登上王位，就必须扼杀自由之神。这个秘密只有您知、我知。就这样，您瞧！我可以等到明天，我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可是您千万要提防陪我来的那个密探，这个该死的普罗旺斯人是魔鬼的化身，他有富歇的训令，就如同我有第一执政的训令一样。”

神甫回答：“如果西默兹先生们的确在这里，我愿意献出十品脱的血同一条胳膊去救他们；可惜的是，纵使五天鹅小姐是他们的心腹，关于他们的话，她从来没有吐露过一个字，而且从来没有赏脸征求一下我的意见，这一点我可以凭我的灵魂得救来保证。现在我对她的守口如瓶感到很高兴，假如她真的有什么需要守口如瓶的话。我们每天晚上都玩波士顿纸牌，今天晚上也一样，一直玩到十点半，一点声音也没有，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在这孤寂的山谷里，只要有一个孩子走过，所有的人都看得见而且知道这件事，可是半个月以来没有一个陌生人来过。两位奥特塞尔先生和两位西默兹先生加起来就是四个人，不可能没人知道。奥特塞尔老头同他的妻子是拥护政府的，他们想尽方法要叫他们的两个儿子回到他们身边，昨天他们还写信给两个儿子啦。因此，凭

我的灵魂与良心发誓，要不是您到这儿来搜查，我还坚信他们住在德国呢。让我秘密地告诉您吧，这宅子里只有年轻的女伯爵一个人对第一执政的优秀品质没有作出公正的评断。”

“老狐狸！”科朗坦心想。接着他抬高了声音回答：“如果这些年轻人被枪毙了，那可是你们咎由自取！现在这件事我可不管了。”

他是把古热神甫带到月光照得明亮的地方的，他说上面几句不祥的话的时候，猛然间死死盯着神甫的脸。神甫显得十分苦恼，但完全是一无所知和料想不到的样子。

“神甫先生，请记住，”科朗坦继续说，“由于他们对贡德维尔土地的权益，所以在当地这些下属人员看来，他们的罪过就加倍严重。我希望他们宁可求阎王，不要同小鬼们办交涉。”

“那么真的是有一桩阴谋了？”神甫天真地问。

“一桩卑鄙、无耻、可恨的阴谋，它同我国国民光明磊落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科朗坦说，“所以它必然遭到各方面的反对。”

“嘿，五天鹅小姐是不可能干卑鄙勾当的，”神甫高声说。

“神甫先生，”科朗坦说，“听我说，她参与这件事（这也是我们两人私下说的）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可是还不足以构成法律上的罪证。她一知道我们要来就逃走了……而我事先已经派镇长来通知你们。”

“对的，可是如果您真的一心要救他们，镇长前脚进来，您后脚马上就到，也未免来得太快了，”神甫说。

说完这句话，两个人便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再也无须说

什么了。他们都是十分精明的人类思想的解剖学家，只要声音有所变化，眼神有点异样，突然说出一句话，就足以让他们看透整个灵魂，正如野蛮人根据欧洲人难以觉察的一些特征可以辨别出敌人一样。

“我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本想在他身上捞一把，谁知反而暴露了我自己，”科朗坦想。

“哼！这混蛋！”神甫心里想。

科朗坦同神甫回到客厅的时候，教堂的旧钟正在敲响半夜十二点。只听见全宅各房间的门、各橱柜的门打开、关闭的声音响成一片。宪兵们把铺好的床弄得乱七八糟。佩拉德凭着间谍的机智，到处搜索，到处探查。宅里的忠仆们始终静默不动地站在那里，他们对这种抄查感到又害怕，又气愤。德·奥特塞尔先生同他的妻子和古热小姐凄然地交换着眼光。一心想知道个究竟的心情使全宅每一个人都保持着清醒。这时候佩拉德从楼上下来，走进客厅，手里拿着一个雕花的檀香木盒子，大概是以前西默兹海军上将从中国带回来的。这盒子很美，形状扁平，有四开纸那么大小。

佩拉德招手叫科朗坦过来，把他拉到窗台边。

“我找到了！”佩拉德说，“这个米许，他能够出价八十万金法郎向马里翁购买贡德维尔，他刚才还想杀死马兰，他一定是西默兹家族的人；他威胁马里翁，用枪瞄准马兰，都是出于同一动机。我看他是很有心计的人，他只有一个念头，他获悉了事情的内幕，就跑到这儿来通知他们。”

“马兰可能同他的公证人老朋友谈起关于阴谋的事情，”

科朗坦把他同事的推理接过来继续说下去，"而米许正在旁边埋伏，一定是听到了他们谈起西默兹两兄弟。实际上，米许之所以把卡宾枪收起来，一定是为了防止一件比失掉贡德维尔更严重的灾祸。"

"而且他也认出了我们是什么人，"佩拉德说，"因此，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乡下佬的聪明智慧简直是奇迹。"

"哦！这证明他在时刻警惕着，"科朗坦回答，"可是，无论如何，我的老朋友，我们不能有任何幻想：背叛的行为在发着恶臭，原始人从很远也闻得出来。"

"那对我们只有更好，"普罗旺斯人说。

科朗坦向一个宪兵吆喝："把阿尔西的宪兵班长叫来，"他转过来对佩拉德说，"把他派到米许的住宅里去。"

"我们的耳目维奥莱特已经在那里了，"普罗旺斯人说。

"我们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就离开了，"科朗坦说，"我们应该带萨巴蒂埃一起来，光我们两个人不够。"

宪兵班长进来以后，科朗坦把他拉到自己同佩拉德之间，对他说："班长，不要让他们骗过你，就象他们刚才骗过特鲁瓦的宪兵班长一样。我们认为米许是插手这件事的；你到他住的地方去，到处检查一下，回来报告我们。"

宪兵班长回答："我的一个手下人在我们逮捕那两个年轻仆人的时候，听见森林里有马蹄声，我已经派了四条能干的大汉去追赶想躲到森林里去的人。"

说完他就走了出去。他的马蹄声在草地的铺石道上面响着，很快就消失了。

“好吧！他们或者进入巴黎，或者退回德国，”科朗坦自言自语。他坐了下来，从短上衣的口袋里拿出一本簿子，用铅笔在上面写了两道命令，签了字封好，招手叫一个宪兵过来：

“骑马飞快地到特鲁瓦去，叫醒省长，告诉他天一亮就启用通报机。”

宪兵骑着马飞也似地去了。科朗坦的动作和意图十分清楚，以致古堡全体人员的心都抽紧了。可是这种新的担忧不过是在他们所受的苦难上火上加油罢了，因为这时候他们的眼睛都盯着那只宝贵的檀香盒子。两个暗探一边谈着话，一边偷看他们喷出火焰来的眼光；暗探们冷酷的心逐渐充满了残暴的愤怒，他们在津津有味地欣赏大伙儿的恐怖心情。

宪警的感受同猎人的感受差不多，所不同者，只不过是猎人施展全身的本领和智慧，目的是打死一只野兔、一只鹧鸪或者一只麅子；而宪警的目的是卫护国家或者王公，同时赢得一大笔赏金，如此而已。因此由于人同野兽之间有很大距离，追捕人的狩猎就远比别的狩猎高级。而且，一个暗探不得不把自己扮演的角色，提高到与自己为之效劳的利益相称的伟大和重要地位。我们不必亲自干这行业，也能想象得出在这个行业里那种兴奋心情，就如同猎人在追逐猎物时的兴奋心情一样。因此，我们的两个暗探越是接近发现事实真相，就越兴奋，不过他们的外表和眼睛的表情仍然保持平静和冷漠，正如他们的疑心，他们的念头和他们的计划仍然深不可测一样。可是有谁如果追随这两个警官的一举一动，注意他们怎样去发现未知的和隐藏着的事实，了解他们怎样运用猎犬的敏捷

本能从许多可能性中迅速研究一下就得出事实真相，谁就免不了要战栗起来。

这些天才的人们，本可以十分高尚，为什么和怎么样才堕落到这样卑鄙的呢？什么缺点，什么恶习，什么情欲使他们堕落的呢？一个人当侦探，是不是只要会侦查别人就行了，就象有些人当思想家会发表言论、当作家会写作、当政治家会管理行政、当画家会绘画、当将军会打仗一样呢？现在古堡里的人们心中只有一个愿望："这些卑鄙的家伙为什么不受到天打雷劈？"他们的心里都渴望着报仇。如果当时不是有宪兵在场，他们早就起来造反了。

"谁有这盒子的钥匙？"厚颜无耻的佩拉德问，他还用他的红色大鼻子作了一个动作来加强他向众人发问的语气。

普罗旺斯人突然发现房间里没有宪兵了，他不由得有点害怕。只剩下科朗坦同他两个人。科朗坦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小匕首来，把它插进盒子的缝缝里。正在这时候，大家听见了一匹筋疲力竭的马的奔跑声，这声音很骇人，起先在大路上响着，接着在草地的铺石路上响起来；可是最叫人惊吓的，是那匹马倒下的声音，那匹马在中间塔楼的脚下发出一声嘶鸣就四只脚瘫倒下来。

骑马服的窸窣声宣告洛朗丝来了，果然她走了进来，大伙儿连忙分开两旁让她走过。她的出现在人群中引起的骚动宛如一个霹雳打在他们的头上。阴谋被发现，当然引起洛朗丝的痛苦。虽然马匹飞快奔驰，她仍感到不能自拔：她的希望全部破灭了！她在希望的废墟上奔驰，一直在想着现在除了对执

政府表示臣服之外毫无其他办法。因此，如果不是有四个贵族的生命在危险中，她早就战胜不了疲劳和绝望，倒下来睡着了。她赶回来，几乎累死了她的母马，为的是要挡在死神和她的表哥之间，阻止死神接近她的表哥。全场的人看见这位英勇的姑娘，脸色苍白而憔悴，面纱歪向一边，马鞭握在手中，站在门槛上用灼热的眼光总览全场，而且一眼就看透了所发生的一切；又看见科朗坦乖戾刻薄和心烦意乱的面孔上很轻微地动了一动，每个人都明白现在两个真正的敌手面对面地相遇了。一场可怕的决斗马上就要开始。

年轻的女伯爵看见科朗坦手里拿着那个檀香盒子，马上举起马鞭，迅速地跳到他的身旁，朝他手上猛抽一鞭，抽得那么猛烈，以致盒子马上掉到地上；她一把抓住盒子，把它投到火焰当中，然后自己用威胁的姿势挡在壁炉前面，过了一会两个暗探才从惊异中清醒过来。洛朗丝的眼睛里喷着蔑视的火焰，她的前额十分苍白，嘴唇带着鄙夷的神情，对两个暗探说来，这比她刚才把科朗坦当作毒蛇似的威严地抽上一鞭，是更大的侮辱。奥特塞尔老头的骑士精神突然奋发，他涨得满脸通红，只恨手里没有一把剑。仆役们起初都高兴得发抖。他们祈求了许久的复仇终于象雷击似的落到了其中一个暗探头上。可是他们的快乐心情不久就被致命的恐怖所压倒，因为他们一直听见宪兵们在顶楼上来来去去。

我们通常称为暗探的，实质上是一个内容丰富的词儿，它把警察部门的各色人等都包括进去，因为公众从来不愿意用各种不同的名称来称呼这所对政府是必不可少的医务室里的

工作人员。因此暗探就有这种奇妙和伟大的特点：他从来不生气；他象个教士般有基督徒的谦恭；他的眼睛受惯了蔑视；对于理解不了他的愚人，他自己也象筑篱笆一样用蔑视把自己同公众隔开；他有一个青铜的前额去接受侮辱；他象一只有坚硬甲壳的动物向着目标走去，只有炮弹才能打穿他的硬壳；反过来，如果他受到伤害，他也象硬壳动物一样异常愤怒，因为他以为自己有了攻不破的硬壳是十分安全的。对科朗坦说来，洛朗丝的那一鞭子除了肉体上的痛苦以外，实际上就是打穿了他那硬壳的炮弹；这下充满嫌恶的举动，从这位高贵而英勇的姑娘发出，不仅在这一小圈子的人们看来是一个侮辱，在他自己的眼里也是严重的侮辱。普罗旺斯人佩拉德连忙冲向壁炉，他挨了洛朗丝一脚；可是他抓住洛朗丝的脚，举起来，为了文雅一点，迫使她跌倒在那张躺椅上，她在几小时前还在那张躺椅上睡过觉。这是在恐怖中间的滑稽场景，世事中往往不缺乏这种矛盾现象。佩拉德冒着烧焦手的危险，伸手到火里去抢那只盒子；他抢到了，拿出来放在地上，一屁股坐了上去。这些小事情都是不发一言、在很短时间内发生的。科朗坦的手已经不痛了，这时他抓住五天鹅小姐的双手，把她按住。

“漂亮的女公民，不要强迫我用暴力对付你，”他彬彬有礼地说，他的礼貌是侮辱性的。

佩拉德的行动是压缩空气，结果扑灭了火。

“宪兵，到这儿来！”他高声叫喊，仍然保持他那种可笑的姿势。

“你答应要规规矩矩吗？”科朗坦蛮横地对洛朗丝说，同时

弯下腰去捡起他的匕首，却没有犯拿匕首恐吓她的错误。

“这盒子里装着的秘密与政府无关，”她凄然回答，神态和声音里都带着伤感，“你们念了里面的信以后，尽管你们卑鄙无耻，你们也会感到害羞，觉得不应该念……”她停顿了一下之后又问：“可是你们还有羞耻之心吗？”

神甫向洛朗丝使了一下眼色，仿佛在对她说：“看在天主分上，冷静下来吧！”

佩拉德站了起来。盒底因为同火炭接触而几乎全部烧毁，在地毯上留下了烧焦的痕迹。盒盖已经烧成炭，盒边都松动了。刚才把杏黄色裤子的后裆奉献给侦探和恐怖之神的怪模怪样的塞沃拉①，现在把盒子的两边打开，仿佛这不是盒子而是一本书似的，他把三封信和两束头发抖落到牌桌上。当他看见落下来的头发是两种不同的白色时，他望着科朗坦微微一笑。科朗坦丢下五天鹅小姐，跑过去读那封信，两束头发就是从信里落下来的。

洛朗丝也站起来，走到两个暗探身边说：

“啊！你们高声念出来吧，这对你们将是一种惩罚。”

鉴于他们还是只看而不念，她就亲自把下面一封信念出来：

亲爱的洛朗丝，

我的丈夫同我获悉了你在我们惨遭逮捕那天的高尚行为。我

① 塞沃拉是古罗马青年米居斯的绰号。公元前五〇七年，罗马被敌人包围，米居斯深入敌营，谋刺敌军将领，误杀其副将。被带到国王跟前时，米居斯将手伸进炽热的火炭中，借以惩罚自己的手弄错了敌人。后来人们就称他为“塞沃拉”，即左撇子。这里是指把手伸进火里的佩拉德。

们知道你同我们一样，毫无差别地热爱我们的两个孪生儿子；因此我们委托你代他们保管一件既宝贵又悲惨的遗物。刽子手先生刚刚给我们剪了头发，因为我们再过几分钟就要死了，他答应我们把这两束头发交到你的手上，这是我们仅有的能够遗留给我们两个亲爱的孤儿的两件纪念品。请你好好保存我们的这些遗物，在日子转好的时候交给他们。我们在这上面留下了我们最后的亲吻和祝福。我们最后的思念，首先是我们的儿子，然后是你，最后是天主！爱他们吧。

贝尔特·德·五天鹅

冉·德·西默兹

每个人听了这封信都落下了眼泪。

洛朗丝向两个暗探望了一眼，叫他们目瞪口呆。她用坚定的声音对他们说：

"刽子手先生比你们更慈悲。"

科朗坦冷静地把头发放进信里，把信放在桌子一边，在上面压上一小篮子筹码，使信不致吹走。在十分激动的人们中间，这样的冷静是十分可恶的。佩拉德把另外两封信展开。

"啊！至于这两封，"洛朗丝接下去说，"它们的内容差不多相同。你们刚才已经听见过遗嘱了，现在来听听遗嘱怎样执行吧。从今以后，我内心的秘密对谁都公开了，如此而已。"

一七九四年于安德纳赫，开战以前。

我亲爱的洛朗丝，我活着一天，就爱你一天，我希望你确实知道这一点；万一我阵亡了，请你记着我哥哥保尔-玛丽同我一样爱

你。我死去的唯一安慰就是确实知道你终有一天要嫁给我的哥哥为妻，而不致使我妒忌得要命，因为如果我们两人都活着，你嫁给他而不嫁给我，我肯定就要妒火中烧。归根结底，我认为你挑选他是很自然的，因为也许他比我强……等等。

玛丽-保尔

“还有另外一封，”她接着说，脸上泛起一阵可爱的红晕。她又念下去：

安德纳赫，开战以前。

我的好洛朗丝，我天性带点哀愁；可是玛丽-保尔天性快活，他一定比我更讨你欢喜。终有一天你要在我们之间挑选一个，那么，虽然我热烈地爱着你……

“你同流亡贵族通信，”佩拉德打断洛朗丝说，同时为了以防万一，还拿起那些信件对着亮光照看，想查明字里行间有没有用隐显墨水写的暗语。

“不错，”洛朗丝一边回答一边把那些宝贵的信件折叠起来，信纸都已发黄了。“可是你们根据哪一条法律侵犯我的住宅、我个人的自由和家宅的神圣权利？”

“哼！的确，”佩拉德说，“根据什么？我们应该告诉你，标致的女贵族，”他从口袋里摸出一纸公文来，那是司法部长的命令，上面有内政部长的联署，“你瞧吧，女公民，部长们忽然想起来……”

“我们也可以问你，”科朗坦凑到她的耳边说，“你凭什么权利把谋害第一执政的刺客留宿在你家里？你刚才在我的手

指上抽了一鞭，这样你就给了我报复的权利，总有一天我要处决你的两位表哥，可我本来是来救他们的。”

洛朗丝的嘴唇动了一动，向科朗坦望了一眼，神甫马上明白了这位不知名的伟大艺术家到底说了些什么，他赶紧向女伯爵使了一下眼色，叫她别相信他，这下眼色只有古拉尔一个人看见。佩拉德在檀香盒子的盖上轻轻地敲击着，看看它有没有夹层。

“啊！我的天！”她对佩拉德说，同时把盒盖抢过来，“别把它弄碎了，瞧。”

她拿了一根别针，在盒盖的人像头上按了按，一条弹簧立刻松开，盒盖分开成两块木板，凹进的那一块嵌着两幅小小的象牙人像，是穿着孔代部队军服的西默兹两兄弟，人像是在德国制造的。科朗坦知道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值得他恼怒万分的对手，便把佩拉德拉过一边，低声同他商量。

“你刚才居然把这样的东西扔到火里，”古热神甫对洛朗丝说，眼光指着侯爵夫人的遗书和那两束头发。

年轻姑娘没有回答，只是意味深长地耸了耸肩膀。神甫明白她的用意是不惜牺牲一切来作弄两个暗探以争取时间，他不由得抬起眼睛仰望上空表示钦佩。

“我听见戈塔尔的哭声，他们在哪儿抓到他的？”她抬高嗓音对神甫说，使得别人都能听见她。

“我不知道，”神甫回答。

“他到田庄去了吗？”

“田庄！”佩拉德对科朗坦说，“赶快派人到田庄去！”

“不，”科朗坦回答，“这个姑娘不可能把她表哥的生命托付给一个佃农。她在作弄我们。照我告诉你的办吧，那样，我们虽然犯了到这儿来的错误，最低限度我们能找到一些线索。”

科朗坦走到壁炉前面，掀起他上衣的又长又尖的下摆来烘火取暖，他的神气、腔调和态度完全象一个来访的客人。

“太太们，你们可以上床睡觉了，你们的底下人也可以这样做。镇长先生，我们已经不需要你帮忙了。我们得到的命令很严厉，只能象刚才这么干；等我们检查了所有的墙壁以后，我们就走，因为我觉得这儿的墙壁非常厚。”

镇长向大伙儿行礼以后就走了出去。可是神甫和他的妹妹都没有动。底下人十分担忧，不能不关注他们年轻女主人的命运。奥特塞尔太太自从洛朗丝进来以后，就以一位绝望的母亲的好奇眼光仔细打量她，现在她站起来，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到一个角落，低声对她说：“你看见他们了吗？”

“我怎么能够让你的儿子来到我们的住宅而不让你知道呢？”洛朗丝回答。接着她又转过身来对仆人说：“迪里厄，你去看看是否还能救活我那匹可怜的斯特拉，它还喘气呢。”

“它跑了很长的路吧，”科朗坦说。

“在三个钟头内跑了六十公里，”她面向神甫回答，神甫十分惊愕地注视着她。“我是九点半钟出去的，现在回来已经过了一点了。”

她看看挂钟，挂钟正指着两点半。

“那么，”科朗坦继续说，“你并不否认曾经跑过六十公里了？”

“我不否认，”她回答，“我承认我的两位表哥和奥特塞尔兄弟头脑特别简单，他们打算请求不要将他们列入赦免对象之外，而且回到了五天鹅。当我一知道马兰先生要陷害他们，想把他们卷进某种阴谋里面，我就去通知他们转回德国，使他们能够在特鲁瓦的通报机通知边境以前就越过边界。如果我的行为构成犯罪，那就处罚我吧。”

这个回答是洛朗丝经过深思熟虑才想出来的，内容从各方面看来都十分可信，使得科朗坦的信念也为之动摇，年轻的女伯爵是自始至终用眼角观察着他的。正好在这决定性的时刻，当每个人的心都似乎悬在这两个人的脸上，每个人的视线都从科朗坦到洛朗丝，又从洛朗丝到科朗坦的时候，一阵马蹄声从森林那边传过来，在大路上响着，又越过铁门奔到草地的铺石道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极度的焦虑不安。

佩拉德走了进来，眼睛里闪耀着快乐的光芒，他很快地走到他的同僚身边，用高昂到使女伯爵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的声音对他说：“我们抓住米许了。”

焦虑、疲劳和精神紧张使洛朗丝的脸颊泛着红晕，现在她突然脸色苍白，象迅雷击顶似的倒在一张扶手椅上，几乎昏了过去。迪里厄的老婆、古热小姐和奥特塞尔太太赶忙奔到她身边；她感到窒息，作了一个手势叫她们把她的骑马服的系带弄断，使衣服放松。

“她这回可上当了，他们去的方向一定是巴黎，”科朗坦对佩拉德说，“我们改变命令吧。”

他们走了出去，留下一个宪兵守在客厅门口。这两个人

具有恶魔的机智，他们用惯常的狡计使洛朗丝落入圈套，使他们在这场决斗中占了极大的优势。

清晨六点钟，天朦朦亮，两个暗探回来了。他们在那条低洼的道路上视察了一番以后，断定有马儿经过那里向森林走去。他们现在等待着那个负责查明周围环境的宪兵队长的报告。他们留下一个宪兵班长率领宪兵监视着古堡，自己到五天鹅的一个酒馆里去吃早饭；在离开以前他们下令释放戈塔尔和卡特琳，因为戈塔尔对所有问题都用一大泡眼泪来回答，而卡特琳只是动也不动地沉默不语。卡特琳和戈塔尔走进客厅，吻了吻洛朗丝的手；洛朗丝继续躺在长躺椅上。迪里厄进来报告说母马斯特拉不会死去，只是需要小心照料。

那个镇长心里忐忑不安，又很想多知道一点事情，他在村子里遇见了佩拉德和科朗坦。他不能容忍两位高级官吏在一家恶劣的酒馆里吃饭，他邀请他们到他家里。他住的那个修道院离这儿约一公里路。在路上走着的时候，佩拉德猛然想起那个阿尔西的宪兵班长到现在还没有来报告关于米许和维奥莱特的消息。

“我们的对手是一些非凡的人，”科朗坦说，“他们比我们更厉害。这里面那个神甫一定有份。”

古拉尔太太把两位贵宾请进一间十分宽敞而没有生火的饭厅的时候，宪兵队长回来了，脸色相当惊惶。

“我们在森林里找到了阿尔西宪兵班长的马，可是不见它的主人，”他对佩拉德说。

“队长！”科朗坦大声吆喝，“立刻到米许的住宅里去，查明

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可能把宪兵班长杀害了。"

这个消息大大地损害了镇长准备的早餐。两个巴黎人以猎人在中途小憩进食的速度狼吞虎咽地把一切都吃了进去，然后坐着藤条马车回到古堡；那马车由驿马拉着，以便什么地方需要他们，就把他们拉到那里去。这两个人曾经在古堡的客厅里散播混乱、恐怖、痛苦和最残酷的惊惶不安，现在他们又走了进来，只见客厅里洛朗丝穿着室内便袍，奥特塞尔先生和太太，古热神甫和他的妹妹，一齐围着火取暖，表面上十分镇静。

"如果他们抓住了米许，"洛朗丝心里已经想过，"他们一定会带他到这儿来。最气人的是我不能控制自己，给了这些无耻之徒一点线索，不过一切都还可以补救。"于是她用嘲讽和漫不经心的神气问两个暗探：

"我们当你们的囚犯还要当很久吗？"

两个暗探面面相觑：

"她怎么知道我们担心米许方面出事情的呢？外面没有人进过古堡，她一定是想探我们的口风。"他们的视线仿佛这样说。

"时间不会很长了，"科朗坦回答，"再过三个钟头我们便会向你们道歉：打扰你们了。"

没有人搭话。这种无言的蔑视使科朗坦更加怒火中烧。关于科朗坦的为人，这伙人里面最聪明的两个人——洛朗丝和神甫，已经交换过富有启发性的谈话了。戈塔尔和卡特琳把早餐的饭桌布置在壁炉旁边，神甫同他的妹妹也坐下来吃

饭。主人也好，仆人也好，谁都不理睬两个暗探；两个巴黎人有时在花园里，有时在院子里，有时在大路上转转，不时也到客厅兜一个圈子。

两点半钟，宪兵队长回来了。

“我找到了宪兵班长，”他对科朗坦说，“他躺在名叫五天鹅的那所楼房通贝拉什田庄的路上。除了头部严重受伤以外全身没有别的伤痕，头部的伤很象是跌伤的。据他说，他在马上一下子腾空而起，被重重地抛在地下，来势那么迅速和猛烈，他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双脚幸亏离开了马镫，否则他早已死了，因为他那匹受惊的马一定会拖着他越过田野。我们已经把他交给米许同维奥莱特照料……”

“怎么！米许在他住的楼房里？”科朗坦一边说一边盯着洛朗丝。

女伯爵狡猾地微微一笑，这就是女人的回敬。

“我刚才看见他正在和维奥莱特做一笔交易，他们从昨晚就开始谈判了，”队长继续说，“我看维奥莱特同米许都喝醉了；这没有什么奇怪，他们喝了整夜的酒，到现在条件还没有谈妥。”

“这是维奥莱特对你说的吗？”科朗坦大声问。

“是的，”队长回答。

“啊！什么事情都要亲自动手，”佩拉德望着科朗坦叫喊起来；科朗坦同佩拉德一样，不相信队长的聪明才干，年轻的暗探对年老的暗探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话。

“你是几点钟到达米许住的楼房的？”科朗坦问，因为他注

意到五天鹅小姐望了望壁炉上面的钟。

“大约两点，”队长回答。

洛朗丝向奥特塞尔先生和太太、古热神甫和他的妹妹等全体人员扫了一眼，这就仿佛用一件天蓝色的斗篷把他们全裹起来了。胜利的欢乐在她的眼睛里闪耀，她脸红了，泪珠在她的眼眶里打滚。这个年轻姑娘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十分坚强，在快乐面前却流下了眼泪。这时候她显得十分崇高伟大，尤其在神甫眼中更是如此。平时神甫对她的男人性格感到苦恼，这时他才发现原来她还具有女性的极度柔情；不过这种柔情象珍宝一样，在她身上是隐藏在无比深厚的地下花岗岩底下而已。这时一个宪兵走进来问要不要让米许的儿子进来；米许的儿子是他父亲派来向两位巴黎来的老爷回话的。科朗坦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作回答。弗朗索瓦·米许是一个机灵鬼，完全象他父亲一样，这时他已经到了院子里，同恢复自由的戈塔尔当着宪兵的面交谈了一会儿。宪兵没有看见小米许偷偷地把一件东西塞进戈塔尔的手里，于是弗朗索瓦就完成了他的任务。戈塔尔把身一闪，就跟着弗朗索瓦进了客厅，他一直走到五天鹅小姐身边，象个没事人儿似的把合二为一的结婚戒指交给了她，她马上热烈地吻那戒指，因为她明白，米许把戒指还给她，就是告诉她四个贵族已经到了安全地点。

“爹叫我问对那班长怎么办？那班长一点不见好。”

“他什么地方不舒服？”佩拉德问。

“脑袋，他一个倒栽葱从马上摔下来，准没错儿。当宪兵的，该会骑马，是他运气不好，打了个趔趄！啊！他脑袋后头

有一个洞，象拳头那么大。是他运气不好，跌在一块该死的硬石头上，多可怜！他自当了宪兵，还是不断喊痛，叫人听了真觉可怜。”

特鲁瓦的宪兵队长进入院子，下了马，向科朗坦招了招手。科朗坦认出是他，急忙走过来，为了节省时间，推开一扇窗户就问他：

“什么事？”

“我们被人牵着鼻子走了！就在森林那条大林荫道中间，我们找到了五匹累得快死的马，皮毛上全是汗水，我已经叫人看守着，以便弄清楚它们是从哪儿来的，谁提供它们的。森林已被包围，里面的人一个也休想出来。”

“你估计这些骑马的人是几点钟走进森林的？”

“正午十二点半。”

“严密看守，不要让一只兔子走出森林，”科朗坦低声对他说，“我把佩拉德留在这儿，我去看看那个可怜的班长。”然后转过来凑在普罗旺斯人的耳边说，“你留在镇长的家里，我会派个能干的人来接替你。我们必须利用当地人，你在那里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面孔。”

他转过身来用吓人的声调对大家说：“再见！”

没有人搭理两个暗探，他们走了出去。

“我们抄家一无所获，富歇会怎么说呢？”佩拉德大声对科朗坦说，同时扶科朗坦上藤条马车。

“啊！事情还没有了结，”科朗坦凑近佩拉德的耳边说，“那几个贵族一定在森林里。”

洛朗丝站在客厅的一扇大窗户前面，透过窗户的小方块玻璃凝视着他们。科朗坦意味深长地望着她说：

“我曾经干掉过一个各方面都比得上她的女人①，她实在把我惹火了！如果这一位有朝一日落到我的手里，我定要报那一鞭之仇。”

“你说的那一位是个交际花，”佩拉德说，“这一个倒是有地位的……”

“我还管这个？凡是在海里的都是鱼！”科朗坦说，同时挥手叫赶车的宪兵挥鞭上路。

十分钟以后，他们完全彻底地撤出了五天鹅古堡。

“你们是怎样打发那个班长的？”洛朗丝对弗朗索瓦·米许说，她叫弗朗索瓦坐下，而且给他吃东西。

“我父亲和我母亲对我说，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叫我不要让任何人走进我们的屋子。我听见林子里有马儿来往的声音，就知道我要对付的是狗宪兵。我要阻止他们走进我们的屋子，就从我家的顶楼里拿了一些粗绳，系在每条道路入口的树上。这时候，我听见马蹄声从一条路上奔来，我把绳子的一端系到骑马人的胸部那么高，另一端环绕着对面的一棵树身，这树就在我听见马蹄声的那条路边。这样道路就被封锁住了。结果还真有效。当时月亮没有了，班长倒栽葱跌到地上，可是他没有死。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倒挺结实，这些宪兵们！不过，我们总算干了我们能做到的事了。”

① 指《舒昂党人》的女主角玛丽。科朗坦在这部小说中同样以巴黎间谍的身分出现。

“你救了我们！”洛朗丝一边说一边亲吻了弗朗索瓦·米许。她把弗朗索瓦送到铁门边，看见四处没人，就凑近他的耳边问：“他们有吃的吗？”

“我刚给他们送去一只十二磅重的面包和四瓶酒。他们可以在那里躲上六天。”

洛朗丝回到客厅以后，发觉奥特塞尔先生和太太，古热小姐和神甫都用询问的眼光望着她。他们的眼光里既包含着钦佩，也带有焦虑不安。

“你真的看见过他们了吗？”奥特塞尔太太高声问。

女伯爵笑吟吟地把一只手指贴在嘴唇上，然后上楼睡觉去了；因为，一旦胜利到了手，疲劳就压倒了她。

从五天鹅到米许住的楼房，最近的路是从这一村庄到贝拉什田庄的那条路，这条路的尽头是圆形广场，就是昨天米许见到两个暗探的地方。因此给科朗坦赶车的宪兵也沿着这条阿尔西的宪兵班长走过的路前进。暗探一边前进，一边在探究用什么办法能叫一个班长摔下马来。他责备自己只派了一个人去察看这么重要的一个地点，他从这个错误里得出一条教训，他要把这条教训收进他编写的留作自己参考的一部警察法典里。

“他们既然能把宪兵干掉，”他暗自忖度，“他们也可能摆脱掉维奥莱特。那五匹死马很明显是从巴黎把四个阴谋家和米许带回到森林里来的。”他抬起头来问那个赶车的宪兵，他是阿尔西宪兵队里的：“米许有马吗？”

"啊！有一匹很好的小马，"宪兵回答，"那是一匹前贵族西默兹侯爵的马厩里培育出来的猎马。这匹马虽然已经十五岁口，可是益发显得剽悍，米许骑着他跑上八十公里以后，这畜生的皮毛还跟我的帽子一样干。啊！他把它照料得可好哩，不管出什么价钱他都不肯脱手。"

"他的马是什么模样的？"

"一匹深褐色的马，蹄子以上有白斑点，很瘦，但是劲头很大，象一匹阿拉伯马。"

"你见过阿拉伯马吗？"

"我一年前才从埃及回来，我骑过埃及骑兵的马。我在骑兵队里服役了十一年，我跟着斯坦热将军越过莱茵河，转到意大利，后来我跟着第一执政到了埃及。因此我不久就可以升为班长了。"

"等我到了米许的住所以后，你到马厩里去看看，既然你同马匹一起生活过十一年，你应该认得出一匹马有没有跑过路。"

"瞧，这就是我们的班长摔下来的地方，"宪兵指着那地点说，从这里出去就是圆形广场。

"你去告诉宪兵队长，叫他到米许的楼房里来接我，我们一起回特鲁瓦去。"

科朗坦下了马车，在那里逗留了几分钟以观察地势。他研究了那两株面对面的榆树，一株靠着猎场的墙，另一株在圆形广场旁边的斜坡上，沟通村子的道路到这里便被圆形广场截断。在视察中他看见道路的尘土中有一粒扣子，是从宪兵

的制服上脱落下来的，这种事情，换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发现。他把扣子捡了起来。走进米许的住宅以后，他看见维奥莱特和米许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边讨价还价。维奥莱特站了起来，向科朗坦敬礼，请他喝酒。

"谢谢，我只想看看宪兵班长，"年轻的暗探回答，他一眼就看出维奥莱特喝醉已有十二小时以上了。

"内人正在楼上照顾他，"米许说。

科朗坦急忙冲向楼梯，他看见那个宪兵头上裹着纱布，躺在米许太太的床上。

"怎么样，班长？好点了吗？"科朗坦问。

班长的帽子、军刀和武装带都放在一张椅子上。玛尔特不知道她儿子的勇敢行为，只是出自妇女的天性，同她的母亲一起看护着班长。

"我们在等瓦尔莱先生，他是阿尔西城的大夫，"米许太太说，"戈歇已经去找他了。"

"请你们躲避一下，让我同班长谈谈话，"科朗坦说，这两个妇人显然天真无罪的样子使他相当惊异。"你身上什么地方受到了打击？"他一边问一边注意班长的制服。

"胸膛，"班长回答。

"让我看看你的皮带，"科朗坦说。

那条武装带是黄色滚着白边的皮带，由通常称为国民宪兵的人佩戴，最近有一道法令详细规定了这种宪兵制服的每一细节。在皮带上有一块金属牌子，同乡间警卫队所佩戴的相同，法令规定在这牌子上面刻上这行古怪的字："尊重个人

和财产"！弗朗索瓦·米许的那条绳子理所当然地在皮带上留下很深的痕迹。科朗坦拿起他的制服，发现少了一粒扣子，就是他在路上捡到的那一粒。

"他们是什么时候发现你的？"科朗坦问。

"天快亮的时候。"

"他们马上就把你抬到楼上来了吗？"科朗坦注意到卧床铺得齐齐整整，被褥没有动过。

"是的。"

"谁把你抬上来的？"

"两个女的和米许的小孩，是米许的小孩发现我昏倒在地上的。"

"好！他们一家人都没有睡觉，"科朗坦自己思忖，"班长既不是被枪击中的，也不是被棍子打下马的，因为他的敌人如果要打棍子，必须同他处在相同的高度，就是说要骑着马才行。因此他一定是被横过路当中的什么东西绊下马的。难道是一条横木吗？不可能。是一条铁链吗？那会留下痕迹的。"想到这里他高声问班长，同时走近点仔细打量他，"你当时有什么感觉？"

"我当时被掀起得太突然了……"

"你下巴底下的皮都擦破了。"

"我觉得，"班长回答，"似乎我的脸被一根绳子锯了一锯……"

"我知道了，"科朗坦说，"有人拿绳子缚在对面两株树上挡住你的道路……"

"这很可能，"宪兵班长说。

科朗坦下楼走进厨房。

“来吧！老混蛋，成交吧，”米许嘴里对维奥莱特说话，眼睛却望着科朗坦，“一共十二万法郎，你就成了我的土地的主人了。我把钱投资到公债里去，靠年金过日子。”

“我口袋里只有六万法郎，就跟世界上只有一个天主一样。”

“我不是答应过你余数可以延期付款么？唉！我们从昨天谈到今天还作不成这项买卖……那是顶呱呱的地哟。”

“这地是好地，”维奥莱特回答。

“拿酒来！孩子他妈，”米许叫喊。

“你们还没有喝够吗？”玛尔特的母亲大声说，“从昨晚九点钟到现在已经是第十四瓶酒了……”

“你们是从今天早上九点钟就一直在这里的吗？”科朗坦问维奥莱特。

“不，对不起。从昨天晚上起，我就没有离开过这里，而买卖也没有成功：他越是叫我喝酒，就越是抬高土地的价钱。”

“作买卖就是这样，谁爱喝酒谁就抬高价钱，”科朗坦说。

桌子末端摆着十二、三个空酒瓶，证实了老太太的话。这时候，那个赶车的宪兵在门外招呼科朗坦，在门槛上低声对他说：“马厩里根本没有马。”

“你叫你儿子骑着马进城，”科朗坦走进来说，“他快回来了吧。”

“不，先生，”玛尔特回答，“他是走路去的。”

“那么，你的马干什么去了？”

“我把马借出去了，”米许冷冷地回答。

“到这儿来，老狐狸，”科朗坦对米许说，“我有几句话要灌进你的耳膜里去。”

科朗坦同米许走了出去。

“你昨天四点钟的时候往你的卡宾枪里装子弹，是想杀死参议员，公证人格勒万看见了你；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逮捕你，因为你虽然有充分的犯罪思想，而犯罪的证据不足。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使维奥莱特睡着了，你，你的老婆和你的儿子没有睡觉，整夜在外面奔走去通知五天鹅小姐，说我们要来了，叫她救了她的表哥，你把他们带到这儿，藏在什么地方我还不知道。你的儿子或者你的老婆用很聪明的办法把宪兵班长掀到地上。总之，你把我们打败了。你好大的胆。可是这场斗争还没有结束，我们不会让你永远占上风。你愿意和解吗？你的主人们在和解中是不会吃亏的。”

“到这边来，我们在那儿谈话可以不让别人听见，”米许一边说一边把暗探带到猎场池塘边。

科朗坦一看见水塘，便牢牢地盯着米许。毫无疑问，米许是想靠他的气力把暗探扔进这七尺宽三尺深的水塘里。米许的回答也是用眼睛牢牢地盯着科朗坦。这完全象是一条粘软而冰凉的蟒蛇，在向巴西的红褐色猛豹挑战。

“我嘴巴不干，不想喝水，”那位花花公子说，他停在草地的边沿上，一只手在旁边的口袋里摸索，想把他的小匕首拿出来。

“我们谈不来，”米许冷冷地说。

“亲爱的，请你放规矩点，司法机关在监视着你哩。”

“如果司法机关都象你那么盲目，每个人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了，”米许说。

“你拒绝和解吗？”科朗坦意味深长地问。

“如果一个人的脑袋能被砍一百次的话，我宁愿砍头一百次也不愿意同你这样的混蛋同流合污。”

科朗坦仔细端详了米许、米许的住房和跟在他后面狂吠的库罗，然后很快地上了马车。经过特鲁瓦时他下了几道命令，最后回到巴黎。所有的宪兵队都接到了他的秘密训令和秘密指示。

在十二月、正月和二月这三个月里，最小的村子都遭到仔细的和频繁的搜索。在所有的酒馆里都有人偷听谈话。科朗坦获得了三次重要的消息：一匹同米许的马相类似的马倒毙在拉尼附近；那五匹埋在生母森林里的马，是佃农和磨坊主以每匹五百法郎的价钱卖给一个汉子的；按照特征看来，这个汉子大概就是米许。有关包庇阴谋家乔治以及与之同谋者应受处罚的法律公布以后，科朗坦加紧监视生母森林。后来莫罗、保王党人和皮什格吕被捕以后，村子里才没有再出现陌生面孔。

这时候米许丢了他的职位，阿尔西的公证人拿着已经成为上议员的马兰的信来找他，信里吩咐格勒万从米许那里接收所有帐目，把米许辞退。过了三天，米许收到了一份正式的结算书，离了职。使得大家异常惊讶的是，米许搬到五天鹅去住，当上了洛朗丝的佃农，经营五天鹅的所有保留土地。他搬

家的那天，恰巧是当吉安公爵被处决的不幸日子①。几乎在整个法国，人们同时知道了这位亲王被绑架、审讯、判罪和处死的情形，这是可怕的报复，接着就是对波利尼亚克、里维埃和莫罗的审讯。

第二章　科朗坦的报复

给米许居住的农舍还未建成以前，这位假犹大住在古堡的副房里，就在牲口棚上面，同有名的壕沟豁口贴邻。米许买了两匹马，一匹自己骑，一匹给他的儿子，因为他们俩总是同戈塔尔一起，陪伴五天鹅小姐骑着马出外蹓跶。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每次外出的目的，总是给四个贵族送食物，而且照料他们不致短缺什么。在库罗和女伯爵的其他猎狗帮助下，弗朗索瓦同戈塔尔在隐藏所附近到处侦察，以保证附近没有任何人。洛朗丝同米许把玛尔特、她母亲同卡特琳所准备的食物带进地洞；此事她们不让任何人知道，因为他们谁都不怀疑村子里藏有暗探，这个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因此，为谨慎起见，这种外出每星期从来不超过两次，每

① 谋杀波拿巴的阴谋于一八〇四年一月破获：乔治、皮什格吕和莫罗三人马上被捕。当吉安公爵当时在德国，被第一执政派人绑架回巴黎，于三月二十日晚至二十一日经军事法庭审判后枪决。这是为了威吓波旁王族，因为当吉安亲王是孔代家族的最后一位男继承人。后来乔治上了断头台；皮什格吕被吊死在狱中，莫罗被放逐。

据本书《结语》里说，拿破仑杀死当吉安公爵是上了富歇等人的圈套，富歇等人害怕拿破仑同波旁家族和解，所以蓄意制造这一案件。

次时间不同，有时在白天，有时在夜里。在里维埃、波利尼亚克和莫罗的案件审讯期间，他们的谨慎小心丝毫没有放松。等到上议院把波拿巴家族拥上皇位，把拥戴拿破仑称帝的命令交付法国人民投票表决的时候，德·奥特塞尔先生在古拉尔递给他的请愿书上签了名。后来大家又获悉教皇要来为拿破仑的加冕祝圣。从这时候起五天鹅小姐不再反对为奥特塞尔两兄弟以及两个表哥递交一封呈文，请求把他们的名字从逃亡贵族的名单上删除，并恢复他们的公民权利。

奥特塞尔老头立刻奔到巴黎，去谒见前贵族德·夏尔热伯夫侯爵；这位侯爵认识塔莱朗先生。当时塔莱朗部长正是炙手可热的得宠人物，他把奥特塞尔的申请书交给约瑟芬，约瑟芬转交给她的丈夫。这位丈夫在未知道公民投票的结果以前，早已被人尊称为“皇帝”、“陛下”和“皇上”了。古热神甫也到了巴黎，他同德·夏尔热伯夫、德·奥特塞尔先生一起受到了塔莱朗的接见。部长先生答应给他们帮忙。对保王党阴谋杀害第一执政的大案子，拿破仑早已宽恕了主犯，而这四个贵族不过是嫌疑犯而已，可是在开完参议院会议以后，皇上还是把下列几个人叫进他的办公室开了一个小会：上议员马兰，富歇，塔莱朗，康巴塞雷斯，勒布伦和警察总监杜布瓦。

“先生们，”未来的皇帝开口了，他还穿着第一执政的官服，“我们收到西默兹和奥特塞尔这四个孔代亲王部队军官的申请书，要求批准他们回到法国。”

“他们已经在法国了，”富歇说。

“就跟我在巴黎遇见的别的无数贵族一样，”塔莱朗回答。

“我相信，”马兰说，“你不会遇见这几个，因为他们躲在生母森林里，而且自认为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

马兰小心翼翼，不把泄漏机密而救了他的性命的那几句话告诉第一执政和富歇，而只是拿科朗坦的报告作为依据，说服出席会议的各位确信这四个贵族参加了里维埃和波利尼亚克他们的阴谋，而且米许也是他们的同党。警察总监证实了上议员所说的是事实。

“可是米许这个管家怎样知道这阴谋已被发觉的呢？那时候只有皇上、皇上的参议官和我三个人知道这件秘密，”警察总监问。

没有人注意到杜布瓦的这句问话。

“如果他们躲藏在森林里七个月你都没抓到他们，”皇帝对富歇说，“那么他们早已补赎了他们的罪恶了。”

马兰对警察总监的精明感到吃惊，他连忙说：“他们同我个人有私仇，这就足够使我按照皇帝陛下的榜样去做：我也要求把他们的名字从逃亡贵族的名单上删除，我愿意在陛下面前为他们辩护。”

“他们成为公民，比作为逃亡贵族，对你的危险性更少一点，因为作为公民他们要宣誓效忠于帝国的宪法和法律，”富歇死死盯着马兰说。

“他们从哪方面对议员先生有威胁呢？”拿破仑问。

塔莱朗低声同皇上谈了一会儿。西默兹兄弟和奥特塞尔兄弟从逃亡贵族的名单上除名而且恢复公民权，这时候似乎已经获准了。

"陛下，"富歇说，"以后皇上还可以听到谈起这几个人。"

塔莱朗应德·葛朗利厄公爵的恳求，代表这四位先生，以贵族的荣誉作保证，表示他们以后绝不反对皇上，而且无条件地臣服皇上。"以贵族的荣誉作保证"这句话使拿破仑很受感动。

"奥特塞尔和西默兹四位先生经过最近的事件以后，再也不愿意拿起武器来反对法国了。他们对帝国政府没有多大好感，但是他们是陛下需要争取的人；他们能够在法律约束下，安分守己地在法国的土地上生活，也就心满意足了，"塔莱朗部长说。

接着他把自己收到的一封信展示在皇上眼前，让皇上过目，那封信里表达了他刚才所说的那种情感。

"这么坦率的话一定是肺腑之言，"皇上望着勒布伦和康巴塞雷斯说，"你还有什么反对的意见吗？"他转过身来问富歇。

"为了陛下的利益，"未来的公安部长回答，"我请求让我把赦免他们的命令通知这几位先生，如果最后决定赦免他们的话，"他高声加上最后一句。

"好吧，"拿破仑说，他发觉富歇的脸上有点怏怏不乐。

这个小规模的议会就此结束了，所讨论的那件事似乎没有什么结果，但拿破仑的心里却对这四个贵族留下了疑团。奥特塞尔先生以为事情已经成功，写了一封信回去报告这个好消息。因此，几天以后，古拉尔跑来对奥特塞尔太太和洛朗丝说，她们应当把那四个贵族送到特鲁瓦去，他们在省长面前宣

誓效忠帝国和遵守法令以后，就发给他们恢复公民权的证明文件，五天鹅的居民听见这个消息并不感到意外。洛朗丝回答镇长说她会设法通知她的表哥和两位奥特塞尔先生的。

"难道他们不在这儿吗？"古拉尔问。

奥特塞尔太太惴惴不安地望着年轻姑娘的脸，洛朗丝扔下镇长，自顾自地走出去找米许商量去了。米许也没有看出马上叫四个逃亡贵族露面有什么不妥。于是米许、洛朗丝、米许的儿子和戈塔尔一起骑马到森林里去，还多带了一匹马，因为女伯爵要亲自伴送四个贵族到特鲁瓦去，而且同他们一起回来。所有知道这个好消息的人都聚集到草地上，观看这队快乐的骑马人出发。

四个年轻人从隐藏的地方出来，骑上马，没有被人看见，由五天鹅小姐陪着，一直奔向特鲁瓦。米许由他的儿子和戈塔尔帮助着，又关上地洞的入口，然后三个人走路回去。在路上米许想起供他的主人们使用的餐具和一只银酒杯还留在地窖里，就单独走回去想把它们取回。

走到池塘边沿，他听见地窖里有人声，于是直接穿过荆棘丛朝地窖的入口走去。

"你一定是回来找银餐具的吧？"佩拉德从树丛里把他的大红鼻子伸出来对他微笑着说。

米许觉得浑身关节都疼痛起来，一种灾难即将到来的预感使他产生了一种模糊的、难以形容的恐惧；这种恐惧非常强烈，他也解释不出什么原因，那四个年轻人不是都安全了吗？他不管这一切继续向前走去，他看见科朗坦站在地窖的台阶

上，手里拿着一根蜡烛。

“我们没有什么恶意，”他对米许说，“我们在一个星期以前就可以逮捕你那几位贵族，可是我们早已知道他们得到赦免了……你真是一条好汉！你叫我们吃足了苦头，最低限度应当让我们满足一下好奇心。”

米许叫喊起来：“我愿付出代价去找出是谁和用什么方法出卖了我们的。”

“如果你对这一点十分好奇的话，老朋友，”佩拉德微笑着对他说，“你只要瞧瞧你们坐骑的马蹄铁就行了，你会发现是你们自己出卖了自己。”

“不必怨恨了，”科朗坦边说边招手叫宪兵队长把马牵过来。

“原来那个卑鄙的巴黎铁匠是他们的人！这个铁匠用英国方法装马蹄铁是个能手，他为我们的马装了以后就离开了五天鹅！”米许喊起来，“他们只要派一个手下人化装成一个捡木柴的人，或者一个偷猎者，在下雨地湿的时候，沿着马蹄印一路找去，就找到了。我们的马蹄装有防滑尖铁，很容易认出来。我们是一报还一报，现在两讫了。”

过了一会儿，米许就自我安慰地想，现在发现这个地窖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因为四个贵族又成为法兰西公民而且恢复了自由。可是他的预感完全是有根据的。警察就跟耶稣会会士一样，是从来不肯轻易放过他们的敌人或者抛弃他们的朋友的。

奥特塞尔老头从巴黎回来，相当惊异地发觉他不是第一

个把好消息带回来的人。迪里厄准备了一顿最丰盛的晚餐。所有的人都穿起最漂亮的服装，焦急地等待四个流亡贵族回来。将近四点钟的时候，他们终于带着既快活又受到侮辱的心情回来了，因为他们在两年内要受到最高警察当局的监视，每月必须到省政府去报到，而且在两年内只能居住在五天鹅小镇里。

“我会把报到登记簿送给你们签字的，”省长对他们说，“而且，过了几个月你们就可以申请免除这些限制，这是对所有皮什格吕的同谋者都适用的限制。我会支持你们的申请。”

这种限制是相当必要的，但却使几个年轻人闷闷不乐。洛朗丝笑了起来。

“法兰西皇帝，”她说，“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他还不习惯于大赦天下。”

他们到了铁门口的时候，发觉古堡里所有的人都在这里迎接他们；沿路也有好大一部分村子里的人来看他们，因为他们的历险已经使他们在全省出了名。奥特塞尔太太久久地把儿子拥抱在怀里，脸上沾满泪痕。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好半天象呆了似的，可是充满幸福。

西默兹一对孪生子到达以后下了马，立刻引起周围人群的一阵惊叹，因为他们实在相象得惊人：同样的眼光，同样的嗓音，同样的举止。他们俩用完全相同的动作从马鞍上抬起身子，同样把腿从马屁股上面跨过来，跳下马，还用相同的动作把马缰绳扔到马头上。他们俩所穿的服装也完全相同，更

使人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孪生子》①。他们穿着苏瓦洛夫式的皮靴，鞋面脚背非常合适；白鹿皮紧身骑马裤，绿色猎装上衣，金属扣子，黑领带，麂皮手套。这两个青年当时三十一岁，按照那时流行的说法，是一对风度翩翩的骑士。他们的身材不高不矮，可是体态优美，目光炯炯有神，象孩子的眼睛那样水汪汪的，上面覆盖着长长的睫毛，深色头发，额角端正，脸色苍白而稍带黝黑。他们说起话来温柔得象女人，一个字一个字从他们标致的红嘴唇里优雅地吐出来。他们的行动举止比外省贵族更文雅、更有礼貌，说明他们交游广阔，见多识广，这是受第二次教育的结果，这种教育比第一次所受到的教育更重要，能使人变得完善起来。

幸亏米许不断汇钱给他们，在流亡期间他们从来不缺钱，因而能够周游各地，在外国宫廷里受到很好的接待。奥特塞尔老头和神甫觉得他们有点高傲，可是从他们所处的地位来说，这点高傲也许是性格高尚造成的。从许多细微事情上都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特别擅长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他们之间唯一可以看出的区别是气质上有点差异。弟弟迷人的地方是性格开朗乐观，正如哥哥叫人疼爱的是性格忧郁伤感。可是这种差异完全是精神上的，除非同他们长期亲密相处，否则不容易看出来。

“啊！孩子他妈，”米许凑到玛尔特耳边说，“对这样两个英俊后生，怎么能不忠心耿耿呢？”

---

① 《孪生子》是拉丁喜剧作家普劳图斯（公元前254—184）的剧本，内容描写一对孪生子因为十分相象而被人错认，因而引起不少误会。

玛尔特用女人和母亲的眼光欣赏着这对孪生子，娇媚地向她的丈夫点了点头，紧紧地捏着他的手。全家的仆役们都得到允许去抱吻他们的新主人。

在他们被迫蛰居的七个月里，这四个年轻人曾经多次走出来散步，这是必要的，可也是不谨慎的，米许、他的儿子和戈塔尔为他们担任警戒。在美丽的星空下面散步，洛朗丝把现在同过去他们的共同生活联系起来，觉得她没法在这两兄弟中间选择一个。她对两个孪生子有同样强烈的、纯洁的爱情。她觉得她似乎有两颗心。在孪生子方面，玛丽-保尔和保尔-玛丽也不敢谈起他们近在眼前的竞争。也许他们三人都等待着命运来决定吧？这种心情肯定对洛朗丝是有影响的，因为，看得出来，她犹豫了片刻以后，才挽起两兄弟的臂膀向客厅走去，后面跟着德·奥特塞尔先生和太太，他们粘在两个儿子身上，连续向他们问话。这时候，家人奴仆们齐声欢呼："五天鹅家族万岁！西默兹家族万岁！"洛朗丝转过身来，始终夹在一对孪生子当中，作了一个可爱的表示感谢的手势。

在所有的集会中，即使是在家庭成员的集会中，总有一段时间是互相观察一下长期不见面以后各人的模样的；当这几个人互相观察的时候，阿德里安·德·奥特塞尔向洛朗丝投射的第一眼，就在无意中被他的母亲和古热神甫看见了，他们觉得这个青年爱上了女伯爵。阿德里安是奥特塞尔的次子，他有一颗充满温情和慈爱的灵魂。纵使他以成人身分经过种种灾难的考验，他仍然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在这方面他同许多军人相同，这些军人过着连续不断的危险生涯，根本没有时

间去谈情说爱，他们仍然保持着贞洁的心灵；因此年轻人的羞怯腼腆仍然重重地压在阿德里安身上。他同他的哥哥完全不同，他的哥哥形象粗鲁，是个伟大的猎手，无畏的军人，坚决果断，可是讲求实际，智力迟钝，缺乏细腻的情感。一个完全偏向内心，另一个完全注重行动，不过两个人都有同样的荣誉感，按照他们的贵族身份这是很必要的。

阿德里安·德·奥特塞尔虽然矮小、消瘦而且生有栗色头发，但是看上去孔武有力；他的哥哥身材高大、脸色苍白而且是金黄头发，看上去却很软弱。阿德里安属神经质类型，内心十分坚强；哥哥罗贝尔虽然属淋巴性体质，却喜欢显示体力。在同一个家族里出现这种怪现象，内中原因十分值得探讨；但是在这里我们仅仅用来说明为什么阿德里安在他哥哥身上不会遇到他的情敌。罗贝尔象个亲戚般热爱洛朗丝，象个贵族般尊敬她是同一阶级的人。在感情方面，罗贝尔·德·奥特塞尔属于这样一种男人，他们把女人视为男人的附属品，只限于在肉体方面享有当母亲的权利，他们要求女人十全十美，却不给她们任何地位。照他们看来，允许女人进入社会、参与政治、当家做主，那就是社会秩序的大混乱。这种原始人类的陈旧观念同我们今天的看法相去甚远，以致几乎所有女人都会对这种看法感到愤慨，包括那些不愿意享受新派人物让她们享受的灾难性自由的妇女在内。不幸的是，罗贝尔·德·奥特塞尔的确有这种看法。罗贝尔是一个中世纪的人物，他的弟弟是我们当代的人物。这个区别非但没有妨碍他们哥俩相亲相爱，反而使他们团结得更紧密。在头一天晚上，这种微小

的区别就被正在玩波士顿纸牌的古熱神甫及其妹妹，以及奥特塞尔太太看出来了，他们已经发现将来可能遇到麻烦。

洛朗丝今年二十三岁，经过孤寂生活的终日幽思冥想，以及规模宏伟的阴谋惨痛失败以后感受的忧虑，她又变成了女性，感到非常需要温情；她施展出浑身解数，变得十分迷人。她象个十五岁的小姑娘那么天真地展现她的柔情的全部魅力。在过去的十三年里，她只是在受苦方面才是女人，现在她想补偿这个损失，因此她就变得又娇媚又可爱，如同到目前为止，她一直是又坚强又伟大一样。

全部客人走后仍然留在客厅里的四个老人，眼看着这位可爱的姑娘有这种新的变化，不由得都有点惴惴不安。在一个具有这种性格和出身这样高贵的年轻姑娘身上，爱情会产生甚么样的力量呢？孪生子两兄弟以同样盲目的爱情爱上了一个女子，洛朗丝要挑选他们中的哪一个呢？挑选了一个，不就是杀害了另一个吗？洛朗丝享有伯爵头衔，她能把贵族头衔、无数特权和久已显赫的姓氏带给她的丈夫；也许就是考虑到会得到这些好处，哥哥西默兹侯爵宁愿自我牺牲，叫洛朗丝嫁给他的弟弟，按照古老的规定，弟弟是又穷又没有头衔的。可是弟弟愿意剥夺哥哥娶洛朗丝为妻的这个巨大幸福吗？他们离开很远的时候，这场爱情斗争还不碍事；何况他们两兄弟天天在冒着生命的危险，战争的偶然性可能解决这个困难，可是现在三个人在一起了，事情怎样解决呢？玛丽-保尔和保尔-玛丽已经到达爱情猛烈爆发的年龄，他们能分享他们表妹的眼光、表情、语言和关切吗？这会不会变成妒忌而产生可怕

的后果呢？这对孪生子同样美好、而且同时出世的生命，会有怎样的将来呢？

玩最后一局波士顿纸牌时，每个人都一个接一个地提出许许多多假设。奥特塞尔太太对这些疑问的回答是：她不相信洛朗丝会嫁给她的哪一个表哥。那天晚上，这位老太太得到了一种无法解释的预感，这种预感是做母亲的同上帝之间的秘密。洛朗丝在内心深处也害怕同她的两个表哥单独在一起。经过惊心动魄的阴谋事件，两兄弟遭遇过多少危险，又经历过逃亡外国的流离颠沛，现在接下来的是这样一幕剧，这是她所从来没有想到的。这位高贵的姑娘不可能采取过激的办法：既不嫁给孪生子的这一个，也不嫁给那一个；她是一个过分诚实的女子，也不可能嫁给另外一个人而在内心深处还保留着一股不可抗拒的爱情。先不结婚，用不决定嫁给哪一个的办法，让她的两个表哥等得不耐烦，然后嫁给不管她怎样任性仍然忠实于她的那一个，这个方法只能听其自然形成，而不能有意识地采纳。洛朗丝在睡觉的时候自己对自己说，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任由命运决定。在爱情中，命运就是女人的神祇。

第二天早上，米许动身到巴黎去，住了几天，回来的时候为他的新主人们带来了四匹上等好马。再过六个星期，狩猎就可以开始了，年轻的女伯爵很明智地这样想：打猎这种激烈的娱乐可以帮助她解决在古堡里面经常单独相见的困难。这个打算所产生的第一个效果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使这场奇怪的恋爱的目击者感到惊异，也激起了他们的赞美。两个孪生兄弟不约而同地争着对他们的表妹小心照顾和大献殷勤，似

乎这样做就能心情快乐，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在他们同洛朗丝之间，存在着一种兄弟般的友爱，如同在他们俩之间一样。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经过长期的离别以后，他们都感到需要认识他们的表妹，需要深入地熟悉她，也让她熟识他们两人，以便她自由进行选择。就是这种相互的友爱使他们两人的生活变成一个人的生活，也支持着他们经受选择的严格考验。爱情也同母爱一样，无法区分出两个孪生兄弟。洛朗丝为了辨认他们，不致弄错，不得不给他们不同颜色的领带，一条白色的给哥哥，一条黑色的给弟弟。如果不是他们十分相象，如果不是他们过着相同的生活，以致所有的人都会认错他们，这种三角关系似乎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只有事实才能解释，而这种事实要亲眼见到才能相信；亲眼见到以后，你就会觉得花精力去解释这个事实太麻烦，还是相信它更容易些。

洛朗丝如果开口说话，她的声音就会在两颗同样热恋着的忠实的心里同样回响。她如果发表一种机智的、有趣的或者高明的意见，她的眼光就会遇见两道同样表现愉快的眼光，这些眼光追随着她的一举一动，理解她的一切最细微的欲望，经常用不同的表情向她微笑，一个的表情总是快活的，另一个却带着淡淡的哀愁。凡是发生同他们的恋人有关的事情，这两兄弟总会产生一种叫人惊叹的冲动，而且行动立刻紧跟上来，同冲动配合，照古热神甫的说法，这类冲动已经到达崇高的程度。因此，往往在需要走开去找什么东西，或者为心爱的女人干些小差使——这是男子最乐意为心爱的女子做的——的时候，哥哥总是把这种快乐让给弟弟，而他自己则用既高尚

又动人的眼光望着他的表妹。弟弟也很自豪地报答这一类恩情。这是一种赛风格的感情上的竞争，而在一般人中，这种感情却会使人降低到禽兽般无情猜忌的地步，这种竞争把观察他们的几个老人都弄糊涂了。

这种种小事情往往使女伯爵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要体会洛朗丝的感情，只能用一种感受来做比方，这种感受在某些有特殊天赋的人身上也许是非常强烈的，那就是回忆一下两条金嗓子配合作美妙的二重唱，象索塔格和玛利勃朗①两条金嗓子一样，或者由天才演奏家拿两种乐器进行协调一致的演奏，演奏出来的优美旋律象一个热情奔放的人的叹息声直钻进听众的心头。有时古热神甫看见西默兹侯爵蜷在扶手椅里，用带着哀愁的眼光深深地注视着他的弟弟同洛朗丝又说又笑，神甫以为他是能够作出巨大牺牲的人，可是不到一会儿神甫又出乎意料地看见他眼睛里闪耀着不可克制的热情的光芒。每次只有一个孪生子同洛朗丝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可能相信他是她所爱的唯一一个人。

"他们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们俩就变成了一个人，"古热神甫询问她的心情时她就这样回答。这时候神甫才承认她完全不是卖弄风情。洛朗丝并不觉得真的同时被两个男人爱着。

"可是，亲爱的小姑娘，你总得挑选一个呀！"一天晚上奥特塞尔太太对她说；这位太太的儿子正默默地为洛朗丝而消

① 索塔格(1806—1854)，德国女高音歌唱家；玛利勃朗(1808—1836)，西班牙女低音歌唱家，两人都享有盛名。

瘦下去。

“让我们享受幸福吧，”她回答，“上帝会帮助我们的！”

阿德里安·德·奥特塞尔把咬啮着他的妒忌心隐藏在内心深处，自己偷偷地忍受着痛苦，因为他知道他的希望多么微弱。他只满足于这样一种幸福：能够在这个明争暗斗的几个月里，眼看着这位可爱的姑娘发出最鲜艳的光彩。事实上，洛朗丝是变得爱打扮了，她象许多被人爱上的女人一样，着意修饰起来。她按照时下流行的款式变换服装，不止一次到巴黎去，为的是买些服饰或者时装使自己显得更标致一点。最后，鉴于她的表哥们离家已久，为了给他们享受最起码的家庭乐趣，她不顾她的监护人的高声抗议，把她的古堡布置成香槟省最最舒适的住所。

罗贝尔·德·奥特塞尔对这幕暗中演出的戏剧麻木不仁。他并没有发觉他的弟弟爱上了洛朗丝。对那位年轻姑娘，他却很爱嘲笑她的卖弄风情，因为他把卖弄风情这种可憎的缺点同要讨人欢喜的欲望混同起来了；不仅如此，凡是有关感情、风趣和教养方面的事情，他都是搞不清的。因此，每逢这位中世纪的野蛮人出场，洛朗丝总是马上让他扮演剧中的小丑，同时还不让他自己意识到。她总是通过同他争论，一步一步地把他引进泥坑，使他越挣扎便越显得愚蠢无知，她就用这个方法来给她的表哥们消遣取乐。她十分擅长这种巧妙的作弄人的把戏，要表演得好，还要让被作弄的人感觉愉快。可是在这些快乐的日子里，在这三个可爱的年轻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中，罗贝尔虽然天性鲁直，却从来不干预西默兹两兄弟

同洛朗丝的事，也许只要他说一句男子气概的话，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他对孪生兄弟的真心诚意感到惊异。罗贝尔大概也猜出一个女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感到犹豫：如果她表示偏爱一个，另一个必然伤心；兄弟中的一个得到了幸福，另一个虽然表面快乐，内心必然感到痛苦。罗贝尔克制着不发表意见就能很好地解释这种局势的复杂性，在宗教信仰盛行时期，这种局势可能提到高级神职人员那里去解决，教皇有权进行干预以解决这一类罕见的难解的纠纷，因为这种纠纷简直同宗教上最无法解释的奥秘差不多。大革命使这三颗心灵加强了天主教信仰，宗教于是使得当前的局面更加严重，因为困难的场面是由高尚的性格造成的。奥特塞尔先生和太太，神甫和他的妹妹，都认为孪生兄弟同洛朗丝不会做出庸俗平凡的事情。

这一幕剧很神秘地只在家庭内部演出，每个人都不声不响地从旁观看，剧情的进展似乎既缓慢又迅速，它包括许多意想不到的乐事，小小的勾心斗角，希望得到而没有得到的偏爱，希望的破灭，焦急的等待，挪到第二天的剖白，默默无言的爱的表示，等等，五天鹅家的人被这一幕幕场景吸引住，以致根本没有注意到拿破仑皇帝的加冕礼。这些爱情场面只是让位给激烈的娱乐才中断：他们投身到狩猎中去，使身体极度疲劳，心灵就没有机会到幻梦的危险草原上去旅行了。洛朗丝也好，她的表哥们也好，都没有想到时事和政治，因为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震动心弦的乐趣。

“说实在的，”一天晚上古热老小姐说，“在这几个恋人中，

我简直不知道谁爱得最深?”

客厅里只有阿德里安同四个玩波士顿纸牌的人，他抬起头来望着他们，脸上变了颜色。这几天来，他还活着的理由完全是因为他可以看到洛朗丝和听她说话，这就是他唯一的乐趣。

“我相信，”神甫说，“洛朗丝是女人，她的爱更没有保留。”

过了一会，洛朗丝、孪生兄弟和罗贝尔都进来了。报纸刚到。英国发觉在法国内部搞阴谋没有奏效，就把欧洲武装起来反对法兰西。拿破仑本来想以粉碎英国来报答法国人民拥戴他做皇帝，可是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失败推翻了人类天才所能想象出来的最惊人的计划之一，与此同时，布洛涅大营也烟消云散了①。拿破仑的军队象往常一样，总是人数少于敌军的，现在拿破仑将在欧洲他过去没有到过的战场上作战了。全世界都关注这场战争的结果。

“啊！这一次，他一定失败了，”罗贝尔念完报纸以后说。

“他要对付的，是奥地利和俄罗斯的全部武装力量，”玛丽-保尔说。

“他从来没有在德国打过仗，”保尔-玛丽加上一句。

“你们说的是谁呀?”洛朗丝问。

“就是皇帝呀，”三个贵族回答。

---

① 一八〇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同纳尔逊指挥的英国舰队在特拉法尔加海角遭遇，法西舰队惨败，拿破仑不得不放弃在英国登陆的企图。俄国同奥地利与英国组成第三次反法联盟，迫使拿破仑解散布洛涅大营，把军队投入欧陆同奥、俄军队作战。

洛朗丝向她的两个情郎轻蔑地望了一眼，使得两个贵族羞愧得无地自容，但是阿德里安却感到满心欢喜。这位被忽视的求爱者作了一个钦佩万分的样子，眼睛里流露出洋洋得意的光芒，足以说明他心里所想的只是洛朗丝一个人。

"你看见吗？爱情已经使他们忘掉憎恨了，"古热神甫低声说。

孪生兄弟受到责备，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可是，这时候，他们已经发觉他们自己在爱情方面比不上他们的表妹那么高尚了。两个月以后，他们的表妹才从奥特塞尔老头同他的两个儿子的争论中，得知奥斯特利茨一役惊人的胜利①。老头子仍然坚持他原来的计划，想让他的两个儿子去申请服兵役；入伍以后他们肯定会按照他们原来的官阶任命，因而能够在军界飞黄腾达。可是在五天鹅，纯粹的保王党势力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大。四个年轻贵族和洛朗丝都嘲笑小心谨慎的老头子，老头子似乎嗅出了即将降临的灾难。小心谨慎也许不是一种美德，而是思维上的一种感觉的运用，如果"思维"同"感觉"可以联起来使用的话；总有一天生理学家和哲学家会承认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是思维所进行的鲜明生动而深刻的活动的外壳。

法国和奥地利订立和约以后，一八〇六年二月底，有一个亲戚来到了五天鹅。这个亲戚就是旧贵族德·夏尔热伯夫侯

① 在欧陆战争中，拿破仑于一八〇五年十月在乌尔姆击溃奥军，直驱奥京，十一月攻下维也纳。十二月初在奥斯特利茨一役中，消灭俄奥联军三万余，使第三次反法联盟解体。

爵，他在塞纳-马恩以及远至奥布拥有地产。侯爵在西默兹兄弟申请赦免的时候为他们出过力，以后还表现出对他们十分爱护。五天鹅古堡一家人正在进早餐的时候，侯爵从他的领地坐着当时被人嘲笑为“柏林马车”的四轮马车来了。这辆破旧的车子驶进铺石小路时，古堡一家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可是侯爵光秃的脑袋从马车的两块皮窗帘中间一伸出来，奥特塞尔先生马上认出那是夏尔热伯夫侯爵，说出了他的名字，于是古堡全家人都站起来去欢迎夏尔热伯夫家族的家长。

“我们不应该让他先来看我们，我们应该抢先去谢谢他，”西默兹侯爵对他的弟弟和奥特塞尔兄弟说。

在车厢上头的座位上赶车的仆人，身穿普通农民服装，把他的赶车马鞭插在一根粗劣的皮管子里，走过来帮助侯爵下车；可是阿德里安和孪生子弟弟已经抢先一步，打开了系住车门的铜扣子，不顾侯爵大声客气推让，扶着侯爵下了车。侯爵总是以为自己那辆黄色带皮车门的柏林马车是一辆又漂亮又舒适的车子。他的仆人在戈塔尔的协助下，已经把两匹肥壮的马解开；这两匹马后臀油光水滑，一定是既用来耕作，又用来拉车的。

“这么冷的天，您还出门？您老真是中世纪的一位勇士了，”洛朗丝对她年老的亲戚说，一边挽着他的胳膊，把他带进客厅。

“总不能让你们来看我这样一个老古董呀，”侯爵回答，这样就巧妙地责备了他年轻的亲戚。

“他来干什么？”奥特塞尔老头在肚里寻思。

德·夏尔热伯夫先生是一个六十七岁的干净利落的老头儿，头上戴着袋形假发，扑着发粉，还有一顶三角帽子；消瘦而短小的双腿穿着花袜和浅色短裤。他的绿呢猎装上有金色纽扣和金胸饰，白背心上面由于绣着巨大的花饰而光辉夺目。这种打扮在一八〇六年时还在年纪大的人们中间流行，同他那与弗里德里希大帝①相当象的面孔很相称。他从来不把三角帽子戴在头上，以免弄乱脑门上那一圈半月形的发粉。他右手扶在一根弯柄手杖上，一只手同时拿着手杖和帽子，大有路易十四的风度。

这位可敬的老人脱去一件绸面棉大衣，深深地往沙发里一坐，两腿之间放着他的帽子和手杖，这种姿势只有路易十五宫廷里的纨袴子弟才懂得其中的奥妙，因为这样可以使两只手空出来玩弄鼻烟盒，而鼻烟盒永远是珍贵的玩意儿。于是侯爵从背心口袋里摸出一只精致的鼻烟盒来，他的背心口袋的封盖上面绣着金色涡漩形装饰。他取了一撮鼻烟，用另一个可爱的手势邀请周围的人嗅鼻烟，然后用亲切的眼光环顾四周，他首先注意到的是他的来访使主人们高兴；其次他也明白了这几个年轻人为什么没有先去拜访他。他的样子仿佛在对自己说："人们在谈情说爱的时候，是不会去拜访人的。"

"我们要留您住几天，"洛朗丝说。

"这不可能，"他回答，"如果不是各种事变把我们分隔得这么远的话——因为，亲爱的姑娘，你走过的路程比我们两家

① 弗里德里希大帝(1712—1786)，即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

之间的距离远得多了，所以事变的确是把我们分隔得太远了——你们就会知道，我有女儿，媳妇，孙女，孙儿，他们这班人如果今晚见不到我，就会担心了，我还有七十几公里路要赶哩！”

“您有两匹好马，”西默兹侯爵说。

“啊！我是从特鲁瓦来的，我昨天在那里办了点事。”

接下来是一番寒暄，问候全家以及夏尔热伯夫侯爵夫人，再加上礼貌上要求十分严格的无关紧要的应酬话，之后，德·奥特塞尔先生觉得德·夏尔热伯夫先生到来的目的是劝告他的年轻亲戚们不要干出不慎的举动。按照侯爵的说法，时代变了，谁也不知道皇帝将来会变得怎么样。

“啊！”洛朗丝说，“他会变成上帝。”

好心的老侯爵提出来要作一些让步。奥特塞尔先生听见侯爵谈起服从新政府的必要性，比他自己提出这个主张时更加自信和富有权威，就用近乎哀求的眼光望着他的两个儿子。

“您要为这个人效劳吗？”西默兹侯爵问夏尔热伯夫侯爵。

“当然，如果为着我一家子的利益必须要这样做的话。”

最后老侯爵吞吞吐吐地要他们看到将来的危险，洛朗丝追问下去时，老侯爵劝四个年轻贵族再也不要去打猎了，最好是乖乖地呆在家里。

“你们总是把贡德维尔看作是你们的地产，”他对西默兹两兄弟说，“你们这样做就煽动起对你们的可怕仇恨。从你们惊讶的表情里我可以看出，你们不知道特鲁瓦有人对你们怀有恶意，可是那里人家都记得你们的勇敢。人人都在无所顾

忌地谈论你们怎样逃脱帝国警察总署的搜捕，一些人是赞扬你们，另一些人则把你们视为皇上的敌人。有些狂热的人奇怪拿破仑为什么对你们这么宽大。这还不算什么。你们还作弄了一些自认为比你们聪明的人，这些低级官吏是从来不饶人的。现在你们省的司法大权掌握在你们的敌人马兰议员手上，他到处安插了他的人，连检察署的官员都是他的人，因此，或迟或早，他的司法机关会很高兴看见你们牵连到一场麻烦的官司里去。可能一个农民认为你们走过他的田地而向你们挑衅，你们手里有的是上了子弹的枪，你们的性情易激动，很容易发生不幸。在你们所处的地位，你们应该一百个有理，而不应该有一点差错。我不是无缘无故对你们说这些话的。你们居住的地区经常处在警察监视之下，连阿尔西这个小洞窟也经常安排一个警长，专门保护那位帝国的上议员，以免遭你们的毒手。他害怕你们，他是直说出来的。”

“可他这是诬蔑！”孪生子弟弟说。

“他诬蔑你们！这我相信，我！可是公众相信吗？这才是重要的。米许曾经用枪瞄准过上议员，马兰并没有忘记。自从你们回来以后，洛朗丝小姐又收容了米许，因此对许多人来说，对大部分公众来说，马兰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你们不知道面对着现在占有了逃亡贵族财产的人，归来的逃亡贵族处境是多么微妙。县长是个聪明人，昨天对我说了你们两三句话，使我十分担心。总而言之，我不愿意看到你们在这儿……”

这一番话使大家都惊呆了。玛丽-保尔猛力拉铃叫人。

“戈塔尔，”小厮应着铃声进来，玛丽-保尔对他说，“去把

米许找来。"

贡德维尔的老管家并没有叫人久等就来了。

"米许，我的朋友，"西默兹侯爵说，"你曾经想杀死马兰，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侯爵先生；如果他再来，我还要伺机宰了他。"

"你知道不知道人家怀疑是我们叫你这样做的？还怀疑我们的表妹收容你作佃农，是参与了你的谋杀计划？"

"我的天啊！"米许喊起来，"我难道遭天罚了吗？我永远不能为你们太太平平地除掉马兰吗？"

"不，我的朋友，不要这样做，"保尔-玛丽说，"你得离开我们和离开这地方，我们会照顾你的，我们会帮助你增加财产。把你在这儿所有的一切都卖掉，把一切都换成现金，我们送你到的里雅斯特①去，那里有我们的一个朋友，他交游广阔，同各方面都有关系，他会很好地使用你，一直等到这儿情况好转了，你再回来。"

眼泪涌上米许的眼睛，他象被钉在地板上一样，动也不动。

"你用枪暗中瞄准马兰的时候，有人看见吗？"德·夏尔热伯夫侯爵问。

"公证人格勒万正和他谈着话，否则我就开枪打死他了，幸喜我没有这样干！洛朗丝小姐知道为什么，"米许一边说一边望着他的女主人。

---

① 的里雅斯特，意大利城布，面临亚得里亚海。

“知道这件事的不止格勒万一个人吧？”德·夏尔热伯夫先生又问，这场问话虽然是在家里进行的，也似乎使老侯爵感到不自在。

“还有那个曾经来纠缠我的主人们的那个暗探，他也知道的，”米许回答。

德·夏尔热伯夫先生站了起来，仿佛要看看花园似的，他说：“你们把五天鹅装扮得真好呀。”说完他就走出客厅，孪生兄弟和洛朗丝跟着他，他们已经猜出他这番话的用意了。

“你们天性直爽而且有勇气，可总是太鲁莽，”老侯爵对他们说，“我把在公众间流传的谣言告诉你们，这个谣言纯粹是诽谤，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可是你们这么一弄，在弱者面前，象在奥特塞尔先生和太太，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面前，就把谣言变成事实了。啊！年轻人，年轻人！你们应该把米许留在这儿，你们自己离去！不过，如果你们留在这儿，无论如何你们得写一封信给马兰上议员，告诉他说你们刚从我这儿听到关于米许的流言，你们已经把他辞退了。”

“我们！”孪生兄弟喊起来，“我们写信给马兰！他是杀害我们的父亲和母亲的人，无耻地侵吞我们财产的人！”

“这一切都是事实；可他是皇宫里的特大人物之一，而且是奥布的霸王。”

“他投票赞成只要孔代亲王的部队进入法兰西，就把路易十六处死，最低限度也要终身监禁，”五天鹅女伯爵说。

“也许把当吉安公爵处死也是他出的主意！”保尔-玛丽大声说。

"呃！如果你们想把他贵族头衔的来源一一复述一番的话，"侯爵喊起来，"你们还可以说，他看见起来推翻罗伯斯比尔的人占多数，他就扯着罗伯斯比尔的衣襟使他倒下来；如果雾月十八日的政变失败，他就会下令枪毙波拿巴；如果拿破仑的统治摇摇欲坠，他就会把波旁王室迎回来。谁最强大谁就可以发现马兰站在谁一边，而且手里经常拿着匕首或者手枪，随时准备帮助他除掉一个使他头疼的敌人！可是……正因为这样你们才应该写信给他呀。"

"那我们可太下贱了，"洛朗丝说。

老侯爵抓住他们三个人的手，把他们带到一边，到一块铺着薄薄一层雪的草地上，然后对他们说：

"孩子们，你们听到一位智者的忠告就会气愤起来，可是我的责任是给你们忠告，如果我处在你们的地位，我就这么办：我请一个老头子做中间人，比方说，这个中间人就是我，我请他去向马兰要一百万法郎，作为追认贡德维尔买契的费用……哦！他一定会同意而且把事情保守秘密的。按照目前公债的行情，你们就可以每年有十万法郎年金收入，你们到法国别的地方去找一块好地买下来，留下奥特塞尔先生来经管五天鹅，然后你们抽签决定你们两兄弟中谁娶这位漂亮的女继承人。可是一个老头子说的话在年轻人的耳朵听来，就象年轻人的话在老头子的耳朵中一样，是听而不闻其义的。"

老侯爵说完以后就向三个亲戚表示他不愿意听他们的回答，又回到了客厅。在他们刚才谈话的过程中，古热神甫和他的妹妹已经来到了。抽签决定谁娶表妹的建议使西默兹兄弟

感到大为不快，洛朗丝对于她亲戚提出来的不合口味的办法也感到嫌恶。因此他们三个人对老侯爵依然彬彬有礼，但是都不那么亲切了。德·夏尔热伯夫先生感觉到这个冷淡态度，一再用充满怜悯的眼光，注视着这三个可爱的年轻人。虽然谈话的话题已经一般化了，但是侯爵仍然提起对新政府臣服的必要性，而且赞扬奥特塞尔先生坚持要他的两个儿子入伍的想法。

他说："波拿巴册封公爵。他已经把帝国分成采邑，他会分封伯爵。马兰想当德·贡德维尔伯爵。他的这个念头，"他望着西默兹兄弟加上一句，"对你们来说倒是有利的。"

"或者是灾难性的，"洛朗丝说。

老侯爵等套上车就动身了，所有的人都送他到门口。他上了马车以后，招手叫洛朗丝过来，洛朗丝立刻象鸟儿那么轻快地登上车门踏板。

"你不是一个寻常的女子，你应该理解我，"他凑到她耳边说，"马兰绝不甘心让你们平平安安地活下去，他一定会设置圈套诱陷你们。最低限度你必须十分注意你的所有行动，甚至最细微的行动！最好就是和解，这是我最后的一句话。"

洛朗丝把这句话转告给西默兹兄弟，这对孪生子站在草坪上他们的表妹旁边，一动也不动地望着那辆柏林马车转过铁门向着特鲁瓦飞驰而去。有经验的老年人坐着柏林马车，穿着花袜子，脑门后面挂着一个袋形假发，这副样子来作说客，永远是一个错误。这些年轻人中没有一个能够想象得出法国目前的变化，他们浑身的神经都因气愤而抽搐，贵族血统的荣

誉感在他们的血管里沸腾。

“他还是夏尔热伯夫家族的家长！”西默兹侯爵说，“他们家徽的铭文是：有更强的对手就来吧！这还是最伟大的战斗口号之一呢。”

“他已经只剩下牛了①，”洛朗丝苦笑着说。

“圣路易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西默兹弟弟说。

“高歌就义！”女伯爵喊起来，“我们家族五个年轻处女的战斗口号就是我的口号。”

“而我们家族的口号不就是死于斯吗！因此绝不投降！”西默兹哥哥说，“我们只要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我们那头老牛亲戚，对于他到这儿来对我们说的一番话，早已经仔细咀嚼过了。贡德维尔要改姓马兰！”

“还有宅邸！”弟弟叫喊。

“芒萨尔为贵族设计的建筑，现在平民倒要上这里来生儿育女了！”哥哥说。

“如果结局一定是这样，那么我宁愿看见贡德维尔烧成灰烬！”五天鹅小姐大声说。

一个村里人从牲口棚里走出来，刚好听见了这句话，这个人是来看奥特塞尔先生卖给他的一头小牛犊的。

“进去吧，”洛朗丝微笑着说，“我们差点儿又犯了一个大错，为着小牛犊又让老牛说对了。”

说完以后，她走进客厅对米许说：“可怜的米许！我早已

---

① 老侯爵姓夏尔热伯夫，其中“夏尔热”是“袭击”、“进攻”的意思；“伯夫”是“公牛”的意思。

忘记你的鬼把戏了，可是我们在这地区名声不好，因此别牵累我们。你还犯过别的该责备自己的过失吗？"

"我只责备自己在奔过来营救我的主人之先，没有把杀害两位旧主人的凶手杀死。"

"米许！"神甫喊起来。

"我不会离开这个地区，除非我知道你们的安全有了保障，"米许没有理会神甫的惊叫，继续说下去，"我看见有些陌生人在这里进进出出，我不喜欢这些人。我们上一次在森林里打猎的时候，那个被他们雇来代替我在贡德维尔当猎场看守的家伙，跑过来问我，我们是不是认为仍然在自己的地里打猎？我回答他说：'啊！我的朋友，两百年来养成的习惯，很难在两个月里就改变过来。'"

"你这样做不对，米许，"西默兹侯爵很高兴地微笑着说。

"他是怎样回答你的？"奥特塞尔先生问。

米许说："他说他要把我们这种意见告诉上议员。"

"居然想当德·贡德维尔伯爵！"奥特塞尔哥哥说，"真是一出滑稽剧！他们一点不假，尊称波拿巴为陛下。"

"而且尊称贝格大公爵老爷为殿下，"神甫说。

"这家伙是谁？"西默兹先生问。

"缪拉，拿破仑的妹夫，"奥特塞尔老头说。

"好极了，"五天鹅小姐说，"人家也管德·博阿奈侯爵的寡妇① 叫陛下吗？"

---

① 指拿破仑的第一个皇后约瑟芬，她的前夫是德·博阿奈侯爵。

“当然啦，小姐，”神甫说。

“我们应该到巴黎去看看这一切，”洛朗丝喊道。

“唉！小姐，”米许说，“为了把小米许送进中学，我到过巴黎，我可以向您发誓，所谓皇家禁卫军不是闹着玩的，如果所有的部队都象这个样子，他们的日子可能比我们的日子更长久。”

“人家说有许多贵族人家的子弟都当了兵，”德·奥特塞尔先生说。

“根据现行法令，”神甫说，“你的孩子们不得不服兵役。兵役法是不问家庭出身和姓氏的。”

“这个人用他的宫廷，比大革命用它的斧子给我们造成的危害更大！”洛朗丝惊叫起来。

“教会也为他祈祷呢，”神甫说。

所有这些话，一句接一句，句句都象是围绕夏尔热伯夫老侯爵的忠告进行评论，不过这些年轻人信仰太狂热，荣誉感太强，不愿意接受妥协。他们就象有史以来所有战败的党派所做的那样，自己对自己说：战胜者的繁荣很快就会消失，皇帝只不过有军队在支持他，法权迟早总会战胜事实的，等等，等等。尽管有过忠告，他们还是跌进在他们面前挖好的陷阱里，而象奥特塞尔那样谨慎和驯顺的老好人，本来是可以避免这一点的。坦率的人们也许会承认，在灾祸降临到他们头上之先，他们总是得到过明显的或者隐晦的提醒。有许多人一直到灾难发生以后，才弄明白这种神秘的或明白的忠告的深刻意义。

“不管怎样，女主人知道我在没有算清帐目以前，是不会

离开这个地区的，"米许低声对五天鹅小姐说。

她的全部回答只是对他会意地望了一眼，他就走了。米许立刻把他的全部土地卖给贝拉什的佃农博维萨热，他还要等二十天才能收到价金。在侯爵来访以后一个月，洛朗丝把森林里埋藏着一百万财产的事告诉她的两个表哥，向他们建议在四旬斋第三周的星期四那天去发掘。由于雪下得很大，很厚，米许一直到现在还不能去挖掘那笔财产，不过他也宁愿同他的主人们一起动手做这件事。他已经下定决心离开这地区，他也在为自己担心了。

"马兰突然到了贡德维尔，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米许告诉他的女主人，"我一想起在老主人死后就让贡德维尔出售这件事，我就受不了。我当时没有按照我的冲动去做，我认为简直是有罪！"

"他为什么要在隆冬严寒的时候离开巴黎？"

"全阿尔西都在谈论这件事，"米许回答，"他把家里人留在巴黎，只让贴身男仆跟着他。陪他一起来的有阿尔西的公证人格勒万先生，马里翁太太——她就是奥布税务局长的夫人，出面代马兰买下贡德维尔的那个马里翁的弟妇。"

洛朗丝认为四旬斋第三周的星期四是个好日子，因为那天狂欢节开始，农民都到城里参加化装舞会，地里没有人，可以免得人多眼杂。可是正如在许多罪案里发生的情况一样，恰恰是因为选择了这个日子，才促使了灾难的降临。命运同五天鹅小姐一样，是花了不少心思来作出安排的。古堡里的年轻人开了一个会，他们认为奥特塞尔先生和太太如果知道位于

森林边沿的古堡里埋藏着一百一十万金法郎，那是会非常担心的，他们决定不让老两口知道。奥特塞尔兄弟也同意这个意见。这次远征的秘密只限于戈塔尔、米许、四个年轻贵族同洛朗丝知道。

经过多方盘算以后，他们觉得把四万八千法郎装在长袋子里，放在每匹马的马背上，是个可行的办法。这样只要去三次就够了。为了谨慎起见，他们一致同意凡是过分好奇可能带来危险的人，都让他们到特鲁瓦去看狂欢节热闹，只留下可靠的卡特琳、玛尔特和迪里厄看守古堡。仆人们都很高兴得到这个自由，天蒙蒙亮就动身走了。戈塔尔在米许的帮助下，一大清早就包扎马蹄和备好马鞍。大队人马取道五天鹅花园，从那儿主人和仆人一起到森林去。花园的门很矮，每个人都不得不牵着马走过花园，刚好在他们上马的时候，贝拉什农场的佃农博维萨热从那儿经过。

“当心！”戈塔尔叫喊，“有人。”

“哦！是我，”那个老实的佃农钻出来说，“你们好，先生们；你们不顾县政府的禁令，还想去打猎吗？我不会去告发你们，可是你们得小心点！你们有朋友，可也有不少仇人哩。”

“啊！”胖胖的罗贝尔·德·奥特塞尔微笑着说，“只要天主保佑我们这次打猎成功，你就会重新找到你的旧主人的。”

当时的环境使这句话听起来具有另外一种涵义，洛朗丝不由得严厉地望了罗贝尔一眼。西默兹孪生子哥哥完全相信，只要付给马兰一笔赎金，马兰就会把贡德维尔交还给他们。这些年轻人想做的事，完全同德·夏尔热伯夫侯爵的忠告相

反。罗贝尔也同他们一样，抱着同样的希望，所以才说出那句要命的话来。

“不管怎样，可不能说出去，老朋友！”米许对博维萨热说，他拿着园门的钥匙，走在最后。

那天天气晴朗，是三月末的好天气，空气中没有湿味，地面干爽，天空无云，气温和暖得叫人看见没有叶子的光秃秃的树木就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在田野里倒不时可以看到一块块绿色的地面。

“我们去觅宝，而你，表妹，你才是我们家里真正的珍宝，”西默兹孪生子中年长的一个笑着说。

洛朗丝策马在前面走，她的两个表哥一边一个跟着她。后面是奥特塞尔两兄弟，米许跟着他们。戈塔尔在最前边开路。

“既然我们能够收回财产，起码收回一部分，你就嫁给我的哥哥吧，”弟弟低声对洛朗丝说，“他爱你，你们会象现在的贵族那样富有。”

“不，让你哥哥拥有他的全部财产吧，我要嫁给你，因为我的财产已经足够使我们两个人富有了，”她回答。

“就这样办吧，”西默兹侯爵大声说，“至于我，我要离开你去找一个同你不相上下的女子做妻子。”

“原来你不象我想象中那么爱我，”洛朗丝带着吃醋的表情望着哥哥说。

“不，我爱你们俩，超过你们爱我，”侯爵回答。

“那么你是作自我牺牲了？”洛朗丝问西默兹哥哥，同时向

他望了一眼，眼光里充满了瞬间的偏爱。

侯爵没有回答。

他的沉默使她禁不住作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

"好吧，"她说，"既然这样我就要从早到晚地想着你，这对我的丈夫说来是无法忍受的一件事。"

"哥哥，我怎么能离开你生活呢？"弟弟望着哥哥嚷道。

"可是你总不能同时嫁给我们两个呀，"侯爵说。接着他又用一个伤透了心的人的粗暴语气加上一句："现在是作出一个决定的时候了。"

说完以后他就策马向前跑几步，想使奥特塞尔兄弟俩听不见他们的谈话。他的弟弟和洛朗丝也跟着策马向前。等到他们同后面三个人拉开一段距离以后，洛朗丝想开口说话，可是她泪流满脸，一个字也说不出。

"我要进修道院，"她终于开口了。

"你想使五天鹅家族绝嗣吗？"西默兹弟弟说，"本来只有一个不幸的人，而且他愿意接受他自己的命运，而你想造成两个人不幸吗？不能这样；我们当中的一个只能继续当你的表哥，他会听天由命的。自从我们知道我们并不象想象中那么穷的时候，我们兄弟俩就作了一次谈话，而且谈妥了，"说到这里他望着侯爵，"如果你看中的是我，我们的全部财产都归我哥哥。如果我不幸落选了，他就把财产让给我，连西默兹侯爵的头衔也让给我，因为他要成为五天鹅伯爵了！不管怎样，落选的一个总有机会建立家业。最后，如果他觉得自己会郁悒而死，那就让他去捐躯沙场吧，不要在家庭中留下悲痛。"

“我们真正是中世纪的骑士，我们不愧为父辈的子孙，”哥哥大声说；“决定吧，洛朗丝。”

“我们不愿意照这样子下去，”弟弟说。

“而且，洛朗丝，”哥哥说，“不要以为自我牺牲是毫无乐趣的。”

“我的两位亲爱的情人，”她说，“我无法作出决定。你们两个我都爱，就如同你们是一个人一样、就如同你们的母亲爱你们一样！天主会帮助我们。我不作出决定。我们听从命运安排，我只提出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们当中谁如果继续当我的表哥，一定要得到我的同意，才准离开我。判断什么时候离开合适的权利，我希望只属我一个人所有。”

“同意，”孪生兄弟异口同声地说，虽然他们并不十分清楚她心里想的是什么。

“今晚吃饭的时候，作过饭前祷告以后，奥特塞尔太太向你们两人当中哪一个先说话，这个人就要做我的丈夫。可是你们中任何人都不许作弊，不许挑逗她向自己发问。”

“我们一定正大光明，”弟弟说。

两兄弟轮流吻了洛朗丝的手。命运很快就可以决定，两个孪生兄弟都以为好运在向自己招手，两人都兴高采烈起来。

“无论结果如何，亲爱的洛朗丝，你总可以造就一位五天鹅伯爵了。”

“而我们赌的是看谁丢掉西默兹这个姓，”弟弟说。

在奥特塞尔兄弟后边骑着马走着的米许开口说：

“我相信，这样一来，女伯爵不久就要当新娘了。我的两位主人很高兴，如果女主人选中了他们当中的一个，我就不走了，我要亲眼看看这场婚礼。”

奥特塞尔两兄弟谁也没有回答。突然间，一只喜鹊从奥特塞尔兄弟和米许之间飞起来，米许象原始人那么迷信，竟以为自己听见了葬礼的钟声。对三个情人来说，这一天倒是十分愉快地开始的，他们一起在树林里的时候，很少见到喜鹊。米许带着地图，很容易就找到了埋藏的地方；每个贵族都带着一把十字镐，金币很快就挖了出来。埋藏的地方是森林里最荒凉的处所，远离人烟，没有径道，因此这队满载金子的人马没有遇见任何人。这倒是非常不幸的事。因为事情的顺手壮了他们的胆，最后一次从五天鹅来取最后一笔二十万法郎的时候，他们不象前几次那样绕道而来，却选择了一条捷径。这条捷径要经过森林的最高处，从那里可以望见贡德维尔的花园。

“失火了！”洛朗丝喊起来，她看见了一柱青蓝色的火焰。

“那是什么地方在烧篝火，”米许回答。

洛朗丝熟识森林的每一条小径，她立刻离开大队，策马飞奔，一直到达米许的旧居所：五天鹅阁。阁里空无一人，门窗紧闭，可是铁栏杆门已经打开，好几匹马从那里经过的蹄印映入洛朗丝的眼帘。那柱烟是从英国式花园的一片草地里升起的，她认为大概有人在那里烧草。

“啊！原来您也有份，小姐，”维奥莱特骑着他的小马从花

园里奔出来，见到洛朗丝就停住。“这大概是狂欢节里闹着玩的吧，对吗？他们并不想杀死他吧？”

“杀死谁呀？”

“您的表哥们并不想要他的命吧？”

“谁要谁的命啊？”

“上议员。”

“你疯了吗，维奥莱特！”

“那么，您在这儿干什么？”他反问。

一想到她的表哥们可能遭到危险，这位勇敢的女骑手立刻策马飞奔回去，到达原来的地点时正好最后几袋金子已经装好。

“有危险！出事了，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可是我们赶快回到五天鹅去吧！”

正当这几个贵族忙着搬运老侯爵拯救下来的财产的时候，贡德维尔古堡里发生了一件古怪的事。

下午两点钟，上议员和他的朋友格勒万在楼下大厅的壁炉前面下棋。马里翁太太和格勒万太太坐在壁炉附近的一张长沙发上闲聊。古堡里所有的仆人都到镇上去看化装假面游行，这次奇特的游行在阿尔西地区已经宣传很久了。代替米许做猎场看守人而居住在五天鹅阁的那个人和他的家人，也全都去了。古堡里只剩下上议员的贴身男仆和维奥莱特两个人。门房、两个园丁和他们的妻子都留在他们的岗位上；可是他们居住的小屋坐落在阿尔西林荫道的尽头，环形车道的入口处，离开古堡那么远，就连放枪也不会听见。何况这些人都

站在自己家门口，向阿尔西的方向张望，希望看到化装假面游行到来，阿尔西离这里有两公里地。

维奥莱特正在一间宽大的前厅里等待上议员和格勒万接见他，商谈关于延长租约的事。忽然有五个汉子闯了进来；这五个人都戴着面具和手套，从他们的身材、举止和态度看来，很象奥特塞尔兄弟、西默兹兄弟和米许。他们扑向贴身男仆和维奥莱特，用手帕塞住他们的嘴，把他们绑在餐具室的两把椅子上。他们的动作虽然很迅速，但是贴身男仆和维奥莱特还是各自发出一声呼喊。这喊声让客厅里的人听见了。两个女的认为这是呼救的声音。

"听！"格勒万太太说，"来强盗了。"

"去你的吧！这不过是狂欢节的喊声，"格勒万说，"化装游行的人们要到古堡里来了。"

这样争论了一下，就让五个陌生汉子有足够的时间把通向大院子的门都关闭上，而且把贴身男仆和维奥莱特关在餐具间里。格勒万太太是一个相当固执的妇女，她非要知道为什么呼喊不可；她站了起来，自己送到五个蒙面汉子的手里，他们也象对待维奥莱特和贴身男仆一样对待她。然后五条汉子凶神恶煞般闯进客厅，其中两个比较强悍的抓住上议员——即未来的贡德维尔伯爵，用手帕塞住他的嘴，把他拖到花园里去；其余三个人也同样把马里翁太太和格勒万塞住嘴巴，各绑在一张沙发上。这一切行动不到半小时就结束了。过了不久两个绑架了上议员的汉子就回来同其余三个会合在一起，他们开始搜索整个古堡，从地下室一直搜到顶楼。他们把所有

柜子都打开，却用不着撬坏任何一把锁；他们叩击墙壁看看是否有夹层，总之，他们在古堡里为所欲为，一直到下午五点钟。到了这时候，贴身男仆已经成功地用牙齿把绑住维奥莱特的绳子咬开，维奥莱特拿掉嘴里的手帕，喊起救命来。五条汉子听见喊声，马上回到花园里，跳上马，逃走了。这五匹马儿也很象五天鹅马厩里的马。他们逃走的动作不够迅速，让维奥莱特看见了，维奥莱特解开贴身男仆，贴身男仆又解开两个妇女和格勒万，然后维奥莱特就骑上他的小马，追赶坏人去了。追到五天鹅阁面前，他无限惊异地发现铁栅栏门已经打开，而且看见五天鹅小姐在那里望风。

等到年轻的女伯爵走掉以后，格勒万骑着马也到来了，跟着他的有贡德维尔的一个村警，门房从古堡的马厩里找了一匹马给村警骑着。门房的老婆跑去通知阿尔西的宪兵队去了。维奥莱特马上把他遇见洛朗丝和这个大胆的姑娘转身逃走的情形告诉了格勒万，他们都知道这姑娘的性格深不可测而且非常有决断。

“她在望风，”维奥莱特说。

“干这种事的难道可能是五天鹅的贵族们吗？”格勒万惊呼。

“怎么？”维奥莱特回答，“你没有认出那个肥胖的米许吗？就是他扑到我身上来的！我完全感觉得出他拳头的分量。再说，那五匹马也的确是五天鹅的马。”

公证人注意到圆形广场和花园的沙子里都有马蹄铁的印子，就吩咐村警守在铁栅栏门外，注意保护这些宝贵的痕迹，

同时派维奥莱特去通知阿尔西的治安法官来验证这些痕迹。接着他很快地回到贡德维尔古堡的客厅，帝国宪兵队的队长和副队长都到了那里，还带来了四个宪兵和一个班长。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宪兵队长就是两年前被米许的儿子弗朗索瓦作弄跌破了脑袋的宪兵班长，事后科朗坦把作弄他的对手是谁告诉了他。这个队长的名字叫吉盖，他有一个兄弟在部队里，而且是最优秀的炮兵上校之一，他自己也因为本领高强在宪兵队里升了官，后来做到奥布地区宪兵连的指挥官。副队长名叫韦尔夫，以前曾经把科朗坦从五天鹅带到米许的住所，又从米许的住所带到特鲁瓦。一路上科朗坦向这个到过埃及的人灌输了一番他所谓洛朗丝和米许的阴谋的话。因此，这两个军官对不利于五天鹅家族的事必然表现得特别热心，事实上他们也特别热心。马兰同格勒万曾经互相拉拢，共同参加过所谓"共和四年雾月法典"的起草工作，这项工作由所谓国民公会完成，由督政府颁布施行。因此格勒万对这个法典了如指掌，他能用惊人的速度处理这个案件，处理的方法是：假定米许、奥特塞尔兄弟和西默兹兄弟有罪，而这个假定已经几乎上升到肯定的程度了。拿破仑当时正是用颁布他自己的法典和建立他自己的司法制度的办法来推翻原来的司法机构。现在这一司法制度已统治法兰西全国，而原来的司法机构，除了少数几个老法官，到今天已经没人记得起来了。

按照共和四年雾月法典规定，省陪审团的主席有权对在贡德维尔所犯下的罪行立刻进行诉追。顺便提一句，国民公会从司法用语中删去了"重罪"一词，只承认有普通刑事罪，普

通刑事罪可以处以罚金、监禁、加辱刑或肉体刑。死刑就是一种肉体刑。可是死刑这种肉体刑在和平时期应予取消，而代之以二十四年苦役刑。因此国民公会认为二十四年苦役等于死刑。可是刑法典规定终身苦役刑又怎么说呢？当时拿破仑的参议院起草的法院组织法，取消了陪审团主席的职务，因为陪审团主席权力太大了。从追诉犯罪和提起公诉来说，陪审团主席几乎既是司法警察，又是检察官，又是预审推事，又是上诉法院。他的权力只受到一种限制，就是他的起诉书要得到行政机构一个专员的签署，还要受一个八人组成的陪审团的裁决，这个陪审团要听取主席预审所得到的犯罪事实，还要传讯证人和被告，然后宣布一份初步的裁决书，称为起诉书。陪审团的会议就在主席的办公室里举行，因此必然受到主席意见的影响，使得陪审团只能同意主席的意见，而不能反对他。这些陪审员就构成起诉陪审团。另外一个陪审团由另外一些陪审员组成，附属在刑事法庭内，负责审判被告。他们同起诉陪审团相对立，称为审判陪审团。

当时的刑事法庭又被拿破仑重新命名为重罪法院，由院长一人，法官四人，检察官一人，政府特派专员一人组成。可是从一七九九年到一八〇六年，还有一种特别法庭，在某些省份设立，用来审判谋杀罪，没有陪审员，法官从民事法庭中抽调，民事法庭就改为特别法庭。特别法庭同重罪法院如因管辖问题发生冲突，由最高法院裁决。如果当时奥布省设有特别法庭的话，谋杀帝国的上议员的案件必然会向特别法庭起诉，可惜这个安静太平的省分并没有设立特别法庭。因此格勒万

立即派遣宪兵队副队长去找特鲁瓦的陪审团主席。这位在埃及服役多年的军官马上骑马飞奔而去，不久就用邮车把地方上权势最大的官员带到贡德维尔来。

这位特鲁瓦的陪审团主席名叫莱谢诺，以前曾经在大法官裁判所里当过廷尉，也曾在国民公会的一个委员会里被雇用为秘书；他是马兰的朋友，这职位也是马兰给他弄到手的。他对旧刑法的应用富有实践经验，因此他同格勒万两人对马兰在国民公会的立法工作有很大帮助。马兰把他推荐给康巴塞雷斯，康巴塞雷斯任命他到意大利任检察长。不幸他的官运并不亨通，他在都灵同一个大贵族夫人发生关系，被骗的丈夫要向法院控告他逃避对一个奸生子应尽的义务，拿破仑不得不把他撤职，免得他在法庭上出丑。莱谢诺对马兰一向感恩戴德，现在又意识到这桩谋杀案十分重要，因此立刻带来了十二个宪兵和一个大队长。

在动身以前，他当然同省长商量了一会儿。由于当时天色已晚，省长不能使用通报机，他派了一个信使到巴黎去，把这件闻所未闻的重大案件禀告公安部长、大法官和皇上。

莱谢诺走进贡德维尔的客厅时，他见到的是马里翁太太和格勒万太太，维奥莱特，上议员的贴身男仆，治安法官和他的书记官。对古堡已经进行了搜查。治安法官在格勒万的帮助下，已经细心地搜集了初步的证据。一开头就使莱谢诺感到惊异的，是犯罪日期和时间的选择，说明犯罪计划得十分周密。这个季节，五点半钟，也就是维奥莱特得以追赶犯罪分子的那个时间，天色已经十分昏暗，不可能立刻去搜寻留下的各

种迹象和证物；而夜晚对坏人来说，就是逍遥法外的保障。选择狂欢节那天，人人都到阿尔西去看化装假面游行，只有上议员一个人留在家里，这不就是要避人耳目吗？

"我们要对省警厅人员的敏锐眼光说句赞赏的话，"莱谢诺说，"他们不停地警告我们要提防五天鹅的贵族，而且对我们说或迟或早他们一定会干出坏事来。"

奥布省省长这时候已经分派信使到特鲁瓦邻近各省去找寻五个蒙面人和上议员的踪迹，莱谢诺知道省长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就开始拟定预审的要点。在治安法官和格勒万这两个精通法律的人的帮助下，这项工作进展得很迅速。治安法官名叫皮古，在马兰和格勒万在巴黎当讼师的时候，他是他们事务所里的首席帮办，这件事发生以后三个月，他就被任命为阿尔西法院的院长。

莱谢诺知道米许过去曾经恐吓过马里翁先生，而且曾经在花园里伏击过上议员，差点儿就击中了。这两件事之间有个因果关系，是这次谋害案的前因，它们明白无误地证明米许是坏蛋们的头头，而且格勒万，他的老婆，维奥莱特，马里翁太太都宣称他们在五个蒙面人中，认出一个同米许一模一样。头发的颜色，连鬓胡子的颜色，矮胖的身材，都证明这个人就是米许，蒙面化装也掩饰不了真相。而且，除了米许，谁能够用钥匙打开五天鹅的铁栅栏门呢？代替米许的猎场看守人同他的妻子从阿尔西回来以后，也受到讯问，他们都宣称曾经把两道铁栅栏门都用锁锁上。治安法官曾带着村警和书记官去仔细察看那两道铁栅栏门，并没有发现有撬锁的痕迹。

“我们辞退米许的时候，他一定是把古堡重份的钥匙留在自己手里了，”格勒万说，“我估计他在考虑作孤注一掷的冒险，因为他卖掉他的田产还不到二十天，前天他才在我的事务所里收取了价金。”

“他们把全部责任都让他背着，”莱谢诺对这一情况感到震惊，大叫道，“他充分表现出是他们死心塌地的走狗！”

说到熟识古堡的内部情况，除了西默兹和奥特塞尔先生们还有谁呢？这群入侵者在搜索古堡时任何人都没有弄错地方，他们很有把握地到处走动，证明这队人马完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尤其知道到哪儿去拿自己的目的物。柜子到现在仍然开着，没有一个是让人撬开的，这说明犯罪者们都有这些柜子的钥匙；最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侵吞任何财产，说明这不是盗窃问题。最后，维奥莱特除了认出他们的马儿是五天鹅古堡的马儿以外，还亲眼见到五天鹅女伯爵在猎场看守人的住宅外面望风。所有这些事实和证词结合起来，纵使是一个毫无偏见的法官，也会假定西默兹兄弟、奥特塞尔兄弟和米许有罪；在陪审团的主席看来，这个假定已经上升为肯定了。现在要研究的是：他们想怎样对待这位未来的贡德维尔伯爵呢？强迫他退还全部领地吗？可是米许不是在一七九九年就宣称他有足够的钱把地产全部赎买回来吗？考虑到这一点，案情的整个面貌都改变了。

莱谢诺是博学多才的犯罪学家，他在问自己：把古堡上上下下搜索个遍，目的何在呢？如果是为了报仇，犯罪者们尽可以杀掉马兰。也许马兰现在已经死掉而且被埋葬掉了。然而

劫走就必然突出非法监禁的问题，为什么在搜查了古堡以后还要非法关押呢？如果绑架了帝国的一个显贵而认为事情可以长久地保守秘密，那真是疯子！消息很快地传播出去，那就什么好处也得不到了。

听了莱谢诺这番反驳的话，皮古回答说，司法机关从来也不能够猜出犯罪的全部动机。在所有刑事案件里，从法官到犯人，或者从犯人到法官，总有部分事实是无法澄清的；人类的良心有些深渊是无法测度的，只有依靠犯人自己坦白才能弄清楚。

格勒万和莱谢诺都点头表示同意，可是他们的眼睛仍然盯着那些暧昧不明的疑点，决心把它们弄清楚。

“皇上还宽恕了他们哩！”皮古对格勒万和马里翁太太说，“他们虽然参加了最近一次谋害皇上的阴谋，皇上还是把他们的名字从罪犯名单上划去了。”

莱谢诺毫不拖延，马上把他的全部宪兵都派到五天鹅森林和山谷里去，又派治安法官伴同吉盖前往，按照法典规定，吉盖成了他的助理司法警官。莱谢诺责令治安法官在五天鹅村镇搜集一切证据，必要时可进行各种审问。为着节省时间，莱谢诺匆匆忙忙地口授了米许的逮捕状，并且在上面签了字，因为控告米许的罪证十分明显。宪兵们和治安法官走了以后，莱谢诺又重新考虑那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签署逮捕西默兹兄弟和奥特塞尔兄弟的逮捕状。根据法典，逮捕状上应该罗列被控人的所有罪状。

吉盖和治安法官到五天鹅去的行动那么迅速，使得他们

在路上遇见了从特鲁瓦回来的五天鹅的下人们。下人们立刻被逮捕，并被带到镇长家中审问；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答话有多么重要，每个人都天真地回答说，他们昨天都得到假期，可以到特鲁瓦去玩一整天。治安法官追问了一句，他们每个人都回答说，他们并没有想到去游玩，是女主人主动要他们去玩的。

治安法官认为这些证词十分重要，立刻派吉盖回贡德维尔邀请莱谢诺先生亲自到这儿来逮捕五天鹅的几个贵族，而他自己则到米许的农舍去，准备出其不意地逮捕这个他所谓的坏头头，以便两处同时行动。这些新的因素似乎具有决定意义，以致莱谢诺马上动身到五天鹅来，临走前嘱咐格勒万好好保全花园里留下的马蹄印。

这位陪审团的主席知道他对这些前贵族提出起诉一定会使人们高兴，因为这些贵族原是人民的敌人，现在已经变成皇上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法官很容易把单纯的假定当作明显的证据。可是，莱谢诺坐着上议员的马车从贡德维尔到五天鹅去的时候，一路上他想到的是这几个年轻贵族和米许的大胆举动简直是疯狂到了极点，而且同五天鹅小姐的聪明精干也极不相称。莱谢诺如果不是因为干出风流事儿，碰上皇上突然假正经起来，致使他失宠，他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法官。这时他在内心深处认为绑架上议员，不会是为了索回贡德维尔的土地，一定有别的意图。在任何职业中，即使当法官也罢，都有可以称为“职业良心”的东西。现在莱谢诺的困惑就是来自这种良心，任何人都本着这种良心去完成他所

喜爱的工作，象科学家对于科学，艺术家对于艺术，法官对于审判，都本着这个良心去完成。就因为这样，被告在法官面前，也许比在陪审员面前，更有保障一点。法官只相信推理，陪审员则往往为感情所左右。莱谢诺对自己提出了几个问题，希望通过逮捕犯罪分子对这些问题获得满意的解答。

绑架马兰的新闻已经轰动了特鲁瓦，可是在八点钟的时候阿尔西还不知道，因为派人来找宪兵队和治安法官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吃晚饭；而在五天鹅则还没有任何人知道。五天鹅谷和古堡现在第二次被包围了，可是这一次包围的是司法机关，而不是警察局；有时同一个部门可以妥协，同另外一个部门却往往不可能。

洛朗丝只要对玛尔特、卡特琳和迪里厄夫妇说一声，叫他们留在古堡内，不要外出，也不要朝外张望，他们是一定会严格遵守的。运金的人马每次回来，马儿总是停在豁口对面的低洼道路上，罗贝尔和米许是这队人马中最强壮的两个人，他们再从那里悄悄地把一袋袋金子通过豁口运进一个地窖，这地窖位于被称为小姐塔楼的楼梯下面。这一天五点半钟他们回到古堡以后，四个贵族和米许立刻把金子埋藏在地窖里。洛朗丝和奥特塞尔兄弟认为最好是筑一面墙把地窖堵死。米许在戈塔尔的帮助下马上动手砌墙，戈塔尔奔到田庄去找几袋造房子剩下的灰泥，玛尔特偷偷地回家把灰泥给了他。米许的农舍造在一块高地上，以前米许就是在这块高地上望见那些宪兵的，到他的房子去要通过那条低洼的道路。米许这时饿到极点，他飞快地砌着墙，到了七点半钟，他已经全部完

工。戈塔尔已经去取最后一袋灰泥，米许原来以为需要，现在发觉不需要了，就快步赶回家去，想告诉戈塔尔不用再运。他的农舍这时已被五天鹅的村警、治安法官、书记官和三个宪兵包围，他们都躲在一旁，听见米许回来，让他走进了屋子。

米许遇见戈塔尔，看见他肩上还扛着一袋灰泥，就远远地向他叫喊：

“已经搞完了，孩子，送回去吧，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米许满头是汗，衣服被灰泥和从豁口掉下来的砖石碎片弄得很脏，他满心高兴地走进厨房，厨房里玛尔特和她的母亲正在把汤搬到饭桌上等他。

米许拧开水龙头要洗手的时候，治安法官走了出来，后面跟着书记官和村警。

“你到我们这儿来有何贵干哪，皮古先生？”米许问。

“我以皇上和法律的名义逮捕你！”治安法官回答。

这时候三个宪兵带着戈塔尔走了出来。玛尔特和她母亲看见宪兵们戴着的卷边帽子，都惊骇地互相望了一眼。

“啊！唔！这是为什么？”米许边问边走到桌前坐下来，对他老婆说，“快给我端饭来，我饿死了。”

“你同我们一样知道得清清楚楚，”治安法官说，他把逮捕证给米许看看，然后示意书记官开始制作审讯笔录。

“那好吧，喂，戈塔尔，你发什么愣啊？你到底想不想吃晚饭？”米许说，“别管他们写什么废话。”

“你看见你身上衣服的样子吗？你不抵赖你的这副模样吧？”治安法官问，“你也不抵赖你刚才在院子里对戈塔尔说的

那句话吧？”

玛尔特对米许的冷静觉得十分惊异，她端上菜来。米许饿极了，狼吞虎咽，一句话也不回答，他的嘴里塞得满满的，他的良心是清白的。戈塔尔则吓坏了，一点儿也吃不下去。

“喂，”村警凑到米许的耳边说，“你把上议员弄到哪里去了？按照司法人员说，这对你是判处死刑的问题。”

“啊！我的天啊！”玛尔特叫起来，她听见了后面一句话，仿佛五雷轰顶似的倒了下去。

“这一定是维奥莱特作弄了我们！”米许喊起来，他想起了洛朗丝说的那句话。

“哦！你也知道维奥莱特看见你们了，”治安法官说。

米许咬了咬嘴唇，决心再也不开口说话。戈塔尔也学他的样子。

治安法官看见没法子再使米许开口说话，而且米许的犟劲在村子里是出名的，他就下令把米许和戈塔尔的手捆绑起来，把他们带到五天鹅古堡去，他自己也向古堡进发，去与陪审团的主席会合。

四个贵族和洛朗丝太饿了，晚饭对他们太富于吸引力了，以致他们不愿意浪费时间去换衣服，直接就到客厅里来。五天鹅小姐穿着她的骑马服，其余几个人穿着白皮短裤，绿呢上衣，下套马靴。他们在客厅里遇见了奥特塞尔夫妇。这对夫妻有点坐立不安，因为丈夫看见他们来来去去，又发现洛朗丝提防着他，其实是女伯爵不能够把他当作下人一样给他下命令。他的一个儿子又对他提出的一个问题避而不答，而且走

了开去，于是他过来对妻子说：

“我怕洛朗丝又给我们惹麻烦了！”

“你们今天打猎打的是什么？”奥特塞尔太太问洛朗丝。

“哈！你总有一天会知道你的孩子们参与的是什么坏事，”她笑嘻嘻地回答。

这句话虽然是开玩笑说的，却使老太太听见后哆嗦起来。卡特琳进来说开饭了。洛朗丝让奥特塞尔先生挽住她的臂膀，这个狡猾的举动她自己也觉得好笑，因为这样一来她的一个表哥就必须挽住奥特塞尔太太的臂膀，而根据他们的约定，老太太已经变成决定他们命运的人了。

西默兹侯爵挽着奥特塞尔太太的臂膀走到饭桌旁边。饭前祷告完毕以后，当时形势变得如此紧张，以致洛朗丝和她的两个表哥都心跳得非常猛烈。把汤和菜肴分给他们的奥特塞尔太太，看见西默兹兄弟脸上有惴惴不安的神色，洛朗丝的温顺的脸上激动得变了颜色，不禁大为惊骇。

“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吧？”她盯着他们几个人大声说。

“你这句话是对谁说的？”洛朗丝问。

“对你们大家说的，”老太太回答。

“对我来说，母亲，”罗贝尔说，“我饿坏了。”

奥特塞尔太太一直心乱如麻，她想把一盘菜给西默兹弟弟吃，却弄错了，给了哥哥。

“我就象你们的母亲一样，尽管你们的领带不同，总是把你们弄错。我还以为是让你弟弟吃呢，”她对哥哥说。

“你才不知道你给了他多么好的东西哩，”弟弟说，脸色变得象死人似的毫无血色，“他当上五天鹅伯爵了。”

可怜的弟弟原来是快快活活的青年，现在要永远沉沦在悲哀中了，可是他还有气力支撑着，望着洛朗丝微微一笑，极力抑制着自己极度的遗憾。片刻之间，情人降低到表哥的身分。

“怎么！女伯爵已经选好了吗？”老太太叫嚷起来。

“不是我选的，”洛朗丝说，“是命运为我们作出了选择，你就是命运的工具。”

她把早上的协议说了出来。西默兹哥哥眼看着弟弟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他一阵又一阵地只想喊出来：“你娶她吧，我宁愿去死！”

等到餐末甜食拿上来的时候，五天鹅的居民听见有人从花园那面敲饭厅的玻璃窗。奥特塞尔哥哥去开了门，古热神甫冲了进来，神甫的短裤因为爬花园的围墙，被铁丝扯破了。

“赶快逃走！他们来抓你们了！”

“为什么？”

“我还不知道，可是他们要把你们关进监牢了。”

这些话只引起了在场者的哈哈大笑。

“我们没有犯过罪，”几个贵族喊起来。

“不管你们犯过罪没有，”神甫说，“快骑上马，奔到边境去。到了那里你们再来证明你们没有犯过罪吧。缺席裁判还可以有办法补救，对审判决是没法子补救的，尤其当这个对审判决是根据群众的狂热和先入为主的成见作出的时候。你们

总记得阿尔莱院长①的话吧？他说：‘如果有人告我偷走了巴黎圣母院的塔楼，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逃走。’”

“可是逃走不是等于承认自己有罪了吗？”西默兹侯爵说。

“不要逃走！……”洛朗丝说。

“总是做些高尚的蠢事，”绝望的神甫说，“如果我现在有天主的权力，我就把你们全都摄走。他们如果发现我在这里，而且是这副模样，一定觉得很古怪，这对我和你们都不利，我还是从原来的路回去吧。你们考虑考虑！时间还来得及。你们四面都被包围了，可是司法人员们还没有想到分隔本堂神甫住宅的那面中间墙，我就是从那里进来的。”

可怜的神甫走后几分钟，院子里就响起了一群人的脚步声，夹杂着宪兵们军刀的声响，饭厅里听得清清楚楚。神甫的忠告就跟夏尔热伯夫侯爵的忠告一样，没有发生效力。

西默兹弟弟用伤感的声调转向洛朗丝说：“我们兄弟两人共生完全违反自然规律，我们的爱情也违反自然规律。这件不自然的事博得了你的欢心。也许是因为所有孪生子的生命——象我们的一样——都不符合自然规律吧，所以孪生兄弟都是不幸的。就拿我们来说吧，你瞧厄运多么固执地追逐着我们。你的决定，现在命里注定又要推迟执行了。”

洛朗丝目瞪口呆，只听陪审团主席所说的一番不祥的话在她耳边嗡嗡作响：

“以皇上和法律的名义，我逮捕保尔-玛丽和玛丽-保尔·

① 德·阿尔莱指博蒙伯爵，格罗斯布瓦的领主阿希勒三世(1639—1712)，曾于一六八九至一七〇一年任最高法院院长，以其睿智及善辞令闻名。

西默兹，逮捕阿德里安和罗贝尔·德·奥特塞尔。”接着他指着几个被告身上的污泥对随从人等加上一句：“这几位先生不会否认他们今天骑马骑了好半天吧？”

“你控告他们什么罪名？”五天鹅小姐傲慢地问。

“你不逮捕这位小姐吗？”吉盖问。

“我让她交保释放，等到充分研究了控告她的罪名再说。”

古拉尔愿意作保，他只要求女伯爵保证不私自逃走就行。洛朗丝向这个过去西默兹公馆管猎犬的仆人闪电似的投过充满轻蔑的一瞥，这样一来就使得古拉尔从今以后变成了她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一行眼泪从她的眼里流出，这是极端愤怒的眼泪，说明她的内心已经变成一个悲痛的地狱。四个贵族十分严肃地互相望了一眼，呆在那里动也不动。奥特塞尔先生和太太担心四个贵族和洛朗丝又瞒着他们做了什么事，不觉惊愕到难以名状的地步。作为父母，他们为两个儿子担惊受怕，经过千辛万苦才得以使他们回来，现在眼看又要被夺走了，他们象被钉在椅子上一样，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德·奥特塞尔先生，我得请求你为我作保吗？”洛朗丝大声喊了一句，立刻把她过去的监护人惊醒，在他听来，这喊声就仿佛最后审判的清晰而裂人心肺的号角声一样。

老头儿揩掉流下来的眼泪，他明白了一切，用微弱的声音对他的被监护人说：

“对不起，女伯爵，你知道我是全副身心都为你服务的。”

莱谢诺起初对几个罪人安安静静地坐着吃饭觉得很惊异，后来看见奥特塞尔夫妇吃惊的表情和洛朗丝的沉思神气，

就又回到当初他们有罪的想法上去。其实洛朗丝是在思索人家对他们设置了怎样的陷阱。

“各位先生，”莱谢诺彬彬有礼地说，“你们都是有教养的人，不会进行无谓的抵抗；请你们四位跟着我到马厩去，我们必须当着你们的面把你们坐骑的马蹄铁取下来，这些马蹄铁是本案的重要证物，也许能证明你们无罪或有罪。小姐，你也来吧？……”

五天鹅的铁匠同他的学徒被莱谢诺作为专家请来，他们在马厩里进行工作的时候，治安法官带来了戈塔尔和米许。把每一匹马的马蹄铁都拆下来，做上记号放在一处，以便同花园里留下的马蹄印核对，这花了很长时间。这时候莱谢诺知道皮古已经到来，就留下宪兵们看守被告，自己回到饭厅里来口授笔录；治安法官指给他看米许衣服上的污点，向他叙述了逮捕时的情况。

“他们一定是杀掉了上议员，然后把尸首砌在墙壁里面了，”皮古最后作出结论对莱谢诺说。

“现在，我害怕的确是这样，”陪审团主席回答。他转过来问戈塔尔：“你把灰泥搬到哪里去？”

戈塔尔哭起来。

“司法人员把他吓坏了，”米许说，他的眼睛喷出火焰来，就象一只狮子陷入罗网一样。

这时候扣留在镇长家中的下人们都回来了，他们拥挤在前厅里，卡特琳同迪里厄哭哭啼啼地告诉他们，他们的回答关系重大。陪审团主席同治安法官无论提什么问题，戈塔尔的

回答只是呜咽；哭得太厉害了，他终于肌肉抽搐起来，提问的人害怕了，就放过了他。这小家伙，看见没有人监视他了，就微笑起来望着米许，米许也瞧他一眼表示赞许。莱谢诺离开治安法官，跑去催促专家们快点完成工作。

"先生，"奥特塞尔太太终于向皮古开口了，"你能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逮捕这些人吗？"

"这几位先生被控告武装绑架上议员，而且把他非法监禁起来，虽然有一些迹象，我们还不作出猜测说他们已经杀死了上议员。"

"犯这种罪要处什么刑罚？"奥特塞尔老头问。

"既然目前的法典还没有废止原有的法律，根据仍然有效的法律，这种罪要处死刑，"治安法官回答。

"死刑！"奥特塞尔太太喊了一声就昏过去了。

正好这时候神甫同他的妹妹来了，妹妹叫来了卡特琳和迪里厄的老婆。

"可是我们连见也没有见过他，你们那位该死的上议员！"米许大声说。

"马里翁太太，格勒万太太，格勒万先生，上议员的贴身男仆，维奥莱特，这几个人可不会说见也没有见过你，"皮古回答，脸上带着尖刻的微笑，样子完全是个确信不疑的法官。

"我真不懂，"米许说，法官的回答使他目瞪口呆，从这时候起，他才开始意识到他同他的主人们已经成为被人阴谋陷害的目标。

这时候，所有的人都从马厩里回来了。洛朗丝奔过去看

奥特塞尔太太，老太太已经恢复了知觉，她对洛朗丝说：

“要判死刑哩！”

“死刑？……”洛朗丝跟着说了一句，一边望着四个贵族。

这两个字使大家产生了一种恐怖情绪，受过科朗坦训练的吉盖马上利用这种情绪。

“一切还有挽回余地，”他把西默兹侯爵拉到饭厅的一个角落里对侯爵说，“也许你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开玩笑吧？真见鬼！你当过军人。兵士同兵士是谈得拢的。你们把上议员怎样了？如果你们杀死了他，那就一切都完了；如果你们仅仅是非法监禁他，就把他交出来，你看得很清楚，你们的目的已经不能达到了。交出来我敢担保陪审团主席只要同上议员一商量，准可以把事情平息下去。”

“我们对你所提出的问题一点儿也弄不懂，”西默兹侯爵回答。

“如果你们采取这种态度，那么后果可就严重了，”宪兵队长说。

“亲爱的表妹，”西默兹侯爵说，“我们要进监狱了，可是你别担心，再过几个钟头我们就会回来的，在这件事里有些误会，不久就会弄清楚的。”

“为着你们，我也希望事情会是这样，先生们，”法官说，同时指挥吉盖把四个贵族连同戈塔尔和米许带走。“不要把他们带到特鲁瓦去，”他对宪兵队长说，“把他们拘留在阿尔西你们的队部里。他们明天一早就要到场核对他们的马蹄铁同遗留在花园里的马蹄印是否相同。”

莱谢诺和皮古在离开以前，审问了卡特琳、奥特塞尔夫妇和洛朗丝。迪里厄夫妇、玛尔特和卡特琳供称，只在午餐时分看见过他们的主人；奥特塞尔先生供称，在三点钟时看到过他们。

到了午夜，屋子里只剩下洛朗丝，她坐在奥特塞尔夫妇之间，古热神甫和他的妹妹前面，四个年轻人不见了。十八个月来，四个年轻人是古堡的生命，是她的爱情和快乐，现在不见了。她在长时间中保持沉默，也没有人敢打破这种沉默。眼前的悲痛是最深沉最彻底不过的了。最后，终于听见了一声叹息，大家都朝叹息的人张望。

那是玛尔特，她躲在一个角落里。她站起来说：

“死刑！主人……尽管他们没有罪，人们还是要杀害他们。”

“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神甫问。

洛朗丝没有回答，走了出去。在这意想不到的祸事中，她需要清静以恢复勇气。

第三章 帝制时代的一桩政治案件

法兰西帝国一个上议员被绑架这件事，距今已经有三十四年，中间又经历了三次大革命，而今只有老人才能回忆得起这件事在欧洲引起了怎样的轰动。几个年轻人被控绑架马兰，这件案子所引起的兴趣和好奇心，没有任何案子可以比得上，只有帝政时期圣米迦勒广场杂货店老板特律莫的案子，莫

兰寡妇的案子，王政复辟时期菲亚尔代斯和卡斯坦的案子，现政府治下拉法热夫人和费希的案子，才差可比拟。这样一件谋害皇上的上议院成员的案件，必然引起皇上的震怒。差不多在案件发生的同时，人们便把逮捕被告和搜索无结果的事禀告了皇上。森林经过深入的搜索，奥布和附近各省也都跑遍，丝毫没有找到从哪条路绑架贡德维尔伯爵，或者把他禁闭在哪里的痕迹。拿破仑召见了大法官。大法官从警务大臣那里获取情报以后，来向拿破仑解释马兰同西默兹家族的关系。当时皇上正在忙着料理国家大事，他认为这件案子可以根据以前的事实来加以解决。

“这些年轻人真是疯了，”拿破仑说。“象马兰这样的法学家当然会否认用暴力强迫签订的字据。监视这几个贵族，看他们怎样释放贡德维尔伯爵。”

他命令尽可能快地处理这件案子，因为他认为这件案子是攻击他建立的制度，是否定大革命所带来的变革的恶劣例子，是对把贵族财产收归国有这个大问题的反攻倒算，是把各党各派合并起来的一个障碍，而合并党派是他对内政策中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最后，他认为他受了这些年轻人的骗，他们本来向他许下诺言要安分守己的。

“富歇的预言应验了，”他喊道，他想起了两年前富歇漏出来的一句话，富歇现在是他的警务大臣了，他当时说那句话是由于受到科朗坦关于洛朗丝的报告的影响。

在宪政政府统治下，没有人会理会这种又盲又哑、既冷若冰霜又不知感恩的“政府公事”；这种制度下的人民很难想象

在帝制统治下皇上说一句话，他的政治机构或管理机构就要大卖力气。他的强大的意志力仿佛不仅感染人们，也感染事物。拿破仑说了那番话以后，一八〇六年的反法联盟①出其不意地发生了，使皇帝完全忘记了这件案子。他想的是重新发动战役，他忙着集结部队，准备猛击普鲁士君主政体的心脏。可是他关于赶快处理这件案子的意愿得到了有力的贯彻，因为所有法官的职位都处在朝不保夕的状态中。那时候，康巴塞雷斯以国务大臣身分，正在同大法官雷尼埃一起筹建第一审法院、帝国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他们在争论法官的制服问题，拿破仑对这个问题很重视，而且很有理由；他们在审核司法人员的名单，搜寻已被大革命取缔的前最高法院的遗老。奥布省的司法官员自然会想到，如果在绑架贡德维尔伯爵的案件中表现得卖力一些，对自己将来的地位大有好处。因此拿破仑的随便猜测在廷臣和一般群众眼中就成了确定不移的结论。

欧洲大陆依然生活在和平中，法国人人都崇拜皇帝；他迎合各种利害关系和虚荣心，迎合人，迎合事，迎合一切，甚至迎合人们对往事的回忆。因此暴力行动在群众的心目中就是损害公共的福利。无辜的西默兹兄弟和奥特塞尔兄弟，可怜就在群众中得了臭名声。只有少数几个贵族，躲在他们的领地上，私下为这个案子感到痛心，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开口。事实上，怎么能抗拒公众舆论呢？一七九二年被五天鹅贵族们

① 一八〇六年普鲁士联合英国和俄国组成第四次反法联盟，于一八〇六年十月初给拿破仑下了哀的美敦书。

透过五天鹅公馆的百叶窗枪杀的十一个人，被人从坟墓里挖出尸首来，全省都谴责几个被告杀害了他们。人们害怕有些大胆的逃亡贵族会一个个都起来，用暴力对付那些取得他们财产的人，以抗议对他们财产的不公平的剥夺，要求归还他们的财产。因而这几个被捕贵族就被人看作是强盗、窃贼、杀人犯；米许与他们共谋，对他们更是极大的不幸。在恐怖时期中，这个省所有掉下来的头颅，都是米许这个人或者是他的岳父斩的；关于米许，还流传着无数稀奇古怪的传说。此外，由于奥布省几乎所有的官吏都是马兰安插的，他们更能给公众的怒气火上添油。没有一个慷慨的声音敢出来反对公众的呼声。事实上，几个可怜的被告没有任何法律手段可以抵制偏见，因为共和四年雾月法典虽然区别开起诉陪审团和审判陪审团，区别开公诉和审判，但却没有给被告有力的保障，如果对审讯的公正与否产生怀疑，被告不能够上诉到最高法院。

四个贵族和米许等人被捕的第三天，五天鹅古堡的主人和奴仆都被起诉陪审团传讯。五天鹅就交给佃农看守，古热神甫和他的妹妹搬过来住，负责监督。五天鹅小姐和奥特塞尔夫妇搬到迪里厄的小房子里居住，这所小房子坐落在环绕特鲁瓦城延伸的又长又阔的郊区。洛朗丝看到了老百姓的怒火，资产阶级的恶意，行政官吏的敌对情绪，她的心都揪紧了；这一切都是从一些小事情上表现出来的，谁如果牵进了刑事犯罪案，这些案子在哪个外省城市审判，他的亲属在那里就总会碰到这些事情。她听到的不是充满鼓励和同情的言语，而

是故意说给她听的饱含恶意报复的谈话；对她这样的处境人们原应保持最低限度的礼貌和克制态度，但是人们表现出来的却是仇恨；尤其重要的是普通人都难以忍受的孤立，处在逆境的人由于不信任任何人，对这种孤立更加敏感。洛朗丝的全部勇气已经恢复，她认为她的表哥们的无辜太明显了，因而她对人们的态度毫不在乎，并不害怕群众对她所作的无声的谴责。她鼓起奥特塞尔先生和太太的勇气，同时不停地想着即将到来的司法战役，按照程序的迅速来说，这场战役不久就要在刑事法庭打响。可惜这时候她受到意想不到的一次打击，使她的勇气大减。

正当她的全家处在灾难当中，人人都鄙弃他们，他们全家仿佛陷入沙漠中间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洛朗丝的眼中突然变得形象高大起来，而且显示出他的高贵性格。这个人就是德·夏尔热伯夫侯爵。陪审团的主席在起诉书的结尾签上"同意起诉"几个字，而且将起诉书交给公诉人的第二天，几个被告已经由拘留而变为正式逮捕，夏尔热伯夫侯爵坐着他的老式马车，勇敢地来搭救他年轻的亲戚来了。这位伟大家族的家长，预见到司法程序的迅速，已经匆匆忙忙赶到巴黎，带回来了一个旧时代最足智多谋和最诚实的诉讼代理人博尔丹，这位博尔丹在过去十年中是巴黎所有贵族的诉讼代理人，他的后继者就是有名的但维尔。这位可敬的诉讼代理人立刻挑选了一个律师，他是过去诺曼底最高法院院长的孙子，现在正在跟博尔丹学习，将来想当法官，名叫德·格朗维尔。事实上，在办理这个案件以后，德·格朗维尔先生也的确当上了巴黎

的代理检察长——这个取消了的官职是拿破仑重新把它恢复的——，后来成为我们时代最有名的司法人员之一。德·格朗维尔先生同意办理这个案件，他认为这是他第一次出头露面的机会。在那时代，公设辩护人取代了律师，因此辩护权并不受限制，每个公民都可以为自己的无罪辩护，可是一般被告都雇旧律师为自己辩护。

老侯爵对洛朗丝受尽悲痛折磨感到震惊，他立刻在行动上表现出十分有教养和合乎礼节。他提也不提过去他白提了的忠告。他介绍博尔丹时说这位诉讼代理人是最有权威的人，对他的意见必须一字一句毫无折扣地遵行；他介绍年轻的德·格朗维尔说他是辩护律师，对他完全可以信任。

洛朗丝把手伸给老侯爵，而且自己还热烈地紧握侯爵的手，这使侯爵感到十分高兴。

“您以前的话说对了，”她对侯爵说。

“那么你们现在愿意听我的忠告吗？”他问。

年轻的女伯爵同奥特塞尔先生和太太同时点了点头。

“好！那就到我的房子来住吧，我的房子在城中心，离法院不远；你们在这儿太挤了，你们同你们的两位律师一起搬过去，那就好多了；你们就不至于离开战场太远。在这里你们每天都要穿越特鲁瓦。”

洛朗丝接受了，老侯爵就把她同奥特塞尔太太带到他的房子里。在整个诉讼进行期间，两个辩护人和五天鹅一家都要住在这里。晚饭以后，关起门来，博尔丹请洛朗丝把案子经过情况向他确切地述说一番，虽然案发前的有些事实已由侯爵

在从巴黎到特鲁瓦来的路上对博尔丹和年轻的律师讲过了，但是博尔丹仍然请洛朗丝源源本本地讲述，任何细节都不要忽略。博尔丹两只脚烘着火，听着，丝毫没摆出权威的架势。至于年轻的律师，则情不自禁地一半为五天鹅小姐的美貌着迷，一半注意倾听案情的细节。

“真的讲完了吗？”博尔丹等洛朗丝讲完以后问道。洛朗丝所讲的内容就跟本书到目前为止所叙述的一样。

“讲完了，”她回答。

最深沉的静寂在夏尔热伯夫公馆的客厅里延续了几分钟；在这里，演出了人生最严肃的一幕，也是最少见到的一幕。一切案件在法官审判以前，都是先经过律师判断的，正如同病人的死亡总是由医生预感到一样；律师和医生判断以后，人们才开始同自然或者法律斗争。洛朗丝，奥特塞尔先生和太太，老侯爵，人人的眼睛都盯着诉讼代理人的又老又黑的、布满深深的麻点的脸。到底有活路还是死路一条？老诉讼代理人要把话说出来。奥特塞尔先生揩去额头上的汗珠；洛朗丝望了望那个年轻的律师，发觉他满脸愁容。

“怎样？我亲爱的博尔丹？”侯爵一边问一边把鼻烟盒递给他，诉讼代理人心不在焉地拿了一撮鼻烟。

博尔丹摩擦着他的腿肚，他穿着黑呢短裤，黑粗绢丝袜，上身穿的长上衣式样有点象十八世纪被称为法兰西服的那种。他把他的狡黠的眼光投向他的当事人，眼光里带着惊慌的表情，这使他的当事人仿佛一下子跌落到冰窖里。

“要我剖析案情吗？”他问，“要我对你们坦率地说话吗？”

“说吧，先生！”洛朗丝回答。

“你们好心好意所做的一切，都反过来成为不利于你们的证据，”老讼师开口对她说，“没办法救你的亲戚，只能设法减轻他们的刑罚。你命令米许卖掉他的地产，这就是你对上议员有犯罪意图的最明显的证据。你故意把底下人都派到特鲁瓦去，以便你们单独留下来，由于这是事实，证据就更加有力。奥特塞尔哥哥对博维萨热说了一句要命的话，这句话把你们都断送了。你自己在院子里也说过一句话，证明你很久以来已经对贡德维尔怀有恶意。而且你在事情发生时亲自站在铁栅栏门那里望风，如果对你没有起诉，只不过是他们想避免在案子里加上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而已。”

“这个案子是无法辩护的，”德·格朗维尔先生说。

“尤其是因为我们不能说出事实真相，所以更难辩护，”博尔丹接着说。“米许、西默兹兄弟和奥特塞尔兄弟应该简单地坚持说，他们同你只到森林里去了半天，说他们是回到五天鹅吃的午饭。可是纵使我们确定三点钟绑架发生的时候你们是在五天鹅，谁又能当你们的证人呢？玛尔特是其中一个被告的妻子，迪里厄夫妇同卡特琳是你的底下人，奥特塞尔先生和夫人是两个被告的父亲和母亲。这些证人是没有用处的，法律不同意他们为你们作证，常识认为他们只会帮你们的忙。如果不幸你说出来是到森林里挖掘一百一十万法郎的金子，你就把所有的被告都断送了，他们要作为盗贼给送上苦工船。公诉人，陪审员，法官，旁听的群众，整个法兰西都会认为你们偷了贡德维尔的金子，认为你们囚禁上议员的目的就是为了做

这桩事。假定目前的起诉书能够站得住脚，案情是不清不楚的；假如说出了事情真相，相反，案情倒变得一清二楚了；陪审员一定用盗窃金子来解释案情中所有不明不白的地方，因为时至今日人人都把保王党看作是强盗！目前的案情可以看作是一种报复行动，在当前政治形势下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被告有蒙受死刑的危险，可是不会人人都认为这是丢人的事情；如果把挖掘金钱的事扯进去，那根本是不合法的，你就会失掉公众的同情，因为罪行如果是情有可原的，公众会同情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案子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把藏金的处所，森林的地图，藏金子的铁筒和金子一起拿出来证明你们这一天是怎样度过的话，在公正的司法人员面前你们是可能开脱的；可是到了目前这种情况，所能做的只能是沉默了。愿天主保佑，六个被告中没有一个乱说话就好了，我们还可以看看是否能利用他们的审讯记录。"

洛朗丝绝望地绞扭着两只手，把悲痛的眼睛仰望天空，因为这时候她才发现她的表哥们已经落到怎样的深渊。老侯爵和年轻的律师都表示完全同意博尔丹这一番可怕的话。奥特塞尔老头哭了起来。

"为什么不听从古热神甫的话逃走呢？"奥特塞尔太太十分懊恼地说。

"啊！"博尔丹喊起来，"如果你们本来可以叫他们逃走，而你们却没有这样做，那你们就是亲手杀害了他们了。缺席裁判可以争取时间。有了时间，被告就能弄清案情。这桩案子是我生平所见最神秘的案件，我在一生中是弄清楚过不少案

件的。”

“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这件案件，甚至我们也不能，”德·格朗维尔先生说，“如果被告是无罪的，这件事就是别人干的。五个人总不能够象变戏法似的到一个地方来，弄到几匹马，马蹄铁同被告的一模一样，装扮得与被告相同，把马兰放在壕沟里，唯一的目的是陷害米许、奥特塞尔和西默兹几位先生。这些尚未找到的真正的罪犯一定是为了某种利益才打扮成这五个无罪的人的样子；要找到犯罪分子，或者找到他们的踪迹，我们得象政府一样，有相当数量的侦探和耳目，分派到方圆八十公里的所有村镇里去。”

“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博尔丹说，“连想也不要这样想。自从社会创造出司法机关以后，它从来没有给过无罪的被告一种同法官诉追罪犯相等的权利。司法机关是掌握在诉追人手中的工具，不是被告手中的工具。辩护人手中既没有侦探，又没有警察，又不能操纵社会舆论来证明被告无罪，无罪的一方唯一的武器就是讲道理；讲道理虽然能够影响法官，而对怀有成见的陪审员却往往毫无效力。现在全国都反对你们。那八个在起诉书上签署的陪审员都是贵族地产的获得者。我们将来的审判陪审团成员，不是象他们一样的贵族地产获得者，就是贵族地产的卖主或者主持其事的行政官员。总之，我们将要遇到一个‘马兰’① 的陪审团来审判马兰案件。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完整的防卫体系，不要从这里面走出来，宁可无罪

① 双关语，“马兰”(malin)的原意是：恶毒的，怀有恶意的。

而死。你们会被判决有罪。我们要上诉到最高法院，我们尽可能在那里拖延时间。如果在这段时期中我能够搜集到有利于你们的证据，你们就可以要求特赦。这就是我对案情的剖析和我的意见。如果我们胜诉了（因为打官司一切情况都可能出现），这就是奇迹；你们的律师是我所认识的律师中最可能实现这个奇迹的人，我要帮助他实现这个奇迹。"

"上议员应该是掌握这件案子的关键人物，"德·格朗维尔先生这时候说，"因为一个人总是知道谁恨自己和为什么要恨自己的。我亲眼看见他在冬末离开巴黎，他单独一个人到贡德维尔来，没有带领随从，同他的公证人躲在古堡里，简直可以说他是自己送入虎口，让那五个人绑架他的。"

"的确，"博尔丹说，"他的行动最低限度也象我们的行动那么古怪；可是现在是全国都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怎能从被告的地位一变而为控告人呢？我们需要的是善意和政府的帮助，以及比平常案件多一千倍的证据。我看出来我们不知姓名的敌人是有预谋的，而且作了极为精细的安排，他们十分清楚米许和两位西默兹先生同马兰之间的关系。他们作案的时候不说一句话，不偷一件东西，证明他们十分小心谨慎。我看他们面具下面掩盖着的不是普通罪犯。可是把这些话对人家派给我们的陪审员去说，又有什么用呢！"

这番具有敏锐观察力的谈话使洛朗丝既震惊又懊丧，在私人案件中这种洞若观火的能力使某些律师和某些法官变成大名鼎鼎的人，而现在这种无情的逻辑推理使洛朗丝的心抽紧了。

“在一百件刑事案件中，”博尔丹说，“没有十件是经过司法机关全面调查清楚的，也许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案件根本没有搞清内情。你们的案件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内情不仅被告弄不清，公诉人也弄不清，司法机关不明白，公众也不明白。至于皇帝陛下，他有别的重要事情，纵使西默兹先生们不想推翻他，他也想不到去救他们。可是真见鬼！谁跟马兰有仇呢？他们要怎样对待马兰呢？”

博尔丹同德·格朗维尔先生互相望了一眼，他们似乎怀疑洛朗丝说的是不是实话。这对年轻姑娘说来是案子发生以后千万种痛苦中最刺心的一种；因此她向两个辩护律师扫了一眼，这道眼光立刻把他们的恶意怀疑消除净尽。

第二天，诉讼案卷交到辩护律师手中，他们而且能够同被告们谈话。博尔丹回来对全家说，六个被告都是正直的人，用一句职业术语来说，“他们都顶住了”。

“德·格朗维尔先生要为米许辩护，”博尔丹说。

“米许？……”夏尔热伯夫侯爵惊叫起来，这个改变使他惊异。

“他是全案的中心，也是危险的所在，”老讼师说。

“如果他所处的地位最危险，我觉得这样改变是应该的，”洛朗丝大声说。

“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德·格朗维尔先生说，“我们要好好加以研究。如果我们能够挽救他们的性命，那是亏得奥特塞尔先生吩咐过米许修理一下低洼道路上栅栏的一根木桩，因为森林里出现过一只狼。在刑事法庭上一切都要看辩

论的结果，而辩论会环绕着一些小事情进行，你们将看到这些小事情会变成大事情。”

洛朗丝感到内心十分沮丧，凡是善于思想和行动的人，遇到思想和行动都证明毫无用处的时候，心灵上就会受到这种挫折。现在的问题不是依靠忠心的党徒去推翻一个人或者政府，不是依靠狂热信徒的秘密结社，她看见的是整个社会武装起来反对她同她的表哥们。谁也不能够单枪匹马去攻打一所监狱，谁也不能在充满敌意的群众包围中，在推断被告凶狠而特别提高警惕的警察监视下，去解救囚犯。年轻的德·格朗维尔看到这位高贵而勇敢的姑娘变得呆若木鸡，而且她的表情使她显得更为沮丧时，感到十分吃惊，因而试图鼓起她的勇气，她回答他：

“我沉默，我忍受，我等待。”

她的声音、姿势和眼神，使得这句答话显得十分崇高伟大，如果在更广阔的舞台上说出来，毫无疑问就会闻名于世。

过了几分钟，奥特塞尔老头对夏尔热伯夫侯爵说：

“我为两个可怜的孩子花了多少心血！我已经为他们积蓄了将近八千法郎的入息，投资在公债里。如果他们愿意从军，他们早已得到高级官阶而且今天已经体体面面地结婚了。现在我的一切计划都成了泡影。”

“现在是他们的生死关头，他们的荣誉能否保住还很难说，”奥特塞尔太太对丈夫说，“你怎么还想到他们能得多少好处呢！”

“奥特塞尔先生什么都想到了，”侯爵说。

五天鹅的人们等待着刑事法庭开庭辩论，他们要求与被关押的人见面，没有得到批准，这时候，古堡在绝密的情况下发生了一件极端严重的事情。玛尔特在起诉陪审团面前作过证，她的证言毫无价值，以致公诉人没有传她到刑事法庭上作证。于是她回到了五天鹅。象一切多愁善感的人一样，这个可怜的女人坐在客厅里陪伴着古热老小姐，意气沮丧，呆若木鸡，叫人看了可怜。她同神甫一样，也同一切不知道被告们那天干了些什么事的人一样，对被告们的清白无辜，颇有点怀疑。有时，玛尔特相信米许、她的主人们和洛朗丝对上议员有过报复行为，可怜的女人相当了解米许的忠心，她懂得米许在所有被告中地位最危险，或者是由于他过去的历史，或者是由于他在这件案子中担任重要的角色。古热神甫，他的妹妹和玛尔特，都从这种想法出发，对各种可能性作出猜测；他们越想，就越觉得有点道理。笛卡儿所要求的“绝对怀疑”，在人的脑海里是不可能存在的，正如大自然里不可能有真空一样；如果通过某种大脑活动发生了这种状况，那么正如抽气机的效果一样，便成为一种极为特殊的和畸形的状况。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人总是会相信某一方面的。因此，玛尔特由于十分害怕被告们有罪，她的惧怕心理就变成了相信他们有罪。这种心理状态必然要给她带来不幸。

几个贵族被捕后的第五天，晚上约十点钟，她正要上床睡觉的时候，她听见母亲在院子里叫她，她母亲是从农舍步行到这儿来的。

“特鲁瓦的一个工人想同你说话，他是米许派来的，他在

低洼道路那儿等你，”母亲对玛尔特说。

她们两人从豁口那里走捷径过去。夜色很暗，一路上没有亮光，玛尔特只见黑暗中有一条人影，再也分辨不出别的东西。

“太太，请告诉我，你是不是米许太太？”来人用相当惊惶的声音说。

“我是，”玛尔特说，“你有什么事？”

“好，”陌生人说，“把你的手伸过来，不要害怕。”他凑到玛尔特的耳边说，“我是米许派来的，给你送一封信。我是监狱里的一个职员，如果上司发现我不在，我们就都没有命了。请相信我。我是你的好父亲从前安插在监狱里面的，因此米许相信我。”

他把一封信塞到玛尔特手里，不等她回话就消失在森林里了。玛尔特全身一震，她想到她终于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了。她同母亲奔回农舍，关起门来读了以下这封信：

亲爱的玛尔特，带给你这封信的人能严守秘密，他不识字，他是巴贝夫谋叛案中最坚定的共和党人之一；你父亲经常利用他，而且他把上议员视作叛徒。我亲爱的妻子，上议员被我们囚禁在以前我们隐藏主人们的地窖里。那个混蛋只有五天的食物，而我们的利益是让他活着，因此你收到这封信以后，马上送至少五天的食物给他。森林一定被人监视，必须十分小心，就象以前对我们的小主人那样小心。不要同马兰谈话，一个字也不要跟他说，我们在地窖的石级上留下一个面具，你把面具戴上。如果你不想叫我们人头落地，你就严格保守全部秘密，我是不得已才告诉你的。你对五

天鹅小姐也别提一个字，她会害怕的。不要为我担心，我们确信这件案子会有一个好的结局，在必要时，马兰可以做我们的救星。最后，我用不着叮嘱你，看完这封信后，把信烧掉，因为哪怕让人看见一行字，就会使我人头落地。我热烈地拥抱你。

米　许

除了玛尔特，她的儿子，米许，四个贵族和洛朗丝以外，没有人知道森林中部的小丘底下有一个地窖；起码玛尔特是这样想的，因为米许没有告诉她遇见过佩拉德和科朗坦这回事。因此这封信只能是从米许那里来的，而且她也觉得这好象是米许写的和签名的。毫无疑问，如果玛尔特马上去征求她的女主人和两个律师的意见，那个狡猾的老讼师也许能发现一些线索，识破陷害他那些当事人的毒计，因为他们都知道几个被告是无罪的。可是玛尔特象大多数妇女一样，只按照自己最初的冲动行事，她对于自认为显而易见的事情深信不疑，便把信扔进壁炉里。突然，一种难以明言的谨慎想法掠过她的心头，她连忙从火里把未烧完的信拾出来，信上剩下空白部分和五行字，这五行字的内容不会牵累任何人，她把残信缝到她的衣服的下摆里面。

她相当惊骇地想到上议员已经有二十四小时没有东西吃了，她想当晚就给他送去酒、面包和肉。她的好奇心和人道主义精神都不允许她拖延到第二天。她烧旺了炉子，亲自烘了两只圆面包，又在她的母亲帮助下，制作了兔肉和鸭肉酱，一块米糕，烧了两只子鸡，拿了三瓶酒。大约半夜两点半钟，她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只背篓里，就动身到森林里去；她带

着猎狗库罗一同去，凡是这一类行动，都由库罗充当十分聪明的侦察兵。它很远就能嗅出有陌生人，一经发觉有陌生人来到的时候，它就回到女主人身边低声地咆哮着，望着女主人，鼻子向着危险的方向。

大约清晨三点钟玛尔特来到了池塘边上，她把库罗留在那里守卫。她花了半个钟头挖开入口，然后提着一盏暗灯走到地窖门口，在石级上她的确找到一个面具，她把面具戴上。关押上议员这件事仿佛事先经过长时间的筹划。玛尔特发现关闭地窖的铁门上方有一个洞，是她以前所未见过的，这个洞有一英尺见方，开得很粗糙，门闩用挂锁锁上，否则马兰就会象所有囚犯一样，既有耐心又有时间，能够破门逃走。

上议员从他的苔藓床上站起来，他看见来人脸上戴着面具，就叹了一口气，因为他猜到了还不是释放他的时候。他借着暗灯的不稳定的灯光仔细观察玛尔特，终于从她的衣服，她的肥胖的身躯和她的举止上认出了她；等到她把肉酱从洞里递给他的时候，他让肉酱跌到地下，一下抓住她的双手，以飞快的速度想从她的手里脱下两只戒指来，一只是她的结婚戒指，另一只小戒指是五天鹅小姐送给她的。

“你不能否认你是亲爱的米许太太了吧，”他说。

上议员的手指一碰到她的手，玛尔特马上握紧拳头，当胸给上议员猛击一拳。然后她一句话也不说，跑去砍了一根相当粗大的木棒，把其余的食物都放在木棒末端递给他。

“你们要拿我怎么样？”他问。

玛尔特没有回答，转身就走了。回家的时候，大约五点钟

光景，她走到森林边沿上。库罗警告她有陌生人。她又折回原路，向着她住过好久的五天鹅阁走去；可是她刚走出林荫道，就发觉自己被一个贡德维尔的村警远远瞧见了，于是她决定迎着他走去。

"你真早呀，米许太太？"村警边向她走过来边说。

"我们的命苦，"她回答，"我不得不象女佣人那么干活；我到贝拉什去要些种子。"

"你们在五天鹅没有种子吗？"村警问。

玛尔特没有回答。她继续赶路，到了贝拉什田庄，她请求博维萨热给她几种种子，她说奥特塞尔先生叫她到他这里来讨点种子以便更新品种。玛尔特离去以后，贡德维尔的村警立刻到田庄来查问玛尔特在那里要了什么。过了六天，玛尔特变得更谨慎小心了，她在午夜就把食品送去，免得遇上村警；很明显，村警在监视着整个森林。这样送了三次以后，法庭已经开庭辩论，她听见神甫高声读出被告们的口供以后，不由得惊骇极了。

她把古热神甫拉过一边，叫神甫发誓对她所告诉他的一切都严守秘密，如同对忏悔的内容保密一样，然后把米许给她那封信的残余部分给神甫看，把全部内容告诉神甫，告诉他地窖里面藏着上议员。神甫马上问玛尔特有没有她丈夫的别的信件可以比较笔迹。玛尔特回到自己的农舍，发现一张传票在等着她，传她出庭作证。等她回到古堡以后，古热神甫和他的妹妹也都收到要出庭作证的传票。他们不得不马上到特鲁瓦去。因此，这幕悲喜剧的所有人物，包括配角在内，都集中

到舞台上来了；在这个舞台上，两个家族的命运正在经受考验。

在法国只有极少数地方，司法借助排场来表现它应有的气派。除了宗教和王权，司法岂不是最庞大的社会机器吗？可是无论走到哪里，甚至在巴黎，司法衙门气派之小，布置的恶劣，陈设的单调，都大大地减少了这个庞大机器的威力，而我们的民族在今天各民族中是以公共建筑物最华丽、最壮观而自负的。

几乎所有的城市中，司法衙门的布置都一模一样。走进去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厅，厅的尽头有一张铺着绿粗呢的桌子，安置在讲台上，桌子后面排列着法官坐的普通扶手椅。公诉人的位子在左边，顺着这边过去，沿墙壁有一个长长的讲台，上面排列着椅子，那是陪审员的席位。陪审员席位的对面，是另一个讲台，上面放着一张长凳，是给被告和看守他们的宪兵坐的。讲台下面有一张桌子用来安放卷宗和证物，旁边就是书记官的座位。在拿破仑没有进行司法改革以前，政府专员和陪审团主席各有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一个在法官席的右边，一个在左边。两个执达吏在席前的空隙地方来往奔走，传讯证人。被告律师席位在被告所在讲台的下面。一道木栏杆在大厅的另一端把陪审员席和被告席两个讲台连接起来，围成一圈，圈子里摆着几张长凳，是给讯问过的证人和有特权的听众坐的。最后，法庭的对面，大门的上端，总有一个蹩脚的讲台，那是保留给官员和经院长特许的本省妇女坐的，因为院长负责维持法庭的治安，有权挑选听众。没有特权的旁听者只

好站在大门和栏杆之间的空处。这就是法国法院和今日重罪法院的一般面貌，当时特鲁瓦的重罪法庭也是这个样子。

在一八〇六年四月，组成法庭的庭长和四个法官也好，公诉人也好，陪审团主席也好，政府专员也好，执达吏也好，辩护律师也好，除了宪兵以外，都是既没有制服，也没有特殊标志的。如果有了，倒可以使单调的陈设和相当枯燥的外貌得到调剂。这儿连耶稣钉十字架的像也没有，因此，司法人员也好，被告也好，都不能拿耶稣作为榜样。这里一切都很暗淡而且平庸。壮丽的陈设对社会利益十分必要，对犯人说来也许倒是一种安慰。遇有开庭审判这一类机会，观众总是踊跃前来旁听的，过去如此，将来也会如此，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先改变习俗，必须使法国认识到准许旁听并不能带来宣传效果，公开审判只能构成过度严重的刑罚，如果立法者能想象到这种刑罚的严重性，也许就不作这样的规定了。习俗往往比法律更残酷。一个时代的习俗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人，法律却是整个国家理智的结晶。习俗往往是违反理智的，可是比法律更强有力。

法院门前聚集了不少人。就象所有轰动一时的案件一样，院长不得不派一小队士兵守卫在法院门口。旁听的人都站在栏杆后面，人数那么多，简直使人气也透不过来。德·格朗维尔先生为米许辩护，博尔丹是西默兹兄弟的律师，案子中关系最小的奥特塞尔兄弟和戈塔尔则由特鲁瓦城的一个律师辩护。还未开庭，三个律师已经坐到他们的座位上，个个脸上都显得信心十足。医生从来不让病人发现他的忧虑，同样地，

律师也总是对他的当事人显出充满希望的样子。这是欺骗转化为美德的极其罕见的一个例子。

被告走进来时，人群中对四个年轻贵族响起了一阵轻轻的赞美声；经过二十天的关押和担惊受怕，他们的脸色都变得有点苍白。一对孪生子长相那么酷似，引起了人们极强烈的兴趣。也许每个人都在想：大自然应该特别保护这种稀世奇珍；如果命运忽视了他们，让我们来补救命运的疏忽吧。他们举止高贵，平易近人，既无羞愧之色，也不盛气凌人，这使妇女们非常受感动。四个贵族同戈塔尔就穿着他们被捕时所穿的衣服出庭；米许的衣服因为被拿去作为证物，他就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一件蓝礼服，罗伯斯比尔式棕色天鹅绒背心，一条白领带。这个可怜的人，由于面孔生得凶恶，受到了惩罚。人群中稍一骚动，他就用他的黄色、清澈而深沉的眼球向他们望去，人群立刻报以嫌恶的低语声。听众都认为米许站在被告席上是上帝的旨意，米许的岳父曾经使多少人坐上这被告席啊！可是米许其实是个伟大的人，他抑制住一个嘲讽的微笑，只用眼睛望着他的主人们。他的神气似乎对他们说："我害了你们了！"五个被告都同他们的辩护律师亲亲热热地打了招呼，只有戈塔尔仍旧在装傻。

首先由辩护律师对某些审判人员和陪审人员提出拒绝，他们显得很精明老练，夏尔热伯夫侯爵勇敢地坐在博尔丹和德·格朗维尔先生旁边，对他们加以指点。陪审团组成以后，公诉书一宣读，被告就被分开隔离审问。每个被告的口供都惊人地相似。他们早上到森林里骑马蹓跶，一点钟时他们回

到五天鹅吃中饭；饭后从三点到五点半，他们又回到森林里去。这是各个被告口供的基本相同部分，其余细节则因各人地位特殊而有不同。庭长询问西默兹兄弟为什么这么大清早就出去，孪生兄弟两人的回答都是：他们回国以后，都想赎买贡德维尔，马兰前一天晚上到来了，他们想同马兰谈判，就同表妹以及米许一起出外丈量一下森林，以便确定赎买的价格。与此同时，奥特塞尔兄弟也同五天鹅小姐以及戈塔尔追捕过一只狼，这只狼是农民们看见在森林里出现的。如果陪审团主席也象搜集贡德维尔花园的马蹄印那样小心地搜集他们在森林里的马蹄印的话，那么就能得到他们在远离古堡的地方奔驰的证明。

奥特塞尔兄弟的口供证实了西默兹兄弟的口供，而且同他们在预审时的口供一致。这是因为每个被告都想到要证明他们出外蹓跶的目的，只有推说是打猎；几天以前有些农民发现过森林里有一只狼，每个人都把这件事拿来作为借口。

可是公诉人指出他们的口供前后有矛盾：预审时奥特塞尔兄弟供称打猎是大伙儿全都去的，而现在审判中的口供却说是奥特塞尔兄弟同洛朗丝去打猎，而西默兹兄弟去丈量森林。

德·格朗维尔先生指出：犯罪事实是在下午两点到五点半之间发生的，被告们说明他们上午是怎样度过的，法庭应该相信他们。

公诉人回驳说，被告们在上午进行监禁上议员的准备工作，他们就有利害关系要加以隐瞒。

到这时候所有的人都看清楚辩护律师的灵巧。法官、陪审员和听众不久就明白，这场官司的胜负，还要经过激烈的搏斗。博尔丹和德·格朗维尔先生似乎各种情况都预见到了。要证明无罪就得把当天的行动合情合理地交待清楚。因此辩护人的责任是要用颇象真实的故事，来对抗公诉人的不象是真实的故事。在辩护人的眼中看来，当事人既然无罪，公诉人所说的就是虚构的故事。对四个贵族的公开审讯充分澄清了事实，对他们是有利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对米许的审讯情况比较严重，这时候格斗开始了。每个人这才明白为什么德·格朗维尔先生宁愿为一个下人辩护，而不为主人辩护。

米许承认他恐吓过马里翁，可是他否认曾对马里翁使用暴力。至于伏击马兰一事，他说他只不过在猎场里蹓跶；上议员和格勒万先生可能看见他的枪口就感到害怕，以为他把枪口对准他们，事实上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他指出：在黄昏时分一个没有狩猎习惯的人可能以为枪口在对准自己，其实那支枪正躺在主人的肩膀上休息。至于他被捕时衣服的状况，他辩解说那是因为他回家的时候在壕沟豁口处跌了一跤。

"天黑了，我看不清楚，"他说，"在从低洼道路往上爬的时候，我扶着石头用劲，石头在我脚下滚，我也跟石头滚到一块了。"

至于戈塔尔拿给他的灰泥，他在每次审问时都这样回答，这次也这样回答：那是用来固定低洼道路栅栏上头的一根柱子的。

公诉人和庭长叫他解释：他怎么能同时在古堡的豁口上，又在低洼道路的上头固定栅栏的一根柱子，尤其是治安法官、宪兵们和村警都宣称听见他是从下面上来的？米许回答说：奥特塞尔先生骂过他，这件小事也没有办好，要他赶快修理，否则村里人从这里进出要惹起麻烦，因此他就去告诉奥特塞尔先生说已经修好了。

奥特塞尔先生的确叫人在低洼道路上头树起了一道栅栏，以阻止村里人占用这条道路。米许看见法庭十分重视他的衣服的状况，而且他用过灰泥又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就把这件事拿过来作为口实。在法庭上，如果说事实真相往往象是虚构的故事，那么虚构的故事也很象事实。辩护人和公诉人都很重视上面这一情况，由于公诉人的怀疑，由于辩护人的努力，这一情况成了至关紧要的问题。

直到目前为止，一审问到戈塔尔，这孩子就哭；到了法庭上，戈塔尔大概受到了德·格朗维尔先生的启发，承认了米许曾经叫他搬运灰泥。

“为什么你同戈塔尔都没有马上带治安法官和村警到栅栏那里去看一看呢？”公诉人问道。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么件事竟然关系到我们要判处死刑，”米许回答。

法庭命令把所有被告都带出去，只留下戈塔尔。剩下戈塔尔一个人以后，庭长就忠告他为着自己的利益要说真话，而且指出他装傻已经装不下去了。没有一个陪审员认为他是傻瓜。在法庭上不说话，他可能受到严重的处罚；如果他说了真

话，很可能他就没事了。戈塔尔哭了，摇晃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出来米许叫他搬了好几袋灰泥，可是每一次，他总在米许的农舍前面遇见他。法官问他一共搬了几袋。

“三袋，”他回答。

于是戈塔尔就同米许对质，要弄清楚所谓三袋是否包括戈塔尔被捕时搬运的那一袋，如果包括，那就是两袋，如果不包括，那就是三袋。对质的结果对米许有利。对陪审员来说，只用过两袋灰泥，他们似乎对这一点已经深信不疑；博尔丹和德·格朗维尔先生认为必须使陪审员们尝够灰泥的味道，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弄得陪审员们头昏脑胀，稀里糊涂。德·格朗维尔先生最后提出来说希望指派专家来鉴定一下栅栏的情况。

“陪审团主席只到那个地点走走，”辩护律师说，“目的并不是严格地鉴定栅栏的情况，而只是想看出来这是米许的遁词；按照我们的意见，他失职了，他的过失只应对我们有利。”

法庭事实上指派了专家去鉴定栅栏的一根柱子是否最近浇牢过。在公诉人方面，也想在专家鉴定以前就在这一论点上先操胜券。

他对米许说：“你偏偏挑选天色昏暗从五点半到六点半这段时间单独一个人去修理栅栏吗？”

“奥特塞尔先生骂过我哩！”

“可是，”公诉人说，“如果你把灰泥用在栅栏上，你应该使用过石灰槽和镘刀，你用过吗？如果你很快就走去告诉奥特塞尔先生说你已经修好了，你就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戈塔尔还

要运送灰泥给你。去以前你一定要经过你家门口，那么那时候你就应该放下你的工具和通知戈塔尔了。”

这几下推理象闪电似的袭来，法庭一下子沉浸在可怕的静寂中。

“算了，承认吧，”公诉人说，“你埋下去的不是一根木桩吧。”

“你以为我埋的是上议员吗？”米许带着深切嘲弄的神气说。

德·格朗维尔先生正式提请公诉人说明他的控诉罪名。米许被控的是绑架和非法监禁，并不是谋杀。这个质询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共和四年雾月的法典上明文禁止公诉人在辩论中提出新的罪名，他必须限于起诉书上所列罪名，否则整个诉讼可能被撤消。

公诉人回答说，米许是这件谋害案的主犯，他把全部罪责都归到自己身上以开脱他的主人，他很可能有必要把上议员禁闭在我们还未找到的地方，而把这地方的入口封闭。

一个个问题追着米许回答，同戈塔尔的对质使他意乱心烦，自己口供中的矛盾又无法解答，米许在围着被告席的栏杆上猛击一拳，说：

“绑架上议员的事与我无关，我倒相信他的仇人只是把他监禁起来了；如果他再度出现，你们就会明白灰泥同他的失踪毫无关系。”

“很好，”律师对公诉人说，“你为我的当事人作了很好的辩护，比我所能做到的更好。”

第一次开庭就此结束，辩护律师最后的大胆断言使陪审员们大吃一惊，这对辩护一方极为有利。因此，全城的律师和博尔丹都向年轻的辩护人热烈祝贺。公诉人对律师的这句话也感到不安，他害怕上了律师的圈套；事实上他的确上了当，这个圈套是两个律师巧妙地布置的，戈塔尔在其中表演得很出色。城里喜欢开玩笑的人说，这个案件已经暂时用灰泥遮掩起来了；说公诉人用灰泥把自己的阵地东抹西补，结果弄巧成拙；又说西默兹兄弟已经洁白得象石灰一样了。在法兰西，一切都属于开玩笑的范围，开玩笑简直统治着法兰西；人们上断头台时开玩笑，在强渡别列津纳河① 时开玩笑，在筑街垒、打内战时开玩笑，肯定也有若干法国人到最后审判日天主开庭审判时也会开玩笑。

第二天传讯原告的证人：马里翁太太，格勒万太太，格勒万，上议员的贴身男仆，维奥莱特等，根据发生的事情，他们的证词很容易理解。他们论证五个被告时，对四个贵族或多或少都有点犹豫，可是对米许却确信无疑。博维萨热把他听到罗贝尔·奥特塞尔漏口说出的那句话重复了一遍。那个来买牛犊的农民把五天鹅小姐所说的话复述出来。鉴定马蹄印的专家们证明花园里的马蹄印同四个贵族的坐骑的马蹄印完全相

---

① 别列津纳河，俄国欧洲部分的河流，宽八十公尺，拿破仑率大军征俄时，法军于一八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败退，欲渡河，被俄军十四万人包围，法军仅有六万五千人，其中手握武器的仅有二万八千人，河忽解冻，渡河极难。后来靠四百勇士舍命筑桥，一连四日，法军始冲破俄军包围撤走。

同。这一点当然成为德·格朗维尔先生同公诉人之间一场激烈辩论的内容。律师把五天鹅的铁匠特别讯问了一通，结果在辩论中证明同样的马蹄铁在几天以前曾卖给几个当地没见过的人。铁匠还宣称，他不仅为五天鹅古堡装这样的马蹄铁，还为整个地区别的人家装同样的马蹄铁。最后，米许通常骑的马这一次倒很特别，是在特鲁瓦装的马蹄铁；他的那种马蹄印在花园搜集的马蹄印中没有找到。

"与米许相像的那个人不知道这个情况，"德·格朗维尔先生望着陪审员们说，"公诉人方面也没有证明我们骑的是古堡里的一匹马。"

维奥莱特在证词中说，那几匹马从远处看，从后面看，很象是四个贵族和米许的马。德·格朗维尔也把这个证词驳得体无完肤。但是尽管律师作了惊人的努力，一大堆无法怀疑的证据还是压到米许身上。公诉人、听众、法官和陪审员都感觉到：只要证实米许有罪，就能牵连到他的主人们，辩护律师也早就预感到这一点。博尔丹正是掌握了案子的关键，所以才指定德·格朗维尔先生做米许的辩护人；不过这样一来，辩护人方面也把自己的秘密暴露了。因此，凡是有关这位贡德维尔前管家的一切，都成了使人极度关切的事。米许的表现也好到不能再好。他在辩论中展开了天赋的全部聪明伶俐，听众越看就越觉得他不是寻常人，而最奇怪的是，越是这样，听众就越相信这桩坏事是他干的。法庭和陪审员们对于有利于被告的证人，不象对不利于被告的证人那么重视；有利于被告的证人出庭作证无非是尽了证人的责任，法庭听取他们的证

词也是例行公事。首先，玛尔特和奥特塞尔夫妇都没有宣誓，接着卡特琳和迪里厄夫妇因为是被告的下人，也不能宣誓。奥特塞尔先生说他确实曾经命令米许把那根倒坍的柱子再树起来。专家们在法庭上宣读了他们的鉴定报告，证实了老贵族的话是真的；不过他们的报告也有对陪审团主席有利的方面，那就是他们宣称无法确定这项工程完成的时间：可能是几个星期以前完成的，也可能是二十天以前完成的。

五天鹅小姐的出庭引起大家强烈的好奇心，可是在分别了二十三天以后与坐在被告席上的两个表哥相见，使她的情绪非常激动，以致看上去她带着有罪的神气。她真想同她的表哥坐在一起，她后来说，她用尽了全身气力才把自己的怒火压抑下去，否则她就会去杀掉检察官，使得人人都认为她同表哥们一样有罪。她天真地叙述了在回五天鹅的路上，她看见花园里浓烟滚滚，还以为是一场火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都以为人家在烧野草。

“可是，”她说，“后来我想起了一件事很特别，我想提醒法庭注意，就是我在我的骑马服的胸饰里，在我的颈圈的褶缝里，都发现有些碎片，象是被风吹起来的烧剩的纸屑。”

“那烟很大吗？”博尔丹问。

“是的，”五天鹅小姐说，“我还以为是火灾哩。”

“这一点可以使案情全部改观，”博尔丹说，“我请求法院马上到火灾发生的地点进行调查。”

庭长批准了这个请求。

根据辩护律师的要求，再次传讯格勒万，问到关于这件事

时，他说他对此一无所知。可是博尔丹和格勒万两人互相看了几眼，双方心里都明白了。

“这个案子的关键就在这里，”老讼师心里想。

“他们找到线索了！”公证人心里想。

可是这两个老狐狸都明白调查是不会有结果的。博尔丹明知格勒万会象一面墙那样沉默，格勒万则暗自庆幸他把火灾的一切痕迹都已消灭干净。在辩论中，这一点居于无关紧要的地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问题，其实对于日后历史将证明这几位青年无罪，却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为了搞清这一点，派了专家和皮古去视察猎场，他们宣称没有发现任何地方有火灾的痕迹。博尔丹请法庭传唤了两个工人，他们供称，有一块草地上的草被烧掉了，他们奉猎场看守人的命令将这块草地耕翻过。可是他们说没有注意到灰烬里到底有些什么。辩护人又要求传唤猎场看守人，他说，他经过古堡去阿尔西看化装游行的时候，上议员命令他把这部分草地耕翻，因为上议员早上在散步时发现了这部分草地。

“有没有在那里烧过草或者纸片？”

“我没有看见什么可以使我认为是烧过纸片的，”猎场看守人回答。

“不管怎样，”辩护律师说，“如果有人在那里烧草，那一定有人把草搬过去而且点起火来。”

五天鹅本堂神甫和他的妹妹古热小姐的证词给了大家一个好印象。他们做完晚祷出来散步往森林方向走的时候，看见四个年轻贵族和米许骑着马，正从古堡里出来向森林走去。

古热神甫的地位和高尚的德行使他的话很有分量。

公诉人的起诉理由就同通常这类案子所提出的理由没有什么两样，因为他一心以为被告必被判罪无疑。他说，被告与法国、法国的制度和法令为敌，屡教不改。他们盼望天下大乱。纵使他们同谋害皇上生命的阴谋有牵连，纵使他们在孔代的军队里做过事，这位伟大的君王还是把他们的名字从流亡贵族的名单上划去了。而眼前这些行为就是他们对皇上宽大为怀的回报！总之检察官所说的一番大道理，过去可以被波旁王室用来谴责拥护拿破仑的人，今天可以用来谴责共和党人，还可以被波旁王室旁系的拥护者，拿来谴责波旁王室的正统派。这些陈词滥调在一个稳定的政府下可能还有点意义，可是不论何朝何代的检察官，嘴上说的都是这一套，最低限度也显得很滑稽。早先动乱年代产生过一句谚语，用在这里很合适："商标换了，可瓶里装的还是原来的酒！"这位公诉人还是帝国时代最有名的检察官之一，他把被告的犯罪意图说成是回国的流亡贵族对占有他们财产的反攻倒算。他使旁听的人想到上议员所处的地位就不寒而栗。他相信自己特别卖力一定会得到报酬，就运用自己的全部天才，把证据、半证据、臆测推断都一古脑儿抛出来，然后安闲地坐下，等待着辩护律师向他开火。

德·格朗维尔先生至此只为这件刑事案件辩护过，可是这件案子便使他一举成名。首先，他在辩论中的滔滔雄辩，今天只能在贝里耶① 身上找到。其次，他坚决相信被告是无罪

① 贝里耶(1790—1868)，法国名律师。

的，这就给了他的语言以莫大的威力，这是别的因素所不能代替的。当时报纸全文刊载了他的辩论发言，下面就是他发言的要点：首先，他把米许一生的真相揭露出来，他叙述得非常动人，里面充满了高尚的情操，唤起了许多人的同情。米许听见这么雄辩的声音为他恢复了名誉，霎时间眼泪就从他的黄色眼珠中流下来，流到他凶猛的脸上。他这时候才露出他的本相，他是一个象孩子似的心地单纯而狡猾的人，然而也是一生只有一个心眼的人。突然间人们能理解他了，尤其是他的眼泪在陪审团身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聪明的辩护人抓住这个紧要时机开始反驳起诉理由。

“犯罪的构成要点在哪里？上议员现在在哪里？”他问道．“你们控告我们囚禁了上议员，甚至用石头和灰泥把他封起来！那么，就只有我们知道他在那里了；而你们把我们关在牢里已经二十三天，上议员得不到食物，一定是饿死了。我们就是杀人犯，而你们没有用谋杀的罪名控告我们。话又说回来，假定上议员还活着，那我们一定有同伙；如果我们有同伙而上议员又活着，我们为什么不叫他出来呢？你们主观臆断说我们有这样的意图，现在既然这个意图已经破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无谓地使我们的处境更严重？报复未成，明明可以用悔过来获得宽恕；从这个人身上已得不到任何好处，却非要监禁他不可，这岂不是十分荒谬的事吗？”他对公诉人说：“拿走你的灰泥吧，它已经不起作用了，因为我们要么是愚蠢的犯罪分子（这一点连你也不会相信），要么是无罪的人，是某些你们和我们都还无法解释的情况的受累者！你最好还是去找那些在

上议员家里被烧掉的纸吧，这些纸可能揭示出比我们的利害关系更重要的问题，可能那些利害问题会告诉你他为什么被绑架。”

他极其巧妙地开始谈论这些假定。他一再强调有利于被告的几个证人的高尚道德品质，他们的宗教信仰十分强烈，他们相信来世，相信地狱的苦刑。说到这里他的表演好到无法再好，他懂得怎样使人深深感动。——“怎么！”他说，“这些罪犯从表妹口里得知上议员被绑架以后，居然还安安静静地吃晚饭。派去抓他们的军官劝他们交出上议员便万事俱休，他们居然予以拒绝；他们居然连人家要告他们犯什么罪也不知道！”说到这里他就暗示这是一桩神秘案件，案子的关键掌握在时间手里，只有假以时日，才能揭露出这个控告是不公正的。谈到这一点以后，他又大胆而巧妙地假定自己是陪审团中的一员，他叙述他怎样同其他陪审员商量；他描述一旦发现他们是错误地把无辜的人判处重罪以后，他会感到多么痛苦；他十分生动地形容自己的悔恨，又再把值得怀疑的各点重复一遍，使得他的答辩显得非常有说服力，使全体陪审员都陷入可怕的忐忑不安中。

那时候的陪审员还没有听腻这一类滔滔雄辩，它对他们还有一股新鲜的吸引力，因此整个陪审团都动摇了。经过德·格朗维尔先生热烈的答辩以后，陪审团又要倾听那个貌似老实而诡计多端的博尔丹的答辩。博尔丹又提出许多看法，把这个案件所有神秘的地方都突出出来，使得这个案子变得根本无法加以解释。他的方法是唤醒人们的思维和理智，就

象德·格朗维尔先生主要是打动人们的心灵和想象力一样。最后，他还懂得怎样用诚挚的信念去打动陪审员们，使得公诉人觉得自己拼凑起来的罪证已经四散纷飞。辩论的形势十分明显，以致为奥特塞尔兄弟以及戈塔尔辩护的律师，认为公诉的矛头并不指向他的当事人，就表示完全信赖法院处理。公诉人要求展期到第二天，让他有时间提出答辩。博尔丹发觉，如果陪审员立即对这些辩词进行讨论，从他们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们是会同意无罪释放被告的。因此他从法律上和事实上提出理由，反对延期，反对让他的无辜的当事人多度过一个焦虑不安的夜晚，可惜他的努力白费了，法庭对此作了一番磋商。

"我觉得社会的利益同被告的利益同等重要，"庭长宣布，"辩护人方面如果提出同样要求而本庭予以拒绝，也显然有失公允，因此本庭批准公诉人的请求。"

"福可能是祸，祸也可能是福，"博尔丹望着他的当事人说。"今晚无罪释放，明天也可能判你们有罪。"

"不管怎样，"西默兹孪生子哥哥说，"我们对你只能衷心佩服了。"

五天鹅小姐的眼睛里饱含泪水。经过辩护律师对胜诉表示怀疑以后，她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成功。人人都来祝贺她，每个人都说她的表哥会被释放。可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最意想不到的、最阴森可怖的突变，使案情发生了全面的转折，这是刑事案件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德·格朗维尔先生辩护后的第二天，清晨五点钟，在通往

特鲁瓦的大路上找到了上议员。几个不知姓名的人在他睡觉的时候释放了他，他此刻正向特鲁瓦走去，既不知道诉讼正在进行，也不知道他的大名已经响彻了欧洲，他只为又能呼吸新鲜空气而感到高兴。如果别人看见他感到惊奇万分，这幕剧的主角听到别人告诉他的一切也同样感到惊奇。一个农民把车子借给他，使他很快就到了特鲁瓦省长的家中。省长马上通知陪审团主席、政府专员和检察官，贡德维尔伯爵对他们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们马上派人去迪里厄夫妇家把玛尔特从睡眠中抓来，陪审团主席同时署明理由签发了拘票。五天鹅小姐是保释在外候审的，也被拘来关在省公署等候传讯；她在案发以后一直忧虑不安，很难得安稳地睡一晚，昨夜刚好能够安睡，早上就被拘捕了。法庭还下令给典狱长，严禁被告们与外人见面，即使接见律师也不允许。到了十点钟，在法庭外面等候的听众获悉开庭改在下午一点钟。

上议员被释放的消息，玛尔特被捕，五天鹅小姐被捕，禁止与被告见面等等变化，使夏尔热伯夫公馆陷入一片恐怖中。可以想见，全城的人，从别的地方到特鲁瓦来旁听审判的人，新闻记者，甚至老百姓，全都非常激动。古热神甫在十点钟的时候来看望奥特塞尔夫妇同辩护律师。大家一起吃午饭——如果在当时情景下也可以说是吃午饭的话。古热神甫把博尔丹和德·格朗维尔先生拉过一旁，告诉他们玛尔特的秘密，把烧剩的信也交给他们。两个律师互相望了一眼，然后博尔丹对神甫说：

“别说出去！我们看来全盘失败了，可是起码得保持泰然

自若的样子。”

陪审团主席和公诉人联合起来，玛尔特无力抵挡。何况不利于她的证据极多。莱谢诺按照上议员的指示，派人到地窖里找到玛尔特最后一次送来的那块面包底皮，那是上议员留在那里的，还找到一些空酒瓶和别的东西。马兰在监禁期间，有非常充裕的时间去思前想后，对他的被囚作了种种猜测，尽力寻找能使他抓住仇人踪迹的各种迹象，现在他当然把他的种种观察结果告诉了莱谢诺。米许的农舍刚盖好，必然有一个新炉灶，面包放在砖上烘就必然留下砖头接缝的痕迹，只要拿这块面包皮上留下的痕迹和炉灶接缝核对，就能证明面包是在上面烘的。其次，那些酒瓶都用绿蜡封口，一定同米许酒窖里的酒瓶封口相同。将这些敏锐的观察告诉了治安法官，由治安法官带着玛尔特就地搜查验证，得出结果同上议员所猜想的一样。这些证据非常明显，玛尔特吓得目瞪口呆，就在这时候，莱谢诺、公诉人和政府专员又装出一副慈悲心肠的样子，告诉玛尔特说，现在只有彻底坦白才能挽救她丈夫的性命，于是玛尔特上了当，就承认禁闭上议员的地窖只有米许、西默兹兄弟和奥特塞尔兄弟知道，又说，她在夜间一共送过三次食物给上议员。洛朗丝被问到关于地窖的事，也不得不承认是米许发现的，在这桩案子发生以前就带她去看过，为的是将四个年轻贵族隐藏在那里，以躲避警察追捕。

这些审讯结束以后，法庭立刻通知陪审团和律师开庭。三点钟，庭长宣布开庭，说由于发现新的事实，辩论重新开始。庭长命人把三瓶酒给米许观看，问他承认不承认是他的东西；同

时指出两个空酒瓶上的封蜡，同一瓶盛满酒的酒瓶上的封蜡完全相同，而这瓶新酒是今天早上治安法官当着他妻子的面在他的农舍里拿的。米许不肯承认酒瓶是他的。可是庭长告诉陪审员们说，这些空酒瓶是在囚禁上议员的地方找到的，这新的证物对陪审员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每个被告都被隔离讯问关于这个隐藏在修道院废墟下面的地窖的问题。所有不利于被告和有利于被告的证人都重新讯问一遍以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地窖是由米许发现的，只有他、洛朗丝和四个贵族知道。公诉人宣布，这个只有被告和两个证人知道的地窖，正是关押上议员的牢狱，这一下，在旁听者和陪审员中产生怎样的效果，是可以想见的了。这时候传唤玛尔特出庭。她的出现使听众和被告都感到紧张和不安。德·格朗维尔先生站起来提出异议，说不应该由妻子作证攻击她的丈夫。公诉人提出说，根据玛尔特的口供，她是本案的共犯之一，因此她无须宣誓也无须作证，只是为了获得事实真相，有必要讯问她一下。

“而且我们只要宣读一下她在陪审团主席面前所作的问答笔录就行了，”庭长说，接着就命令书记官朗读早上所作的审讯笔录。

“你愿意确认这些口供吗？”庭长问。

米许朝他的妻子望了一眼，玛尔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马上昏倒过去。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简直是一声迅雷击到被告席上和辩护律师头上。

“我从来没有在监狱里写信给我的老婆，我在监狱里也不

认识任何职员，”米许说。

博尔丹把那封烧剩的信递给他，米许向上面望了一眼，立刻喊起来：“有人模仿了我的笔迹。”

“否认一切，这就是你的最后法宝了吧，”公诉人说。

这时候，法庭用相当的礼仪请上议员出庭。他的出现是最精采的一个镜头。法官们称他为贡德维尔伯爵，庭长请他认一下被告；马兰对他的美丽宅邸的前屋主是残酷无情的，他集中了最大的注意力对被告们观察了许久。他认出了绑架他的人所穿衣服同几个贵族一样，可是他宣称当时他很昏乱，神智不清，很难肯定被告就是犯罪的人。

“还有，”他说，“我相信这四位先生跟这件事没有什么牵连。在森林里给我眼睛扎上绑带的手是粗糙的。因此，”说到这里马兰望了望米许，“我宁愿相信负责这件事的是我的旧管家米许，可是我请求陪审员先生们仔细考虑一下我的证词。我的怀疑是没有分量的，我丝毫没有确实的把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两个抓住我的人，把我放在马的后屁股上，前面坐着绑我眼睛的那个人，这个人的头发也象被告米许一样是红棕色的。而我所观察到的无论怎样奇特，我也要说出来，因为这是对被告有利的信念的基础，我希望不至于使被告生气。我被绑在一个陌生人的背后，尽管马跑得飞快，我仍然不可能不闻到他身上的气味。而我当时闻到的，一点不是米许身上的那种特别气味。至于三次给我送食物来的那个人，我敢肯定她就是玛尔特，米许的老婆。因为第一次，我从她手上戴着五天鹅小姐送给她的戒指就认出了她，她没有想到把戒指脱

下来。这些互相矛盾的事实，请法庭和陪审团予以斟酌考虑，我到现在还是无法解释。”

马兰的证词获得低声的赞许和一致的同意。博尔丹向法庭要求准许他向这位宝贵的人证提几个问题。

“上议员先生认为绑架他是别有动机，而不是公诉书上所假定的动机么？”

“当然！”上议员说，“可是我不清楚这些动机是什么，因为我说过，在我被囚禁的二十天里，我没有见过一个人。”

这时候公诉人插进来问道：“你认为在你的贡德维尔古堡里，可能藏有文件、证券、票据之类，可以使得西默兹先生们去搜查一番的么？”

“我认为没有，”马兰说，“我想即使有，这些先生们也不会用暴力将它们拿走，他们只要向我讨回就行了。”

“上议员先生不是叫人在猎场里烧了一些文件么？”德·格朗维尔先生突然问。

上议员朝格勒万望了一眼。他同公证人很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以后，回答说没有烧过，可是他的眼色已经被博尔丹抓住了。公诉人问他关于米许在花园里用枪瞄准他的详细情况，并且问他有没有弄错枪的位置。上议员回答说米许是把枪架在树上瞄准他的。这个回答同格勒万的证词相一致，在听众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四个贵族在他们的仇人作证过程中，始终声色不动，也没有理会上议员企图用宽宏大量的气势来压倒他们。洛朗丝处在极度的痛苦中，几乎每一分钟夏尔热伯夫侯爵都要用臂膀扶着她。贡德维尔伯爵退庭的时候向四个

贵族行了一个礼，四个贵族没有向他还礼。这件小事使陪审员们愤愤不平。

“他们没有希望了，”博尔丹凑到侯爵的耳边说。

“唉！他们总是被他们傲慢的情绪害了，”德·夏尔热伯夫先生回答。

“先生们，现在我们的工作变得太容易了，”公诉人站起来瞧着陪审员们说。

他解释两袋灰泥的用处，他说是用来浇牢挂锁的铁轴梗，使挂锁能够锁住门闩，关闭地窖的门，详细情况已经记载在皮古今天早上所制作的笔录中。公诉人很容易就证明了只有被告才知道地窖的存在。他揭穿了辩护人方面的谎言，奇迹般出现的新证据帮助他粉碎了所有的辩护理由。在一八〇六年，离一七九三年的上帝还太近，不能提出这是天主的惩罚，他就不对陪审员们提起天网恢恢之类的话了。最后他说法院当然要密切留意被告的同党，这些还未找到的同党释放了上议员。然后他坐下来，满怀信心地等待判决。

陪审员都认为这是一桩神秘的案件，可是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这种神秘是由被告制造出来的，被告有十分重大的个人利害不肯说出来。

在德·格朗维尔先生看来，这里面显然有某种阴谋。他站起来发言时，精神显得有点沮丧，这倒不仅仅是因为突然出现了新的人证物证，更主要是因为陪审员们显然确信被告有罪。他今天的辩护，也许比昨天的更好。在逻辑性和结构严密方面，也许比第一次辩论更强。可是他总觉得他的热烈发

言，碰到的是陪审员们冷冰冰的不理不睬。他是白讲，而且他自己也看出来了！这是令人心寒的可怕情况。他指出，上议员象变魔术似的被释放出来，这里面当然没有玛尔特或者任何被告的帮助，这证明了他第一次辩论的推理是多么正确。在昨天，被告的确有希望得到无罪释放；如果被告象公诉人所假定的那样，掌握着囚禁或者释放上议员的大权，那么他们必然等到判决以后才释放上议员。辩护律师的意图是叫人明白，只有藏在暗处的敌人，才能使出这一着。

奇怪的是，德·格朗维尔先生没有打动陪审员的心，却使公诉人和法官们的良心上感到不安；陪审员听他发言只不过当作例行公事而已。至于听众，通常总是同情被告的，这一次却确信他们有罪。这里有一个气氛问题。在法庭上，群众的想法对法官和陪审员总是有压力的，反之亦然。这种精神状态是可以辨认或者感觉到的。德·格朗维尔先生正是见到了这种精神状态，而他又确信他的当事人是无辜的，因而他说到最后几句话时不禁激昂起来。他大声嚷道：

“我以被告的名义，在未判决之先就宽恕你们，因为你们会犯一个无可挽回而又无法解释的错误！我们大家都在受着尚未揭晓的一股恶势力的玩弄。玛尔特·米许是罪恶阴谋的牺牲品，等到不幸已经造成，无法加以弥补的时候，社会就会发现真相了。”

博尔丹利用上议员的证词，要求释放四个贵族。

庭长发现陪审员已经明显地有了偏向，就尽可能公正地概括辩论的情况。他甚至有点帮被告的忙，因为他强调了上

议员的证词。可惜这个恩典对公诉的成立毫无影响。晚上十一点钟，根据陪审团主席提出的各种意见，法庭判处米许死刑，西默兹兄弟二十四年苦役，奥特塞尔兄弟十年苦役。戈塔尔无罪释放。整个法庭都想看一看五个被告的态度，他们在最后宣判的时刻，象自由人似的被带进来听候判决。四个贵族朝洛朗丝望去，洛朗丝用殉道者的充满热情的眼光回报他们，眼睛里干干的，没有一滴泪水。

“如果我们被无罪释放，那时她就会哭了，”西默兹弟弟对哥哥说。

这五个被告是一桩罪恶阴谋的牺牲品，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象他们那样，面对不公平的判决，能够如此举止从容、态度高贵的了。

西默兹哥哥对法庭说：“我们的辩护律师事先已经宽恕你们了！”

奥特塞尔太太立刻病倒，在夏尔热伯夫公馆卧床三个月。奥特塞尔老头平静地回到五天鹅去；可是由于他年纪大了，不象年轻人有许多娱乐可以散心，他总是被痛苦咬啮着，经常心不在焉，使得古热神甫感觉到这位可怜的父亲还是经常处在他的儿子不幸被捕的第二天。标致的玛尔特没有受到审判，她的丈夫被判死刑后第二十天，她死于狱中。临终前她把儿子托付给洛朗丝，她是在洛朗丝的怀抱里断气的。案子判决以后，接二连三的重大政治事件把这件案子从人们的记忆中挤出去，人们再也不谈论这件案子了。社会就跟海洋一样，经过一场大灾大难之后会恢复原来的水平，而且会用难以满足

的利欲的一消一长来消灭灾难的痕迹。

洛朗丝如果不是赋有坚强的性格而且确信她的表哥们是无辜的，她就会垮下来了；但她又一次表现出她性格的伟大，她外表上的安详沉着使德·格朗维尔先生和博尔丹吃惊，高贵的心灵遇到大灾大难时总是安详沉着的。她彻夜不眠地看护奥特塞尔太太，每天到监狱里探望两个钟头。她说等到她的表哥们到了服劳役的地方以后，她就要同其中一个结婚。

“服劳役！”博尔丹喊起来，“可是，小姐，让我们只想着请求皇上给他们特赦吧。”

“特赦？向波拿巴请求？”洛朗丝非常反感地嚷出来。

可敬的老讼师的眼镜从鼻子上跳下来，亏得他及时抓住才没有跌碎；老讼师向年轻姑娘望了一眼，完全理解了她的性格，这时候年轻姑娘已经变得有点象个妇人了。他抓住夏尔热伯夫侯爵的胳膊对他说：

“侯爵先生，我们赶快奔到巴黎去救他们，不要理她吧！”

西默兹兄弟、奥特塞尔兄弟和米许的上诉案子是最高法院成立以后要审判的第一桩案件。由于法院要举行成立典礼等等，判决幸而推迟了。

九月底，经过三次开庭辩论，每次检察长梅兰都亲自出庭，上诉被驳回了。巴黎皇家高等法院已经成立，德·格朗维尔先生被任命为该院的代理检察长，奥布省属该院管辖，因此德·格朗维尔先生觉得有可能在他的司法部范围内为几个被告奔走，他已经使他的靠山康巴塞雷斯听腻他的请求了。驳回上诉的第二天，博尔丹同夏尔热伯夫先生到巴黎沼泽区他

的公馆里找德·格朗维尔先生，他正在欢度蜜月，因为在这期间他已经结了婚。尽管这位前律师的生活有了不少变化，德·夏尔热伯夫先生从他悲痛的眼光看来，年轻的代理检察长还是忠于他的当事人的。有些律师是律师中的艺术家，他们把受理的案件当作情妇对待。不过这种情形还是比较稀罕的，读者千万不要信以为真。德·格朗维尔先生单独在办公室里会见侯爵和博尔丹以后，德·格朗维尔先生对侯爵说：

"你们来以前，我早已运用了我的全部信誉去救他们。不过，别想法去救米许吧，否则你们就无法得到西默兹兄弟的特赦，因为必须有一个牺牲品。"

"我的天主！"博尔丹指着三张特赦申请书对年轻的检察长说，"我能自作主张取消你的当事人的申请吗？把这份申请书扔到火里，那就是砍掉他的脑袋。"

他把米许已经签名的空白申请书递过来，德·格朗维尔先生接过来瞧了瞧。

"我们不能取消它，可是你们得知道：如果你们要求全部特赦，你们就一个也得不到。"

"我们还有时间征求一下米许的意见吗？"博尔丹问。

"有。行刑命令是由检察署发出的，我们可以给你们宽限几天。"他又略带讽刺地加上一句，"人们杀人，可是还要经过许多手续，尤其是在巴黎。"

德·夏尔热伯夫侯爵已经从司法大臣那里获悉许多情况，这些情况更加重了德·格朗维尔先生下面一番悲哀的话的分量。

“米许没有罪，我知道，我也这样说，”代理检察长接下去说；“可是一个人怎能对抗所有的人呢？而且要知道我今天的地位使我必须保持沉默。我不得不叫人树起断头台来砍掉我的当事人的脑袋。”

德·夏尔热伯夫先生相当熟悉洛朗丝的为人，知道她一定不会同意牺牲米许去救她的两个表哥。因此老侯爵就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他请求外交大臣接见，以便知道在外交界的上层中有没有拯救的办法。他带着博尔丹一同去，因为博尔丹认识外交大臣，而且为大臣办过事。两个老头子见到塔莱朗的时候，大臣正对着壁炉沉思，两只脚烘着火，手支着头，手肘靠在桌子上，报纸落到地上。大臣刚读过最高法院的判决。

“请坐，侯爵先生，”大臣说，“而你，博尔丹，”他指着前面桌子旁边的一个位子加上一句，“你写：”

陛下，

四个无辜的贵族，被陪审团宣判有罪，现在又被陛下的最高法院驳回上诉。

只有皇帝陛下能给他们以特赦。这几个贵族别无他求，只求陛下皇恩浩荡，俯允他们在疆场为陛下效命而死，他们恭敬地认为自己是皇帝兼国王陛下的……等等。

“只有亲王们能够这样帮忙，”德·夏尔热伯夫侯爵说，同时从博尔丹手里接过那份宝贵的申请书正本，以便叫四个贵族在上面签字，他十分盼望一些有权势的人在这份申请书上批署有利意见。

"侯爵先生,"大臣说,"贵亲戚的生命就看战争的胜负如何;尽量想法在打胜仗的第二天去觐见皇上,那么他们就得救了!"

他拿起笔,亲自写了一封密信给皇上,又写了一封给迪罗克元帅,然后拉铃叫人;他叫秘书准备一份外交护照,最后才转过身来安静地问老讼师:

"你对这件案子的真正想法是什么?"

"大人难道真的不知道是谁这样作弄我们么?"

"我猜到了,可是我有必要再证实一下,"亲王回答,"你们回到特鲁瓦去,明天把五天鹅女伯爵带到我这儿来,还是这个时间,不过要做得秘密,先到塔莱朗夫人的房间里去,我会通知她你们要来。五天鹅小姐将要藏在一个能够看见我所召见的那个人的地方,如果她认出这个人就是从前波利尼亚克和里维埃阴谋案发的时候到过她家里的,无论我说什么,他怎样回答,都不要做声,不要有什么举动!最后,你们只应想着去救西默兹先生们,不要让你们的猎场看守人那个古怪的坏家伙妨碍了你们的手脚。"

"大人,他可是一个品质高尚的人哪!"博尔丹喊起来。

"博尔丹,你也这样热情地称赞他吗?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一条好汉了。侯爵先生,"他转换了话题,"我们君王的自尊心强得出奇,他会因为我毫无反对意见就执行他的荒唐想法而革我的职。他是一个伟大的军人,懂得怎样改变空间和时间的规律;可是他不懂得使一个人转变,他只想把人铸造得适合他使用。现在,不要忘记只有一个人能够求得贵亲戚的特

赦……这个人就是五天鹅小姐。"

侯爵独自一个人回到特鲁瓦去，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洛朗丝。洛朗丝从检察长那里获得准许去看米许，侯爵一直陪伴她到监狱门口，他在那里等候。她出来时，眼睛里充满热泪。

"那个可怜的人，"她说，"想跪下来求我再也不要把他放在心上，而他却忘记了自己脚上还戴着镣铐！啊！侯爵，我一定要为他求情。是的，我要去吻他们那位皇帝的靴子。如果我失败了，那么我就要设法使这个人永远活在我们家里。把我为他写的特赦申请书也递上去，以争取时间让我叫人给他画一幅肖像。我们动身吧。"

第二天，外交大臣从约定的暗号得知洛朗丝已经藏好以后，就拉铃叫人，门房走了进来，部长命令他把科朗坦先生领进来。

"亲爱的朋友，你是一个能干的人，"塔莱朗对他说，"我想使用你。"

"大人……"

"你听我说。你为富歇做事所得到的只是金钱，永远得不到荣誉和象样的地位；可是如果你象刚在柏林干过那样继续为我服务下去，你就能受到器重。"

"大人对我真好……"

"你最近在贡德维尔案件里表现得很有天才……"

"大人，这话怎么讲？"科朗坦回答，态度既不太无所谓，也不太惊异。

"先生，"大臣冷冷地说，"你不会有所成就的，你害怕……"

“怕什么，大人？”

“怕死！”大臣用他那深沉、洪亮的漂亮嗓音说，“再见吧，亲爱的朋友。”

科朗坦一走，德·夏尔热伯夫侯爵就走进来说：

“就是这个人，可是我们差点儿害死女伯爵，她气得窒息了！”

“只有他这个人能玩弄这样的诡计，”大臣回答，“侯爵，你有可能到达不了目的地，”亲王继续说，“你应该公开取道斯特拉斯堡，我发给你们一式两份护照，在第二张护照上我把经过什么地方留下空白。你们再找两个替身，巧妙地改变你们要取的道路，尤其重要的是要换乘车子，让你们的替身在斯特拉斯堡停下，然后你们取道瑞士和巴伐利亚到普鲁士去。这计划对谁都不要泄漏，要谨慎小心。警察当局正在同你们作对，而你们还不知道警察当局的厉害！……”

五天鹅小姐答应给名画家罗贝尔·勒费弗尔①一笔相当丰厚的报酬，使他同意到特鲁瓦来给米许画一幅肖像；这位画家当时相当有名，德·格朗维尔先生也答应给他一切可能的便利。德·夏尔热伯夫先生同洛朗丝坐着他那辆破旧的老式马车出发，还带着一个会说德国话的当差。可是到了南锡，他们就同戈塔尔和古热小姐会合，这两位替身乘着一辆漂亮的敞篷四轮马车比他们先到那里。侯爵取了他们的马车，把自己的老式马车交给他们使用。外交大臣猜得真准。在斯特拉

① 罗贝尔·勒费弗尔(1755—1830)，法国历史题材画家。

斯堡，警察局长拒绝在旅客的护照上签证，说是收到了绝对禁止签证的命令。这时候，侯爵同洛朗丝已经利用他们的外交人员护照从贝桑松出了法国国境。洛朗丝在十月初旬越过瑞士，竟完全没有注意到这里风景之优美。她蜷缩在马车的角落里，处在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就象犯人知道自己的死期已到一样。周围的自然环境都蒙上了一层翻滚的浓雾，使最平凡的事物也都显得狰狞古怪。"如果我失败了，他们就自杀，"——这个想法又落到她的心头上，宛如从前在车轮刑①中，刽子手的棍子又落到犯人的四肢上一样。她越来越觉得筋疲力竭，她的全部精力都在等待中消耗净尽，她等待的是残酷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转瞬即逝的时刻，在这时刻中她要同掌握四个贵族命运的那个人面对面地相遇。她已经下决心不在消沉中挣扎，以免无谓地消耗精力。在这最后等待的时刻，心灵高尚的人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有人会变得异乎寻常地高兴，因此侯爵弄不懂洛朗丝的态度，只怕不能把她活着带到目的地，去作庄严的觐见；所谓庄严只是对他们而言，可是这次觐见也的确越出了私生活的正常范围。对洛朗丝而言，这个人是她仇恨和蔑视的对象，在这个人面前低头受辱，这就等于她高贵的感情全部被夺走了。

"经历了这一次，"她说，"还能活下去的洛朗丝就和现在准备去死的洛朗丝完全不同了。"

两个旅客越过普鲁士边境以后，就很难看不见军队和辎

---

① 车轮刑，古代刑罚，将犯人打断四肢后绑在轮子上任其死去。

重的大规模移动了，因为他们已进入战地。耶拿战役①已经开始。洛朗丝和侯爵看见法国的雄师一队队排成长列，宛如在杜伊勒里宫前受检阅一般。展现在眼前的威武雄壮的景象，只有用《圣经》上的语言和形象才能描绘，因此那个将这大批人马鼓动起来的人，在洛朗丝的想象中就成了一个身材奇伟的人。不一会，她的耳边响起胜利的呼声。皇帝的部队刚取得了两个显著的胜利。两个旅客到达萨尔费尔德那天的前夕，普鲁士亲王被打死了。拿破仑象闪电似的迅速前进，两个旅客在萨尔费尔德没有找到他。最后，十月十三日，这个不祥的日子②，五天鹅小姐沿着一条河前进，她的车子在主力部队中间走着，只见周围一片混乱，人家让他们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从一个师部送他们到另一个师部；她想到自己单独同一个老头子一起在男人的海洋中颠簸就害怕起来，这个十五万人的海洋同敌方十五万人对峙着。她的车子在小丘上沿着一条泥泞的道路前进，从路旁的树篱上望过去总是见到这条河，她感到厌烦了，就问一个兵士这条河叫什么名字。

“那是萨勒河，”兵士回答，同时指给她看对岸集结的大群大群普鲁士军队。

夜降临了，洛朗丝看见周围点起了营火，武器的亮光在闪耀。老侯爵以骑士的无畏精神，亲自爬上驾驶台，坐在他的新听差旁边，赶着两匹昨天刚买到的好马。老头子知道，到了战场上就没法找到车夫和马匹了。所有兵士见到这辆大胆的马

① 耶拿是德国的一个城市，一八〇六年拿破仑在此大败普鲁士军。

② 欧洲人认为“十三”是个不祥的数字。

车都惊讶不已。突然间部队宪兵队里的一个宪兵策马飞奔前来，拦住马车，向侯爵喝道：

“你是什么人？到哪里去？你要干什么？”

“我要觐见皇上，”德·夏尔热伯夫侯爵说，“我有一封大臣们给迪罗克大元帅的紧急要件。”

“好吧，可是你们不能在这儿停留，”宪兵说。

五天鹅小姐和侯爵不得不停留在这儿，尤其是因为当时天已黑了。

“这是什么地方？”五天鹅小姐看见有两个军官走过来就拦住他们问道；这两个军官的制服被他们披着的呢大衣遮盖住。

“你们已经到了法兰西先头部队的前沿，女士，”其中一个军官回答，“可是你们在这儿不能停留，因为如果敌人移动，我们的大炮一开火，你们就会落在两面炮火夹攻之中。”

“是吗！”她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

在她说“是吗！”的当儿，另一个军官说：

“这个女人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我们在等回音，”她回答，“一个宪兵已经去通知迪罗克先生，求他运用他的力量设法帮助我们觐见皇上。”

“觐见皇上？……”第一个军官又说，“你想得倒好！在决定性战役的前夕要觐见皇上！”

“啊！您说得对，”她说，“我应该后天再去觐见他，打了胜仗会使他更温和些。”

两个军官走过去，在离开他们的马车二十步远的地方停

了下来，他们的马静静地等在那里。于是马车立刻被一大群衣着十分讲究的将军、元帅、军官包围起来，他们对马车都很尊敬，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马车停在这里。

“我的天啊！”侯爵对五天鹅小姐说，“刚才和我们说话的人恐怕就是皇上。”

“皇上？”旁边一个准将说，“皇上就在这儿！”

洛朗丝于是看见离她几步远的地方，刚才嚷着“这个女人怎么会到这儿来？”的那个军官单独一人站在最前沿。原来这两个军官中的一个就是皇帝陛下，他穿着绿色的军服，外面披着他著名的大衣，骑着一匹披戴华丽的白马，手里拿着望远镜，在观察萨勒河对岸的普鲁士军队。洛朗丝这时候才明白为什么她的马车停在这儿，而皇帝的随从们又为什么这样尊敬这辆马车。她突然感到一阵紧张，因为时候到了。于是她听见了大群大群的人和大炮的沉重的移动声，人们用十分迅速的步伐把大炮安置到这块高地上来。大炮仿佛有它们自己的语言，弹药车轧轧作响，青铜炮寒光闪耀。

“拉纳元帅带领他的全部人马到前沿阵地！勒费弗尔元帅和近卫军占领这个山头！”两个军官中的另一个说，他就是总参谋长贝蒂埃。

皇帝下马。他一提足，他的有名的马穆鲁克骑兵侍从鲁斯唐① 立刻赶过来拉住马。洛朗丝吃惊得目瞪口呆，她简直不相信皇帝居然如此不拘礼节。

---

① 马穆鲁克原系埃及骑兵队，后为拿破仑所收编；鲁斯唐（1780—1845）是拿破仑忠实的侍从。

“我今晚在这高地上过夜，”皇帝说。

这时候，那个宪兵已经找到了大元帅迪罗克，他来到德·夏尔热伯夫侯爵跟前，问侯爵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侯爵回答说，他带来了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信上说明他同五天鹅小姐有非常紧急的理由要觐见皇上。

“陛下大概马上就要在他的宿营地吃晚饭，”迪罗克一边接过信一边说，“我看看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告诉你们是行还是不行。”他回过头来对宪兵说：“班长，送走这辆马车，把它带到后面的窝棚附近。”

德·夏尔热伯夫先生驾车跟着宪兵走去，到了一个简陋的窝棚前面才停下来；这个窝棚是用木头和泥土搭成的，周围有些果树，由一队队步兵和骑兵守卫着。

可以说，战争的威严壮观在此地全部展现出来了。从这山顶上望下去，两军的阵线在月光的照耀下摆得明明白白。他们等待了一个钟头，在这时间里副官们来来去去进进出出，最后迪罗克来找五天鹅小姐和德·夏尔热伯夫侯爵，把他们带进窝棚，里面的地是踩实了的泥地，就象我们谷仓打谷场的地面一样。拿破仑坐在一张粗陋的椅子上，面前是一张桌子，桌上的餐具刚撤走，旁边用带绿皮的木柴生的火正在冒烟。他的靴子沾满污泥，证明他在田野里奔走过。他已经脱下他那件有名的大衣，露出他的同样有名的绿军装，上面斜挂着大红绶带，同底下开司米白短裤和白背心构成鲜明的对照，更加美妙地衬托出他苍白的容貌象恺撒般威风凛凛。他一只手按在一张地图上，地图在他的膝盖上摊开。贝蒂埃穿着光彩夺目的

帝国副帅制服，站在一旁。拿破仑的亲随贡斯当，用一只托盘把咖啡递给皇帝。

“你想要什么?”他装出粗暴的样子问，同时把视线射向洛朗丝的头部，似乎要把她看透，“你不再害怕在打仗以前同我谈话了吗？到底为的什么事?”

“陛下，”她也用同样坚定的眼光回报皇帝，“我是五天鹅小姐。”

“嗳！怎么样?”他用发怒的声音回答，认为她的眼光顶撞了他。

“您不明白吗？我是五天鹅女伯爵，我来向您求情，”她一边说着一边跪了下来，把塔莱朗起草的那份申请书呈递上去，申请书上已经有皇后、康巴塞雷斯和马兰的批语。

皇帝亲切地把下跪的女郎扶起来，狡黠地瞅她一眼，对她说：“你到底变乖了，是吗？现在你该懂得法兰西帝国是怎么回事了吧?”

“啊！此时此刻我所弄明白的只是皇上，”她回答，这个掌握别人命运的人这么和善地同她说话，而且说出的话又预兆着恩准，这就使她完全心悦诚服了。

“他们没有罪吗?”皇帝问。

“他们全都是无辜的，”她热切地说。

“全部？不，那个猎场看守是一个危险人物，他会不征求你的同意就杀掉我的上议员的。”

“啊！皇上，”她说，“如果您有一个对您忠心耿耿的朋友，您会抛弃他吗？您难道不……”

“你真是一个妇人，”他带点嘲讽地说。

“而您却是一个铁汉子！”她喊起来，态度热情而生硬，使他很欢喜。

“这个人是被当地司法机关判决有罪的，”他说。

“然而他是无辜的。”

“幼稚！……”他说。

他拉着五天鹅小姐的手，走出窝棚，将她带到高地上，然后运用他的那种能使懦夫变成勇士的绝妙口才对她说：

“这儿有三十万人，他们也是清白无辜的！可是明天，这三十万人就要死亡，为他们的祖国而死亡！在普鲁士人方面，也许有一个伟大的工程师，一个思想家，一个天才在乱军中阵亡。我们这方面，肯定也会丧失不少尚不知名的伟大人物。我呢，也许我还要眼睁睁地看着我最好的朋友阵亡！我会埋怨上帝吗？不。我一声不响。请记住，小姐，一个人应该为祖国法律的尊严而死，正如他在这儿为了祖国的光荣而死一样，”他把她带回窝棚。“去吧，回到法国去吧，”他望着侯爵说，“我的命令随后就来。”

洛朗丝以为米许有减刑的可能，不由得感激万分，她跪下一膝，吻了皇帝的手。

“你就是德·夏尔热伯夫先生吗？”拿破仑注视着侯爵问。

“是的，皇上。”

“你有子女吗？”

“有很多子女。”

“为什么你不把你的一个孙子给我？他可以当我的一个

内廷侍从……"

"啊！这位少尉①露出原形来了，"洛朗丝心想，"他要让人报答他的恩典。"

侯爵鞠躬而没有回答。幸而这时候拉普将军匆匆忙忙地走进来。

"皇上，近卫军的骑兵队和贝格大公的骑兵队不能够在明天中午以前赶到这里。"

"关系不大，"拿破仑转身对贝蒂埃说，"我们也有走运的时刻的，很好地利用它吧。"

皇帝摆了摆手，侯爵和洛朗丝就退了出来，登上马车。宪兵班长把他们带到应走的道路上，而且一直把他们送到一个村子里，他们就在村子里过夜。第二天，他们在大炮声中离开战场，战场上八百尊大炮连续轰鸣了十个小时。在半路上，他们就听到了耶拿大胜的惊人消息。八天以后，他们到达了特鲁瓦的城关区。大法官的一道命令下达给特鲁瓦第一审法院的检察官，叫把四个贵族交保释放，等候皇帝兼国王的最后决定；可是同时，处决米许的命令也由检察署发出了。这些命令都是在当天早上到达的。洛朗丝下午两点钟赶到监狱去，她还来不及脱下她的旅行装。她得到准许留在米许身边，米许这时候正在接受所谓"整容"的悲惨仪式。善良的古热神甫刚为他行了赦罪礼，神甫要求一直陪伴他到断头台上，米许最不甘心的是死前还不知道他的主人们的命运如何。因此，看见洛朗丝到来，他就发出了一声快乐的呼喊。

① 指拿破仑，他从少尉一直升到皇帝。

“我死也瞑目了，”他说。

“他们已经得到了特赦，可是我还不知道特赦的条件是什么，”她说；“不过他们总算是得到了，对你，我的朋友，尽管他们劝我不要做，我还是为你想尽了办法。我以为已经救了你的命，原来皇上的亲切和蔼态度叫我上当了。”

米许说：“上天注定看家狗应该同它的旧主人死在同一个地方！”

最后的时刻过得很快。米许在动身以前，不敢请求别的恩典，只希望吻一下五天鹅小姐的手，可是洛朗丝把脸颊伸给他，让这位高贵的牺牲者圣洁地亲吻。米许拒绝上囚车。

“无罪的人应该步行上断头台！”他说。

他也不愿意古热神甫搀他的胳膊，他庄严地、坚定地一直走上断头台。在断头刀下躺下来的时候，他叫刽子手把他的大衣往下拉拉，因为大衣领遮住了他的脖子，他对刽子手说：

“我的衣服是你的了，千万不要弄脏了它。”

四个贵族只匆匆与五天鹅小姐见了一面，因为军区司令的一个传令兵给他们送来了授予少尉军衔的敕书，他们被编在同一骑兵团里，同时命令他们立刻到巴约讷他们团队的新兵站去报到。他们对自己的前途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此他们同洛朗丝的告别是令人心碎的，然后五天鹅小姐就回到孤寂荒凉的古堡里去。

孪生兄弟在索莫-谢拉① 战役中，由于一个掩护另一个，

① 索莫-谢拉，西班牙地名，一八〇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军在此大败西班牙军。

双双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战死，那时两个都已升为骑兵上尉。他们的最后一句话是："洛朗丝，死于斯！"

奥特塞尔哥哥在攻打俄国莫斯科瓦河方形堡①的时候阵亡，他的军衔是上校，他的弟弟接替了他的职位。

弟弟阿德里安在德累斯顿战役中提升为准将，在战争中受了重伤，回到五天鹅来休养。洛朗丝当时已经三十二岁，为着把过去环绕着她的四个贵族中仅存的一个保全下来，她嫁给了他；不过她献给他的是一颗破碎的心，他仍然接受了。恋爱的人总是要么一切都不怀疑，要么怀疑一切的。

王政复辟没有使洛朗丝感到欢欣鼓舞，波旁王室对她来说，是回来得太迟了；可是她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她的丈夫以五天鹅侯爵的头衔被任命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一八一六年提升为少将，更由于军功显赫而获得蓝绶带勋章。

洛朗丝照顾米许的儿子如同己出，一八一七年，米许的儿子挂牌当了律师，过了两年，被任命为阿朗松法院的代理推事，一八二七年调到阿尔西法院当检察官。洛朗丝监督米许的投资，到米许的儿子成年那天，她得以把一万二千法郎的年金交付给他；后来又叫他娶了特鲁瓦有钱的吉雷小姐做妻子。五天鹅侯爵于一八二九年在洛朗丝、他的父母和敬爱他的子女们的怀抱中去世。直到他死的时候，还没有人弄清楚绑架上议员事件的秘密。路易十八不拒绝补偿这件案子所造成的损失，但是他对造成这件祸事的原因缄口不言，因而五天鹅侯

---

① 此役发生在一八一二年九月，俄军战败。

爵夫人相信他在这桩祸事中也插了一手。

结 语

已故的五天鹅侯爵把他历年的积蓄，同他父母亲的积蓄，用来在鲁勒郊区街买了一所气魄极大的宅邸，这所房子构成他的贵族领地的一部分，将来归入数量巨大的长子世袭财产。侯爵和他的父母平日节约到叫人讨厌的地步，洛朗丝经常为此感到难受，现在才弄明白了。因此，买了这所宅邸以后，原来住在自己领地里为子女们攒钱的侯爵夫人，便经常到巴黎来过冬，尤其是因为女儿贝尔特和儿子保罗已经到了需要在巴黎受教育的年龄。五天鹅夫人很少到交际场所。她的丈夫不会不知道她心里的遗恨，可是他以最巧妙的温情体贴来对待她，到死的时候在世界上只爱过她一个人。他这颗高贵的心，在一段时期中没有被人觉察，到了最后几年，宽厚的五天鹅小姐就以同样热烈的爱情来回报它，终于使这位丈夫感到十分幸福。现在洛朗丝主要是享受家庭的乐趣。巴黎没有别的女人象她那样被朋友热爱和尊敬。能够到她家里作客就是一种荣誉。她为人温柔、宽容、聪明，尤其是质朴无华，很能得社会优秀分子的欢心，纵使她的神态举止都带着哀伤的烙印，她也能吸引他们到她家里来。他们每个人都象是这个坚强女人的支持者，也许正是这种隐秘的支持才能解释她的友谊的吸引力。她的一生在青年时期是十分痛苦的，到了晚年却过得美好而宁静。人人都知道她过去的惨痛经历。她家有一幅肖像

画是罗贝尔·勒费弗尔的作品，自从米许死后就成为客厅里主要的和阴郁的装饰品。从来没有人问过这幅肖像的来历。洛朗丝的容貌，仿佛好不容易才成熟的果子。她的历尽沧桑的前额，如今已经带上一种宗教气息的傲气。

侯爵夫人的家产，由于赔偿法案① 的补贴，上升到年收入二十万法郎，她丈夫的俸禄还不算在内。洛朗丝又继承了西默兹家族的遗产二百一十万法郎。从此以后，她每年花掉十万法郎，其余的钱积蓄起来准备作为贝尔特的嫁妆。

贝尔特长得同她母亲一模一样，可是没有她母亲那种英勇好斗的气魄，只象她母亲那样精细、聪明。她母亲带点伤感地说她女儿"更女人气一些"。侯爵夫人要她的女儿满了二十岁以后才结婚。奥特塞尔老头很精明地为她经管家产，在一八三〇年公债跌价的时候投资到地产里，因而到一八三三年贝尔特满二十岁的时候，她的陪嫁已经达到大约八万法郎的年收入。

大约在这段时期里，卡迪央王妃想为她的儿子德·摩弗里纽斯公爵找一门亲事，近几个月来就叫她的儿子到五天鹅侯爵夫人家殷勤走动。乔治·德·摩弗里纽斯公爵每周有三天在侯爵夫人家吃晚饭，陪伴她们母女两人到意大利歌剧院看戏，她们在布洛涅森林里散步的时候，他就在她们的马车旁边跃马盘旋。圣日耳曼区上流社会的人都认为乔治显然爱上了贝尔特。只不过谁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五天鹅夫人有意让她

① 王政复辟时期查理十世登基以后，制订法律，以十亿费用赔偿贵族们在革命时期的损失。

的女儿先当上公爵夫人，然后成为王妃呢，还是王妃想为她的儿子弄一大笔陪嫁；到底是这位出名的狄安娜①去迎合外省的贵族呢，还是外省的贵族被卡迪央夫人的盛名、她的爱好和她的穷奢极欲的生活吓坏了。为着不致影响儿子的前途，王妃变得虔诚起来，她把自己的私生活同外界隔绝，躲在日内瓦的一所别墅里度过夏天。

一天晚上，卡迪央王妃家里有德·埃斯巴侯爵夫人和首相德·玛赛在作客；对于德·玛赛这位旧情人，她是最后一次同他见面了，因为第二年他就死了。其余的客人还有拉斯蒂涅，他是德·玛赛内阁的副国务秘书，还有两位大使，两位贵族院的著名演说家，德·勒农库和德·纳瓦兰两位老公爵，德·旺德奈斯伯爵和他年轻的妻子，以及德·阿泰兹。这些人凑在一起显得相当古怪，原因也很容易解释：事关从首相那里为德·卡迪央亲王弄一张通行证。德·玛赛自己不想承担发证的责任，跑来告诉王妃说这件事已交给可靠的人去办。一个老政客这天晚上大概会给他们带来一个解决办法。仆人通报五天鹅侯爵夫人和她的小姐到。洛朗丝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肯让步的，她看见两院中拥护波旁王室长系的著名代表人物，居然在听她只肯称之为奥尔良公爵阁下的那个人②的首相说话，而且一起谈谈笑笑，她感到的不是惊异，而是极端反感。德·玛赛却象快要熄灭的油灯一样，发出最后耀眼的光芒。他很愿意在这里暂时忘记一下政治上的种种忧虑。五天鹅侯爵

① 狄安娜是卡迪央王妃的闺名。

② 指路易-菲力浦国王，他不是波旁王室的正统嫡系子孙。

夫人可以容忍德·玛赛，就象奥地利宫廷容忍圣奥莱尔①一样，只要把德·玛赛视为上流社会人物，就会忘记他的首相身分了。可是等到她听见仆人通报德·贡德维尔伯爵到的时候，她就猛地站起身来，仿佛她的坐椅是块烧红的铁一般。

“再见，夫人，”她冷冷地对王妃说。

她同贝尔特走了出去，选好走路的方向，避免同她的仇人相遇。

“你也许把乔治的亲事给闹吹了，”王妃低声对德·玛赛说。

马兰，这位过去从阿尔西来的小帮办，前人民代表，前热月党议员，前法案评议委员会委员，前参议员，前帝国伯爵和上议员，前路易十八贵族院议员，新任的七月王朝贵族院议员，向美貌的卡迪央王妃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礼。

“不要再害怕了，漂亮的夫人，我们不再向亲王们开战了，”他边说边坐在她身边。

马兰得到路易十八的重视，他的丰富经验对路易十八不是没有用的。他为推翻德卡兹②出了很大的力，也给了维莱勒③很多忠告。查理十世对他很冷淡，他也受到塔莱朗的敌视。自从一七八九年以来，这已经是他当官任职的第十二届政府了，他那时候十分得宠，可是毫无疑问他也会象背叛其

① 圣奥莱尔伯爵(1778—1854)，法国外交家，曾当过拿破仑的侍从，后历任驻罗马、维也纳、伦敦大使，奥国因他当过拿破仑的侍从而对他不满。

② 德卡兹(1780—1860)，路易十八的首相，政见比较开明，为极端保王派所推翻。

③ 维莱勒(1773—1854)，曾任查理十世的首相，极端保王派分子。

他政府一样背叛这届政府的。近十五个月来，他同我国最有名的外交家塔莱朗断绝了长达三十六年的友谊。就是在那天晚上，他又讽刺了这位外交家一下，他说：

"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反对德·波尔多公爵① 吗？……因为这位申请继承王位的人年纪太轻了……"

拉斯蒂涅当时就回答他一句："你这是给了年轻人一个非常奇特的忠告。"

德·玛赛，自从王妃低声同他说了那句话以后，就一直在凝神思索，没有注意到这几句玩笑。他阴郁地凝视着贡德维尔，很明显是想等老头子走后他好说话，老头子通常是很早就上床睡觉的。在座的客人眼看着五天鹅夫人走了出去，理由尽人皆知，也模仿德·玛赛的样子，沉默不语。贡德维尔没有认出洛朗丝，不知道为什么大伙儿全都不说话；可是他在生意场和政界厮混的时间相当长，富有经验，颇知进退，何况他又是聪明人，于是认为自己在这里不受欢迎，告辞走了。德·玛赛站在壁炉旁边，凝视着这位七十岁的老人慢慢走了出去，他脸上的表情叫人猜得出他在考虑重大的事情。

"我错了，夫人，我事先没有把这个为你办事的中间人的名字告诉你，"首相听见马车已经在门外启动，终于开口说话了，"可是我要补偿我的过失，我要告诉你同五天鹅家族和解的方法。这件事说来话长，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古老得

---

①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中，查理十世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让位给他的孙子波尔多公爵，当时这位公爵只有九岁，结果王位被银行家所拥护的路易-菲力浦夺去。

象亨利四世之死一样，我们关起门来说吧，尽管格言剧里有相反的描述，这件事的确同历史上许多悲剧一样，是最无人知晓的。我敢向你保证，即使这件事同五天鹅侯爵夫人没有关系，她也一定很想知道其中底细。总之，这件事弄清楚了我们近代史上的一个章节，就是圣贝尔纳山①的那一章节。两位大使会看到，在老谋深算方面，我们今天的政治家远远不及讲权术、不择手段的政客，那些政客在一七九三年被人民的浪潮抬到了风暴的上面，其中有几个，就象诗歌里所说的一样，找到了避风港。在今天的法国要成为一个象样的人物，必须在那时候的暴风雨中翻腾过。”

“可是我觉得，”王妃微笑着说，“从这方面说来，你今天的地位也很不错嘛……”

大家听了这句话都很有礼貌地笑起来，德·玛赛也禁不住微笑了。两位大使似乎有点等得不耐烦，德·玛赛却来了一阵呛咳，大家只好静静地等待。

“一八〇〇年六月的一个夜晚，”首相说了，“大约清晨三点钟，正是晨曦使烛光显得暗淡的时刻，有两个人，在当时巴克路外交部大厦的客厅里玩够了纸牌，或者他们玩牌只是为的招待别人，现在他们玩够了，他们走进了一间内室。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已经死去，另一个一只脚已经踏进棺材，两个人在他们各自所属的一类人中，都是出类拔萃的。两个人都当过教士，后来都叛了教，娶了亲。一个只当过修士，另一个当过主

① 圣贝尔纳山是瑞士与意大利之间的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山口，一八〇〇年拿破仑从法国越过这山口直捣意大利，击败奥国军队。

教。第一个人名叫富歇，第二个人的名字我不告诉你们了①，他们俩当时都是法兰西公民，不过都是颇不简单的公民。当时还留在客厅里的人，看见他们走进内室，都显得有点好奇。第三个人跟着他们也走进去。这个人的名字叫西埃耶斯②，他自认为比头两个人能干得多，而你们都知道他在大革命前也是教会中人。那个行走困难的人③当时是外交部长，富歇是公安部长，西埃耶斯已经辞掉执政官的职位。另外有一个矮子，表情冷酷而严肃，也离开了他的座位，他高声说：——‘我害怕三个教士联合起来。’这是亲耳听见他说这句话的人告诉我的。这个矮子就是国防部长卡尔诺。他说的这句话并没有打动当时还在客厅里玩牌的两个执政官——康巴塞雷斯和勒布伦。这两个执政官当时完全受制于他们的部长，部长们比他们权势大得多。所有这些政治家现在差不多都已经去世了，我们不怕得罪他们，他们已经是历史人物，而那天晚上的历史是可怕的。我现在把这段历史告诉你们，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路易十八没有把它告诉可怜的五天鹅夫人，而对现政府来说，让她知道这段历史已经没有关系了。

“这四个人坐了下来。那个瘸子大概在谁也没有开口说话之先就把门关上了，据说，他还上了门闩。只有那些有教养的人才会注意到这些小事情。三个教士脸色苍白、毫无表情，

---

① 指塔莱朗，以前当过主教，这时当外交大臣。

② 西埃耶斯(1748—1836)，原来是教士，后来成为政治家，与拿破仑及迪科合为执政府时期的三执政。

③ 塔莱朗是瘸腿。

就象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只有卡尔诺脸色红润。因此头一位说话的就是这位军人。——‘要谈什么问题?’——‘法国的问题,’亲王大概回答了一句,这位亲王使我十分钦佩,他是当代最杰出的人之一。——‘共和国的问题,’富歇肯定说了这么一句。而西埃耶斯大概是说:‘政权的问题。’”

德·玛赛的声音、眼神、手势,把三个人模仿得惟妙惟肖,使人不得不佩服。所有在场的人都互相交换了一下眼光。

“三个教士彼此十分了解,”德·玛赛继续说,“卡尔诺大概用相当庄重的神气望着他的同僚和前执政官。我相信他内心一定感到很震惊。——‘你相信他会打胜仗吗?’西埃耶斯问他。——‘对波拿巴而言,一切都是可能的,’国防部长回答,‘他已经幸运地越过了阿尔卑斯山。’——‘目前这时刻,’那个外交家一字一顿地说,‘他正在孤注一掷。’——‘干脆说吧,’富歇说,‘如果第一执政打败了,我们怎么办?还能重建一支军队吗?我们还要继续当他的卑躬屈膝的奴仆吗?’——‘共和国现在已经不复存在,’西埃耶斯提醒大家说,‘他是任期十年的执政官。’——‘他的权力已经超过克伦威尔①,’当过主教的那人加上一句,‘而且他没有投票赞成处死国王。’——‘我们有一个主子,’富歇说,‘如果他打了败仗,我们是还留着他呢,还是恢复纯粹的共和国?’——‘法国,’卡尔诺用教训的口吻说,‘只有恢复国民公会时代的活力,才能抵挡

① 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政治家兼军人,他处死英王查理一世,宣布共和,自己担任独裁者。

得住他。'——'我同意卡尔诺的意见，' 西埃耶斯说，'如果波拿巴打了败仗回来，我们就应该将他干掉；他七个月来对我们说的一套太过分了！'——'他的手里有军队，'卡尔诺若有所思地说。——'我们手里会有人民！'富歇大声说。——'你太急躁了，先生！'那位大贵人用他至今还保持着的男低音说，这声音使前教士富歇沉思起来。——'坦率地说吧，' 突然出现了第五个人，他是以前的国民公会议员马兰，他说，'如果波拿巴战胜了，我们就崇拜他；如果他打败了，我们就将他埋葬！'——'原来你也在这儿，马兰，' 大厦的主人不动声色地说；'你也来入伙吧。'他作了手势请马兰坐下。马兰以一个藉藉无名的国民公会议员之所以有今天，之所以能象我们刚才看到的样子，就多亏他遇到了这个机会。马兰是守口如瓶的，两个部长又忠实地支持他，再说，他也是这桩阴谋的中心人物和灵魂。——'波拿巴还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呢！' 卡尔诺喊起来，声音里充满信心，'他最近的成就已超过了汉尼拔①。'——'如果他遇到不幸，我们这里就是一个现成的督政府，' 西埃耶斯十分巧妙地指出他们一共是五个人。——'还有，' 外交部长说，'我们全都有利害关系要支持法国大革命：我们三个人叛过教，卡尔诺投过票赞成处死国王，至于你，'他转过来对马兰说，'你拥有流亡贵族的财产。'——'我们都有共同的利益，'西埃耶斯断然说，'我们的利益同祖国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很少有的事，'外交家微笑着说。——'我

① 汉尼拔(又译阿尼巴尔，公元前247—183)，迦太基名将，也曾越过阿尔卑斯山，不过不是在最高峰处越过。

们必须行动起来，'富歇说；'仗已经打起来了，梅拉斯① 的兵力超过波拿巴。热那亚已经投降，马赛纳② 犯了错误，他不应从海路往昂蒂布③ 走，这样一来他就不一定能同波拿巴会师，波拿巴只好光靠自己的力量了。'——'谁告诉你这消息的？'卡尔诺问。——'消息非常可靠，'富歇回答。'你将在交易所开市时得到这消息。'"

德·玛赛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微笑着说：

"这几个人谈话很直率，不讲客套。——富歇继续说，'我们不能等待战败的消息到来以后，再着手组织俱乐部，鼓动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更换宪法。我们自己的雾月十八日要早就准备好。'——'让公安部长去准备这一切，'外交官说，'我们来提防吕西安④ 吧！'（吕西安·波拿巴当时是内务部长）——'我可以逮捕他，'富歇说。——'先生们，'西埃耶斯喊道，'我们的督政府不能再处在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我们要组织一个极权政府，要有一个上议院，议员是终身职，还要有一个选举产生的下议院，我们将把这个下议院掌握在我们手里，因为我们必须接受过去犯错误的教训。'——'如果实行这样的制度，我就有太平日子过了，'前主教说。——'给我找一个可靠的人，使我能通过他同莫罗通信，因为德国军队要成为我们唯一的靠山了！'卡尔诺喊道，他陷入了深沉的默想。"

① 梅拉斯(1730—1806)，奥地利将军，在马朗戈战役中败于拿破仑。

② 马赛纳(1756—1817)，法国将军，在意大利守卫热那亚以等待拿破仑率领法军越过阿尔卑斯山。

③ 昂蒂布是意大利海港。

④ 指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波拿巴。

德·玛赛停顿了一会儿，又继续说："实际上，这些人做得对，先生们！他们在这场危机中都很伟大，我也会象他们那样做的。"

德·玛赛把他的故事接着说下去：

"西埃耶斯用严肃而庄重的口吻喊了一声：——'先生们！'大家全都明白这个'先生们'的含义，所有的眼光里都表达出同一个信心，同样的诺言，就是如果波拿巴打了胜仗归来的话，他们全都严守秘密，团结一致。——'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干的是什么事，'富歇又加上一句。西埃耶斯把门闩轻轻地拉开，因为他的教士耳朵特别尖。果然吕西安走了进来。——'好消息，先生们！一个信使带来了第一执政给波拿巴夫人的一封信，说他一开头就在蒙特贝洛打了一个胜仗。'三位部长立刻面面相觑。——'这是不是一场全面的大战？'卡尔诺问。——'不，仅仅是一个战役，在这场战役里拉纳立了大功。战斗非常激烈。他手下一万人，可是有一万八千人向他进攻，幸亏派去一师援兵才把他救了。奥特已经逃走。梅拉斯的战线实际上已被切断。'——'这次战斗是什么时候打响的？'卡尔诺问。——'八号，'吕西安说。——'我们今天是十三号，'博学多能的国防部长①说，'那么，从一切迹象看来，法兰西的命运就在我们谈话的当儿决定了。'（实际上，马朗戈战役的确在六月十四日凌晨开始）。——'四天长得要命的等待！'吕西安说。——'要命？'外交部长冷冷地用疑问的口气重复一

① 卡尔诺是近代几何学的创始人之一，曾经为共和国建立十四支军队，所有战役计划都是由他草拟的，他被人称为"胜利的组织者"。

句。——‘四天，’富歇说。一个在场亲眼目睹的证人向我证实，另外两个执政官等到这六个人回到客厅以后，才获悉这些细节。当时是清晨四点钟。富歇头一个走了。他具有邪恶的、深不可测的特殊天才，不大为人所知，可是他的天才肯定同腓力二世①、提比略②、波基亚③的天才相差无几，这就是他干的恶毒、阴暗的勾当。他在瓦勒克朗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完全象一个老练的军事家，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一个有远见的行政官员。他是拿破仑有过的唯一的部长。你们知道那时候他曾经使拿破仑害怕他。富歇、马赛纳和那位亲王，是我所知道的掌管外交、国防和内政的三位最伟大和最聪明的人物；如果拿破仑果断地将他们纳入自己的事业中去，那么今天欧洲早已不复存在，而是一个庞大的法兰西帝国了。富歇只是在他看见西埃耶斯和塔莱朗亲王已被拿破仑甩在一边以后才与拿破仑疏远的。现在富歇在用隐秘的手法在捣鬼，三天之内，他就使整个法国惶惶不安，而且使一七九三年的共和国热情重新恢复起来。由于必须澄清历史的这部分疑点，我要告诉你们，法国的这次骚动完全出自他的手，他的手中还操纵着过去山岳党的全部党羽，在马朗戈胜利之后共和党人暗杀第一

---

① 腓力二世(1527—1598)，精明强干的西班牙王兼荷兰王，一五八〇年起又兼葡萄牙王。

② 提比略(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的第二位皇帝，为人精明，但残暴而多疑。

③ 波基亚(恺撒·波基亚，1475—1507)，意大利籍的西班牙商人，精明、阴险、恶毒的政治家。

执政的阴谋，也是由此而产生的。后来他感到自己做的坏事太有害了，所以他才有勇气告诉波拿巴——尽管波拿巴持相反的看法——牵涉到阴谋里的共和党人多于保王党人。富歇很有知人之明，他信赖西埃耶斯是因为西埃耶斯的野心受了挫折；他信赖塔莱朗是由于塔莱朗是一位大贵人；他信赖卡尔诺是因为卡尔诺诚实无比；可是他害怕马兰，下面我就讲讲他是怎样作弄我们今晚这位主角的。那时候，马兰只不过是马兰，同路易十八通消息的人。他被公安部长逼着起草了革命政府的宣言、文告、法令，宣告逮捕雾月十八日的从逆分子；不仅如此，这个胁从者还把这一切都印刷好，印了足够的份数，扎成捆放在他家里备用。负责印刷的人被捕了，罪名是阴谋叛乱，这是故意挑选的一个革命印刷商，警察局过了两个月以后才开释他。这个人死于一八一六年，到死还相信这是山岳党的一次叛乱阴谋。富歇的密探所演出的最叫人惊奇的一幕，毫无疑问，就是当时最大的一个银行家，收到第一个信使带来的信，说是马朗戈战役已经打败了，由此而引出一幕极为精彩的戏。你们都记得，拿破仑在那次战役中是一直到傍晚七点才转败为胜的。那天中午，当时的金融之王派驻战场的代理人认为法军已经败绩，赶忙派信使回来送信。公安部长马上派人去找张贴公告的人员和宣读公告的差役，他的一个心腹带来了一大车印好的宣传品。不料傍晚时信使拚了命赶回来，宣布了胜利的消息，使整个法兰西陷入狂欢中。交易所里有许多人吃了大亏。可是那一大群贴布告的人和宣读公告的差役还被留在那里，他们本来要宣布波拿巴不受法律保护，

在政治上被判处死刑的，现在反而在等待赞美第一执政的胜利的宣传品印好后拿出去散发。这件阴谋的责任可能全部落到贡德维尔伯爵头上，他十分害怕，把一捆捆印刷品放到小车上，连夜运回贡德维尔。毫无疑问，他一定把这些危险的文件藏在古堡的地窖里，这古堡是他用另一个人的名义购买的，这个人就是……他委派为帝国法院院长的人，他姓……马里翁！然后他及时赶回巴黎去祝贺第一执政。你们都知道，马朗戈战役以后，拿破仑以惊人的速度赶回法国；对于那些深知当时历史内幕的人，都能肯定他的迅速行动是由于他收到了吕西安的密信。内务部长有点觉察到山岳党的态度不对头，他并不知道风是从哪里来的，可是他害怕会演变成暴风雨。他不可能怀疑那三位部长，他还把这次骚动归因于他哥哥在雾月十八日所激起的仇恨，以及一七九三年的遗老们坚决相信他哥哥在意大利的败绩已经无可挽回。圣克鲁宫的'打倒暴君！'的喊声总是在吕西安的耳边回响①。马朗戈之役使拿破仑在伦巴第平原上一直逗留到六月二十五日，他在七月二日返抵法国。请你们想象一下，那五个阴谋家在杜伊勒里宫向第一执政祝贺胜利时该是怎样的嘴脸。富歇就在大厅里对那位法案评议委员会委员（你们刚见到的马兰曾经当过一阵这种官）说：再等一等，事情还没有完。事实上，塔莱朗先生同富歇认为波拿巴并不象他们那样同革命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因

① 拿破仑发动雾月十八日政变时，五百人议会在圣克鲁宫开会，不同意政变，高喊反对拿破仑独裁的口号，当时吕西安是议长。后来吕西安借助拿破仑的军队把议会镇压下去，使政变成功。

此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起见，他们用当吉安公爵事件把波拿巴同革命紧紧拴在一起。对这位亲王的处决，从许许多多抓得住的迹象来看，都与马朗戈战役过程中在外交部大厦策划的密谋有关。的确，时至今日，如果有谁认识消息灵通人士的话，都很清楚波拿巴曾象个小孩似的被德·塔莱朗先生和富歇玩弄于股掌之上，他们想使他同波旁王室无可挽回地闹翻，波旁王室当时正在派遣大使尝试同第一执政谈判呢。”

这时候一个听众插进来说：

“德·塔莱朗当时在德·吕伊讷夫人家玩惠斯特，到清晨三点钟的时候，塔莱朗停止玩牌，掏出挂表一看，突然无头无脑地问三位牌友，德·孔代亲王除了当吉安公爵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子女。这么荒唐的问题，出自德·塔莱朗先生之口，使大家非常惊异。——‘为什么你要问我们一件你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事？’人家问他。——‘为的是告诉你们，孔代家族此刻要绝后了。’德·塔莱朗先生当晚一开始就到了德·吕伊讷公馆，他一定是明知波拿巴不可能不下毒手的。”

“可是，”拉斯蒂涅对德·玛赛说，“在你所说的这些事里，我一点看不出同五天鹅夫人有什么关系呀。”

“啊！你那时候太年轻了，亲爱的朋友，我还真忘记了说出结论。你们都知道贡德维尔伯爵的绑架案件，这件案子是西默兹孪生兄弟同奥特塞尔长子死亡的原因，奥特塞尔次子同五天鹅小姐结了婚，成为五天鹅伯爵，后来又成为五天鹅侯爵……”

有好几个人不知道事情的经过，一致恳求德·玛赛把它

叙述一遍。德·玛赛把案情经过说了，而且说那五个神秘的汉子就是帝国警察总署的工具，他们负责来消灭那一捆捆的宣传品，德·贡德维尔伯爵认为拿破仑已经坐稳江山了，也刚好来烧毁这些印刷品。

“我怀疑，”德·玛赛说，“富歇同时也在搜寻德·贡德维尔同路易十八通信的证据，马兰同路易十八一直串通一气，甚至在恐怖时代也如此。可是，在这件可怕的案件中，主要办事者的个人恩怨也起了作用。这个人还活着，他是一个重要的无人可以代替的下属官吏，他以手法的惊人而引人注目。据说他从前去逮捕西默兹兄弟时，五天鹅小姐曾侮辱过他。因此，夫人，现在你掌握了这件案子的内情，你可以解释给五天鹅侯爵夫人听，叫她明白为什么路易十八总是闭口不提这件事。”

一八四一年一月于巴黎

郑永慧 译

阿尔西的议员*

一八三九年四月底的一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奥布省一位前税务局长的遗孀马里翁太太家的客厅里呈现出一派古怪景象。所有的家具中，只剩下了窗上的窗帘、壁炉的装饰物、吊灯和茶桌。奥比松的地毯已提前半个月除掉，现在正堵塞着台阶的梯级，地板刚刚彻底地擦洗过，但也没有比以前更光亮一点。对于此刻正在整个法国大地上酝酿的选举，这是与其前途有关的某种家庭征兆。事情常常比人更聪明。这种说法对秘术① 倒很有利。

吉盖上校——他与马里翁太太是兄妹——的老仆，已将冬季积在地板上的灰尘清除干净。随身女仆和厨娘一趟一趟

* 阿尔西的议员：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为外省选举。开始对外省选举进行描绘以前，指出本篇所描写的事件并非发生在奥布河上的阿尔西城，恐怕已是多此一举。阿尔西地区要到距阿尔西十五里（法古里，一里约等于四公里，下同。）以外的奥布河上的巴尔去投票，所以在众议院中并没有阿尔西的议员。写当代风俗史要求有分寸感，这就决定了必须采取这些谨慎作法。描绘一座城市，再把别处发生的事件安放在这个背景上，这大概是很巧妙的组合。在《人间喜剧》中，已经数次采用这种手法，虽然这样做也有其弊病，那就是常使画框与画面显得同等重要。——原作者注。

① 秘术：占星术，炼金术等。

把宅中各房间的椅子搬来，堆放在花园里，动作之敏捷，表明她们既忠心耿耿又干劲十足。

笔者要忙不迭地插上一句：此时，花园中的树木已经展开宽大的绿叶，透过树叶可以看见万里无云的天空。这间长方形的客厅，有一扇落地窗，两扇普通窗，春天的空气和五月的阳光叫人可以将门窗大大敞开。

老太太指着客厅尽里头，命令两个女仆将椅子横摆成四排，每排中间留一尺宽左右的过道。很快，每一排就组成了十张杂牌椅子的横队。沿着窗户和大玻璃门也摆了一溜椅子。客厅的另一端，茶桌后面有四张椅子，马里翁太太又在茶桌前面安放了三张沙发。茶桌上铺着绿台毯，她在桌上放了一个铃。

马里翁太太挖空心思，叫人从她的前厅搬来两张长椅以填满壁炉两头的空间。蒙在那长椅上的丝绒已经效力八十年，绒已经磨光，成了秃头。就在这时，她的哥哥、老迈年高的吉盖上校来到这个战场。

“我们这里能坐得下七十个人，”她得意洋洋地对哥哥说道。

“但愿上帝让我们有七十位朋友！”上校答道。

“会的，我们每天晚上接待这奥布河上阿尔西的名流已经二十四年，今天这个场合，我们的常客还能缺一个？……”老太太以威胁的神情说道。

“算了吧！”上校耸耸肩膀打断妹妹的话答道，“我马上给你说出这里面十个人的名姓，他们不会来，也不应该来。首先，”他掰着手指头数着说，“专区专员安托南·古拉尔，一个！

检察官弗雷德里克·马雷斯特，两个！副检察官奥利维埃·维奈先生，三个！初审法官马特内先生，四个！治安警察……”

“我也没那么傻，”这回是老太太打断哥哥的话了，“会指望在职的人来参加这个会，会议的目的就是给反对派增加一个议员嘛……可是安托南·古拉尔是西蒙童年时代的伙伴，中学同学，他见西蒙当议员会很高兴的，因为……”

“好啦，妹妹，这是我们男人的事，让我们自己干吧！……西蒙在哪儿呢？”

“他正在更衣，”她回答道，“他没吃午饭，算做对了。他特别容易神经紧张，虽然咱们这位年轻律师已经习惯于在法庭上讲话，可今天这个会议叫他胆战心惊，好象必定会碰上敌手似的。”

“嘿！我从前经常要遭遇敌人的炮火。你说怎么着？不用说我的身体，我的心就从来没打过颤！不过，若是我非得站在这儿，”老军人站在茶桌边说道，“瞪眼瞧着你对面的四十位布尔乔亚，那些人一个个张着嘴，两眼瞪得溜圆，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一想到那些虚张声势、一本正经的场面……我一个词儿还没找出来，衬衣就要湿透了！”

“亲爱的父亲，可是您必须为我出这番力，”西蒙·吉盖从小客厅走进来，说道，“在这奥布省，有什么人说起话来有力量，那肯定是您！一八一五年……”

“一八一五年，”这个保养得很好的小老头说道，“我不需要讲话，我起草了一个小小的公告，二十四小时，就有两千人响应……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一页纸下方，一省的人去看这张

纸，与在一次集会上讲话，可大不一样。在这一行上，连拿破仑也一败涂地。雾月十八时，他对五百人院尽说些蠢话。”

“亲爱的父亲，”西蒙又开口道，“不管怎么样，这事关系到我的终生，我的前途，我的幸福……您只要望着一个人，假设您就是对这一个人说话，就能成……”

“天啊！我不过是个老太太，”马里翁太太说道，“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知道事关重大，我……我也会能言善辩呢！”

“只怕能言善辩得过分呢！”上校道，“瞄过了头，并不等于击中了目标。不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注视着儿子问道，“这两天，你对这次提名想得……如果我的儿子没有得到任命，阿尔西就活该倒霉，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这些话与为父的身分十分相称，与说这话的人的一生也十分相谐。吉盖上校是帝国军队中最受器重的一位军官，其突出之处就是性格与众不同。这种性格说到底就是极为正直，十分高尚。他从来不炫耀自己，总是幸运来找他。所以他在自卫军中当了十一年普普通通的炮兵上尉，到了一八一三年才被任命为营长，一八一四年当上了少校。他对拿破仑怀着几乎狂热般的忠诚，因此拿破仑一世退位后，他无法效忠于波旁王朝。一八一五年① 他对拿破仑又是那样忠心耿耿，如果没有德·贡德维尔伯爵为他周旋，他就要被放逐了。是贡德维尔伯爵从中说项，才将他的名字从敕令上抹去，最后又给他弄到一份退休金和上校的军衔。

---

① 一八一五年，指拿破仑的“百日”王朝。

马里翁太太的娘家姓吉盖。马里翁太太还有一个哥哥，当了特鲁瓦的上校警官。她那时跟这个哥哥住一起，就在特鲁瓦嫁给了马里翁先生。马里翁先生生前是奥布省税务局局长。

税务局局长马里翁先生已经去世。他有一个哥哥，是某地王家高等法院首席庭长。恐怖时期，他不过是阿尔西的一个普通律师，竟然允许人民代表、奥布省鼎鼎大名的马兰假借自己的名字购得了贡德维尔的土地。所以，马兰后来成了参议院议员和伯爵，便运用自己的全部权势为马里翁家族效力。律师的弟弟于是得到了奥布省税务局局长的地位。那时政府还不需要在三十名求职者当中挑选，能找到一个愿意接受这种困难而微妙的职位的人，就很高兴了。

税务官马里翁继承了当法庭庭长的哥哥的遗产，马里翁太太继承了当上校警官的哥哥的遗产。一八一四年，税务局局长交了噩运，他与帝国同时死亡。他的遗孀把剩下的各项财产加在一起，得到了一万五千法郎的年收入。警官吉盖上校的弟弟一八〇六年左右娶了汉堡一位富有的银行家的一个女儿为妻。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便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了妹妹。对拿破仑皇帝所向披靡的大军，欧洲是怎样地迷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一八一四年，马里翁太太几乎破产。丈夫死后，她又回到自己的故乡阿尔西居住，并在阿尔西中心广场上买下了城中最漂亮的一所住宅，其位置说明这所住宅以前曾附属于城堡。税务局长原来在特鲁瓦一统天下，马里翁太太在那里已经惯

于接待大批宾客。现在到了阿尔西，她的沙龙也向阿尔西自由党的名流开放。一个对沙龙王国的益处司空见惯的女人，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个的。在各种习气里，要数虚荣这个习气最顽固。

经过一种最稀奇古怪的变化，拿破仑的大兵几乎全部变成了立宪制度的拥护者。吉盖上校先是波拿巴分子，继而成了自由党人，在复辟时期，他是阿尔西自由党指导委员会的当然主席。这指导委员会由公证人格勒万，格勒万的女婿博维萨热，格勒万的小舅子、阿尔西的第一流医生小瓦尔莱组成。这些人在本故事中都要出场。就我们的政治风气而言，可惜这个故事太真实了。

“咱们这心爱的孩子如果得不到提名，”马里翁太太到前厅和花园里到处瞧瞧，看看是不是确实没有一个人能够偷听，然后才开口说道，“他就娶不上博维萨热小姐了。对他来说，能够被提名与否，事关与塞西尔的婚事这件大事。”

“塞西尔？……”老头子睁大了眼睛，目瞪口呆地盯着妹妹问道。

“哥哥，这全省里头，能把博维萨热小姐的嫁妆和财产忘到脑后的，大概也只有你一个了。”

“她是全奥布省最富有的继承人。”西蒙·吉盖说。

“看来我儿子也不是对此不屑一顾的人哪！”老军人说道，“他是你的继承人，他已经继承了自己母亲的一份财产，除了我的干巴巴的姓氏以外，我还打算给他留下别的东西……”

“所有这些加在一块也构不成三万法郎的年收入。已经

有人拿这个数目上门去过，还不算这些人家的地位……”

“结果呢？……”上校问道。

“人家拒绝啦！”

“那博维萨热家到底要什么条件呢？”上校望望妹妹，又望望儿子，问道。

阿尔西的名流在马里翁太太家每日聚会已有二十四年，奥布省的各种谣传，各种诽谤，各种闲话都在马里翁太太的沙龙里回响，可能在这沙龙里也炮制了一些。身为马里翁太太兄长的吉盖上校对这类大事都一无所知，真叫人觉得莫名其妙。这位拿破仑旧部的遗老，和所有想长生不死的老头一样，母鸡上架他就上床就寝，母鸡醒来他就起床。一经指出这一点，他的无知也就显得很自然了。他从不参加机密的谈话。在外省，交谈有两种：一种是所有的人在场，打牌，聊天时正式进行的那种交谈；一种是在壁炉前只剩下三、四个彼此放心的好友时，象精心烹调的浓汤一样，小火“煨”的谈话。这里所说的话，他们不会到别处去说，只有他们在自己家里，和三、四个非常放心的好友聚在一起时才会说出来。

自从上校的政治见解获得胜利的九年以来，他几乎生活在社会之外。他总是黎明即起，专心致志于园艺。他酷爱花草，在所有的花之中，只种玫瑰。他的双手和真正的园艺工人一样乌黑，他照料着自己的方阵。自己的方阵！这个词使他忆起战场上排列成行的色彩斑烂的人的方阵。他总是和自己那个园丁小伙子谈这谈那，特别是近两年以来，他很少参与名流活动，他只是偶尔远远地看见这些人。他只有晚餐与家人

一起用，因为他起得太早，无法与儿子和妹妹一起用午餐。所有的玫瑰爱好者都熟知的著名吉盖玫瑰，就是这位上校孜孜不倦努力的产物。这个老头已经成了家中的吉祥物，正如人们料想的那样，每逢重大场合，必把他拿出来展示一下。某些人家拥有这种半人半神式的人物，正象人们用贵族头衔装扮自己一样，这些人家也用这种半人半神式的人物来装饰自己的家庭。

“我猜想，自七月革命以来，博维萨热太太向往着去巴黎生活。”马里翁太太回答她哥哥道，“可是，只要她父亲在世，她就不得不待在此地。她把自己的雄心寄托在未来的女婿身上。那位美丽的太太梦寐以求的，是政治生活上的荣华。”

“你会喜欢塞西尔么？”上校问儿子。

“会的，父亲。”

“你讨她喜欢么？”

“我想是的，父亲。但是问题是还要讨得她母亲和她外祖父的欢心才行。虽然格勒万老爹想阻挠我当选，可是我一旦当选，就能使博维萨热太太接受我，因为她一定希望任意驾驭我，借我的名义当个大臣……”

“啊！这真是开玩笑！”马里翁太太高声叫道，“为什么她指望上我们了呢？……”

“她都拒绝谁了呢？”上校向妹妹发问道。

“人家说，三个月来，安托南·古拉尔和检察官弗雷德里克·马雷斯特先生，得到的全是模棱两可的答复，什么样的全有，就是没有一个‘行’字！”

"啊呀！天哪！"老头子举起双臂说道，"这是什么世道啊？塞西尔的父亲是针织品商人，她的祖父是佃农。博维萨热太太难道要一个五天鹅伯爵这样的人作女婿不成？"

"哥哥，你别取笑博维萨热家。塞西尔相当富有，足可以到处挑选丈夫，甚至可以到五天鹅家所属的党派中去择夫婿。我听见门铃响了，向你们报告选民来到。我走了，不能听听要说些什么话，我真感到遗憾……"

虽然从政治上说一八三九年距离一八四七年还很遥远，但是，直到如今人们对一八三九年的选举还记忆犹新。选举产生了联盟，这是众议院为了要形成议会制政府的威胁所作的尝试。这是一次转瞬即逝的尝试，这种克伦威尔式的威胁，因为没有一个克伦威尔式的人物，在与舞弊为敌的亲王治下①只能以现制度的胜利告结束。②在现制度下，议会和内阁酷似吉尼奥尔木偶剧团老板手下的那些木偶演员，叫过路行人大饱眼福，搅得他们目瞪口呆。

所以奥布河上的阿尔西这个区当时处在不同寻常的状态中，自以为可以自由选择一个议员。从一八一六年一直到一八三六年，这里一直是任命鼎鼎大名的弗朗索瓦·凯勒当议员的。他是左派最沉闷的一个演说家，被自由党称为"伟大公

① 语出莫里哀《答尔丢夫》，此处含讽刺意味。

② 其实并不是选举产生了联盟，而是相反。路易-菲力浦宣布解散众议院，试图加强莫莱首相摇摇欲坠的政权，并粉碎早已存在的基佐-梯也尔-巴罗联盟。从短期来说，国王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直到一八四〇年十月二十九日苏尔-基佐内阁组成，这种"克伦威尔式"的议会威胁才结束。危机从一八三七年便开始了。

民”的十七人之一。他是凯勒兄弟银号的老板，也是德·贡德维尔伯爵的女婿。贡德维尔是法国最美丽富饶的一片土地，距阿尔西四分之一法里。这位银行家最近被授予伯爵和法国贵族院议员的头衔，自然打算把当选资格当作遗产传给他那三十岁的儿子，以便使他有一天也能进贵族院。

夏尔·凯勒已经在总参谋部当上了骑兵上尉，是王太子手下的一个红人。他已经是子爵，属于公民朝廷党①。一个年轻人，有权有势又有钱，英勇果敢，忠于新王朝，外祖父是贡德维尔伯爵，姨母是卡里利阿诺元帅夫人，似乎注定了要有美妙的前程。这次选举对他的前途至关重要，眼前却出现了巨大的困难需要克服。

自从资产阶级掌权以来，阿尔西感到有一种隐隐的欲望，要表现得独立自主。所以，上次选举弗朗索瓦·凯勒时，就有几个共和派捣乱，但是他们的红帽子和抖动的胡子却没有吓住阿尔西的人。激进党候选人充分利用了当地的精神状态，得以汇集了三、四十票。有些居民看到自己的城市被列入反对党衰落选区的市镇之中，感到屈辱，便加入了民主党一边，虽然他们是敌视民主的。在法国的选票问题上，经常会形成违反化合规律的政治化学产品。

所以，已经任命了父亲二十年，一八三九年，又要任命其子、年轻的军官凯勒，表现了名副其实的选举束缚与奴役，这一点挫伤了好几个已经发财致富的市民的自尊心，他们反对

① 路易-菲力浦有“公民国王”之称，故其朝廷称为“公民朝廷”。所谓“公民朝廷党”，实即拥护路易-菲力浦的一派。

这样干。他们觉得自己并不比德·贡德维尔伯爵马兰先生逊色，不比银行家凯勒兄弟逊色，不比五天鹅家族逊色，甚至不比法兰西国王逊色！老贡德维尔、奥布省之王的众多拥护者们期待着他再次表现出他久经考验的精明能干。为了不破坏自己家族在阿尔西行政区的声誉，这位上了年纪的国家要人肯定会提当地的一个人作候选人，这个人以接受某个公职的形式再把位置让给夏尔·凯勒。议会中这种情况是有的，将民众选出的人变成下次选举的对象。

西蒙·吉盖预感到选举问题上扮演上述角色的人将是伯爵的忠实朋友、前公证人格勒万。可是这个老头回答说，他不知道伯爵的意图如何，但是他已经将夏尔·凯勒当成自己的候选人，而且他要施加自己的全部影响使这个提名成功。格勒万老头的这个答复在阿尔西一传开，人们对他立刻产生了反感。在三十年公证人生涯中，这个香槟地区的阿里斯泰提①赢得了全城的信任，一八〇四年至一八一四年以及"百日"期间担任阿尔西市长。反对派一直将他视为首领，直到一八三〇年获得胜利。一八三〇年，他以自己年迈为理由拒绝了市长的荣誉，城中居民为了表示对他的爱戴，便让他的女婿博维萨热先生当了市长。可是现在，人们一反往常，起来对他进行反抗，有几个年轻人竟然说他是老朽。西蒙·吉盖这一派转过来拥护市长菲莱阿斯·博维萨热。菲莱阿斯·博维萨热与自己的岳父虽然关系不坏，但他表露出独立自主的意向，使

---

① 阿里斯泰提（约公元前550—前467），雅典政治家，将军，绰号"正义者"。

他与岳父关系恶化，变得冷淡。西蒙·吉盖一派因此更把菲莱阿斯·博维萨热当成了自己人。他那老奸巨猾的岳父从中看出这是对付阿尔西城人的上好办法，也就对这种情形听之任之。

前一天，有人在公共广场上询问市长的意图。市长宣称，虽然他很敬重夏尔·凯勒，但是他不会投夏尔·凯勒的票，他将把在阿尔西被选举资格名单上登记的第一个人提名为候选人。①

“阿尔西再也不能当有名无实的选区市镇了！”他说，“否则我要移居到巴黎去！”

只要你迎合当时的狂热，你在什么地方都能当英雄！即使在奥布河上的阿尔西也是如此。

“市长先生刚才再次证实了他性格坚定，”人们都这样说。

没有什么比合法的反抗进展得更快。当晚，马里翁太太及其友人们就为第二天组织好了一次“独立选民”会议，这是为上校的儿子西蒙·吉盖受益而组织的会议。现在这个“第二天”刚刚天亮，为接待各位朋友，把家里折腾得地覆天翻。人们正是将希望寄托在这些朋友的独立精神上。

对于一心要让自己土生土长的子女当选的一座小城来说，西蒙·吉盖真是天造地设的候选人。正如诸位所见，西蒙立即利用了这种思想动向以便成为贫瘠的香槟地区的需要和利益的代言人。话说回来，吉盖家的整个威望和财产全是德·

① 一八三一年四月的选举法规定，必须缴纳两百法郎捐税（包括营业税才能成为选举人，缴纳五百法郎捐税方有权成为被选举人。

贡德维尔伯爵一手造成。然而在选举上，还有何情感可言？

有些地区相当可怜，尝不到全国性代表人物的好处，因此，它们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内部争斗，付出了什么样的布鲁图斯①式的牺牲为代价，一个小城市才产生一个议员！本"场景"便是为这些地区能够吸取教益而作。那种宏伟壮观而又自然的景象，只能与临盆相比：同样的大费力气，同样的肮脏，同样的肝胆欲裂的痛苦，同样的欢呼大功告成！

象西蒙·吉盖这样财产可观的独生子，为什么会在一个律师没有用武之地的小城阿尔西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律师？诸位可能会感到不解。对这个候选人，这里必须说上几句。

上校的妻子从一八〇六年到一八一三年间给他生了三个孩子，于一八一四年去世。老大西蒙活了下来，他的两个弟弟先后于一八一八年和一八二五年夭折。弟弟们在世时，西蒙所受的教育一直是从事高等职业所需要的教育。待他成了独子之后，不幸走了背运。马里翁太太指望她侄子能得到外祖父，汉堡银行家的遗产。可是这个德国人一八二六年去世时，只留给自己的外孙吉盖两千法郎的固定收入。这个银行家生育能力很强，用天伦之乐来排遣经商的烦闷。他在另外十一个子女的家庭包围下生活，他们说得活灵活现，叫他相信西蒙·吉盖很有钱，所以，老头子的财产都照顾了那些人家。

上校非要儿子从事一项自由职业。为什么呢？

复辟时期，吉盖家不必指望得到当权者的任何恩惠。虽

① 布鲁图斯，见本卷第33页注①。

然西蒙的父亲并不是狂热的波拿巴分子，但是他的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受到五天鹅家族的憎恨。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上校警官吉盖·马里翁家，包括马里翁太太，都以原告证人身分参与了著名的西默兹兄弟案件。西默兹兄弟于一八〇五年被判刑，罪名是绑架已当了上议员的德·贡德维尔伯爵，而实际上他们完全无罪。德·贡德维尔伯爵这位人民代表掠夺了西默兹家族的财产。在那个出售国有财产①为政治圣约柜的时代，这个家族的继承人反对这种意图就显得有罪了。

格勒万不仅是这个案件最重要的一个证人，而且也是这个案件最热心的一个策划者。这一刑事案件至今还把阿尔西行政区分成两个阵营：一边认为被判刑的人是无罪的，站在五天鹅家族一边；另一边则站在德·贡德维尔伯爵及其党徒一边。

复辟时期，五天鹅伯爵夫人利用波旁王朝卷土重来所赋予她的权势在奥布省任意指点一切，德·贡德维尔伯爵则通过他对当地自由党的秘密权势和只要路易十八还在世他便在御前会议保有的一定威信来与五天鹅王国对抗。对当地自由党的权势是通过公证人格勒万、吉盖上校、贡德维尔自己的女婿凯勒来实现的。这凯勒虽有五天鹅家族反对，却一直被任命为奥布河上阿尔西的众议员。直到路易十八死后，五天鹅伯爵夫人才得以叫人任命米许担任阿尔西初级法庭庭长。这米许的父亲是个管家，老管家对西默兹家族忠心耿耿，成为受

① 指被没收的贵族财产。

害者，在特鲁瓦死在断头台上。他的全身像装饰着五天鹅伯爵夫人在巴黎和在五天鹅的客厅。五天鹅伯爵夫人一定要把管家的儿子安置在这个职位上。德·贡德维尔伯爵一直有本领阻挠任命米许，直到一八二三年。吉盖上校叫自己的儿子当律师，是德·贡德维尔伯爵亲自出的主意。在这种小地方，总是诉讼代理人自己为案子辩护，西蒙因为是唯一的律师，就更能在阿尔西行政区出人头地。西蒙在奥布省的重罪法庭上已经有几次获得全胜，但他依然是检察官弗雷德里克·马雷斯特、副检察官奥利维埃·维奈和庭长米许这法庭三巨头的取笑对象。在第一场正在酝酿中的这出选举戏里，这三巨头都将是重要人物。

再说，西蒙·吉盖和几乎所有的人一样，自己给可笑这个强权交了很大一笔税金。他自言自语，他不论什么都插嘴，他庄重严肃地说上一大堆冗长而乏味的话，阿尔西的上层资产阶级还把这当作是雄辩。有那么一种令人厌烦的人，妄图把什么都解释明白，甚至对最最简单明了的事也是如此。西蒙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就属于这种人。他解释下雨是怎么一回事；他解释七月革命的原因是什么；他也解释无法参透的事情：他对路易-菲力浦作出解释，他对奥狄龙·巴罗先生①作出解释，他对梯也尔先生②作出解释，他对东方事物作出解释，他

① 奥狄龙·巴罗(1791—1873)，律师兼政客。七月王朝时期属立宪派左翼。

② 梯也尔(1797—1877)，历史学家，国务活动家，七月王朝时期的立宪派议员。一八三六及一八四〇年曾任外交大臣。

对香槟地区作出解释，他对一七八九年作出解释，他对海关税额，人道主义者，磁学和国家元首年俸节约问题作出解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这个年轻人瘦削，胆汁面色，个子相当大，足以说明为什么他说话嗓门很小，因为个头大而音量足的人是很罕见的。他比极左派那些人的清教主义还有过之无不及，其实这些人已经个个都象有阴谋诡计要遮掩的那些假正经的人一样矫揉造作了。他总是全身着黑，系着一条白领带，领结垂到脖子底下。所以他的面孔就象插在圆锥形白纸口袋里一样，因为他还保留着高而又上浆的衬衣领，幸而现在这式样已不时兴了。他的裤子、上装总是显得太肥。他有外省人所谓的尊严，就是说，他身体僵直，又令人厌倦。他的朋友安托南·古拉尔责备他这是模仿迪潘①，弄巧成拙。确实，这位律师总是穿大皮鞋和缫丝下脚织的黑色粗袜子。西蒙·吉盖的老父亲享有威望，他的姑母对这座小小的城市也颇有影响，因为城里的主要居民到她的沙龙里来已经有二十四年之久。西蒙·吉盖在老父和姑母的保护下，加之自己已经有一万法郎左右的年收入，他在律师事务所得的报酬尚未计算在内，有一天他姑母的财产也要归他。他对自己能够被提名深信不疑。

尽管如此，这宣布最有影响的选民来到的第一阵门铃响声在这个雄心勃勃的人心上久久回荡，同时也在他的心头罩

---

① 这里说的是政界人士安德烈·玛丽·冉·雅克·迪潘（1783—1865）。此人对农业问题很感兴趣，拜访其农村选民时，故意摆出农民姿态，穿着农民的服装和大钉子鞋。

上隐隐约约的担心。老格勒万的精明强干和无限财源，内阁将要施展影响支持另一候选人，而那个候选人是年轻而果敢的军官，届时还在非洲任王太子的随从，其父是法国一位前伟大公民，其姨母是元帅夫人，这一切，西蒙都不隐讳。

“我大概拉肚子了。我感到胃下部有点隐隐发热，叫我心神不宁……”他对父亲说。

“战役之初，大炮开始轰鸣时，最老资格的士兵也有类似的紧张情绪。”上校回答道。

“众议院开会时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律师说道。

“德·贡德维尔伯爵常对我们说，”老军人回答道，“不止一个要发表演说的人感到某种小小的不适，对于我们这些穿惯了皮裤子的人，这就意味着战役的开始。说这些都是废话。归根结底，你想当议员，”老头耸耸肩膀说道，“你就要当上！”

“父亲，得胜，那就得到了塞西尔！塞西尔，就是一大笔财富！如今，大笔财富，就是权力！”

“啊！时代真是大不相同了！帝政时代，非勇敢不可！”

“每个时代都可用一句话概括！”西蒙对父亲重复了老贡德维尔伯爵的一句话，这句话倒充分描绘出老伯爵的性格，“帝政时代，要杀死一个人时，说：‘这是个懦夫！’如今则说：‘这是一个骗子！’了。”

“可怜的法兰西，人们把你带到了何种田地啊！……”上校大叫道，“我要回去照顾我的玫瑰花了。”

“咦！父亲，别走！你在这里是擎天柱呢！”

市长菲莱阿斯·博维萨热先生第一个来到，陪同他前来

的是他岳父的接班人、阿尔西城中最忙碌的公证人阿希勒·皮古。这阿希勒·皮古的祖父，在大革命时期、帝政时代以及复辟时期的最初时日，一直是阿尔西的治安法警。

阿希勒·皮古大约三十二岁，他在老格勒万的事务所里当了十八年的帮办，而没有希望成为公证人。他的父亲，就是上述阿尔西治安法警的儿子，干过一些坏事，据说死于中风。老皮古由于有一七九三年的老关系，与德·贡德维尔伯爵关系密切。伯爵借出一笔保证金，成全治安法警的孙子盘进了格勒万的事务所。这治安法警曾对西默兹案件进行初步调查。阿希勒在教堂广场的一所房屋里安顿了下来。这所房屋属于德·贡德维尔伯爵，已经成了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的伯爵将这所房屋租给阿希勒，租金之低廉叫人很容易看出：那个狡猾的政客对于永远将阿尔西最重要的公证人握在手中看得多么至关重要。

这位小皮古，个子矮小，干瘪黄瘦，一副墨镜遮不住他那狡黠的目光，那机灵的双眼似乎要刺破墨镜而出。他对当地的各种利害关系了如指掌，因为老于世故而口齿伶俐，人人都说他“爱开玩笑”，随便说什么事都比当地人的言谈风趣得多。这个公证人还是单身汉，期望着他的两位保护人——格勒万和德·贡德维尔伯爵对他加以照顾，帮他结一门有钱的婚事。所以吉盖律师见阿希勒陪伴着菲莱阿斯·博维萨热先生来到，情不自禁流露出惊异的表情。这个个头矮小的公证人，满脸麻子，恰似脸上蒙着一个白网袋。而市长先生膀大腰圆，面孔酷似一轮满月，而且是满面春风的一轮月亮。对照

之下，二人形成强烈对比。

菲莱阿斯那有红是白的面色，加上动人的微笑，就显得更加突出。这动人的微笑并非来自心态，而主要来自摆好嘴唇的位置，“娃娃脸”这个词就是专门为此造出来的。菲莱阿斯·博维萨热是那样自鸣得意，所以在各种场合，总是向所有的人微笑。他那娃娃嘴唇大概在葬礼上也能微笑出来。他那童稚的蓝眼睛充满勃勃生机，与这永恒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微笑亦相符相称。菲莱阿斯有自己的一套独特语言，其特点便是无节制地使用礼貌客套。因此这种自鸣得意就更被人当成是好意和热情。他嘴上挂着“荣幸”，祝不在场的人健康时，在这些人的名字上总是加上“亲爱的”，“善良的”，“卓越的”之类形容词。对于人生中小小的不幸或小小的幸运，他都说上一大套安慰之辞或祝贺之辞。就这样，他用洪水泛滥般的老生常谈来掩盖自己的无能、教育欠缺以及性格上的弱点。这种性格上的弱点只能用一个有点过时的老词来形容：“风信旗”。

请诸位放心！这个风信旗以阿尔西市大名鼎鼎的妇女，美丽的博维萨热太太、赛弗丽娜·格勒万为轴。赛弗丽娜得悉博维萨热先生准备为选举“出征”（这是她用的词儿）时，当天早上便对他说：“你作出独立姿态，干得不错。可是你去参加吉盖家的会一定要让阿希勒·皮古陪你前往。我已经叫皮古到时来接你了！”把阿希勒·皮古派给博维萨热作良师，岂不等于叫一个贡德维尔派的密探参加吉盖家的集会？所以现在西蒙那清教徒面孔的尴尬相，诸位都可以想象得到。他不得不热情接待自己姑母沙龙中的一位常客，有影响的选民，可

是他看出那是一个敌手。

“啊！”西蒙心中暗想，“他要我给他写保证书时，我真不该拒绝他！老贡德维尔比我机灵……”

“阿希勒，你好，”他摆出轻松的神气说道，“你要给我添麻烦了！……”

“我想你们的会议不至于是针对我们独立派投票的阴谋吧！”公证人微笑着回答，“难道我们不是光明磊落地打这一局吗？”

“光明磊落！”博维萨热重复一句。

于是市长大笑起来。这种笑不表达什么意义，有些人每说一句话都用这种笑来结束，可能应该把这种笑称作谈话的间奏。然后市长先生作出应该称之为“第三种姿势”的姿态来，那就是挺直身体，腹部缩进，双手放在背后。他穿着黑衣服、黑裤子，点缀着一件很高级的白背心。背心敞开，露出两颗价值数千法郎的钻石钮扣。

“我们要作战，但并不因此就不是好朋友，”菲莱阿斯又开口说道，“这正是立宪风气之本嘛！（嘿！嘿！嘿！）我就是这么理解君主制与自由之结合的……（哈！哈！哈！）”

说到这里，市长拉住西蒙的手对他说道：

“我的好友，你好吗？你那善良的姑母和我们尊贵的上校今天早上一定和昨天一样身体健康……至少应该这么推测！……（嘿！嘿！嘿！）”他又用至福至乐的神气加上一句：“——说不定有些为即将举行的仪式担心……啊，怎么不？小货（伙）子，咱们进入政治生涯了嘛……（哈！哈！哈！）这是你

的第一步嘛……可不要后退啊！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你们抛到众议院的急风暴雨中去锻炼的，我更希望是你，而不是我……（嘻！嘻！）尽管看到法国主权的四百五十三分之一……（嘻！嘻！嘻！）……掌握在自己手里是多么惬意！……（嘻！嘻！嘻！）”

菲莱阿斯·博维萨热的发音器官很好，声音响亮，动听，与他那淡黄笋瓜一样颜色的面孔上长荚果般的曲线、膀大腰圆、突起而宽大的前胸完全构成和谐的一体。这嗓音，其容量来自歌唱性男低音①，其柔和悦耳又象男中音，伴随每一句话末尾的那种笑，又有某种清越色彩。如果上帝想在他的地上天堂里创造一个外省的市民以使其各种品种俱全的话，他的双手绝不会造出比菲莱阿斯·博维萨热更漂亮、更完美的家伙来。

“能够投身到政治生活急风暴雨中的人物，我对他们的热忱极为钦佩。（嘿！嘿！嘿！）要干这个，必须神经坚强，可我没有。一八一二年，一八一三年时，谁能料到我们今天能到这个地步呢！……对于沥青，橡胶，铁路和蒸汽②使土地、燕尾服和距离都大大改观的这个时代，我什么都不再怀疑了！（嘿！嘿！嘿！嘿！）”

最后几个词又足足加上了大笑的作料，菲莱阿斯用这种作料给他那满口庸俗的布尔乔亚玩笑提了味。这笑声，我们放在括号里将它表示出来。不仅如此，他在讲这最后几句话时，

① 歌唱性男低音：男中音与男低音之间的声部。

② 这些在当时都是“新事物”。

还伴之以自己特有的动作：捏紧了右拳，把拳头塞进左手拢圆的手心里，快乐地搓着。在许多他自以为说了一句很风趣的话的场合，这种表演与他的大笑构成浑然一体。要说在阿尔西，人们把菲莱阿斯看成是和蔼可亲而又招人喜欢的人，这大概是多余的话了。

“我尽量忠实代表……”西蒙·吉盖答道。

“香槟地区的绵羊，”阿希勒·皮古打断他朋友的话，飞快冒出一句。

候选人没有回答，咽下了这句挖苦话，因为他不得不上前迎接新来的另外两位选民。

一位是骡子旅店的店主。这家旅店是阿尔西最好的旅店，位于中心广场通往布列纳的大路一侧拐角处。这位正直的店主，名叫普帕尔，娶了大名鼎鼎的戈塔尔之妹为妻。这戈塔尔是跟随五天鹅伯爵夫人的一个男仆，是那桩案子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后来戈塔尔被无罪开释。普帕尔是阿尔西城居民中对五天鹅家族最忠心耿耿的一个人，这两日吉盖上校的男仆极力撺掇他，他想不妨在施加自己的影响促成西蒙·吉盖得到任命上，耍一耍五天鹅家的对头。他刚刚与一个叫弗罗马热的药房老板聊了这件事。药房老板不卖药给贡德维尔城堡，巴不得暗中整一整凯勒家。

这两个小市民阶层的人物，借助于他们的关系，可以决定一定数量的游移不定的选票，因为他们可以给一大群人出主意，那些人对候选人的政见如何是无所谓的。所以律师抓住了普帕尔，把药房老板弗罗马热交给了自己父亲。老头子也

出来向已经来到的选民致意。

本区的助理工程师，区政府的文书，四位执达员，三位诉讼代理人，法院的录事和治安法院的录事，户籍登记员和收税员，与瓦尔莱是对手的两位医生，格勒万的小舅子，一位磨房老板，菲莱阿斯的两个助手，阿尔西书店老板兼印厂老板，十几位市民，相继来到并且仨一群俩一伙地在花园里散步，等待人来多了好正式开会。到了中午，终于有了大约五十个人，个个身着节日盛装。大部分人是好奇而来，为的是看看整个阿尔西地区都大谈特谈的漂亮客厅。这五十几个人在马里翁太太为他们准备好的椅子上一一就坐。窗户敞开着，立刻，一片肃静，鸦雀无声，连马里翁太太丝绸长裙窸窸窣窣的声音都听得见。马里翁太太实在忍不住，还是下楼来到了花园里，待在一个能听见选民说话的地方。厨娘、贴身女仆和男仆都待在餐厅里，分担着自己主人的紧张心情。

"诸位，"西蒙·吉盖开言道，"在座有几位先生希望由我父亲来主持这个会议，这对他无疑是一种荣誉。吉盖上校责成我向诸位表示谢意，这种良好的愿望理当得到他的感激，他把这看作是对他报效祖国的奖赏。不过我们是在我父亲家里开会，他认为应该谢绝这种职务，他向诸位推荐一位值得尊敬的商人，就是你们的选票曾授予他本城第一官职的菲莱阿斯·博维萨热先生！"

"好！好！"

"我们这个会基本上是友好而又完全畅所欲言的会议，丝毫不损害你们向候选人提出问题、衡量他们长处的预备会。我

想，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个会议模拟——我说模拟——经选举产生的众议院的立宪形式……”

“对，对！好，好！”人群异口同声喊道。

“因此，”西蒙接着说道，“我荣幸地按照大家的愿望请市长先生前来在主席位置上就坐！”

菲莱阿斯站起身来，穿过客厅，感到自己面孔涨得象颗樱桃那么红。待他站在桌子后面时，他看到的不是一百只眼睛，而是十万只火烛。最后他似乎觉得，在这客厅中，那阳光犹如一场大火。于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喉咙里卡住了一粒盐。

“表示感谢呀！”西蒙向他低语道。

“诸位先生……”

会场上鸦雀无声，菲莱阿斯情不自禁地胆怯起来。

“应该说什么呢，西蒙？”他低声问道。

“咦？”阿希勒·皮古道。

“诸位先生，”小个子公证人那无情的叹词刺伤了律师，他说道，“你们给予市长先生的荣誉可能出他意料，但不会使他感到惊异。”

“正是这样，”博维萨热说道，“各位同乡的这种关切使我十分感动，我不会不感到极为得意。”

“好！”公证人单枪匹马喊道。

“若是再叫我发表演说，就让魔鬼把我逮了去！……”博维萨热心中暗想。

“弗罗马热先生和马斯洛先生可愿意接受监票人的职

务？"西蒙·吉盖说。

"为了模拟众议院，"阿希勒·皮古站起身来说道，"由会议自己任命两位办公人员才更正规。"

"这样更好，确实，"法院录事、大块头莫洛先生说，"否则，此刻做的事就是一场闹剧，我们也不能自由发言了。那么为什么不继续由西蒙先生的意志来主导一切呢？"

西蒙对博维萨热说了几句话。博维萨热站起来，象生孩子般说了一个："诸位先生！……"真可谓"精彩得动人心弦"。

"对不起，主席先生，"阿希勒·皮古说道，"你应该主持会议而不是两人商量……"

"诸位先生，如果我们应该……照……议会规矩办，"西蒙给博维萨热提词，博维萨热说道，"那么我就请值得尊敬的皮古先生到这张桌子这里来讲话……"

皮古冲到茶桌前，在那里站定，手指轻轻按着桌边，表现得勇敢无畏，讲起话来口若悬河，几乎跟鼎鼎大名的梯也尔讲话一个样。

"诸位先生，提出模拟议会动议的并不是我。直到今日，在我看来，议会确实是无法模拟的。然而，我设想的不错，一次六十多人的香槟名流集会应该临时选一个主席，因为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嘛！如果我们秘密投票，我敢肯定我们令人尊敬的市长的名字会得到一致通过。他敢于跟自己家庭支持的候选人作对，这向我们证明了，他的公民果敢精神达到了顶峰，因为他冲破了最强大有力的关系——家庭关系！将祖国置于家庭之上，这要作出多么大的努力！为了做到这一点，我

们心里总是不得不这样想：两千五百多年来，布鲁图斯从他的法庭之上在注视着我们。① 吉盖律师很了不起，他猜测到了我们希望选择一个主席的情绪。他还想引导我们选两个监票人，看上去也很自然。但是你们支持了我的意见，认为他那样做一次也就够了，你们是对的！我们共同的朋友西蒙·吉盖应以候选人的资格出现，可是他却以主人的身份出现，这就会使他那令人尊敬的父亲采取的谦虚态度给人的好感，在我们心中丧失。我们高贵的主席，他采取了候选人向他建议的主持会议方式，可是，他此刻干的是什么？他在取缔我们的自由！请问诸位是不是如此？我们挑选的主席叫我们以站起、坐下的方式任命两位监票人，这合适吗？……诸位先生，这种作法本身就等于已经作了某种选择。这样我们还能自由选择吗？当事人就在你旁边，你难道能坐着不起来吗？即使提出我，我想，所有的人出于礼貌也都会站起来。若是我们全都站起来赞成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那么，在所有的人必然赞成所有的人的地方，也就没有选择了。”

“他说得有理，”六十位听众说道。

“所以，还是让我们每个人在一张选票上写两个名字，那么要来坐在主席身边的人就可以自视为这个集会的两件装饰品了。待我们用起立和坐着对于要做出什么决议进行表态时，他们就能够和主席先生一起宣布大多数意见如何了。我认为，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向一位候选人预示我们每个人在

---

① 指布鲁图斯判处他阴谋复辟的儿子死刑并参与行刑。

整个选区选民前来参加的预备性会议上拥有多少力量。我要宣布，这个行动是很重要的。这难道不就是市长先生刚才以他特有的我们极为欣赏的诙谐方式说的百分之四的权力么!”

吉盖上校正在把一张纸裁成纸条，西蒙派人去找笔和墨水瓶。休会。

对形式问题的这一预备性辩论已经使西蒙感到深深焦虑，也唤起了召集前来的六十位市民的警觉。不久，开始写选票，狡猾的皮古叫人选中了法院录事莫洛先生和收税员高迪韦先生。这两项任命必然使药房老板弗罗马热和诉讼代理人马斯洛大为不满。

“你们为表现我们的自主精神尽了力，”阿希勒·皮古对这两个人说，“请你们为自己受到否定而感到自豪吧，这远远胜于你们当选!”

人们哄堂大笑。

西蒙·吉盖要大家保持肃静，请主席允许他发言。主席的衬衣已经湿透，他鼓起全部勇气说了一句:“请西蒙·吉盖先生发言。”

“诸位先生，”律师说道，“请允许我向阿希勒·皮古先生表示感谢，虽然我们的会议极其友好……”

“这是大预备会议的预备会议，”诉讼代理人马斯洛说。

“我正要解释这个问题，”西蒙接过话来说，“我首先要感谢阿希勒·皮古先生，他把严格的议会形式引了进来。在众议院议员普选这一重大战役中，阿尔西行政区将第一次自由地……”

“自由地?……”皮古打断演说人的话。

“自由地!”与会者叫喊起来。

“自由地运用自己的权利,”西蒙·吉盖接着说下去,“几天以后,我们要开一个会,所有的选民都要参加,以便评判各个候选人的长短。所以我们应该认为自己很荣幸,在这个小范围内,得以熟悉一下这类会议的规矩。我们将更加有力,以决定阿尔西城的政治前途,如今,事关用一座城市来代替某一家族,用国家来代替某一个人……”

西蒙于是将二十年来的选举史叙述一遍。他一面赞成一直任命弗朗索瓦·凯勒,一面说,摆脱贡德维尔家族桎梏的时刻已经来到。阿尔西既不应是自由党的世袭领地,也不应是五天鹅家族的采邑。此刻,在法国,一些先进的政见正在崛起,而凯勒家族代表不了这些政见。夏尔·凯勒已经成了子爵,他属于宫廷,他不会有任何独立意志。在这里将他作为候选人,人们考虑得更多的是要他成为他父亲在贵族院的接班人,而不是作为一个议员的接班人。等等等等。最后,西蒙自荐任同乡挑选,他决心要与大名鼎鼎的奥狄龙·巴罗先生坐在一起,永不背弃进步的光荣旗帜!①

---

① 虽然西蒙·吉盖许下诺言要与奥狄龙·巴罗坐在一起,依然很难判断他的政治立场。下文中阿希勒认为他是左派,“在加尼埃-帕热和拉斐特之间”,即在共和左派与立宪左派之间。奥利维埃·维奈又说他“将属于梯也尔先生一派”,这在一八三九年也是反对派,却是更接近当权者许多的中左反对派。这种游移不定的立场反映了当时许多议员的立场。那时,党派的概念远远没有现在这么严格。吉盖一心得到权力,不管什么党派,谁要他他就为谁效力。

当时"进步"这个字眼在阿尔西还能产生很大效果，谁把这个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还能给谁点实力。其实，在这一类词后面，人们不遗余力地集合在一起的，并不是什么思想，而是夸夸其谈的野心。一八三〇年之后，这个字眼只能代表某些利欲熏心的民主派的野心了。自称是进步人士，等于宣布自己在一切事情上为哲人，在政治上则是清教徒。在铁路，防雨布，苦修修士，木头地面，黑人独立，储蓄所，没有缝的皮鞋，汽灯照明，沥青人行道，普选，减少国家元首年俸①的问题上，人们宣称自己是进步人士。总而言之，这是宣布自己反对一八一五年的条约，反对王族长系，反对北方巨人②，反对恶毒的阿尔比恩③，反对政府办的一切大事，好的也好，坏的也好，一律反对。正如诸位可以看到的，"进步"这个词既可以意味着"赞成"，也可以意味着"反对"！……这是对"自由党"这个词的衬托，新野心家的新口号。

"我们刚才在这里做的事，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冉·维奥莱特——他是一个袜子商人，两年前买下了博维萨热的住宅——说道，"就是全都要许下诺言，运用我们的一切手段，在选举中要叫人任命西蒙·吉盖先生当议员以取代弗朗索瓦·凯勒伯爵，是不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这样结盟，我们只要对这事直截了当地说赞成不赞成就完了，是不是？……"

---

① 这些在当时都是"新事物"或争论得最多的问题。

② 北方巨人指俄罗斯。

③ 阿尔比恩指英国。

“那可是进入正题太快了！政治事务可不是这么进行的，如果那样，也就不叫政治了！”皮古高声叫道，他那八十六岁的祖父此时正走进大厅。“本人才疏学浅，依我看，前面的发言人已决定了讨论的题目大概应该是什么。我要求发言。”

“请阿希勒·皮古先生发言，”博维萨热说，他终于能够以其市长和立宪派的尊严说这句话了。

“诸位先生，”小矮个公证人说，“如果说在阿尔西有一家人家，不应该起来与德·贡德维尔伯爵和凯勒家族的权势作对，不就是这家人家吗？……品德高尚的吉盖上校是在座诸位当中唯一没有感受到议会权力效果的人，因为他肯定没有向德·贡德维尔伯爵提过任何要求，而是德·贡德维尔伯爵请人将他的名字从一八一五年放逐名单中划掉，而且为他谋得今日享有的退休金，可尊敬的上校自己没有动上一动，这是我们大家的光荣……”

迎接这一见解的，是对老头子加以恭维的一片低语声。

“而且，马里翁家也倍受伯爵的恩德，”发言人继续说下去，“没有伯爵的保护，已故的吉盖上校永远也不会主管奥布省的警察署。没有伯爵撑腰，已故马里翁伯爵永远也不会主持王家法院。我本人也对伯爵感恩不尽！……我在这个城垣内为他辩护，你们会感到很自然！……总而言之，在我们这个区内，没有受过这个家族恩德的人寥寥无几……”

起了一阵骚动。

“一个候选人上了马，”阿希勒激动地说，“我有权利在把

我的权赋予他之前审视一下他的生活历程。我不希望我授权的人忘恩负义，因为忘恩负义也和祸事一样，决不单行。诸位心里会想，我们不过是凯勒家的踏脚凳罢了。请问，我刚才听到的那套话，不是也要叫我担心要成为吉盖家的踏脚凳吗！我们处于一个实用的时代，是不是？那好！让我们看看，对于阿尔西行政区来说，提名西蒙·吉盖会有什么结果？不是对你们说自主吗？西蒙作为候选人，我这样对他很不好，其实他是我的朋友，也是听我讲话的各位的朋友。从我个人来说，见他成为左派发言人，位于加尼埃-帕热①和拉斐特②之间，我一定心花怒放。可是，对我们这个行政区，这将意味着什么？……这个地区必将失去德·贡德维尔伯爵和凯勒家族的支持……。在为期五年的这个阶段里，我们大家都需要德·贡德维尔伯爵和凯勒家族。人们要去见德·卡里利阿诺元帅夫人，为的是叫一个抽着了不好的号码去服兵役的小伙子能提前退役归来。在很多事情上，要借助于凯勒父子的威望，靠他们的推荐，这些事情才能作出决定。人们一直见老德·贡德维尔伯爵随时准备给我们帮忙。只要说你是阿尔西人，进他的府上就不用在前厅等候。这三大家族认识阿尔西的每一家每一户……请问，吉盖银号的银库在哪里？这个家族对内阁各部会有什么影响？……这个家族在巴黎享有什么威望？……如果

① 加尼埃-帕热(1801—1841)，议员，路易-菲力浦时代共和党头目之一。

② 拉斐特(1767—1844)，银行家，一八一六至一八三〇年为反对派议员，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二日至一八三一年三月十一日任首相和财政大臣。后破产，又任议员。

必须将我们那个不象样的木桥再修成石桥，①他们家能从省里和国家得到必需的资金吗？……提名夏尔·凯勒，就等于将一项同盟友好条约继续下去，这项条约迄今为止，给我们带来的都是好处。提名我这位善良而又杰出的中学老同学，我的心灵高尚的朋友西蒙·吉盖，直到他当上大臣之前，我们一直要受损失。我对他的谦虚相当了解，足以相信我若对提名他担当这个职务有所怀疑，他不会与我说两样的话！……（大笑。）我来参加这个会，为的就是反对在我看来对我们这个地区会造成致命恶果的一个行动。夏尔·凯勒属于宫廷！有人要这样对我说。嘿！这岂不更好！那我们就无需为他初习政治交学费了。他已经熟悉国家大事，他了解议会的各种要求，他比我的朋友西蒙更接近国家要人这个角色。在我们这个可怜的小城市阿尔西，西蒙总不能自吹自擂已经成为皮特或塔莱朗式的人物了吧……"

"可这个城市出了丹东！……"吉盖上校叫道，对刚才这段无比正确的即席演讲气恼万分。

"好！……"

随着这一声叫好，六十个人拍起巴掌来。

"我父亲脑子真快，"西蒙·吉盖低声对博维萨热道。

"为什么谈到选举问题，竟扯到我们与德·贡德维尔伯爵的关系上去了呢？我不明白，"年迈的上校血一下子涌到脸上，陡然站起说道，"我儿子的财产来自他的母亲，他并没有向

① 阿尔西原有一座古老的石桥，毁于一八一四年阿尔西战役中。后来作为权宜之计又修了一座木桥。

德·贡德维尔伯爵乞求过任何东西。即使伯爵不存在，西蒙也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他的父亲是炮兵上校，由于效忠国家而得到军衔；他本人是律师，政见一直没有随风倒。我甚至可以当着德·贡德维尔伯爵的面对他说：'我们提名您的女婿前后二十年，如今我们想叫人看看，任命您的女婿时，我们是自愿的；现在我们要找一个阿尔西当地人，以便表明，您赖以发迹的一七八九年的古老精神一直活在诸如丹东、马兰、格勒万、皮古、马里翁等人的故乡……'我的话完了！"

老头子说完便重新落坐。一片喧哗。阿希勒欲张口反驳。博维萨热觉得不摇铃自己就不象个会议主席。他摇铃要求肃静，会场上反倒更加闹哄哄。这时已是下午两点。

"我斗胆提请令人尊敬的吉盖上校注意：他的感情很容易理解，但是他擅自发言，这是违反议会惯例的，"阿希勒·皮古说。

"我想不必纠正上校了……"博维萨热说，"他是父亲……"

这时会场又恢复了安静。

"我们到这里来，"弗罗马热高叫道，"不是来给吉盖父子二位先生当应声虫的……"

"不是，不是！"集会的人大呼小叫。

"糟糕！"马里翁太太对她的厨娘道。

"诸位先生，"阿希勒又开口道，"我只向我的朋友西蒙·吉盖直截了当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准备为我们谋什么福利？……"

"好！好！"

"从何时起，"西蒙·吉盖说道，"象阿尔西的公民这样的上好公民打算将议员这个神圣的职责变成职业和商品了呢？……"

美好的情感对聚集在一起的人会产生什么效果，人们是想象不出的。人们为伟大的警句鼓掌，但是照样投票赞成故乡的地位下降，正象一个苦役犯看戏时也希望惩治罗贝尔·马凯，但他照样去杀害随便哪一个热尔默伊先生式的人一般。①

"好！"几位纯种吉盖选民大叫道。

"如果你们派遣我到众议院去，为的是叫我代表一些原则，一七八九年的原则，你们就派我去好了！为的是给反对派增加一个名额，为的是和反对派一起投票，启迪政府，向弊端宣战，要求在各方面实施进步……"

"你指的进步是什么？对我们来说，进步就是将贫瘠的香槟地区开发起来，"弗罗马热说道。

"什么叫进步吗？我马上给您解释一下我对这个词如何理解！"吉盖被人打断，十分恼火，大叫道。

"就是以莱茵河作为法兰西的边界！"上校说道，"并且废弃一八一五年的各项条约！"

"就是小麦总是售价很高，而让面包价格一直便宜，"阿希

① 罗贝尔 马凯和他的受害者热尔默伊都是《向阳山坡的客栈》中的人物。该剧作者为邦雅曼，圣阿芒和保利昂特。这出戏于一八二三年七月二日在昂必居喜剧院上演，极为轰动。著名演员勒迈特扮演罗贝尔·马凯一角，使这个强盗成为浪漫主义时代的一个英雄，文学中及漫画中遂出现了罗贝尔·马凯热。

勒·皮古讽刺挖苦地说。他本来以为是开个玩笑，却道出了在法国比比皆是的一件荒谬事。

“就是通过人道主义空论派的胜利而获得人人幸福……”

“我说什么来着？……”狡猾的公证人对身旁的人说。

“嘘！肃静！听人家说！”几个好奇心强的人说道。

“诸位先生，”大块头莫洛微笑着说，“辩论开始了，请你们注意听发言人讲话，让他说明白……”

“在每一个过渡时期，诸位先生，”西蒙·吉盖一本正经地接着说下去，“我们正是处在这样一个时期……”

“哞……”阿希勒·皮古的一个朋友会口技（用在选举上这可是了不起的本事），这时发挥上了。

哄堂大笑，何况这是香槟人的聚会。西蒙·吉盖叉起双臂，等待这场暴风雨般的笑声过去。

“如果刚才发言的人打算教训我一通，”他接着说下去，“告诉我，我追随的是光荣地保卫人类权利的队伍，那我真要感谢这位与我素昧平生的人打断我讲话。这些人类权利的卫士，不断呐喊，出版了一本又一本书，有为奄奄一息的波兰辩护的不朽神甫①，有勇敢的抨击文章作者、国家元首年俸监查员②，有要求各机构办事公正廉洁的哲学家。在我看来，进步

① 不朽神甫指拉末耐，他在七月王朝时期朝极端民主思想演变，赞同波兰独立事业。后来俄国突然取消波兰民族独立运动，法国国内共和派要求路易-菲力浦干预这场冲突。

② 国家元首年俸监查员指路易·德·科尔莫南，他曾于一八三二年发表《关于国家元首年俸的三封信》，在巴尔扎克写作《阿尔西的议员》时，该书已再版二十多次。

就是实现七月革命时向我们许诺的一切，就是选举改革，就是……”

“那么你是民主派了！”阿希勒·皮古说。

“不是，”候选人接口说，“希望我国各个机构正常、合法地发展，这就是民主派么？在我看来，进步就是要在法兰西大家庭各成员中重建兄弟般友爱的关系，我们不能否认，还有许多人在受苦……”

到了三点钟的时候，西蒙·吉盖还在解释什么是进步，有几个与会者已经发出了均匀的鼾声，说明已经睡得很熟。狡猾的阿希勒·皮古鼓动所有的人象听布道一样听发言人讲话，这个发言人则完全沉醉在自己的长篇大论和婉约修辞之中了。

就在此刻，好几伙市民，有的是选民，有的不是选民，在阿尔西的城堡前踟蹰。城堡的栅栏朝着广场。马里翁家的大门则与城堡成直角。

数条马路和数条街道都通向广场的地面。这里有一个带篷的市场。城堡的对面，广场的另一边，既没有铺石块，也没有用碎石子铺路，一下雨就成了小水沟。这里伸展着一处宜人的散步场所，名叫悲歌大街。这是对城中妇女的赞颂抑或谴责呢？这种模棱两可的叫法显然表现了当地人的诙谐。两条美丽的平行侧道，种着菩提树，古老而又枝繁叶茂。平行侧道从广场通向一条环形大街，形成了与外省一切散步场所一样为人冷落的另一散步场所。在这里呈现在你眼前的，是悠然自得的垃圾远远多于巴黎那些心神不定的游人。

就在阿希勒·皮古以堪与真正议会上的发言人媲美的冷静与勇敢演那出辩论戏演到高潮的时候，在悲歌大街一侧人行道上的菩提树下，有四个人在并排散步。他们走到广场上时，便一起停了下来，望着阿尔西的居民们恰似黄昏归巢的蜜蜂，在城堡前闹闹哄哄的景象。

这四个闲逛的人便是阿尔西的整个内阁派了：专员，检察官，副检察官和预审法官马特内先生。诸位已经知悉，法庭庭长是长房的拥护者和五天鹅家族的忠实奴仆。

“这内阁是怎么回事，我真想不明白，”专员反复说着这句话，指着越聚越多的人群，“在这么严重的关节上，对我毫无指示！……”

“在这方面，你与很多人处境相似！”奥利维埃·维奈微微一笑回答道。

“你有什么可以怪罪政府的呢？”检察官问道。

“内阁也不知如何是好，”年轻的马特内接着说道，“他们知道这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凯勒父子，他们不会跟这父子作对。对这家唯一可与德·塔莱朗先生相提并论的人，他们不敢得罪。你不应该派警察局长到省里去，而应该派人去见德·贡德维尔伯爵。”

“这工夫，”弗雷德里克·马雷斯特道，“反对派蠢蠢欲动，吉盖上校影响有多大，你们也看到了。咱们的市长博维萨热先生正在主持这个预备会议……”

“无论如何，”奥利维埃·维奈狡黠地对专员说，“西蒙·吉盖是你的朋友、中学老同学，他将来是梯也尔先生那一派，

你赞成他当选不会吃亏。"

"现任内阁可能垮台之前就会罢了我的官。我们知道什么时候罢我们的官，可是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重新任命。"安托南·古拉尔道。

"科利奈，杂货店老板！……这是走进吉盖上校家的第六十七个选民了！"马特内先生说，他操着自己预审法官的行当，一一数着选民的数目。

"如果夏尔·凯勒是内阁候选人，"安托南·古拉尔又说道，"他们早该告诉我，而不要给西蒙·吉盖留下时间去占据人们的头脑！"

这四个大人物缓缓地走着，一直走到林荫道的尽头。到了那里，林荫道就成了公共广场。

"格罗利耶先生来了！"预审法官远远望见一个骑马人，说道。

这个骑马人就是警察分局局长。他远远望见阿尔西的政府首脑在公共马路上聚集在一起，便朝这四巨头走过来。

"怎么样，格罗利耶先生？……"专员将其他三位要人甩后几步，走上前去和分局局长谈话。

"先生，"局长低声道，"省长先生责成我告知你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夏尔·凯勒子爵先生战死疆场。消息通过电报前天到达巴黎，凯勒父子二位先生，德·贡德维尔伯爵先生，卡里利阿诺元帅夫人，总之，全体家庭成员从昨天起都到贡德维尔来了。阿卜杜·卡迪尔在非洲重又发起进攻，战斗激烈。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是双方交战的首批牺牲者之一。省长对我

说，就选举问题，你马上会收到秘密指示……”

“通过谁？……”专员问道。

“我知道的话，那就不是秘密了，”局长回答道，“就连省长自己也一无所知。他对我说，这将是你和内阁首相之间的一项秘密。”

见专员兴高采烈地将一个手指头按到嘴唇上，要他保守秘密，分局局长继续赶自己的路去了。

“怎么样？省里有什么消息？……”安托南 古拉尔又回到三位官员那一群身旁时，检察官问道。

“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消息，”安托南神秘地答道，他快步如飞，似乎想离开这几位要人。

三位要人似乎对专员突然加快步伐感到不快，他们默默无语地朝广场中心走去。这时马特内先生远远望见广场上几乎所有的市民都围着菲莱阿斯的母亲、老博维萨热太太，老太太似乎在向他们讲述什么。一个叫西诺的诉讼代理人，他的主顾是阿尔西地区的保王派，没有去参加吉盖会议。他离开人群，朝马里翁家大门跑去，用力按铃。

“怎么啦？”弗雷德里克·马雷斯特放下自己的长柄眼镜，要专员和预审法官注意这个情况。

“各位先生，”安托南·古拉尔回答道，“夏尔·凯勒在非洲战死了，这件事给西蒙·吉盖提供了上好的运气！你们了解阿尔西，除了夏尔·凯勒不可能有其他的内阁候选人。任何其他的人都会撞上狭隘的地方主义……”

“那就要任命这样的蠢货？……”奥利维埃·维奈大笑道。

这位副检察官二十三岁左右，是家中长子。他的父亲是七月革命开始掌权的最著名的一位检察长。奥利维埃以长子的资格，自然靠着父亲的威望，进入检察院法官阶层。这位检察长一直被普罗凡市任命为众议员，在议会中是中间派的中流砥柱之一。检察长夫人是夏尔热伯夫家的姑娘。所以这个儿子无论在履行职务时，还是在举止上，都非常自信，显示出父亲的威望。他对人对事发表看法不大拘束。他也不指望在阿尔西久待，而是希望到凡尔赛去当检察官。为了在巴黎谋得职位，这是稳妥无误的踏脚凳。这个小维奈神情无拘无束，对自己前程的确有把握赋予他一种法官的自鸣得意劲头。思想的敏锐又为他的雄心提供了保证，这一切都叫弗雷德里克·马雷斯特更为不快。这位检察官，四十岁，复辟时期他花掉六年时间当上了首席代理，七月革命一直将他遗忘在阿尔西检察院。虽然他有一万八千法郎的年收入，可他心情一直很矛盾，一方面他想求得一位检察长的恩典，这位检察长会象许多律师议员一样，有朝一日可能成为掌玺大臣；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必须保持自己的尊严。

奥利维埃·维奈，身体瘦削纤细，金发，面部平淡无奇，一双充满狡黠的绿眼睛为面部增加了光彩。有那么一种年轻人，爱打哈哈，追求享乐，但是一坐到法官的座位上立刻会摆出一本正经、目空一切、学究气十足的神气。他就是这种人。检察官身材高大，膀大腰圆，表情严肃，最近几天他刚刚找到一条锦囊妙计，借助于这条妙计，他能与无法救药的维奈一起摆脱困境：他待维奈犹如父亲对待一个宠坏了的孩子。

“奥利维埃，”他拍着副检察官的肩膀回答道，“象你这样有智慧的人应该认为吉盖律师可以成为议员。不论在阿尔西人面前还是朋友之间，你都应该提出你的见解。”

“有件事对吉盖不利，”这时马特内说道。

这个善良的小伙子，有些迟钝，但是能力很强，他的父亲是普罗凡的一位医生。全靠了维奈检察长他才得到这个职位。维奈检察长长时间在普罗凡当律师，他保护普罗凡人就象德·贡德维尔伯爵保护阿尔西人一样。①

“是什么呢？”安托南问道。

“对于一个强加给选民的人，狭隘地方主义会激烈反对他，”预审法官说道，“但是要这些阿尔西人举出他们同类中的一个时，嫉妒、羡慕又会比狭隘地方主义更厉害。”

“这很简单，”检察官说道，“不过也确实如此……如果你能在内阁收罗上五十票，你很可能就能成为这里选举的得主，”他望着安托南·古拉尔补充道。

“用一个与西蒙·吉盖同一类型的候选人与他对抗就行，”奥利维埃·维奈说道。

专员脸上流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情。这逃不过三个伙伴当中任何一个人的眼睛，何况他与这几个人一向相处和谐无间。这四个人都是单身汉，也都相当有钱，他们没有经过任何预先思考，便结成了联盟以逃脱外省的烦闷。吉盖叫古拉尔对他产生某种妒忌，三位官员也早已发现。何以如此呢？对他们

---

① 见本全集第七卷《比哀兰特》。

从前的经历稍加注释，诸位便可明白。

安托南·古拉尔的父亲原是西默兹家的采石工。安托南也和西蒙·吉盖一样，是阿尔西当地人，他通过购买国有财产① 发了财。他的父亲老古拉尔丧妻后，离开了瓦尔普乐（本来是勇士谷，后来叫白了，成了瓦尔普乐）修道院村住到阿尔西来，将儿子安托南送到帝国中学读书。那时，吉盖上校也已经将自己的儿子西蒙送进了这所学校。这两个同乡孩子先是中学同学，后来又一起到巴黎学习法律。在巴黎，他们之间的友谊通过年轻人的玩乐得以继续下去。正好他们两人的职业不同，他们许下诺言，要互相帮助以飞黄腾达。但是命运注定他们要成为对头。虽然古拉尔地位相当不错，德·贡德维尔伯爵没有叫他升官，却叫他得到了荣誉军团十字勋章，如今这勋章装饰着他的扣眼。可是本故事开始前六个月，安托南悄悄亲自上门找到博维萨热太太时，他献出的心意和地位却遭到了直截了当的拒绝。

在外省，任何这种活动都保不住密。检察官弗雷德里克·马雷斯特，其财产、扣眼、地位均与安托南·古拉尔相当，三年之前，也遭到了拒绝，理由是年龄相差悬殊。

所以专员和检察官与博维萨热家的关系只限于表面上彬彬有礼，绝不超出此限，私下里却嘲笑这家人家。他们两人刚才一面散步，一面已经猜透了西蒙·吉盖要当候选人的奥妙，并且交换了这个意见。因为他们前一天就明白了马里翁太太

---

① 国有财产：大革命时期没收的贵族产业。

指望的是什么。他们两人都受到园丁的狗那种情感的支配①，两人都想暗暗使劲以阻挡律师娶上已经拒绝了他们二人的那位富有的女继承人。

“但愿我成为选举的得主，”专员又开口说道，“德·贡德维尔伯爵叫人任命我为省长。我虽说是阿尔西当地人，也不比你更愿意留在这里。”

“我的首长，你有一个大好机会叫人提名你当议员！”奥利维埃·维奈对马雷斯特说道，“我父亲大概过几个小时就到普罗凡了，你来见我父亲吧，咱们要求他叫你当内阁候选人……”

“留在这里吧！”安托南接口说道，“内阁对于阿尔西候选人已经有了想法……”

“啊？真的？可是有两个内阁，一个是打算进行选举的内阁，一个是打算利用选举的内阁，”维奈说。

“别叫安托南难上加难了！”弗雷德里克·马雷斯特向他的副手挤挤眼睛，回答道。

这四个人这时早已走过了悲歌大街，到了广场上。再往前走，一直到了骡子旅店门口。这时他们看见普帕尔从马里翁太太家出来朝这边走过来。此刻，那六十七个阴谋家正从马里翁太太家的大门洞里拥出来。

“你到那家人家去了，”安托南·古拉尔对普帕尔说，指着

① 指西班牙作家和诗剧作者洛普·德·维加的剧本《园丁的狗》。作品主题取自一西班牙谚语：园丁养狗；狗食自己不想吃；牛若想动动，它就要哼哼。此处指他们娶不上博维萨热小姐，也不准别人娶上她。

马里翁家花园的围墙。这围墙在骡子旅店马厩的对面，沿着布列纳大路伸展。

“我再也不去了，专员先生，”旅店老板回答道，“凯勒先生的儿子死了，我无事可做了。上帝担负起了给人腾出位置的任务……”

“喂，皮古，怎么样？……”奥利维埃·维奈看见马里翁集会的全体反对派走过来，便这样问道。

“唉！”公证人回答道，他额头上的汗还没有干，证明他是多么卖力气。“西诺来告诉我们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使他们一下子全都达成了一致意见！除了普帕尔、我的祖父、莫洛、西诺和我这五个持不同政见者以外，他们全都象在网球场一样① 发誓要使用一切手段使西蒙·吉盖得到胜利。这回我算成了西蒙·吉盖的死敌了。啊！我们都很激动。我总是引着吉盖那一伙人谴责贡德维尔家族。这样，老伯爵将会站在我一边。迟不过明天，老伯爵就会知道阿尔西的所谓爱国者都说了他什么，说他怎样腐化堕落，无恶不作，以便摆脱他的保护，或者用他们的词，摆脱他的桎梏。”

“他们倒是意见一致，”奥利维埃·维奈微笑着说。

“今天是这样，”马特内先生答道。

“噢！”皮古大叫大嚷道，“选民的普遍想法是要提一个当地人作候选人。你能拿出谁来跟西蒙·吉盖对抗呢！刚才花了两小时解释什么叫‘进步’的这么一个人！……”

---

① 指一七八九年网球场誓言。

"我们可以找老格勒万,"专员高声叫道。

"他没有野心,"皮古答道,"首先必须征询德·贡德维尔伯爵的意见。喂,你们看,西蒙送博维萨热这个镀金傻瓜出来那个殷勤周到劲!"他指着律师说道。律师拉着市长的手臂,与他附耳低语。

博维萨热前后左右向所有的阿尔西居民打招呼。这些人怀着外省人对当地最大的财主那种毕恭毕敬的样子望着他。

"他象照顾父亲和市长一样小心侍奉呢!①"维奈冒出一句。

"嗨!他故作虔诚也没有用!"皮古从副检察官的俏皮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这样答道,"塞西尔的婚事既不取决于父亲,也不取决于母亲。"

"那取决于谁呢?……"

"取决于我原来的老板。西蒙即使被任命为阿尔西的议员,他也征服不了阿尔西城……"

专员和弗雷德里克·马雷斯特看出来皮古这句话包含着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他们也看得很准。这句话透露出皮古对博维萨热家的计划了解一二。可是,不论他们跟皮古怎么说,皮古都拒绝进一步作出解释。

刚刚向贡德维尔家族袭来的噩耗以及在吉盖家采取的重大决定,使整个阿尔西城处在动荡之中。此刻,在吉盖家,三个仆人和马里翁太太正忙着将一切恢复原状,以便晚上能够

① 此处为一个文字游戏:法文中"市长"Maire和"母亲"Mère发音相同,所以这句也可听成:"他象照顾自己的父母一样小心侍奉呢!"

接待前来的常客。好奇心定会将这些常客全体人马吸引到这里来。

香槟地区表面上是一个贫穷的地区，实际上只是一个可怜的地区。一般说来这里市容凄凉，田野平淡无味。你穿过村庄甚至城市时，只会看到蹩脚的木头或干打垒房屋。砖房就算是最讲究的建筑了。公共建筑刚刚用上石料。所以，城堡、阿尔西法院、教堂是仅有的几座石头建筑。然而香槟地区，换而言之，也就是奥布省、马恩省，上马恩省，已经拥有世界闻名的葡萄田，工业也正在到处蓬勃发展。

就不说兰斯的各种工场吧，法国几乎所有的针织产品——这是一项重要的买卖——都是在特鲁瓦周围生产的。十法里方圆之内，乡村中到处是工人。人们从村中走过，从敞开的房门便可望见他们的织机。这些工人与一些代理商人相联系，代理商人又跟一个称为制造商的商人挂钩。这制造商与巴黎的大商号或者常常与普通的针织品零售商作生意。这些大商号和零售商都挂着“针织品制造”的招牌。但是他们既不织袜子，也不做帽子。大部分针织品来自香槟地区。巴黎也有一些工人与香槟人竞争。这个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中间人并不是针织业特有的祸患，大部分商业中都有这种中间人，而且由于他们要从中赢利，商品的价格就抬高了。打倒这些危害产品销售的高价中间商，大概是一件伟业，从其结果来说，可与政治伟业并驾齐驱。确实，如果能够这样，整个工业都会受益，对内实行廉价出售，对外也十分必要，可以有力地支持与外国的工业竞争，这种工业竞争也和使用武器打仗一

样是殊死的战斗。

但是摧毁一项这一类的弊端，大概不会给现代的愤世嫉俗者带来什么光荣，也没有争取与黑人友好或有关惩戒体系的空话连篇的论战给他们带来的那些好处，所以这些“商品银行家”的中间经营还会继续长时间地压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头上。在法国这个如此有聪明才智的国家，把什么事情简化，似乎就是摧毁什么事物。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仍然叫人心惊胆战。

在苏格兰，资本已经创造了奇迹。大自然对法国来说是个虐待子女的后娘。在香槟地区，土地不会比苏格兰的土地更忘恩负义，如果金钱同意资助土地，这里农业会发生怎样的进步，诸位从法国在工业上所花的力气中可以看出来。所以，农业战胜这些省的贫瘠成分，工业在香槟的白垩上播上资本之时，便是这里比现在富足三倍之日。确实，如今这里没有任何奢华，住房都是光徒四壁。英国人的舒适将会侵入，金钱将会在这里快速周转。快速周转就是一半财富，金钱也正是在法国许多毫无生气的地区才开始快速周转的。

作家，官员，教会从其讲坛上，报纸从其栏目上，一切偶然的机会赋予了他们权力能对群众发生影响的人，都应该说明，反复地说明：积聚钱财是滔天大罪。外省的那种不明智的节俭会使工业肢体的生命停滞并损害整个民族的健康。

阿尔西小城，没有人从这里过路，没有人在这里短暂停留，表面看上去社会注定要死水一潭，实际上相对而言这是一个富足的城市，充满了针织工业中缓慢积聚起来的资本。

菲莱阿斯·博维萨热先生便是这一部分的亚历山大大帝，或者诸位同意的话，是阿提拉。这位可敬的工业家是怎样在棉织业上夺得优势的呢？

博维萨热家从前在贡德维尔领地属下一个美丽富饶的田庄贝拉什当佃农。菲莱阿斯是家中唯一的儿子，所以他的父母一八一一年作了很大的牺牲，花钱买了一个替身，使他免去了征兵之灾。后来，他的母亲成了寡妇，一八一三年，又全靠了德·贡德维尔伯爵的威望，使她的独养儿子不曾到禁卫军去服役。菲莱阿斯那年二十一岁，已经投身平平和和的针织品商业三年之久。那时正好贝拉什租约已满，佃农老太太拒绝继续续约。她看出来，经营自己的财产已经足够自己老年干的了。虽然她的儿子未要求跟她算账，但是为了不让任何事情来扰乱她的晚年，她愿意通过阿尔西的公证人格勒万先生对自己丈夫的遗产进行清算。清算的结果是她应该付给儿子约十五万法郎。这位老太太的土地大部分是从西默兹家从前的管家、倒霉的米许那里买来的，她一点没有卖地，而是将现钱交给了儿子，鼓动他盘进自己老板的商号。那老板是老治安法警的儿子，生意极坏，前面已经说过，人们都怀疑他后来的死亡很可能是有意而为。菲莱阿斯·博维萨热是个很明智的小伙子，对母亲非常敬重，很快就与老板谈成了这桩生意。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颅相学家称之为“进财”的能力，将青年人的满腔热忱扑到经商上去。他觉得这行业美不可言，打算通过精心算计加以扩大。说来菲莱阿斯这个名字可能显得不同寻常，这是大革命的千奇百怪之一。博维萨热家本附

属于西默兹家族，因而也是真正的天主教徒，他们希望让自己的孩子受洗。这个佃户人家去征询古热教士的意见，五天鹅的本堂神甫建议他们将菲莱阿斯给儿子当本命神。这是一个圣徒，据说他的希腊名字会使市政府满意。因为这个孩子出生的时代，正值各家孩子去登记户籍时都采用共和历上各种莫名其妙的名字之时。

一八一四年，平时运气不佳的针织商业，受到棉花价格浮动的影响。棉花价格则取决于拿破仑皇帝征战的胜败。拿破仑的对手、英国将军们在西班牙常说："城市攻下了，将棉花包送上来吧……"

菲莱阿斯的前老板皮古，一直给乡村中为他干活的工人提供原料。就在他将商号卖给博维萨热之子时，他手里还有许多高价买进的棉花，而这时大批棉花从里斯本运进了帝国，根据皇帝的指令，六个苏一公斤。引进这些棉花在法国产生的连锁反应，引起了阿希勒的父亲老皮古的死亡，也使菲莱阿斯开始财运亨通。菲莱阿斯可不象他的老板那样冲昏头脑，他买进廉价棉花，数量相当于他的前任两倍，平价售出。这个如此简单的主意使菲莱阿斯的生产增加了三倍，又成了工人的恩人。这样，他得以在最走运的商人高价出售时将自己的针织制品销售到巴黎和整个法国去，大大有利可图。

一八一四年初，菲莱阿斯已将自己库存卖空。眼看要在本土上打起一场战争，战争的灾难主要就要落在香槟地区，这使他小心谨慎起来。他不再叫人生产，而是将资本换成黄金准备应付一切事变。

这时节，海关线已经深入内地。拿破仑要在本土上争斗，少不了他那三万名海关人员。通过边界篱笆上千百个漏洞弄进来的棉花，流窜到法国的每一市场上。那时节棉花是多么细、多么轻，英国人怀着怎样的贪欲占据一个棉织袜子六法郎一双、一件高级密织薄纱衬衣乃为奢侈品的国家，诸位是想象不到的！第二流的制造商，主要工人，将希望寄托在拿破仑的天才上，他们早已买进了来自西班牙的棉花。他们指望以后能叫巴黎的批发商就范。菲莱阿斯静观这些事变。待到战争蹂躏香槟地区时，他在法国军队与巴黎之间站定。每一战役失利，他就上门到工人家去，他们已把自己的产品藏在针织品的地窖——大桶之中。然后，这位袜子哥萨克手里拿着黄金，以低于造价的价钱逐村收购大桶大桶的商品。否则这些商品转眼之间就会成为敌人的猎物，他们的脚需要穿袜子，正象他们的喉咙需要滋润一样。

在这时运不济的境况中，菲莱阿斯大肆活动，几乎与皇帝①一样繁忙。这位针织品将军以不为人知的勇猛无畏在商业上打了一个一八一四年战役。皇帝在受挫中采集不朽棕榈枝的地方，这位将军就在一法里以后的地方成功地将帽子和棉织袜子抢到手。双方的天才不相上下，虽然用于不同领域，一个是砍掉多少人头，一个想的给多少人头戴上帽子。菲莱阿斯为了救出他储存在巴黎一个城关的成吨的针织品，不得不自己创造交通工具，他经常征用马匹和辎重车，似乎这关

① 指拿破仑。

系到帝国的存亡。可是商业的尊严难道不可以与拿破仑的尊严等量齐观么？英国商人以军饷养活了欧洲之后，难道不是制服了这个威胁他们店铺的巨人么？……正当皇帝在枫丹白露逊位之时，得意洋洋的菲莱阿斯成为那一行业的王侯。他纵横捭阖，支持棉花跌价，在运气最好的制造商以百分之五十的损失将商品甩出手的时候，他的财富增加了一倍。他回到阿尔西，拥有三十万法郎，其中一半存入国库，利息为六十法郎，能给他生出一万五千利勿尔的年收益。用了十万法郎将买卖所需的资金翻了一番。把其余的钱用来在阿尔西大桥广场修建了一所漂亮的房屋，并添置室内器物及装饰。

得意洋洋的针织品商人还乡以后，自然向格勒万先生道出了心腹之言。公证人当时有一个独养女儿待嫁，年方二十。格勒万的岳父在阿尔西当了四十年的医生，当时尚未去世。格勒万已经丧妻，对博维萨热老太太的财产了如指掌。他也相信，一个年轻人必有相当的精力和本事才能在一八一四年战役中这样大干一场。赛弗丽娜·格勒万的嫁妆是她母亲的财产，六万法郎。瓦尔莱老头子能给赛弗丽娜留下什么呢？最多也是这个数！格勒万当时五十岁，他怕自己死了，在复辟时期再也看不到按照自己的口味将女儿嫁出去的时日。他对女儿抱着很大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他想出了一个聪明办法，让菲莱阿斯向自己女儿求婚。

赛弗丽娜·格勒万是个有教养而又漂亮的小姐，当时被认为是阿尔西最出色的一个对象。德·贡德维尔伯爵是上议员，又是法兰西元老院元老。与这等人物的挚友结成亲家，只

能为贡德维尔一个佃农的儿子增加光彩，博维萨热寡妇即使作出些牺牲也愿意结这门亲事。不过，老太太得知自己儿子已经经商发了财，也就免了给他的一份聘礼。这样聪明的守财，公证人也加以效法。就这样，往日对西默兹家族那样忠诚的一个佃农的儿子，与他家最不共戴天的一个仇敌的女儿结成了伉俪。大概这是对路易十八"团结加忘却"这句口号的唯一运用了①。

波旁王朝二次归来时，老医生瓦尔莱先生于七十六岁去世，在地窖里留下二十万金法郎，其财产估计也值这个数目。这样，菲莱阿斯及其妻子从一八一六年起，除他们的买卖之外，就有了三万法郎的年收入。格勒万希望将他女儿的财富投资到不动产上，博维萨热也毫不反对。虽然老格勒万寻找最好的投资机会，但是赛弗丽娜从她外祖父遗产中得到的数目只勉强得到一万五千法郎的收益。

这头两年便足以叫博维萨热老太太和格勒万看出菲莱阿斯异常无能。菲莱阿斯经商上的贪婪目光使老公证人误以为他比自己本事还大，同样，老格勒万把年轻看成了强有力，把幸福当成了经营天才。菲莱阿斯虽然识文断字，很会算账，却从未阅读过任何书籍。他非常无知，与他根本无法作小小的交谈，他总是用大套动听的老生常谈作答。只是作为佃农的儿子，他并不缺乏经商的智慧。他人的话，他听起来，似乎都

① 路易十八上台后，极端派想使旧制度在法国复活，另一派要求维护法国革命的成果，"两个法国"相互对峙。国王提出这个口号，希望"两个法国"和解。

表达出了清楚、明白、捕捉得住的建议，只是他自己从来不能以此回报对方。菲莱阿斯心地善良，甚至很温存，听到一点点哀婉动人的故事就会流下泪来。这种善良使他尤为敬重自己的妻子，妻子的出类拔萃令他钦佩不已。在菲莱阿斯眼中，赛弗丽娜是个很有主意的女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加之，事无巨细，她都向父亲请教，自然就看得更准。最后一点，她很强硬，使她在家中成了说一不二的女主人。这种局面一旦形成，老公证人看到自己女儿为支配一切而兴高采烈，也就不那么后悔结这门亲事了。支配一切的大权在手，总是使这种性格的妇女心满意足的。可是，不管怎么说，她还是女人！作为女人，她得到了什么呢？请诸位看下去便可明白。

一八一六年的反动中，派了一位属贫寒支系的德·夏尔热伯夫子爵到阿尔西来当专员。他与五天鹅侯爵夫人家有姻亲关系，由于受五天鹅侯爵夫人的保护而得到任命。这个年轻人当了五年专员。子爵在这个专区呆了这么长时间而不求升迁，据说与美貌的博维萨热太太不无关系。不过，咱们也要赶紧添上一句，话是这么说，却没有任何丑闻能够证明这些传言。丑闻将恋情揭露出来，在外省，这种恋情是很难逃过小城市那些阿耳戈斯① 的目光的。虽然赛弗丽娜爱恋德·夏尔热伯夫子爵，子爵也爱恋她，但是格勒万的朋友们及马里翁的朋友们都说，这事一直处理得很好，很体面。这两个山头的舆论在整个地区是压倒一切的。但是马里翁家也好，格勒万家也

① 阿耳戈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睡觉时闭上五十只眼睛，睁着五十只眼睛。

好，他们对保王派没有任何影响，而保王派认为专员过得很开心。

五天鹅侯爵夫人一听到城堡中对她的亲戚有所谈论，立刻将他叫到五天鹅来。这出凭判断编出来的戏，对她家极为有害。她对或近或远牵着这出戏的演员的那些人是那样厌恶，于是命令子爵改换居住地。她为自己的亲戚弄到了去桑塞尔专区的任命，同时向他许诺要他去当省长。有几个机灵的善于观察的人认为子爵故作多情，为的就是好当省长，因为侯爵夫人对格勒万这个姓氏的仇恨，他了解得一清二楚。另一些人则发现，德·夏尔热伯夫子爵在巴黎的出现与博维萨热太太以各种微不足道的借口到巴黎去旅行有些巧合。

对于一些深深掩埋在私人生活秘密中的事情，一位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很难作出评断。惟独有一个情况似乎让那些谣言占住了理，那就是博维萨热太太的女儿塞西尔-勒内·博维萨热于一八二〇年德·夏尔热伯夫先生离开专区公署时出生，这个大走鸿运的专员名字中恰巧也有勒内二字。这个名字是塞西尔的教父德·贡德维尔伯爵给起的。如果母亲反对她的女儿用这个名字，那大概就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人们的怀疑。众人总是希望自己说得有理，所以都把这当作是法兰西贵族议员故意搞的鬼。①教母是伯爵的女儿凯勒太太，她的名字就叫塞西尔。说到塞西尔-勒内·博维萨热长相与夏尔热伯夫子爵之酷似，那简直会叫人吓一跳！这个女孩既不象

① 这种用真正父亲的名字给奸生子女命名的事当时很普遍，在《小市民》中成为一种笑料。

父亲，也不象母亲。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成了子爵活生生的肖像，而且还从子爵那里继承了贵族的举止。这种外表与内心双重的相象，阿尔西人倒从来未能发现，因为子爵自走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不过，赛弗丽娜使菲莱阿斯照他自己的方式过得很幸福。菲莱阿斯喜欢佳肴美馔，生活舒适，她便给他预备下最香醇的美酒，可与主教媲美的丰盛餐桌，请的是全省最好的厨娘。但是她把家宅维持在阿尔西市民阶层生活条件下，外表上不显露任何奢华痕迹。阿尔西有一句俗话：吃饭要上博维萨热太太家，晚上消遣要上马里翁太太家。

复辟使五天鹅家族在阿尔西地区又占了优势，自然使当地所有参与了就绑架贡德维尔事件而起的刑事案件的各家人家之间关系更加密切。马里翁、格勒万、吉盖三家由于他们所谓的"立宪"政见要在选举中获胜就必须彼此和谐无间，他们也就更加团结一致了。

赛弗丽娜经过算计，要博维萨热一心扑在针织品买卖上。除了他，别的人准会洗手不干。为生意的事，她派他到巴黎去，到乡下去。所以直到一八三〇年，菲莱阿斯的"进财"能力倒有了用武之地，用一句俗话说，他"穿着拖鞋"做生意①，除了本钱的利息以外，每年赚的钱与他的开支相等。博维萨热先生、太太的利息，十五年来都经过格勒万仔细计算再纳入本金，一八三〇年时大概能有五十万法郎。那时节，这确实就是

---

① "穿着拖鞋"做生意，意谓闲散舒服地，随随便便地就发了财。

赛西尔的嫁妆了，老公证人将这笔钱以百分之三、五十法郎的利息去投资，每年可有三万利勿尔年收入。当时估计博维萨热家的财产有八万法郎的年收入。这种估计上，谁也不会搞错。一八三〇年以来，他们将针织品经营卖给了冉·维奥莱特，拿他们的资本去投资。估计那资本有三十万法郎。这冉·维奥莱特本是他们的一个代理商，他的祖父也是西默兹案件中一个主要的原告证人。博维萨热夫妇还可以指望得到两份遗产，一份是老格勒万的，一份是佃农博维萨热老太太的，估计每份在一万五千到两万法郎年收入之间。外省的巨富是时间乘以积攒的产物。在外省，三十年的晚年总是一笔资本。

博维萨热夫妇拿出五万法郎年收入给塞西尔-勒内作嫁妆，他们自己还留下了这两份遗产、三万利勿尔的年收入以及他们在阿尔西的房屋。一旦五天鹅侯爵夫人去世，塞西尔肯定能嫁给侯爵少爷。象专员和检察官这样合适的人也遭到拒绝，使许多人感到惊异。这些人又想，即使格勒万和他的女儿想把塞西尔嫁给侯爵少爷，可是老侯爵夫人到了六十岁上身体仍然很健壮，甚至几乎还很美貌，这也得让这个指望落空啊！

博维萨热宅邸是阿尔西最漂亮的一所房屋，坐落在大桥广场，倒空钱包街一线，与大桥街成直角，这大桥街向北一直通到教堂广场。象外省许多房屋一样，这宅邸既没有院落，也没有花园，装饰也趣味低下。虽然如此，这所房屋在城中依然颇有气派。独扇而又两折的大门，朝着广场。楼下窗户朝街

一面能看到驿站旅店，朝广场一面能看见相当有奥布省特色的景色，船只航行就从桥的下游开始。过桥之后，便是另一小广场，格勒万先生就住在那里，通往塞赞的大路就从那里开始。无论是朝街的一面，还是朝广场的一面，博维萨热家宅都精心粉刷得雪白，看上去似乎是石头砌的。百叶窗的高度，窗子外部的线脚，一切都有助于赋予这所住宅某种风格，与阿尔西一般房屋那寒酸的外表相比，就更加突出。阿尔西的房屋几乎全是木制，上面刷上一层灰浆，借助于这层灰浆，仿造出石质的坚固来。不过这些房屋并不缺少某种纯朴的风格，每个建筑师或每个市民都挖空心思通过这种风格解决这种建筑模式存在的问题。在大桥两侧的每一个广场上，都可以见到这种香槟建筑的样板。

朝广场的一排房屋中部，博维萨热宅邸左侧，可以看见冉·维奥莱特那单薄的店铺，铺子粉刷成酒糟颜色，木头刷成绿色。这冉·维奥莱特的祖父是鼎鼎大名的格鲁阿热佃农，在绑架参议员案件中为主要证人之一。自一八三〇年以来，博维萨热将自己的库存、关系都让给了冉·维奥莱特，据说，还借给他一些本钱。

阿尔西大桥为木桥。朝奥布河上游方向，距此桥一百米处，又有另一座桥拦住河流。桥上耸立着一座水力磨坊高大木头建筑，有好几个转轮。公共桥与这个私人桥之间，形成一个大水池，池边上坐落着几幢高大的房屋。从某个缺口处和其他房顶之上，可远远望见一座小丘。小丘上便是阿尔西古堡及其花园、围墙、树木等等，俯瞰着奥布河上游和左岸贫瘠

的草地。

奥布河水哗哗流淌，传到水坝高处的水磨堤道远方，转轮奏出美妙的音乐，河水拍打着转轮又落在水池中形成瀑布，这一切都使大桥街生气勃勃，与在格勒万先生的花园与码头之间向下游流去的平静河水形成鲜明的对照。格勒万先生的房屋坐落在左岸桥角上。码头在右岸，有一排相当简陋而又别具特色的房屋，船只在这里卸下货物。远方，奥布河在或稀疏或密集、或高大或矮小、枝叶各异的树丛中蜿蜒流淌，这其中种种不同的情形，就看沿河居民的爱好和兴致如何了。

房屋的外观是那样花样繁多，一位游人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各国房屋的样本。北边，在鸭群嬉戏的水池边上，有一座几乎是南国式的房屋，屋顶在意大利惯用的檐槽瓦下呈弯曲状，侧翼一个小花园，压在河堤的一角。园中有几棵葡萄，一个葡萄架，两、三株树木。这使人忆起罗马的某些细部。在罗马，台伯河河岸上，有几所房屋呈现出与此相似的外貌。对面，水池的另一边上，有一所很大的房屋，屋檐前突，并有回廊，酷似一所瑞士房屋。为了使你饱享眼福，在这一幢建筑与阴沟之间，可以依稀望见一片宽阔的草地，缀以杨树，一条沙土小路从中穿过。在如此单薄的房屋簇拥下，古堡显得更为宏伟壮观，其建筑体现了法国贵族的光辉时代。

通往塞赞的路是一条高低不平难以落足的车行道。这条道路将桥头的两个广场分开。这两个广场是城中最热闹的地方，因为治安法院和阿尔西市政府位于倒空钱包街，然而一个巴黎人来到这里，会觉得这个地方具有十足的香槟风味而

且很僻静。这里的景色是那样纯朴，在大桥广场上，驿站旅店对面，你会看到一个农庄用的唧筒井。在卢浮宫那光彩夺目的庭院中，确实也有一口差不多完全相同的井呢！

小城沉浸在深深的寂静之中，寂静笼罩着小城热闹的地方。没有什么比这寂静更能对外省生活作出解释了。一个外地人出现，哪怕他在这里呆上半天，会多么叫人心神不安；一些面孔探出每一扇窗户，怎样聚精会神地观察他；居民们怎样生活在相互侦查之中，这些，诸位大概是很容易想象出来的。这里的生活已变得那样程式化，除了星期日和节日以外，一个外地人无论在林荫道上，还是在悲歌大街，在任何地方，甚至在各条小街上，都碰不上一个行人。

为什么博维萨热住宅的底层与街道、广场在同一平面上，每一位读者现在就可以明白了。广场就当院子用。前针织品商人往窗前一站，就能依次将教堂广场，两个大桥广场和通往塞赞的道路尽收眼底。他看得见信使和旅客抵达驿站旅店。开庭的日子，他可以远远望见治安法院的动静和市政府的动静。所以，虽然城堡很有贵族大老爷气派，整块石头修成，位置又极好，博维萨热却不会拿他的住宅与城堡去交换。

走进博维萨热的家，面前便是宽敞的前厅，前厅尽头为一楼梯。向右，便走进一间宽敞的客厅，客厅的两扇窗子朝着广场。向左，便是漂亮的餐厅，窗户临街。二楼是住房。

虽然博维萨热家很有钱，家中的用人却只有厨娘和一个贴身女佣。这贴身女佣农妇模样，常干的活是洗衣、熨衣、擦地而不是侍候夫人和小姐穿衣。夫人和小姐已经习惯于相互

使唤以便打发时间。菲莱阿斯的马匹和有篷的双轮轻便马车，本来放在驿站旅店里，自从库存的针织品售出以后，这马匹和马车便也取消、卖掉了。

菲莱阿斯回到家时，他妻子早已得悉吉盖集会的决议，并且穿上了靴子，披上披肩，要到父亲家去，因为她推测当天晚上马里翁太太一定会为了西蒙而就塞西尔问题向她来点开场白。菲莱阿斯将夏尔·凯勒的死讯告知妻子，然后天真地询问她的意见，说："内人，你怎么讲？"这句话充分描绘出他已经惯于在各种事情上尊重赛弗丽娜的见解。然后他坐在一张沙发上，等待着回答。

一八三九年，博维萨热太太四十四岁，她保养得那么好，甚至可以充当马尔斯小姐① 的替角。如果诸位能回忆起法兰西剧院那最令人着迷的赛莉梅娜② 的话，就可以对赛弗丽娜·格勒万的容貌有个准确的概念：体型一样丰满，面孔一样漂亮，轮廓一样清晰。但是针织品商人的妻子个头矮小。这样，活在经历过帝政时代和复辟时期的男人记忆中的那位伟大女演员的高贵气息和塞维涅夫人式的娇态，她也就没有了。

外省生活以及赛弗丽娜十年来衣着随便，赋予这美丽的形体、美丽的面部轮廓某种难以形容的俗气，加之发胖又摧毁了线条，而在刚刚结婚的头十二年里，她那身段是妙不可言的。不过，赛弗丽娜用威严、傲慢、颐指气使的目光，用某种充满傲气的头部姿态挽回了上述缺陷。她那依然乌黑、浓密的

① 马尔斯小姐(1779—1847)，法兰西喜剧院名演员。

② 赛莉梅娜，莫里哀喜剧《恨世者》中的时髦女子，此处指马尔斯小姐。

长发，在头顶上盘成高高的发髻，使她显得青春焕发。她胸部丰满，肩膀雪白。可惜这一切全圆鼓鼓的，以致妨碍了颈部的动作。由于太胖，脖子也变短了。肉乎乎的粗胳膊尽头，一只漂亮的小手垂着，只是肉太多了一些。她周身洋溢着生命力和健康，虽然鞋子已经对脚上的肉严加约束，那肉还是鼓出来，露出鞋外。一副耳环，每一个价值一千埃居，点缀着她的耳朵。她戴着一顶花边织物便帽，缀着玫瑰红花结，穿一身平纹薄花呢的套装，粉红和麻灰条条相间，绿色镶边，底下开口，叫人能看见镶着小小瓦朗西纳花边的衬裙，披着棕榈绿的开司米披肩，披肩的尖尖一直拖到地上。她的双脚穿着棕色高帮皮鞋，好象不大自在。

"您不至于饿得等不了半个钟头吧！"她朝博维萨热投过一瞥说道，"我父亲已经吃完晚饭。不知道他的想法，不知道我们是否应该去贡德维尔，我是放不下心来吃饭的。"

"去吧，去吧，我的好人！我等你，"针织品商人说道。

"天哪，又用'你'来称呼我！我总也叫您改不掉这个习惯了吗①？"她说，肩膀一动，意味深长。

"从一八一七年至今，在客人面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菲莱阿斯道。

"可是在仆人和女儿面前您总是这样！"

"随您怎么说吧，赛弗丽娜！"博维萨热伤心地答道。

"您要特别注意，不要把选民的这个决定向塞西尔透露一

---

① 这是模仿贵族的习惯，夫妻之间也以"您"相称。

个字！”博维萨热太太一面对着穿衣镜摆弄自己的披肩，一边加了一句。

“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到你父亲家里去？”菲莱阿斯问道。

“不要，您和塞西尔留在家里吧！再说，冉·维奥莱特今天不是应该把余下的钱付给您吗？他要给您送来两万法郎。他推迟三个月付款，已经三次了，这次您再不要叫他缓期。他如果付不起，您就把他的期票送到执达吏库尔泰那里去！按章办事，拿定主意！阿希勒·皮古会告诉您怎样能拿到咱们的钱。这个维奥莱特真不愧是他爷爷的孙子！借别人破产自己发财这种事，我看他都干得出来：他简直无法无天！”

“他很聪明，”博维萨热道。

“您三万法郎把店铺和主顾都给了他，那店铺肯定值五万，可是八年了，他才付给您一万法郎……”

“我从来没对任何人提起过诉讼，”博维萨热答道，“我宁愿损失钱，也不愿意去折磨一个可怜的人……”

“一个拿您耍着玩的人！”

博维萨热哑巴了。对这么尖刻的看法，他找不出言辞来作答。他望着组成客厅地面的地板花纹。博维萨热的智慧和意志逐步消退，大概可以用睡眠过多来解释。他每天晚上八点上床，第二天早晨八点起床，二十年来每天睡十二小时，夜间从未醒过。如果偶尔夜间醒来，对他来说那就是特大事件，第二天他要说上一整天。他大概花一个小时进行盥洗，因为他的妻子叫他养成了习惯，非得刮好脸，干干净净，服装整齐才能出现在她面前吃午饭。他做买卖的时候，吃完午饭出门，

忙生意，直到晚饭时才回家。一八三二年以来，他用看望老丈人、散步或出外访友来代替跑生意。一年四季，他穿靴子，蓝毛料裤，白背心，蓝色上装，他的妻子直到现在还是非要他如此装束不可。赛弗丽娜逼着他每天换内衣，所以他内衣的突出特点是洁白而精致。对外表这样注意，在外省是很少见的，这就使得阿尔西人对他的看法简直就和巴黎人对纨绔子弟的看法一样。

在外面，这位棉布便帽商人一本正经、颇有尊严，象个大人物。他的妻子相当聪明，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让阿尔西的公众了解到她对丈夫的失望和丈夫的无能这一秘密。而这位丈夫，依靠微笑、阿谀奉承的言辞和富翁的装束，一直被人当作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有人说赛弗丽娜善妬，甚至不许菲莱阿斯去参加别人家的晚会，菲莱阿斯则因为睡得香甜而红光满面。

博维萨热按自己的口味生活，得到妻子的宠爱，女儿的痴言娇语，又有两个仆人好生侍候，自称是阿尔西最幸福的人。事实也确是如此。赛弗丽娜对这个无能汉子的感情，不能说没有母亲对子女那种保护性的怜悯。她不得不对他说些难听的话时，便用开玩笑的神气掩盖过去。任何夫妻没有比这一对更风平浪静的了。菲莱阿斯对交际场合很厌烦，一到那种地方他就要打瞌睡，他不会任何牌戏，因此也不能玩牌。这倒叫赛弗丽娜完全成了晚会的主人。

塞西尔来到，结束了菲莱阿斯的尴尬。他大叫起来："你好漂亮啊！"

博维萨热太太飞快转过身来，向女儿投过犀利的目光，倒叫女儿满面绯红。

“啊，塞西尔！谁叫你这么打扮的？……”母亲问道。

“今天晚上我们不是去马里翁太太家吗？我穿戴起来想看看这件新连衣裙合适不合适。”

“塞西尔！塞西尔！”赛弗丽娜道，“为什么要欺骗你的母亲？……这不好，我对你不满意，你想向我隐瞒某个想法……”

“她怎么啦？”博维萨热问道，见自己的女儿这样娇艳，他很高兴。

“她怎么了，我会告诉她的！……”博维萨热太太一面用手指头威胁她的独生女，一面说道。

塞西尔扑到母亲身上，搂住她，跟她撒娇。对独生女来说，这是制服人的一种办法。

塞西尔·博维萨热这个十九岁的少女，刚穿了一件麻灰色的丝绸连衣裙，缀着更深一点的灰色肋形胸饰，前身好象礼服上装，上身无袖，饰以扣子和骑师的丝带，前身底下呈尖形，后身则象胸衣一样抽紧。这件假紧身衣就这样将后背、臀部和上身的线条充分勾画出来。下身的裙子镶着三排蓬边，形成美丽动人的裙褶，裁剪和做工都透露出巴黎女裁缝的高超技艺。一条漂亮的头巾，缀着花边，垂在上衣上。女继承人脖子上还围着一条小小的玫瑰红的围巾，非常雅致地打了一个结。头上戴了一顶草帽，镶着粉红色的绉纱。手上戴着黑网眼连指手套。脚上穿着古铜色的高统皮靴。总而言之，除

了小小的节日气氛以外，这时装杂志上画的、小雕像一般的模样应该叫塞西尔的父母心花怒放。再说这塞西尔确实天生丽质，中等身材，各部分比例完全适当。她按照一八三九年时兴的样子，将栗色的秀发编成两条大发辫。发辫衬托着她的脸庞，在头后扣在一处。她的面庞为椭圆形，青春焕发，突出的特点是具有贵族气派，这既非从父亲，亦非从母亲那里继承而来。她的眼珠浅棕色，却缺乏少女自然有的那种温柔、娴静而又几乎忧郁的表情。

塞西尔活泼，充满活力，身体健康，她那市民的实用精神和宠儿的无拘无束，损害了容貌上的一切浪漫色彩。然而，一个丈夫如能对她进行再教育，从她的面容上抹去外省生活的痕迹，仍能从这块石料上开采出一个迷人的女子来。确实，赛弗丽娜给女儿灌输的傲慢将她的温柔抵消了。博维萨热太太勇气十足地将女儿好好养大，她对女儿惯于故作严厉，使女儿能乖乖听话并将心灵中存在的坏念头压制下去。母女二人从未分离过，所以塞西尔的思想纯洁，心地单纯，天真朴实都是真真确确、完全彻底的。对少女来说，这比一般人想象的更为罕见，

"你这些打扮使我想到，"博维萨热太太道，"西蒙·吉盖昨天可能对你说了什么，而你没有告诉我，是不是？"

"那又怎么样？"菲莱阿斯道，"他是就要受到乡亲任命官职的人……"

"亲爱的妈妈，"塞西尔附耳对母亲道，"他真叫我厌烦。可是对我来说，阿尔西除了他还有谁？"

“你判断得不错。不过，这要等你外祖父表态，”博维萨热太太亲了女儿一下说道。女儿的回答说明她很有理智，同时也揭示出婚姻这个概念已在她的天真无邪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格勒万的住宅位于奥布河右岸，占据过桥以后那个小广场的拐角，是阿尔西最古老的一幢房屋。所以这房子是木头的，那种单薄的墙壁之间填满了碎石。屋面涂了一层灰浆，用抹子抹得光光的，再漆成灰色。尽管涂了这一层妖艳的脂粉，这房子仍然象是一幢纸牌搭的房屋。

花园沿着奥布河伸展，有一面墙加以保护，墙顶是平的，冠以盆花。这幢其貌不扬的住宅，窗户上有结实的护窗板，也和墙一样漆成灰色。室内的器物与外部的朴素浑然一体。一进门，在一个碎石铺地的小院内，人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栅栏作为花园的围墙。楼下原来是事务所，现在改成了客厅，窗户朝着河流和广场，室内是陈旧的家具，上面复以非常陈旧的绿色乌得勒支丝绒罩子。从前的书房现在成了已经告老的公证人的餐厅。这里的一切都表明，他是一位非常达观的老者，他逝去的生活就象田野间小溪的流水流过一样。政治舞台上的丑角，待他们对社会上的功名利禄及与人类进行的疯狂搏斗都看破了之后，最后便会羡慕这种生活。

趁赛弗丽娜过桥，望望她父亲是否吃完了晚饭这工夫，让我们对这个老头的生活和政见望上一眼，不是没有好处的。他与马兰·德·贡德维尔的交情使这一带无人不敬重他。

可以说，在很长时间内，他是阿尔西唯一的公证人，他那

简单而纯朴的经历如下所述。

一七八七年，阿尔西两个小伙子到巴黎去，人家把他们推荐给王家法院的一个律师，此人名叫丹东。这位大名鼎鼎的爱国者是阿尔西人。直到现在，在阿尔西还看得见他的住宅，他的家属还在这里生活。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大革命①对香槟地区的这一角落发生了这么大的影响。丹东将这两位同乡安置在沙特莱法院检察官那里。这位检察官因《费加罗的婚姻》首场演出时自己的包厢问题跟莫尔通·德·夏布里昂伯爵打了一场官司，最后最高法院认为他受到了人身侮辱判他胜诉，从而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②。

这两个小伙子，一个叫马兰，一个叫格勒万，两人都是独生子。马兰的父亲就是格勒万现在居住的这幢房屋的主人。他们两人情意深厚。马兰是个诡计多端的小伙子，城府很深，野心勃勃，善于辞令。格勒万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喜欢和佩服马兰。大革命时期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一个在特鲁瓦当了律师，一个在阿尔西当了公证人。格勒万是马兰恭恭敬敬的奴仆，叫他当上了国民公会议员。马兰叫人任命格勒万当了阿尔西的民众代理市长。马兰直到热月九日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国民公会议员，一直站在最有势力的人一边，欺压弱

① 大革命指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② 当时莫尔通－夏布里昂子爵揪住检察官的头发把他赶出了剧院，并以国王的名义叫人把他送到拘留所去。检察官提出控告，最高法院支持了他。莫尔通－夏布里昂后来被罢免拉费尔步兵团上校职务。在《入世之初》中，格勒万是沙特莱法院检察官热罗姆－塞巴斯蒂安·博尔丹大律师的第二帮办。——原编者注。

者。但是塔利安①使他明白了必须打倒罗伯斯比尔。马兰于是在这场激烈的议会战役中崭露头角，他适时地表现了勇敢无畏。这个人的政治生涯便从这时开始。他成了下层的一个英雄；他离开了热月党人而投入了克利希派②的怀抱，于是被任命为参议院成员。他后来成了塔莱朗和富歇的朋友，与他们一起策划阴谋反对波拿巴，而在马朗戈战役胜利之后，也和那两个人一样又成了波拿巴的热烈支持者。后来他被任命为法案评议委员会委员，首批进入行政法院，是拿破仑法典的起草人之一，并以德·贡德维尔伯爵的名字首批晋升为上议院议员。以上是这个人一生中的政治方面，下面我们看看他的财政方面。

格勒万在阿尔西行政区为德·贡德维尔伯爵的财富充当最积极、最灵巧的工具。贡德维尔的土地本来属于西默兹家族。这个家族是外省一古老贵族世家，家中人大量死在断头台上，继承人为两个年轻人，当时在孔代军队中服役。这片土地作为被没收的贵族财产出售，用马里翁先生的名字并经格勒万照料而为马兰买下。格勒万还使他的朋友购得了共和国在奥布省出售的教会财产中最好的那部分。马兰将购买田产所需金钱如数寄给格勒万，当然忘不了他这个经纪人。督政府时期③来到，马兰控制着共和国参议院，于是购得的田产归到

---

① 塔利安(1767—1820)，国民公会议员，热月九日政变组织者，五百人院成员。

② 克利希派，见本卷第42页注①。

③ 督政府时期指一七九五至一七九九年。

了马兰名下。格勒万当上了公证人，马兰当上了参议员。后来格勒万当上了阿尔西市市长，马兰当上了上议员和德·贡德维尔伯爵。马兰娶了一个百万富翁供应商的女儿为妻，格勒万娶了阿尔西第一位医生老好先生瓦尔莱的独生女为妻。德·贡德维尔伯爵有三十万利勿尔的年收入，在巴黎有一座公馆，并拥有富丽堂皇的贡德维尔城堡。他把一个女儿嫁给了巴黎的银行家、凯勒两兄弟之一，另一个女儿嫁给了元帅、德·卡里利阿诺侯爵。

格勒万本人有一万五千利勿尔的年收入，拥有这幢买来节俭度日度过平静晚年的住宅。他为自己的朋友处理事务，这位朋友便以六千法郎的价钱将这幢房屋卖给了他。

德·贡德维尔伯爵现年八十岁，格勒万七十有六。法兰西贵族院议员在自己的猎场中散步，前公证人则在马兰老爹的花园中散步。两个人都是莫列顿双面起绒呢裹身，埃居堆积如山。两人六十年的交情从未出现过一丝阴云。公证人对国民公会议员、参议员、上议员、贵族院议员一直百依百顺。七月革命之后，马兰经过阿尔西时，曾对格勒万说："你想要十字勋章吗？"——"我要那玩意儿干什么？"格勒万答道。他们两人从来没有彼此忽略过，两个人自始至终相互开导，相互出主意。一个从不妒忌，另一个既不狂傲，也没有刺伤人的自命不凡。马兰一直不得不注意考虑格勒万的问题，因为德·贡德维尔伯爵正是格勒万的全部骄傲。格勒万觉得自己就是德·贡德维尔伯爵，正如德·贡德维尔伯爵自己是德·贡德维尔伯爵一般。

七月革命时期，格勒万自感年老力衰，不再经营伯爵的产业；伯爵由于年迈和参与政治风暴也已精疲力尽，打算从此平静度日。七月革命以来，两个老头彼此都很放心，但是再不象以前那样彼此需要，也就不常见面。伯爵到自己的地产上去或返回巴黎时，常来看望格勒万。而伯爵在贡德维尔小住期间，格勒万只去拜访他一两次。他们的子女之间则没有任何联系。无论是凯勒太太还是德·卡里利阿诺侯爵夫人，在格勒万小姐与针织品商人博维萨热成亲之前也好，成亲之后也好，与她都不曾有过任何联系。这种并非故意为之抑或真正的蔑视总是使赛弗丽娜大惑不解。

格勒万在帝政时代是阿尔西市市长，对任何人都热心相助，在他任职期间，调和了、预见了许多难题。他直爽坦率，和善廉洁，使他得到了整个阿尔西行政区的敬重和爱戴。何况每个人尊敬他，就是尊敬一个拥有德·贡德维尔伯爵的好感、权势和威望的人。不过，自从公证人停止活动，也停止参与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这八年来，阿尔西城的人们对他的往昔几乎忘诸脑后了，每个人都预料很快就会看到他死去。格勒万效仿自己的好友的榜样，似乎是混日子，而不是生活。他根本不露面，终日种植自己的花园，修剪树木，巡视蔬菜、叶芽。象所有的老头一样，他象死尸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生活极为规律。他和自己的朋友吉盖上校一样，黎明即起，晚上九点以前就寝。他象吝啬鬼一样饮食很有节制，很少喝酒，但是喝的都是上等美酒。他既不喝咖啡，也不喝烈性饮料，他唯一的活动就是园艺要求的活动。不管天

气怎样，他总是穿同样的衣裳：油光锃亮的大皮鞋；厚袜子；灰色莫列顿两面起绒呢的裤子，有襻绊而没有背带；天蓝色薄毛料的宽大背心，角质钮扣；与裤子面料相同的灰色莫列顿两面起绒呢礼服。头上戴一顶水獭鸭舌帽，即使在家也不脱下。夏季，鸭舌帽换成一顶黑色丝绒无边圆帽，一件铁灰色的毛料礼服代替了莫列顿礼服。他身高五尺四寸，象身体健壮的老人那么肥胖。他的步履跟所有蹲办公室的人一样，本来就很缓慢，这样一来，步履就更沉重了。天一亮，这个老好人就穿衣起床，同时细心盥洗。他自己刮脸，然后到花园里转一圈，看看天气，看看气压表，自己打开客厅的护窗板。最后他中耕，锄草，除虫，反正总有事干，直到午饭时分。用过午饭以后，他继续坐在那里消化食物，直到下午两点，也不知道想些什么。他的外孙女几乎总在两点到五点之间前来看他，有时由一个女仆领来，有时由母亲陪伴。某些日子，这种机械般的生活也被打断，那就是要收以实物缴纳的地租和收入，实物都要立即卖掉。但是这种小小的紊乱只在有集市的日子才会发生，一个月也就一次。出售得来的钱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就连赛弗丽娜和塞西尔也毫无所知。格勒万在这个问题上简直跟教士一样守口如瓶。不过，这老头的所有情感最后都集中到他女儿和外孙女身上，爱她们胜过爱自己的钱。这个七十多岁的人，干干净净，面孔滚圆，鬓角秃了，蓝眼睛，白发，正象无论是人还是事都抵挡不住的那些人一样，他性格中有某种专横的成分。他的唯一缺点就是长期怀恨在心，敏感，但是这个缺点非常隐蔽，因为他从来没有机会显露这个缺点，马兰也

从未触动他那分敏感。格勒万一直为德·贡德维尔伯爵效劳，也一直认为伯爵感恩戴德。马兰从未侮辱或刺伤过他的朋友，对这位朋友他是知根知底的。两位朋友至今仍保留着青年时期的以“你”相称和同样满怀深情的握手。上议员从来没叫格勒万感到两人地位悬殊。他总是迎合童年好友的各种欲望，总是要什么给什么，知道这个人很容易满足。格勒万对经典的语言纯正的文学崇拜得五体投地，同时是一个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在立法方面具有踏实的广泛的知识，他为马兰搞过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在行政法院为法典起草者的荣誉奠定了基础。

赛弗丽娜非常爱她的父亲，她和自己的女儿不许任何其他人管老头的内衣事项。她们给他织冬天的毛袜，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格勒万知道她们的深情厚意中并没有掺杂任何物质利害考虑。父亲的遗产很可能有一百万，就是这样也不会擦干她们的眼泪，老人们对于没有利害得失的温情是十分感动的。每天离开好心老头的家以前，博维萨热太太和塞西尔都为他第二天的晚饭操心，给他送来市场上最新上市的瓜果蔬菜。

博维萨热太太一直希望自己的父亲将她带到贡德维尔城堡去，让她与伯爵的女儿们搭上关系。可是明智的老头多次向她解释，在阿尔西开着一家针织品工场，要与德·卡里利阿诺侯爵夫人或引人注目的凯勒太太保持持续的联系是多么困难。德·卡里利阿诺侯爵夫人住在巴黎，难得来贡德维尔一次。

“你这辈子就这样了，”格勒万总是对女儿这样说，“把一切享受都留给塞西尔吧！她将来一定相当有钱，待你离开买卖时，她一定会叫你过上阔绰、场面大的生活，你有权过上这样的日子。择一个有雄心、有办法的女婿吧，有一天你就能上巴黎去，把那个博维萨热傻瓜扔在这儿。如果我能活到见着外孙女婿那一天，我一定象指引马兰那样在政治利害的海洋上指引你们，你们一定会达到与凯勒父子相当的地位……”

这短短几句话，是一八三〇年革命以前，老公证人退休一年以后在这所房子里说的。这几句话便可以对老头那种混日子的态度作出解释了。格勒万希望活下去，打算把他的女儿、外孙女和外曾孙子女引上发迹的大道。老头子的雄心寄托在第三代身上。他这样说的时候，是梦想着将塞西尔嫁给夏尔·凯勒，所以，此刻他正为自己的希望破灭而伤心，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在巴黎上层社会没有什么门子，在奥布省，除了年轻的五天鹅侯爵以外，他看不出还有谁可以当他的外孙女婿。他正在琢磨，七月革命在忠于自己原则的保王党与战胜了保王党的一派人之间造成的困难局面，通过大量金钱是否能够打开。把自己的外孙女送给傲慢的五天鹅老侯爵夫人，在他看来这孩子的幸福定要大受影响，所以他决心依靠老年人的朋友——时间来解决问题。他希望自己的最大仇敌五天鹅老侯爵夫人死去，他认为利用小侯爵的祖父、年迈的德·奥特塞尔可以引诱老侯爵夫人的儿子。老奥特塞尔当时正在五天鹅生活，他很容易为吝啬的算计所动心，这一点老公证人知道得清清楚楚。

待事件的进展将这出戏转到五天鹅城堡时，我们再向诸位解释为什么小侯爵的祖父与他的孙子不姓一个姓。①

待塞西尔·博维萨热二十二岁时，如果实在没办法，格勒万就打算与他的朋友贡德维尔商量，请自己的老友在巴黎从帝政时代的公爵中按照自己的愿望和雄心择一外孙女婿。

这时正是五点半钟，赛弗丽娜看见父亲坐在平台尽头一条木头长凳上，正在鲜花盛开的丁香树下喝咖啡。父亲脸上显露出痛苦的表情，她看出父亲已经得知了那个消息。确实，年迈的法兰西贵族院议员刚才遣了一个贴身男仆到朋友家来，请朋友过去看望他。迄今为止，老格勒万并不愿意过分刺激自己女儿的野心。但是此刻，在他忧伤的思绪中，各种相互矛盾的想法汹涌翻腾，他心中的秘密也就不知不觉流露出来。

"亲爱的孩子，"他对女儿说道，"我早为你的前程定下了最美妙最可以自豪的方案。凯勒子爵这一死，这些计划全部落空了。否则，塞西尔会成为凯勒子爵夫人，通过我尽心尽力，夏尔会当上阿尔西的议员，而且有一天他会在贵族院接替他的父亲。无论是贡德维尔，还是他的女儿凯勒夫人，都不会拒绝塞西尔作嫁妆的六万法郎年收入，特别是有一天你们还会再有十万法郎……你会跟你的女儿住到巴黎去，在掌权的高层社会里扮演丈母娘的角色。"

---

① 下文对此并未作出交待，故事也从未转到五天鹅城堡，但在《一桩神秘案件》中对此有所说明：五天鹅家无男性继承人，于是这个姓氏由女性向下传，招赘入室，夫婿改姓五天鹅。小五天鹅侯爵即阿德里安·德·奥特塞尔与五天鹅家的洛朗丝小姐的儿子。

博维萨热太太作了一个表示心满意足的手势。

“那个风流俊美的年轻人，已经得到了王太子的友情，这一枪打在他身上，也疼在我们心上……。现在，这个西蒙·吉盖在政治舞台上向前挺进，可他是个蠢货，而且是最糟糕的蠢货，因为他自以为是一只雄鹰……你们与吉盖家和马里翁家关系太密切了，要拒绝不能不讲究方式，但是，必须拒绝……”

“咱们一向看法是一致的，父亲。”

“所有这些问题都叫我不得不去看望我的老朋友马兰。首先要安慰安慰他，其次是要与他商量。如果找一个圣日耳曼区的旧贵族家庭，塞西尔和你是不会好过的，人家会以各种方式叫你们感觉到自己出身寒微。我们应该找一个破了产的波拿巴式的公爵，这样，我们就能给塞西尔找到一个漂亮的头衔，我们以夫妻分产形式把她嫁出去。你可以对人说，塞西尔的婚事由我作主，这样我们就叫任何莫名其妙的求婚者都断了念头，如安托南·古拉尔之类。小个子维奈也一定会找上门来，比起所有前来觊觎这份嫁妆的求婚者，大概他还是不错的……他有才华，有心计，而且从母亲那方面论，属于夏尔热伯夫家族。不过，他性格太强，一定要控制自己老婆；可是他又相当年轻，足以叫别人爱上他。这两种感觉，你一定受不了。我对你了如指掌，我的孩子！”

“今天晚上在马里翁家我一定挺尴尬的，”赛弗丽娜道。

“那好，我的孩子，”格勒万答道，“你叫马里翁太太来找我好了，我自己跟她说！”

“父亲，我早就知道你为我们的前程着想，可我没料到安

排的是这么光辉的前程，”博维萨热太太说，一面抓住父亲的手亲吻。

“我想的是那么深远，”格勒万接下去说道，“一八三一年，我就买下了鲍赛昂公馆。”

这桩秘密保守得这么严，博维萨热太太听了不由得大吃一惊。但是她并不打断父亲的话。

“这将是我的结婚礼品，”他说，“一八三二年，我把公馆租给了几个英国人，为期七年，每年租金两万四千法郎。好买卖！因为我买时只花了三十二万五千法郎，这就差不多找回来二十万了。租约今年七月十五日期满。”

赛弗丽娜亲吻了父亲的额角和两颊。这最后透露出来的消息，使她的前程变得那样伟大，她几乎有些头晕目眩了。

“我要给父亲出个主意，叫他只把这笔遗产的虚有权交给外孙女、外孙女婿，”她过桥回家时心中暗想，“用益权要归我。我可不愿意我的女儿和女婿把我从他们家里赶出来，而要让他们是住在我家里！”

用餐后甜点心时，两个女佣已在厨房里上桌吃饭，博维萨热太太肯定没人偷听她说话以后，认为稍微教训塞西尔一下很有必要。

“我的女儿，”她对塞西尔说，“今天晚上，你的举止一定要象个有家教的姑娘模样。而且从今天开始，你要神情庄重，不要随便闲聊，既不要单独与吉盖先生散步，也不要单独与奥利维埃·维奈先生、专员先生、马特内先生散步。总而言之，不要与任何人单独散步，甚至不要单独与阿希勒·皮古散步。你

不会与阿尔西、甚至奥布省的任何年轻人结婚，你注定要到巴黎去大放光彩。所以，你以后每天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好养成风雅的习惯。我们设法叫一个贴身女佣到年轻的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那儿去走动走动，这样我们就会知道德·卡迪央王妃和五天鹅侯爵夫人是在什么地方购买必需品了。啊！我可不希望咱们有一点点外省的土气！你要每天学三个小时钢琴，我每天叫特鲁瓦的摩伊兹先生来教你，直到人家告诉我能从巴黎请来什么老师为止。必须叫你的全部天才日臻完美，因为你当姑娘最多只有一年了。我可跟你先打了招呼，我要看你今天晚上如何行事。要紧的是对西蒙必须敬而远之，不要拿他开心。”

“放心吧，妈妈，我要开始崇拜那个‘陌生人’。”

这句话把博维萨热太太逗笑了。对这句话还需要解释一下。

“啊，我还没见过他呢！”菲莱阿斯说，“可是人人都在谈论他。等我想知道他到底是谁时，我要派警长或者格罗利耶先生去问他要护照……”

在法国，没有哪一个小城市在某一段时间内没有上演过《异乡人》这出悲剧或喜剧。冒险家以“异乡人”的身份作掩护进行诈骗，走时不是带走一个女人的名誉，便是拐走一家人家的金钱。更常见的情况是，异乡人是一个真正外来户，相当长时间内他的经历一直是个谜，闹得小城市里的人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所以，西蒙·吉盖上台的事并不是唯一的重大事件。两天来，阿尔西城的注意力焦点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此人

来到这里已经三天，碰巧他是这一辈人遇到的“第一个陌生人”。所以“陌生人”此刻成了家家户户的谈资。他正是从天上掉下来落到青蛙城里的梁木。①

一个外地人来到奥布河上的阿尔西，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效果，可用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来加以解释。通往巴黎的大路上，过了特鲁瓦六法里路的地方，有一个田庄叫“星空”。一条省级小路从这个田庄前面开始，通往阿尔西城。中间穿过广阔的平原，塞纳河在平原上流过，勾画出狭窄的绿色河谷。白杨为河谷洒下浓荫，在香槟地区那雪白的白垩质土地上十分引人注目。联接阿尔西和特鲁瓦的大路长六法里，成弓弦形状，这弓的两端便是阿尔西和特鲁瓦。所以从巴黎到阿尔西去，最短的路还是从星空田庄开始走上这条省级小路。前面已经说过，奥布河只有从阿尔西到河口一段才通航。所以这个城市距离大路有六法里之遥，又有景色单调的平原与特鲁瓦分离，便成了大片田野中的孤岛，没有商业，既没有水路也没有陆路从这里转口。而奥布河对面的塞赞，距离阿尔西只有几法里路，便有一条大路穿过，比起从前经过特鲁瓦前往德国的那条路来，要节省八个驿站。所以阿尔西完全是一个孤零零的城市，没有任何车辆从这里经过，只有通过信使与特鲁瓦和“星空”站相联系。这里的居民彼此全都认识，他们甚至认识前来为巴黎商号办事的旅行推销员。象处境相似的

① 典出《拉封丹寓言诗》卷三，寓言四：青蛙请立国王，朱庇特给他们派来一根梁木作国王。梁木从天上掉下来时，发出巨大声响，青蛙怕得要命。后来发现不过是根梁木，便任意欺负他。

所有外省小城市一样，一个异乡人如果在这里待两天以上，人们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和他为何来此地，大概就能叫每个人摇唇鼓舌，叫各种想象都沸腾起来。

三天以前的上午，按照多少故事的创造者的意志，本故事刚刚开始的时候，阿尔西还平静无波。从“星空”那条路上来了一个异乡人，驾着一辆漂亮的轻便双轮马车，套着一匹价值连城的马，一个拳头那么大小的小个子仆从相伴随，骑在一匹马上。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他。与特鲁瓦的驿车相关联的信使，从“星空”带来三件来自巴黎的行李，没有地址。行李属于这个陌生人，他住在骡子旅店。

阿尔西城内，这天晚上，每个人都设想这个人大概有意购买阿尔西的土地，许多人家谈论他时，煞似谈论城堡未来的主人。双轮轻便马车，旅客，他的马匹，他的仆从，这一切似乎都属于一个从最高社会阶层掉下来的人。陌生人大概很劳累，他没有露面，也可能用了一部分时间在他选定的房间里安顿下来，他说大概要住一段时间。他要看看他的马匹在马厩里要占的地方，显得要求很高。他要求将他的马匹与店主人的马匹和可能还会来到的马匹分开。从要求这么多来看，骡子旅店店主认为这位客人是个英国人。从头一天晚上开始，几个好奇的人就到骡子旅店去打探。但是从小马伕那里什么也打听不出来。小马伕拒绝对自己的主人作任何说明，而且非但不用“不”或是保持沉默，而是对这些人冷嘲热讽。这种做法看上去超出他的年龄，说明他已完全被主人收买。

此人精心梳洗打扮并在六点钟左右吃了晚饭，然后骑马

出发，身后有小马伕跟随，在布列纳大路方向消失了，很晚才回来。

店主、他的老婆和他手下打扫房间的女用人们将陌生人的箱笼、物件仔细看了个遍，也没有收集到任何材料可以说明这位神秘来客的身分、姓名、地位或前来此地的意图。这事产生的效果简直无法预计。人们七嘴八舌，评头论足，弄得检察官非干预不行。

陌生人回到旅店以后，让女主人上楼进了他的房间。女店主拿出住宿登记簿，按照警方的命令，他应该在登记簿上登上自己的姓名、身份，旅行目的及来自何处。

“我什么也不写，”他向女店主道，“如果因为这个他们找你的麻烦，你就说是我拒绝写的，你叫专员来见我好了。我根本没有护照。太太，人家会就我向你提出许多问题，”他接着说，“你随便回答好了。我希望你对我一无所知，最后你大概还是会知道一点什么。如果你找我的麻烦，我就住到大桥广场的驿站旅店去。别忘了，我打算至少在这里住上半个月的……。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因为我知道你是戈塔尔的妹妹，他是西默兹案件的一个英雄。”

“不要说了，先生！”戈塔尔的妹妹说。这戈塔尔便是五天鹅的管家。

说了这么一句话以后，陌生人得以将女店主留在自己身边两个小时左右，让她就阿尔西、各个有钱人家、各种利害关系、当地的官员，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都讲出来。第二天，他骑着马消逝了，身后有小马伕跟随，一直到午夜方归。

塞西尔开的这个玩笑，诸位现在大概明白了。博维萨热太太以为这根本是没有根据的事。博维萨热和塞西尔，虽然对赛弗丽娜作出的安排感到惊异，倒非常高兴。太太去穿长裙准备到马里翁太太家去时，女儿对陌生人作出各种假设，父亲洗耳恭听。年轻人在这种处境中，这样做是很自然的。待母女二人走了，父亲一天下来很累，便上床睡觉去了。

了解法国或香槟地区，或者说小城市的人，都知道这二者不能等同。正如他们所猜测的那样，这天晚上马里翁太太家真是人山人海。吉盖儿子的胜利被人视为战胜德·贡德维尔伯爵所获的一次胜利，阿尔西在选举问题上的独立自主看上去一劳永逸得到了保证。可怜的夏尔·凯勒阵亡的消息，人们看作是天意，一下子所有的对手都哑口无言了。安托南·古拉尔，弗雷德里克·马雷斯特，奥利维埃·维奈，马特内先生，总而言之，这些迄今为止经常出入这个沙龙的当权人物，也照他们的老习惯前来。平时他们看来，这个沙龙的政见不应该与一八三〇年七月由人民的意志所建立的政府相左。今天他们前来却怀着一种好奇心，好奇的目标便是博维萨热家的态度。

客厅又恢复了原状。似乎决定了西蒙律师命运的那个会，在这里已经毫无痕迹。八点钟，四张牌桌，每桌四周四位赌客已活动起来。小客厅和餐厅里，人也满满的。除了开舞会的重大场合和节日，马里翁太太还从未见过一堆一堆的人堵在客厅的入口处，也没见过餐厅里彗星长尾巴一般成群结队的人。

“这是好运气开头了，”奥利维埃指着这一景象对她说。对于一个喜欢接待客人的家庭主妇来说，这种景象真叫人心花怒放。

“还不知道西蒙的前程会多么远大呢！”马里翁太太答道，“咱们这年头，有毅力、品行又端正的人，可以什么都追求到手呢！”

这时博维萨热太太正带着自己的女儿走进门来向她的好朋友表示祝贺。这番答话与其说是给维奈听的，不如说是给博维萨热太太听的。

为避免各种间接的求婚，也免得去琢磨一些空话的意思，塞西尔的母亲到一张惠斯特牌桌前坐定，聚精会神要赢上一百个筹码。一百个筹码就是五十个法郎呢！……哪一个牌客要是输了这个数目，阿尔西城的人至少要谈论上两天。

塞西尔走过去与莫洛小姐聊天，似乎对她倍加亲热。这莫洛小姐是塞西尔的挚友之一。正象塞西尔是阿尔西鼎鼎大名的女继承人一样，莫洛小姐是阿尔西的美女。

莫洛先生是阿尔西法院的录事，住的一幢房屋朝着中心广场，与博维萨热家的房屋朝着大桥广场的情形完全相同。莫洛太太不断坐在楼下客厅窗旁。由于总是坐这个位置，便得了好奇这种病，先是急性的，后来成了慢性的，再后来则成了连续发作的痼疾。象一个神经质的女人总是谈论自己的偏头疼一样，莫洛太太卖弄地、狂热地投入侦探之中。每逢一个农民从布列纳大路上走来，到了广场上，她立刻盯住他瞧，琢磨他到阿尔西大概是来干什么的。只要没把这个农民的来龙去脉解

释清楚，她的心里就不踏实。她一辈子就是这么过的，猜度阿尔西的大事，猜度阿尔西的人，猜度阿尔西的物，猜度阿尔西的家庭琐事。这个女人干瘪高大，是特鲁瓦一位法官的女儿。莫洛先生原本是格勒万先生的首席帮办，莫洛太太嫁过来的时候给他带来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嫁妆，使他得以买下录事这个官职。诸位都知道，一个法庭录事的地位相当于审判官，正如王家法院中首席录事地位相当于推事一般。莫洛先生地位之得来，全靠了德·贡德维尔伯爵。伯爵在首相府说了一句话，便把格勒万首席帮办的事给办成了。莫洛家，父、母、女儿的全部雄心，便是将莫洛的独生女爱乃斯蒂娜嫁给安托南·古拉尔。所以，博维萨热家以拒绝来接待专员的试探，反倒使莫洛家对博维萨热家的友好关系更加紧密。

"那个人可真不耐烦了！"爱乃斯蒂娜指着西蒙·吉盖对塞西尔说道，"他很想过来跟我们说话。可是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认为有义务要向他祝贺，要和他讲话。我听到他说：'我认为，诸位乡亲的好意主要是对家父而来，而不是对我。但是，请你们相信，在任何情况下，我不仅会致力于我们的共同利益，而且也要致力于你们自己的利益。'这话已经说了五十遍以上。你看，我从他嘴唇的动作就能猜出说的是哪一句。每说一遍他都用殉道者的目光望着你……"

"爱乃斯蒂娜，"塞西尔答道，"今天你整个晚上都不要离开我，因为我不想听他那些带'可叹'的句子中间再加上长吁短叹，拿这个来掩盖追求。"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作一位掌玺大臣的妻子喽？"

“啊，他们的官才这么大呀？”塞西尔哈哈大笑说。

“我向你保证，”爱乃斯蒂娜接着说下去，“刚才你还没到的时候，税务员米莱先生①热情迸发，宣称西蒙不出三年准当上掌玺大臣！”

“是不是指望靠德·贡德维尔伯爵的保护得到这个呢？”专员问道。他走来坐在两个姑娘身边，猜到她们正在嘲笑他的朋友吉盖。

“啊，安托南先生，”美貌的爱乃斯蒂娜·莫洛说，“您向我母亲许下诺言，说一定要发现那个漂亮的陌生人是谁。您现在对这个人了解到什么新情况了么？”

“小姐，今天的事情比那重要多了！”安托南道，一面坐在塞西尔身边，象一个外交官躲进少女的闲谈之中为自己避开了大家的注意而兴高采烈一般。“我整个的专员或省长生涯都成了问题……”

“怎么！您不让人一致提名您的朋友西蒙么？”

“西蒙是我的朋友，但是政府是我的主子。我打算竭尽全力阻止西蒙当选。莫洛太太应该象一个职务在身、效忠政府的人的妻子那样，给我帮忙。”

“我们跟您站在一边，那真是求之不得呢！”录事老婆赶紧对答，“莫洛把今天上午这里发生的事都跟我说了……”她压低嗓门说，“真是胡来！只有一个人表现出天才，那就是阿希勒·皮古。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一定会成为在议会

---

① 前面提到这位税务员名叫高迪韦。

大放异彩的一位演说家。虽然他什么也没提过，我的女儿又是独生女，可是我向您声明，阿西勒·皮古先生若是愿意给我们面子，想到小女，并且向她求婚，我就把女儿嫁给他，假如他讨我女儿喜欢的话。我的女儿首先会有自己的嫁妆，是六万法郎；然后会得到我们的遗产，多少我就不说了；最后她还会得到莫洛的叔父磨坊主的遗产和我的姨母朗贝尔的遗产。她住在特鲁瓦，我们要去把她接来。可是我们这个小傻瓜非要照她心血来潮的想法成婚不可……都是博维萨热小姐把这些想法灌输到她头脑中去的……”

专员自知有三万利勿尔年收入，而且等待着晋升为省长。他以这样的身份听了这一大套一箭双雕的话。

“小姐说的极是，”他望着塞西尔答道，“她相当有钱，足以结一门爱情婚姻……”

“咱们别说结婚的事了吧！”爱乃斯蒂娜说道，“你们谈这个题目叫我可怜的亲爱的小塞西尔伤心。她刚才向我供认，为了叫人不是为了她的财产而是为了她人好而娶她，她希望和一个陌生人谈恋爱。这个陌生人对阿尔西一无所知，对于能将她变成一位克雷絮斯王后的遗产也一无所知。她希望编织一部传奇故事，到故事结尾时，她因为自己人好为人所爱，被人娶了去……”

“真美妙！我已经知道小姐既有才气，又有钱！”奥利维埃·维奈大叫大嚷道。他对那些为当日的偶像西蒙·吉盖捧臭脚的人深恶痛绝，便来与小姐们这一群凑在一起。

“古拉尔先生，”塞西尔微笑着说，“我们就是这样渐渐地

谈到了陌生人身上……”

“而且她把这个陌生人当作我刚才给你们勾出了轮廓的那部传奇故事的男主人公……”爱乃斯蒂娜道。

“啊，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别恶心人了！”莫洛太太说道。

“您怎么知道他五十岁呢？”奥利维埃·维奈微笑着问道。

“说老实话吧！”莫洛太太说，“今天早上，我这心里好生纳闷，就举起了观剧镜！……”

“好！”道路桥梁工程师喊道。他表面上追求母亲实则为了得到女儿。

“于是，”莫洛太太接着说下去，“我看见那个陌生人在自己刮胡子，用的剃须刀那个漂亮啊！……是金的或是镀金的。”

“金的！金的！”维奈道，“物件还没见过时，必须把它们想象成质量最高的！所以，虽然我没见过这位先生，我向你们宣布，我可以肯定，这至少是个伯爵……”

此言一出，人人将它视为文字游戏①，哄堂大笑。这一小堆人放肆谈笑，激起了老太婆那一堆人的妒忌，也吸引了穿黑色礼服围着西蒙·吉盖那帮男士们的注意。那位律师则为自己不能将财产和前程奉献在富有的塞西尔脚下而伤心绝望。

“噢！我的父亲，”副检察官见自己为这句无意的玩笑而受到称赞，不禁想道，“你叫我进了什么样的法庭开始我的生

① 法文中，“伯爵”与“童话”发音相同，所以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这至少是个童话”。

涯啊?”

“是名字以M字母开头的一位伯爵!……诸位太太，诸位小姐!”维奈继续说下去，“是无论出身、举止、财产和车马都与众不同的一位男子，一头雄狮，一个纨绔子弟!一个‘黄手套’!……”

“奥利维埃先生,”爱乃斯蒂娜说道，“他的轻便双轮马车是世界上最漂亮的!”

“什么!安托南，今天早晨我们谈到这个阴谋家的时候，你可没告诉我他有轻便双轮马车呀!不过这辆双轮马车嘛，倒使情况不那么严重了。他只能是个共和党……”

“诸位小姐，我做的没有哪一样事不是为了讨你们喜欢……”安托南·古拉尔道，“此人是否为M字母打头的一位伯爵，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以便你们能继续这个以N字母开头的故事。”

“说不定这会成为一个故事,”本区的工程师说道。

“为专员们所用的故事，”奥利维埃·维奈道……。

“您用什么办法呢?”莫洛太太说道。

“噢!”专员迅即答道，“请您问问博维萨热小姐，如果她必须从在场的人当中挑选，她会选谁为夫婿，她大概永远不会答复您!……让她的妩媚发生威力吧!诸位小姐，请你们放心，这个陌生人到底是一位伯爵还是一个旅行推销员，十分钟之后，你们就会知晓。”

安托南·古拉尔离开诸位名媛这一小堆人。这里除了塞西尔和爱乃斯蒂娜以外，还有贝尔东小姐和埃伯洛小姐。贝

尔东小姐是收税员的女儿，是个无关紧要的姑娘，在塞西尔和爱乃斯蒂娜身边，起个群星捧月的作用。埃伯洛小姐是阿尔西第二个公证人的妹妹，是个三十岁的老姑娘，尖酸刻薄，傲慢冷淡，衣着和所有的老姑娘一样。她身穿绿色阿利平毛葛长裙，头戴绣花头巾，头巾的角拉到身前，按照恐怖时期时兴的式样打个结。

“于利安，”专员大人到前厅对他的仆人说，“你在贡德维尔干过六个月，伯爵环状家徽是怎样的，你知道吗？”

“盾形徽章，下部九个点上有珍珠。”

“那好！你往骡子旅店跑一趟，设法往住在那里的那位先生的双轮马车上瞧一眼。然后回来告诉我，那上面画的是什么。最后，干好你那一行，人们说些什么闲话，全都搜集来……。你看到有带珍珠的九个点的话，若是遇见那位先生的仆人，问问他明天几点钟伯爵先生可以接待专员登门拜访。不许喝酒，不要闲聊，快去快回！回来以后，在客厅的门口露一下面，好叫我知道你回来了……”

“是，专员先生。”

如前所述，骡子旅店占据着广场的一角，正好与马里翁家花园围墙遥遥相对，在通往布列纳大路的对过。这样，问题大概立刻能够得到解决。安托南·古拉尔又回到博维萨热小姐身旁自己刚才的位置上。

“我们昨天在这儿大谈特谈这个异乡人，”莫洛太太正在说这句话，“闹得我一整夜都梦见他……”

“啊！啊！”维奈道，“漂亮的太太，您也在日思夜想着陌生

人么？”

“放肆！我愿意的话，也能叫你梦见我！”她驳斥道，“今天早晨，我起床后……”

莫洛太太在阿尔西是大家公认的机灵人，也就是说，她伶牙俐齿，以致她常把自己的长处用得过分。指出这一点，不是没有好处的。象陌生人这样初来乍到还有点晕头转向的一个巴黎人，大概就要觉得她太多嘴多舌了。

“……梳洗时，我无意识地往前一看！……”

“从窗子向外看……”安托南·古拉尔道。

“当然了，我的梳洗间正朝着广场。你们知道的，普帕尔把那个陌生人安排在一个房间里，这一排房间的窗子与我的窗子面对面……”

“妈妈，你说一个房间？……”爱乃斯蒂娜道，“伯爵占三间客房！……全身着黑的小男仆住在第一间。第二间当客厅，陌生人住在第三间。”

“那骡子旅店的客房，他一个人就住了一半了，”埃伯洛小姐道。

“唉！诸位小姐，这与他本人又有什么关系呢？”莫洛太太对于各位小姐总是打断她的话十分恼怒，她尖酸刻薄地说道，“咱们说的是他本人。”

“请不要打断发言人讲话！”奥利维埃·维奈道。

“我低着头……”

“坐着，”安托南·古拉尔道。

“太太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维奈又说道，“她一面梳洗一

面瞧着‘骡子’！……”

在外省，这种玩笑很受赏识。因为早就把话全说尽了，现在不能不求助于蠢话。英国式的假正经没有输入以前，我们的父辈便以这些蠢话取乐。而对英国式的假正经这类商品，海关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请不要打断发言人讲话！”博维萨热小姐说，她向维奈微微一笑。

“我的眼睛无意识地落在前一天晚上陌生人就寝的那间客房的窗户上。我不知道他是几点钟上床的，我反正半夜过后很久才睡着……我真倒霉，嫁的汉子打起鼾来地板和墙壁都会发颤……如果我先睡着，啊！我睡得可死了，什么也听不见。可若是莫洛先睡着，我这一夜就算完了……”

“也有你们俩同时睡着的时候！”阿希勒·皮古说，他也来与这快乐的一群聚在一起，“我明白，正在说您睡觉的事……”

“闭上您的嘴，坏蛋！”莫洛太太打情骂俏地顶他一句。

“你明白吗？”塞西尔附耳对爱乃斯蒂娜说。

“反正，到下半夜一点，他还没回来！”莫洛太太说。

“他骗了您！他回来了，叫您不知道！”阿希勒·皮古道，“啊！这个人很狡猾，他能把我们全装在麻袋里，到集市广场上把我们卖了！”

“卖给谁？”维奈道。

“卖给一桩生意！卖给一个观念！卖给一个体系！”公证人答道。副检察官对他狡诈地一笑。

“你们想想看，”莫洛太太继续说下去，“我望见那衣料是

那样富丽堂皇，那样漂亮，那样熠熠生辉，我是多么吃惊……。我心想：他那件室内便袍，肯定是我们在工业产品展览会上看见的那种透明衣料做的。于是我把自己的观剧镜取来，细心观看……。天哪！我看见的是什么？……室内便袍上头，应该是头的地方，我看见偌大的一块，好象膝盖……我当时那惊异的劲头，对你们怎么也说不上来！……"

"我可以想象得出来，"安托南道。

"不，您绝对想象不到，"莫洛太太道，"因为这个膝盖……"

"啊，我明白了！"奥利维埃·维奈哈哈大笑道，"陌生人也在梳洗，您看见了他两个膝盖……"

"不是！"莫洛太太大喊大叫起来，"您这样讲话，是要叫我说出失礼的话来！陌生人站着，手里拿一条毛巾，下面是一个偌大的脸盆。奥利维埃先生，您那恶俗的玩笑算是白开。如果果真是您以为的那样，那我还认不出来？……"

"噢！太太，您若说认出来，岂不玷污了您的名声！……"安托南·古拉尔道。

"让我说完吧！"莫洛太太道，"那是他的头！他正在洗头，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

"多么粗心大意的人！"安托南·古拉尔道，"他肯定不是来此地结亲的！咱们这地方，要结婚，必须有头发……这一条可必不可少。"

"我说咱们这个陌生人大概有五十岁，是言之有理了吧！只有到了这个年纪才戴假发。果然，这陌生人梳洗完毕之后，

打开了窗户，我远远地望见他一头漂亮的黑发。我站在阳台上时，他也用观剧镜对我端详了一番。所以，亲爱的塞西尔，你千万别把这位先生当作你那部小说中的男主人公。”

“为什么不可以？五十岁的男人，如果是伯爵，也用不着看不起他们呀！”爱乃斯蒂娜开口道。

“说不定他还有些头发，”奥利维埃·维奈诡计多端地说道，“那他就很值得一嫁了。问题是要知道他露给莫洛太太的，是他的光头呢，还是……”

“闭上您的嘴！”莫洛太太道。

安托南·古拉尔又急忙将马里翁太太的男仆派到骡子旅店去，叫他将一道命令转告于利安。

“天哪！丈夫的年龄有什么重要呢？”埃伯洛小姐道。

“是啊，只要有一个就行！”副检察官加上一句，此人一向因心怀恶意和冷嘲热讽而令人生畏。

“与一个二十几岁却无情无义、说起俏皮话来刺伤所有的人、甚至刺伤他的妻子这样一个小伙子相比，”老姑娘感觉到了那话中带刺，反驳道，“我宁愿要一个五十岁却心地善良，待人宽厚，对他的妻子关心备至的男人。”

“这话说说容易，”奥利维埃·维奈道，“爱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人胜过爱一个壮年人，那非得两人站在你面前，待你挑选不可。”

“啊！”莫洛太太为制止老姑娘和说话总是伤人的维奈之间的争论说道，“一个女人有生活经验时，她会明白，一个五十岁的丈夫和一个二十五岁的丈夫，只要受到尊敬，那绝对是一

样的……婚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们要在婚姻中追求门当户对。如果博维萨热小姐想去巴黎，出头露面，我要是处在她的地位，就绝不会在阿尔西城中找丈夫……如果我有她将来会有的财产，我一定会嫁给一个伯爵，嫁给一个让我得到很高社会地位的人，而不要求看他的出生证。”

“您只要看见他梳洗就够了！”维奈低声对莫洛太太道。

“可是，伯爵是国王可以封的呀，太太！”这时马里翁太太走过来说。她监视着少女这个小圈子已经有好一会儿了。

“啊，太太！”维奈顶她说，“有的姑娘喜欢现成的伯爵……”

“嗨！安托南先生，”塞西尔听了奥利维埃·维奈的挖苦话哈哈大笑，她说，“十分钟已经过去了，我们还不知道那个陌生人是不是伯爵呢！”

“政府应该是不会错的！”奥利维埃·维奈望着安托南说。

“我马上实践自己的诺言，”专员对答道，他看见自己仆人在客厅门口露了一下头。

他再次离开塞西尔身旁自己的位置。

“你们在谈那个异乡人，”马里翁太太道，“知道他什么情况吗？”

“不知道，太太，”阿希勒·皮古答道，“他就象马戏团里的大力士一样，不知不觉已经成了两千居民目光的中心。我呀，我知道一点。”小个子公证人又加了一句。

“啊，快说呀，阿希勒先生！”爱乃斯蒂娜急切地问道。

“他的仆人名叫天堂！……”

“天堂！”埃伯洛小姐大叫起来。

“对，天堂！”组成这个小圈子的所有的人异口同声立即对答。

“还能把天堂当名字叫？”埃伯洛小姐一面走过来坐在她嫂子身边一边问道。

“这就是要证明他的主人是个天使，”小个子公证人接着说下去，“当他的仆人跟随着他的时候……你们明白吧……”

“那就是走的天堂之路！这可真是个好名字！”马里翁太太说，她极力使阿希勒·皮古的话对她自己的侄子有利。

“先生，”此时安托南的仆人正在餐厅中对自己的主人说，“那双轮马车是有贵族家徽的……”

“有家徽！……”

“对，先生，而且那徽章很怪！盾形下半部有九点环，有珍珠饰……”

“那么真是伯爵了！”

“那上头还有一个长着翅膀的魔鬼在不顾一切地奔跑，与驿站马车夫丢了什么东西完全一样！写在横带上的字是这样，”他从裤腰上的小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说道，“卡迪央王妃的贴身使女阿妮塞特小姐前来给这位先生送信，当然是坐马车来的，五天鹅的马车就停在‘骡子’门口。是她给我把这个抄了下来……”

“给我！”

专员只见上面写着：

Quo me trahit fortuna.①

虽然安托南对法国贵族的徽章不够熟悉，不知道使用这个铭文的是哪个家族，但是他想，劳五天鹅家派出车辆，卡迪央王妃派来特使的，只能是属于贵族最上层的一个人物。

"啊，你认识卡迪央王妃的贴身使女！……你真幸运……"安托南对他的仆人说。

于利安是当地青年，他先在贡德维尔当过六个月下人，后来进了专员先生家，因为专员先生想雇一个"很有派头"的仆役。

"先生，阿妮塞特是我父亲的教女啊！她的父亲去世了，我的父亲想帮帮她的忙，可是我母亲容忍不了她，我父亲就把这个小姑娘送到巴黎去，想要她在那儿当个裁缝。"

"她漂亮吗？"

"还算可以，专员先生。证据是她在巴黎遭到过不幸。不过，由于她天分好，会做长裙，会做头发，她在马罕先生保护下进了王妃家做事。马罕先生是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先生的头号贴身男仆……"

"关于五天鹅家，她说什么了？有很多客人吗？"

"很多，先生。有王妃和德·阿泰兹先生，……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妇及他们的儿子小侯爵……总而言之，城堡宾客

① 拉丁文。此铭文有三重意义：1."命运指引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2."金钱将我吸引到哪里，我就到哪里"；3.trahit和Traiues(特拉伊)发音相同，构成一个文字游戏。

满堂……特鲁瓦的主教大人，人们也在等待着他今天晚上光临呢……”

“脱鲁倍主教吗？……啊，我倒想知道他会不会在那儿待上一些时候……”

“阿妮塞特认为会这样，而且她认为主教大人是为住在‘骡子’的那位伯爵而来。还等待着别的客人。车夫说那边净谈选举的事……兴许庭长也要去待几天……”

“设法叫这个贴身女用人进城来一趟，找个借口，说叫她到城里来买什么东西……。你对她有没有意思？……”

“如果她心上已经有了，我就不能这么说了！……她很机灵。”

“叫她到专区政府来看你吧？”

“好，先生，我就去。”

“不要跟她提到我！那样她决不会来。对她说给她找一份更好的差事……”

“啊！先生……我在贡德维尔干过。”

“已经九点半了，为什么五天鹅这时候遣人送这封信来，你不知道吧？……”

“好象是有什么急事，因为伯爵刚从贡德维尔回来……”

“这个外地人到贡德维尔去了吗？……”

“他在那里用的晚餐，专员先生！您去看看，真是逗死人！咱们可一点不糟蹋人，那个小仆人醉得烂泥一般！他在下房里喝了那么多香槟酒，腿都站不直了。是开玩笑故意引他多喝的。”

“那伯爵呢？”

“伯爵已经上床，待他看完信，就又起床了。现在他在穿衣裳。正在给双轮轻便马车套牲口。伯爵要到五天鹅去度过这个晚上。”

“照此说来，这是个很大的人物喽？”

“啊，这是肯定的，先生，因为五天鹅的管家戈塔尔今天早晨来看他的妹夫普帕尔，嘱咐他在任何有关这位先生的事情上都要守口如瓶，对他要小心侍奉，就象侍奉国王一样……”

“这么说来，维奈是说对了？”专员心想，“是不是在秘密策划什么呢？……”

“是乔治·德·摩弗里纽斯公爵派戈塔尔先生到‘骡子’来的。普帕尔今天早晨之所以到这里来，来开那个会，那是因为这位伯爵希望他来。这位先生若是叫普帕尔先生今天晚上到巴黎去，他也会动身前往的……戈塔尔叫他的妹夫为这位先生遮掩一切，不要理会好奇的人。”

“如果你能和阿妮塞特拉上关系，别忘了告诉我！……”安托南道。

“先生若是愿意派我到瓦尔普乐您府上去，那我完全可以到五天鹅去看她。”

“这个主意不错。你可以利用那辆车去……你对那个小仆人有什么看法？”

“这个小孩真是条好汉，专员先生！您想想看，先生，醉得象他那个样子，他刚才又骑了主人一匹漂亮的英国马出发了。那是一匹纯种马，一小时能走七法里。他是送一封信到特鲁

瓦去，好叫这封信明天能到巴黎……这小孩才九岁半！到了二十岁，会是什么样子？……”

专员不由自主地听着这最后一段表示钦佩的闲话。于利安又絮絮聒聒说了几分钟。安托南·古拉尔耳朵听着于利安，心里想着陌生人。

“你去等我吧！”专员对仆人道。

“乱了套了！……”他缓步走回客厅时心中暗想，“一个人与德·贡德维尔伯爵共进晚餐，又到五天鹅去过夜！……都是谜！……”

“怎么样！此人是位伯爵，且为旧贵族，我向你们保证！”

“噢，我多么想见见他！”塞西尔高声叫道。

“小姐，”安托南微笑着并且狡黠地注视着莫洛太太说道，“他身材高大，人很漂亮，而且不戴假发！……他的小仆人醉得烂泥一般，人们在贡德维尔的下房里用香槟地区的葡萄酒把他灌醉了。于利安跟他谈起他主人的假发时，这个九岁的孩子怀着老跟班的那种傲气回答道：‘我的主人戴假发！那我才不会跟随他！……他不过是染头发而已，这就够劲的了！’”

“您的观剧镜可把物件放大得太多了！”阿希勒·皮古对莫洛太太说，这位太太哈哈大笑起来。

“最后一个消息，漂亮伯爵的小马伕醉成那个样子，还是深夜骑马到特鲁瓦送信去了，来回得一小时零一刻钟。”

“我倒想见见这个小马伕！”维奈道。

"他若是在贡德维尔用过晚餐,"塞西尔说,"我们会知道这位伯爵是谁,因为我外祖父明天上午要到贡德维尔去。"

"您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的是,"安托南·古拉尔道,"刚刚从五天鹅派卡迪央王妃的贴身使女阿妮塞特小姐来见这个陌生人,他要到五天鹅去度过晚上……"

"啊!这,"奥利维埃·维奈道,"他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魔鬼,一只凤凰了!他可能是两个城堡的朋友,他饮……"

"啊,呸!先生,"莫洛太太说,"您用的词可太……"

"'饮'可是最高雅的拉丁语,太太,"检察官一本正经地说,"可能他上午在路易-菲力浦国王处饮酒,晚上在Holy-Rood① 查理十世府上参加宴会②。只有一个理由能允许一个基督徒到两个阵营去,既到蒙泰奇家去,也到卡普莱蒂家③去!……啊!这个陌生人是谁,我知道了!他是……"

"他是……?"大家异口同声问道。

"他是巴黎到里昂这一段的铁路总裁,要么就是巴黎到第戎这一段,要么就是蒙特罗到特鲁瓦这一段。④"

"真的!"安托南道,"你算猜对了!只有银行家、工业家或投资的资本家才能到处受到欢迎。"

---

① 英文:圣十字架。此处用作地名。

② 一八三〇年七月巴黎人民起义,查理十世放弃王位,逃往英国。此后,路易-菲力浦上台,人称"街垒国王"。

③ 蒙泰奇和卡普莱蒂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恋人双方家族的姓,本为有世仇的两大贵族。

④ 法国到一八三〇年才建成三十公里铁路。到了一八四二年根据基佐法令才开始大规模建造铁路。

“对，如今，名人，望族，老贵族院或者新贵族院议员都快步跑到股份公司里去呢！”阿希勒·皮古道。

“法郎吸引法兰克人①，”奥利维埃·维奈又放一炮，并无笑意。

“您可不大是和平的橄榄枝，②”莫洛太太微笑着说。

“看到韦纳伊、摩弗里纽斯、埃鲁维尔这样的姓氏③在交易所标价投机中与杜·蒂耶、纽沁根这些姓氏④并列在一起，难道不叫人泄气吗？”

“我们这位陌生人肯定是一条幼龄铁路了，”奥利维埃·维奈道。

“好哇！明天整个阿尔西城就会翻了天！”阿希勒·皮古道，“我要去见这位先生，以便给这个生意当公证人！会有两千份文件、契约要办的。”

“我们的小说变成了一台火车头，”爱乃斯蒂娜伤心地对塞西尔说。

“一位伯爵再加上一条铁路，”阿希勒·皮古接口说道，“只会更值得嫁。可他是不是单身汉呢？”

“嘿！明天我就会从外公那儿得知这事，”塞西尔怀着炫耀的狂热说。

“噢！真是开玩笑！”马里翁太太大叫道，笑得很不自在，

① 这是一个文字游戏：法郎与法兰克人是同一个字。

② 这也是一个文字游戏：奥利维埃与橄榄树同音。

③ 这几个都是《人间喜剧》中贵族姓氏。

④ 这几个是《人间喜剧》中银行家姓氏。

"怎么，塞西尔，我的小猫咪，您想着那个陌生人么！……"

"可是丈夫总是陌生人哪！"奥利维埃·维奈急切地说道，一面向博维萨热小姐作个手势。博维萨热小姐对此心领神会。

"为什么我不可以想他呢？"塞西尔问道，"这没什么丢人的。再说，这里的诸位先生说，那个人要么是一个大投资家，要么是一位大老爷……说实话，这两样对我都合适。我爱巴黎！我希望有马车，有公馆，在意大利剧院有包厢，等等等等。"

"正是！"奥利维埃·维奈道，"幻想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吝惜。此外，如果我有幸作你的兄长，我就要将你嫁给五天鹅小侯爵。我看，他倒是个朝气蓬勃的男子汉，既能叫埃居翩翩起舞，又不在乎他母亲对那出大悲剧演员的厌恶。我们法庭庭长的父亲就在那出戏中不幸送掉了性命……"

"你要当首相也没有这么难！……"马里翁太太道，"格勒万的外孙女与五天鹅家，永远也不会结亲！……"

"罗密欧差一点点就娶了朱丽叶嘛！"阿希勒·皮古说，"而小姐的美貌胜过……"

"嗨！您拿歌剧作例子怎么能算数呢！"公证人埃伯洛天真地说，他刚玩完惠斯特。

"我的同行，"阿希勒·皮古说，"您不大懂中世纪历史……"

"来呀，玛尔维娜！"大块头公证人说道，对他的年轻同行根本不予理睬。

"安托南先生,请您告诉我,"塞西尔向专员问道,"您刚才谈到卡迪央王妃的贴身使女阿妮塞特……您认识她吗?"

"我不认识,可是于利安认识。她是于利安父亲的教女,他们是很好的一对。"

"噢!请您尽量通过于利安把她给我们请来,给多少工钱,我妈大概是不在乎的……"

"小姐!遵命,在亚洲,人们对专制君主就是这么说的,"专员对答道,"为了给您效劳,您会看到我是怎么干的!"

他走出客厅,命令于利安去追回五天鹅的马车并不惜一切代价引诱阿妮塞特。

此刻,西蒙·吉盖向阿尔西所有的头面人物刚刚说完那套卑躬屈节的话,自以为这次当选已差不多稳操胜券,他走过来与包围着塞西尔和莫洛小姐的小圈子会合。时间已经不早,时钟正敲响十点。纯粹由于政治原因而在这一天来到马里翁太太家中、对于他们眼中这个贵族舞台还不习惯的人,吃了大量的糕点,喝了大量的巴旦杏仁糖水、潘趣酒、柠檬水和各种各样的糖浆之后,已经匆匆离去,何况他们从来没有这么晚才上床。晚会就要变成知己的性质。西蒙·吉盖希望能跟塞西尔两人说上几句话,于是以征服者的姿态望着她。这种目光伤害了塞西尔的自尊心。

"亲爱的老兄,"安托南见朋友脸上闪耀着成功的光环,便对西蒙道,"你在阿尔西人看错问题的时刻来到……"

"大错特错,"爱乃斯蒂娜说道,塞西尔捅了捅她的臂肘。"塞西尔和我,我们都疯狂地爱上了那个陌生人。我们俩正在

争这个人呢！"

"首先，他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人，"塞西尔道，"他是一位伯爵！"

"一个小丑！"西蒙·吉盖怀着轻蔑的神情抢上一句。

"一个人，卡迪央王妃刚派自己的下人来看他，今天他在贡德维尔进了晚餐，又要到五天鹅侯爵夫人家中去度过晚上。西蒙先生，您敢当他的面说这句话吗？"塞西尔被刺伤了，这样答道。

这话说得那么激烈，口气那么生硬，西蒙简直被顶得手足无措。

"啊，小姐！"奥利维埃·维奈说，"如果我们大家将背后彼此说的话都当面讲出来，那就不可能有社交了。社交的快乐，尤其在外省，就在于背后彼此讲坏话……"

"你对不知名姓的伯爵那么热心，西蒙先生吃醋了，"爱乃斯蒂娜说。

"我似乎觉得，"塞西尔道，"对我的任何热爱之情，西蒙先生都没有吃醋的权利……"

说这句话时，抑扬顿挫，叫西蒙目瞪口呆。说完，塞西尔立即站起身来。每个人都给她让道，她走过去与母亲聚在一起。她母亲刚算完玩惠斯特的输赢。

"我的小宝贝！"马里翁太太追着富有的女继承人高声叫道，"我看您对我那可怜的西蒙太粗暴了！"

"哟，这个亲爱的小猫咪，她做了什么事啦？"博维萨热太太问道。

“妈妈，西蒙先生用‘小丑’这样的词来侮辱我那个陌生人！”

西蒙尾随姑母而来，走到了牌桌地段。这四个利害相关的人物于是便聚集在客厅中央，塞西尔和她的母亲站在牌桌的一边，马里翁太太和她的侄子站在牌桌的另一边。

“说真的，太太，”西蒙·吉盖道，“您必须承认，除非要找一个人的茬，才会因我刚才就一位先生说的那句话生起气来。整个阿尔西城都在谈论这位先生，他就住在‘骡子’旅店……”

“您是否觉得他在与您竞争呢？”博维萨热太太开玩笑说。

“如果是他引起塞西尔小姐和我之间有一点点意见不合，当然，我会十分怪罪他，”候选人以哀求的目光望着少女说道。

“先生，宣布您的判决时，您的口气斩钉截铁，这证明您将是个暴君。这样也对，如果您想当大臣，必须很有决断……”

这时，马里翁太太拉着博维萨热太太的胳膊，把她带到一张长沙发上。塞西尔见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便又回到刚才就坐的小圈子里去，以免听到西蒙会作出什么答复。候选人站在牌桌前，傻瓜一样，便机械地摆弄筹码消磨时间。

“他有安慰筹码，”奥利维埃·维奈一直望着这场小戏，说道。

这句话虽然低声道出，也叫塞西尔听到了。她情不自禁笑了起来。

“亲爱的好友，”马里翁太太悄悄对博维萨热太太道，“您看，现在什么也挡不住我侄子当选了。”

“我很为您高兴，也为众议院高兴，”赛弗丽娜道。

"亲爱的，我侄子一定前程远大……为什么呢？他自己的一份财产，他父亲要留给他的财产和我的财产，加在一起大概有三万法郎的年收入。一个人当了议员，又有这么一份财产，想要什么就能有什么……"

"太太，我们会佩服他，我们的良好愿望会在他的仕途中伴随着他。不过……"

"我不要求您作出答复！"马里翁太太打断她女友的话急忙说，"我仅仅请您考虑考虑这桩亲事。咱们两家的孩子是不是合适？咱们能不能叫他们结婚？将来我们在议会整个开会期间都要住在巴黎，阿尔西的议员会不会在官场里找个好位置就在巴黎定居下去，谁又知道呢！……您看看普罗凡那位维奈先生走的路。当时人们都责备德·夏尔热伯夫小姐嫁给了他，可如今她马上就是掌玺大臣的太太了！而且维奈先生想当的话，将来就能当法兰西贵族院议员！"

"太太，按照我的口味把女儿嫁出去，这事我可作不了主。首先，她父亲和我，我们让她完全自由选择。即使她想嫁那个'陌生人'，只要这是个合适的男人，我们也会同意。其次，塞西尔的婚事完全取决于她的外祖父。她外祖父十年前已在巴黎为我们买下了一所公馆，就是鲍赛昂公馆。这公馆如今值八十万法郎，是圣日耳曼区最富丽堂皇的一所公馆。塞西尔结婚时，外祖父就要在婚约上写明，将这公馆送给她。此外，她外祖父还保留了二十万法郎作为安家费。一位外祖父这样行事，而且还要叫我的婆婆下定决心为她的孙女也作出一些牺牲，以便结一头门当户对的亲事，他有权利出主意……"

“那当然！”马里翁太太说。博维萨热太太适才披露的消息使她的儿子① 与塞西尔的婚事更是难上加难，她听了这个消息，简直目瞪口呆。

“即使塞西尔不指望从外祖父那里得到任何财产，”博维萨热太太接下去说道，“她也不会不征求老头子的意见就结婚。我父亲原来挑选的外孙女婿刚刚死了。他有什么新的打算，我完全不知。如果您要提亲，去见我父亲吧！”

“好的，我一定去，”马里翁太太说。

博维萨热太太对塞西尔打了个招呼，两人便一起离开了客厅。

第二天，安托南和弗雷德里克·马雷斯特照他们的老习惯于午饭后与马特内先生和奥利维埃先生在悲歌大街菩提树下会齐，抽着雪茄散步。这几位外省当权人士，当他们同心同德的时候，这种散步是他们一件小小的乐事。

他们转了几圈之后，西蒙·吉盖也来加入散步者的行列，并把他的中学老同学安托南带到悲歌大街的那一面、广场那边，神秘地说：

“你应该对老同学忠诚到底，这个老同学愿意把军官玫瑰勋章和省长的职位给你搞到手，”他对安托南说。

“你已经开始你的生涯了，”安托南哈哈大笑道，“你这个狂热的清教徒，打算收买我吗？”

“你可愿意助我一臂之力？”

---

① 原文如此，应为“侄子”。

"亲爱的老兄，奥布河畔巴尔要到这里来投票，这你知道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谁能保证赢得多数呢？如果我不和奥布河畔巴尔的那个同僚朝政府指出的方向协同努力，他就会抱怨我。你的诺言是有条件的，而我要丢官则是必然的。"

"可是我没有竞争对手啊……"

"你是这么认为，"安托南说道，"可是

他会出现的，当心，你千万不要怀疑。①

"我姑母明明知道我如坐针毡，她就是不来！……"吉盖大叫起来，"唉！这三个钟头，真可以抵得上三年了！……"

他的秘密就这样暴露了出来！他向朋友承认，马里翁太太到老格勒万家里给他提亲去了，那未婚妻就是塞西尔。这两个朋友一直走到通布列纳的大路上首，骡子旅店对面。律师不停地注视着姑母从桥那边回来应该走的那条成坡状的街，而专员则端详着雨水在广场上冲出的一道道小沟。阿尔西的街道，既没有铺砂岩，也没有铺碎石，因为香槟地区的平原不出产任何适合建筑的材料，更不出产石块大小足够铺路的那种碎石。有一、两条街和几处地方有车行道，但是所有的街道都只用少量很小的碎石垫垫，这就足以说明雨季时节这些街道是什么情形了。专员作出对这个重要题目进行思考的样子以掩饰自己的窘态，他那老同学脸色难看的面孔上显现出来

---

① 这是伏尔泰的作品《唐克雷蒂》中的一句话，此处引文与原文稍有出入。

的种种痛苦，他全都一一看在眼里。

此刻，那个陌生人正从五天鹅城堡归来，他大概在城堡过的夜。古拉尔决心亲自解开陌生人身上裹着的这个谜。陌生人也真的身裹一件粗呢小礼服。这叫帕特洛，是当时时兴的式样。一件大衣，象毯子一样，直拖到脚面，叫人看不见他的躯体。最后，还有一条偌大的开司米红围巾，一直围到眼睛下面。大胆地歪戴着帽子，倒一点不显得可笑。从来哪个秘密也不曾裹得、包得这么神秘！

"当心！"小马伕大叫，骑着马为双轮轻便马车开道。"普帕尔老爹，开门哪！"他用尖细的嗓音喊着。

骡子旅店的三个仆人一齐赶来，马车飞驰而过，谁也看不见陌生人的一举一动。专员随着马车前去，来到旅店门口。

"普帕尔太太，"安托南说道，"请你问问那位先生……什么先生来着？"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戈塔尔的妹妹道。

"这你就错了！警察署的命令清清楚楚，格罗利耶先生和所有无事可干的警长一样，是不开玩笑的……"

"在选举期间，旅店主人永远不会错，"马伕下马说道。

"这句话，我要学给维奈听，"专员心中暗想。

"去问问你的主人，他是否能接待阿尔西的专员。"

安托南·古拉尔又回到那三个散步的人身旁。他们看见专员与那个以其名字和巧妙的答话而在阿尔西闻名的小马伕谈话，早已在大街的尽头停下了脚步。

"我家先生请专员先生上楼，他很高兴接待您，"过了一

会，天堂走来对专员这样说。

“我的孩子，”奥利维埃对他说，“长得象你这样，又象你这么机灵的孩子，你的主人一年给多少钱？……”

“先生，您说‘给’？……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伯爵先生的钱任人骗……我很满意。”

“这个孩子受的教育不错，”弗雷德里克·马雷斯特说。

“极好，检察官先生！”天堂对答如流，真叫五个朋友对他的大胆惊异不止。

“了不起的费加罗！”维奈高声道。

“可不能降低我们的身分啊！”孩子反驳道，“我的主人管我叫小罗贝尔·马凯。自从我们会给自己搞固定收入以来，我们成了费加罗加上钱了。”

“那你骗谁的钱呢？”

“有时赛马，我能赢上一千埃居……而不出卖我的主人，先生……”

“多么了不起的孩子！”维奈说，“他懂赛马。”

“还认识所有的gentlemen riders①，”孩子向维奈吐着舌头说道。

“天堂之路通向远方！……”弗雷德里克·马雷斯特说。

骡子旅店店主将安托南·古拉尔引进陌生人的住处，安托南见陌生人正坐在他用作客厅的那间客房里，用最肆无忌惮的神情拿长柄眼镜打量他。

---

① 英文：骑师绅士。

“先生，”安托南·古拉尔颇为高傲地说道，“我刚从店主之妻那里获悉您拒绝照警方的命令办事。我不怀疑您是一位杰出人士，所以我亲自来……”

“您是叫古拉尔么？……”陌生人用假声问道。

“我是专员，先生……”安托南·古拉尔答道。

“您父亲当年不是为西默兹家族办事么？……”

“先生，我如今为政府办事，这就是时代不同了……”

“您有一个仆人，名叫于利安，他想拐走卡迪央王妃的贴身女仆，是不是？……”

“先生，我不允许任何人和我这样讲话，”古拉尔道，“您不了解我的性格……”

“您想了解我的性格么？”陌生人反唇相讥。“那我叫人了解吧！……可以在店主的登记簿上写上：狂徒，来自巴黎，喜欢问长问短，年龄不明，出门寻开心。仿效英国的办法，让人们自由来去，不要折磨他们，不要随时随地要他们拿出‘证件’来，在法国大概会是大受欣赏的一项发明……。我没有护照，您怎么办？”

“先生，检察官就在这里，在菩提树下……”专员道。

“马雷斯特先生吗？……请您代我向他致意……”

“您到底是什么人？……”

“亲爱的古拉尔先生，您说我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因为我在这个地区将是什么角色，这要由您来决定。您想对我的举止出个好主意吗？来，看看这个吧！”

说着，陌生人向专员递过一封信来，此信行文如下：

奥布省政府

（办公厅）

专员先生：

请就阿尔西选举事宜与持信人达成一致意见。对他可能向您提出的各种要求，均请照办无误。务请保守机密并以与其地位相称之礼遇待之。

这封信为省长所书写并有亲笔签名。

“您已经无意之中将事情办妥了！”陌生人将信收回，说道。

安托南对这位人士的绅士派头和举止已经印象颇深，此刻更变得毕恭毕敬了。

“此话怎讲，先生？”专员问道。

“因为您想雇用阿妮塞特……她来将于利安的收买意图告诉了我们。您可以将于利安称为变节分子，因为他被我的马伕小天堂战胜，最后供认出是您想让阿妮塞特进阿尔西最富有的人家做事。这阿尔西最富有的人家就是博维萨热家，所以我毫不怀疑是塞西尔小姐希望享有这个珍宝。”

“是这样，先生……”

“那好吧！阿妮塞特今天上午就开始为博维萨热家效劳！”

他吹了一声口哨。天堂出来得那么快，陌生人不由对他说：“你在偷听！”

“我实在情不自禁，伯爵先生。这隔栅是纸做的……如果

伯爵先生愿意，我到楼上一间客房里去好了……”

“算了，你可以听，这是你的权利……我不想让你知道我的事时，我应该低声讲话……你马上回五天鹅去，代我将这枚二十法郎的金币交给小阿妮塞特……”陌生人转过身来对古拉尔说：“于利安就装作为您把阿妮塞特给引诱住了。这个金币的意思是她可以随于利安而去。阿妮塞特对咱们的候选人获得成功不会没有用处……”

“阿妮塞特？……”

“对。专员先生，贴身使女为我效劳已有三十二年……我十三岁上便有了第一桩风流韵事，与摄政王、咱们国王的高祖完全一样……您知道这个博维萨热小姐的财产有多少吗？”

“无法知道，先生。昨天在马里翁太太家，赛弗丽娜太太说塞西尔的外祖父、格勒万先生要把鲍赛昂公馆和二十万法郎作为新婚礼品送给他的外孙女……”

陌生人的双眼没有显出一丝惊奇。他那样子，似乎觉得这样的财产微不足道。

“您很了解阿尔西吗？”他问古拉尔。

“我是专员，而且是本地人。”

“那太好了！在这里，怎样能挫败人们的好奇心呢？”

“让好奇心得到满足啊！伯爵先生是有受洗名字的，就把这名字连同自己的头衔写在登记簿上好啦！”

“好。马克西姆伯爵……”

“如果先生愿意用铁路总裁这个头衔，阿尔西城将会很高

兴。可以用这根漂在水上的棍子逗他们半个月①……”

“不，我更喜欢用灌溉专家这个头衔，这不太俗气……我到此地来是为了开发香槟地区的土地……。亲爱的古拉尔先生，明天就可以以此为理由请我到您家里和博维萨热一家人吃晚饭……我一定要见见他们，研究研究他们。”

“您大驾光临，敝人不胜荣幸，”专员道，“不过，舍下贫寒，还望多多包涵……”

“亲爱的朋友，如果我在阿尔西成功当选，将派我前来的诸位人士的愿望付诸实现，您一定会当省长，”陌生人道，“对，您看看！”说着又把另外两封信递给安托南。

“太好了，伯爵先生，”古拉尔将信还给伯爵，说道。

“将内阁能够拥有的选票全都拉到手，咱们尤其不要露出已有默契的样子。我是个金融投机家，对选举不感兴趣！……”

“我马上派警察分局局长到您这儿来，强迫您在普帕尔的住宿簿上登记。”

“太好了……再见，先生。这个地方真是绝了！”伯爵故意高声说道，“你就不能走动一步，而每个人直到专员不盯着你！”

“您与警察分局局长交涉吧，先生！”安托南道。

二十分钟以后，莫洛太太家就谈起了专员与陌生人之间

---

① 典出拉封丹寓言诗《骆驼和漂在水上的棍子》：有人在海边看见远处水上漂来一样东西．他们脱口而出，说这是一艘战舰．过了一会，他们说这是一只船，后来又说这是一艘小艇，再往后又说这是一包货物，到最后发现那不过是一些漂在水上的棍子。

发生了一场口角。

“喂！掉在咱们这个沼泽里的这根梁木是什么木头①做的呀？”奥利维埃·维奈见古拉尔从骡子旅店返回，便这样问他。

“是一个叫马克西姆的伯爵，来研究香槟地区的地质体系，想找到矿源，”专员无拘无束地回答。

“应该说矿藏，”奥利维埃答道。

“他希望在当地收集资金吗？……”马特内先生说。

“咱们那些保王党能往这些矿里投资？我很怀疑，”奥利维埃·维奈微微一笑答道。

“从马里翁太太的表情和手势，你们猜测结果如何？”专员把话题一转，指着正在交谈的西蒙和他的姑母问道。

西蒙前去迎接他的姑母，此刻正在广场上与她说话。

“人家同意他当女婿的话，我想告诉他一句话就够了！”副检察官对答如流。

“怎么样？”西蒙来到菩提树下，两位官员异口同声这样问他。

“嘿，我姑妈满怀希望。老格勒万正要到贡德维尔去，博维萨热太太和老格勒万对我们的要求没有感到吃惊。谈了双方的财产，希望让塞西尔完全自由作出选择。最后博维萨热太太说，至于她本人嘛，结这门亲事她感到光彩，她不反对；不过，她的最后答复要取决于我是否当选，可能还取决于我的议会生涯的开始阶段。老格勒万提到要征询德·贡德维尔伯爵的

① 见本卷第358页注①。

意见。没有伯爵的意见，他是从不作出任何重大决定的……”

“这样，”古拉尔直截了当地说道，“你就娶不成塞西尔了，我的老兄！”

“为什么？”吉盖冷嘲热讽地大叫道。

“亲爱的老兄，博维萨热太太和她的女儿、丈夫每个星期要在你姑母的沙龙里度过四个晚上。你的姑母是阿尔西最体面的妇女，虽然她与博维萨热太太年龄相差二十岁，可她是博维萨热太太羡慕的对象。你不以为人家要用一些客套把拒绝包起来么……”

“考虑到你们两家的亲密关系，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维奈接口说道，“实际上就是不同意。如果说博维萨热太太是阿尔西最有钱的人，马里翁太太则是阿尔西最受敬重的人。除了我们庭长太太以外——她又什么人都不见，马里翁太太是唯一善于开设一个沙龙的人，她是阿尔西的女王。博维萨热太太看来想叫自己的拒绝带上彬彬有礼的色彩，如此而已。”

“我看老格勒万是拿你姑母耍着玩呢，亲爱的老兄，”弗雷德里克·马雷斯特道。

“你昨天攻击德·贡德维尔伯爵，中伤他，大大冒犯了他，阿希勒·皮古倒勇敢地保卫他……可是在你和塞西尔的婚事上，人家还要征询他的意见，是不是？……”

“简直不能比老格勒万再诡计多端了！”维奈说。

“博维萨热太太是有野心的，”古拉尔答道，“而且她清清楚楚知道她的女儿将来会有两百万。她想给一位大臣或一位

大使当丈母娘，以便在巴黎登上宝座。”

“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呢？”西蒙·吉盖道。

“我祝你成功！”专员回答道，注视着副检察官。待他们走到几步开外的地方，专员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光当议员还嫌不够呢！”他对奥利维埃道，“内阁已经有意图了。你到家以后，会看到你父亲的一封信，嘱咐你要保证你管辖范围内的人都投票支持内阁的人选，这关系到你的仕途，他要你守口如瓶。”

“那咱们这些执达吏、诉讼代理人、治安法官、公证人应该投谁的票呢？”代理检察官问道。

“投我给你们指定的候选人……”

“我父亲给我写信以及信中的内容，你怎么知道的呢？……”

“从陌生人那里……”

“搞矿的那个人！”

“亲爱的维奈，我们应该装作不认识他，象对待外乡人那样对待他好了……。他来时顺路在普罗凡见了你父亲。适才这个大人物拿出省长的一封短笺向我致意。省长的信上说，有关阿尔西的选举事宜，我应该照马克西姆伯爵给我的一切指示办事。我知道得清清楚楚，不能不进行一场战斗！咱们一起去吃晚饭，订下行动计划吧！事关你到芒特去当检察官，我当省长，而且我们应该表现出不参与选举的样子，因为我们两面受敌。西蒙是一派的候选人，这派希望推翻现内阁，而且有可能成功；可是对于象我们这样聪明的人来说，只有一个主

意好拿……”

“什么主意？”

“为既能组阁也能解散内阁的人效劳……给我看的那封信，就是一个大人物写来的，这些大人物便是那伙极有定见的人。”

故事继续发展之前，看来必须解释一下这个矿业家是谁，他到香槟地区来开采什么了。

大约在西蒙·吉盖获得大胜准备当候选人之前两个月，深夜十一点钟，在巴黎圣奥诺雷区的一所公馆，德·埃斯巴侯爵夫人家里，上茶的时候，侯爵夫人的小叔德·埃斯巴骑士放下茶杯，望望围着壁炉形成的一圈人，说道：“马克西姆今天晚上闷闷不乐，你们没感觉到吗？……”

“他的忧伤相当好解释，”拉斯蒂涅答道，“他年已四十有八。到了这个年纪，不会再交朋友了。我们埋葬德·玛赛时，马克西姆便失去了唯一能理解他、能为他效劳也能使用他的人……”

“他大概有些催得紧的债务，您不能给他想个办法还债么？”侯爵夫人对拉斯蒂涅说。

此时拉斯蒂涅已经第二次当了大臣，又刚刚几乎身不由己地被封为伯爵。他的岳父德·纽沁根男爵已被任命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他的弟弟当了主教，他的妹夫德·拉罗什-于贡当了大使，他本人则被认为是下届内阁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我们的政府只用银子换金子，对人际的事一窍不通，”拉斯蒂涅答道，“这一点，您总是忘记，亲爱的侯爵夫人。”

“马克西姆会是那种把自己打个脑袋开花的人吗？”杜·蒂耶问道。

“啊，您倒希望如此，那样我们就两讫了，”马克西姆·德·特拉伊回答银行家说。每个人都以为他已经走了呢！

说着，伯爵象幽灵一样从德·埃斯巴骑士所坐的扶手椅后面一张扶手椅里窜出来。所有的人都大笑起来。

“您想要一杯茶吗？”年轻的德·拉斯蒂涅伯爵夫人对他说。侯爵夫人刚才请这位伯爵夫人赏光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好，”伯爵回答，走过来坐在壁炉前面。

此人是巴黎登徒子的坛主，直到如今在纨绔子弟中仍极有地位。从前人称这些纨绔子弟为黄手套，后来又称雄狮。他那充满风流韵事并以骇人听闻的戏剧性事件引人注目的青年时代，其经历用不着多讲了。在这些事件中，他一向有办法保持体面。对这个男人来说，女人永远只是手段，他既不相信女人的痛苦，也不相信女人的欢乐。他与刚刚故去的德·玛赛一样，把女人当作不听话的孩子。他将自己的财产挥霍净尽之后，又将一个名妓的财产挥霍殆尽。那名妓叫荷兰美女，就是大名鼎鼎的爱丝苔·高布赛克之母。后来，他又让德·雷斯托太太身遭不幸。这雷斯托太太正是年轻的德·拉斯蒂涅伯爵夫人的母亲但斐纳·德·纽沁根太太的姊姊。

巴黎的上流社会无奇不有。德·纽沁根男爵夫人此刻就在德·埃斯巴太太的客厅中，在她姐姐的各种不幸的制造者面前，在不止是扼杀了一位女性的幸福的刽子手面前。为什么她会在这里呢？大概德·纽沁根太太与自己女儿在侯爵夫

人家用晚餐来着。她的女儿嫁给德·拉斯蒂涅伯爵已有一年。拉斯蒂涅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时便在已故德·玛赛的著名内阁中高踞副国务秘书之职。德·玛赛是七月革命产生的唯一伟大的国家要人。

马克西姆·德·特拉伊伯爵引起了多少灾难，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他遵照男子法典的法则办事，一直避开了惩罚。虽然他一生中挥霍的金钱超过法国四个苦役犯同一时期中偷盗的数目，法院对他却是毕恭毕敬。他从未丢人现眼，他一丝不苟地还清了赌债。他是出色的赌徒，常与最大的贵族老爷和大使们对阵。他在所有的外交界人士家中进晚餐。他与人动武，一生中杀死过两、三个人，可以说他是把这些人暗暗杀害的，因为他灵敏、沉着，无与伦比。他衣着讲究，举止出众，言谈高雅，从容潇洒——从前人称之为“自然大方”，没有哪一个年轻人比得上他。他从十二岁便接受骑术训练，后来成为皇帝① 的年轻侍从，被人认为是最灵巧的一个骑手。他的马厩里从前一直养着五匹马。他参加赛马，一直领风气之先。最后一点，没有谁比他更能对付年轻人的夜宴，他比那些人里最久经考验的更能喝酒，可是离席的时候仍然容光焕发，精神饱满，完全可以重新开始饮宴，似乎花天酒地就是他的天性。马克西姆虽是那种遭人蔑视却善于以其傲慢态度将他引起的蔑视和恐惧制服的人，对自己的地位却一向有清醒的认识。他的力量正源于此。强者总是自己的批判家。

---

① 指拿破仑。

复辟时期，他相当成功地利用了自己曾任皇帝侍从的地位。他要求为波旁王朝效劳，而在各任内阁中均遭到排斥。他将此归结为自己的所谓波拿巴派政见，因为他虽然交际广泛，出身高贵，有各种危险的本事，却未能谋到一官半职。于是他参与了密谋，波旁长系便在密谋下垮了台。马克西姆是一个秘密集团(见《十三人故事》)的成员，该集团以谋求消遣享乐开始，七月革命前五年自然转向政治。待波旁家族幼支在巴黎民众前导下将长系踩在脚下登上国王宝座时，①马克西姆再次利用他对拿破仑的忠诚，他忆起拿破仑就象回忆自己的初恋一般。这时他帮了许多大忙，至于是什么事，人们却难于启齿承认，反正他总是要一些善于谋算的人酬劳他。这些人一拒绝，马克西姆立即与他们势不两立，威胁说要把某些不大愉快的细节张扬出去。每一朝代开始之初都象孩子一样，那尿布是有污迹的。

德·玛赛任职期间，对于低估此人用处的那些人犯下的错误进行了补救，将一些秘密使命交付与他。必须有“迫不得已”这把铁锤锤炼出来的黑心，在任何措施面前坚不退却的机敏，厚颜无耻，特别是构成思想和高级政治bravi②的那种冷静沉着，泰然自若和锐利的目光，才能完成这些使命。此类工具既罕见又必不可少。德·玛赛老谋深算，将马克西姆·德·特拉伊安置到最高层的社交圈子里，将他描绘成通过激情而变得成熟、从经历中受到教育的人，说他懂得待人接物，说

① 指一八三〇年奥尔良系的路易-菲力浦上台当国王。

② 意大利文：刺客，凶手。

多方游历以及进行某些观察的才能使他对欧洲的利害之所在、外国官场及欧洲大陆上各大家族之间的联姻都了如指掌。德·玛赛说服了马克西姆，要他必须为自己争光，向他指出行为谨慎不仅是一种美德，更重要的是一种投机，并向他证明当政的人永远不会丢弃一个稳妥、可靠、风度翩翩而又彬彬有礼的工具。

"在政治上，只能要挟一次！"德·玛赛对马克西姆说，责备他进行威胁。

马克西姆是个要探测这句话的深刻涵义的人。

德·玛赛一死，马克西姆·德·特拉伊伯爵重又坠入从前的生活之中。他每年到温泉去赌博，回到巴黎度过冬季。他还得到几笔数目可观的钱，这钱来自某些极为吝啬的钱箱深处，因为这个勇敢无畏而又深知反外交秘密的人，人们可以不时利用他。但他过着与纨绔子弟之王，四五个巴黎俱乐部霸主的生活同样豪华的生活，这样的半薪是不够他挥霍的。所以马克西姆伯爵财政上经常告急。他没有财产，因此也从来不能用当议员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其次，他没有可以公开的官职，也不可能拿刀架到脖子上强迫某届内阁封他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然而他眼看自己已被时间征服，那样花天酒地既损害了他的健康，也毁了他的各种机遇。虽然他还保持着华丽的外表，但他了解自己，也不能自己骗自己，他想到要寻找一个归宿，要结婚。

他是个聪明人，对自己的威望是怎么回事很清楚，他知道那是欺人之谈。所以他的妻子既不会在巴黎的上层社会中，

也不会在资产阶级中。他必须使出大量毒计、表面和气和为人效劳，人家才能容忍他，因为每个人都希望他垮台。一不走运他就可能完蛋。一旦因几张期票难商量把他送进克利希监狱或逃往国外，他就要跌下悬崖。在这个悬崖下，人们可以看到多少政治尸骨，它们之间谁也安慰不了谁。债务在不止一个巴黎人头上支起这个具有威胁性的穹顶，此时此刻，他就在担心某些部分会坍塌下来。他任凭眉宇间显出忧愁，刚才他拒绝在德·埃斯巴太太家赌博，他与女士们谈天也露出心不在焉的神情。他终于一言不发呆坐在沙发里，堕入了沉思。适才他便象班柯①的幽灵一般从沙发里站了起来……。马克西姆·德·特拉伊伯爵此时位于壁炉这一圈的中心，两个烛台的交叉火光照耀着他，于是他成了众所瞩目的对象，有直接的目光，也有间接的目光。刚才人家就他道出的那寥寥数语，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不得不摆出高贵的姿态，作为一个聪明人，他的举止中虽无傲慢，却力图显示出高于人们对他的怀疑之上。

一个画家要抓住这个不同寻常的人的形象，大概永远也遇不上比这更好的时刻了。难道不是非具有罕见的本事才能扮演这样的角色，才能三十年不断引诱妇女，才能下定决心只在隐蔽的领域里发挥自己的才能，鼓动百姓造反，发现诡计多端的政治秘密，只在小客厅或书房中获得胜利么？上可上到最高级的政治谋算，下可冷静地重新堕入轻浮生活的乌有，这其中难道没有某种伟大的成分么？赌场上的不测风云，政治

---

① 班柯为莎士比亚剧本《麦克白》中的人物。

舞台上的闪电般变幻，风雅与交际之战，必不可少的大献殷勤，大肆挥霍，能够经受得住这一切的人，是怎样的钢铁汉子？这一切都使他的头脑成了诡计与谎言的储存库，在举止风雅这无法戳穿的外表之下，包藏着多少各种各样的思虑和阴谋？如果幸运之风吹动这一直张满的帆，如果机遇给马克西姆帮忙，他也许成了马扎兰，黎塞留元帅，波将金① 或者更确切一些，成了无需在比内罗洛坐牢的洛赞② 了。

伯爵虽然身材相当高大，瘦削，却也长出了一点肚子。不过照布里雅-萨瓦兰③ 的说法，他把肚子控制在颇有尊严的程度之内。他的礼服剪裁得那样合体，使他全身都保持着青春的气息，洋溢着敏捷轻快、健美，当然这是由于他一直坚持锻炼，有习武、骑马、打猎的习惯。马克西姆拥有贵族的各种优美、高贵的体态，衣着的考究使这些特点更加突出。他那波旁家族式的长脸，镶嵌在精心卷曲、修剪得十分漂亮，而又美如黑玉的络腮胡和唇髭之中。这种颜色与浓密的黑发相似，乃通过涂抹一种极为昂贵的印度发乳得来。这种发乳在波斯广泛应用，马克西姆掌握了这种用法的诀窍。这样他便骗过了最锐利的目光，使人们看不见早已侵入他发际的白发。波斯人用这种染料染胡子，其特点是不会使轮廓显得生硬，可以根

---

① 波将金（1739—1791），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二世的宠臣。

② 洛赞（1632—1723），在路易十四宫廷中几起几落，时而受宠，时而遭贬，并在比内罗洛坐过五年牢。

③ 布里雅-萨瓦兰（1755—1826），美食家，作家。巴尔扎克创作《阿尔西议员》时，布里雅-萨瓦兰的《味觉生理学》刚刚出版。

据使用染料的多少产生颜色深浅的变化，于是可与皮肤颜色和谐搭配。莫洛太太看见的大概就是这个操作过程。直到现在，有时晚间聚会上人们仍然以此作为笑谈，琢磨莫洛太太看见的到底是什么。

马克西姆前额很漂亮，蓝眼睛，希腊鼻子，嘴巴长得讨人喜欢，下巴轮廓清晰，只是眼睛周围有许多碎纹，如同剃须刀划出的一般，但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就看不见了。鬓角上也有相同的痕迹。脸上皱纹不少。象在赌场度过无数夜晚的赌徒一样，他的眼睛似乎涂上了一层透明的淡色。虽然眼神已经变暗，目光却显得更吓人，令人生畏。人们感到那目光下有暗藏的热情，尚未完全熄灭的激情熔岩。那张嘴，昔日那样红艳，如今也呈现出冷色。嘴唇已不再笔直，已经向右歪了。这一条曲线似乎标志着谎言。恶习已使嘴唇扭曲，但是牙齿依然洁白而美丽。

从长相和人物的整体上来看，这些黯然失色的部分一点不显。外形一直那样令人动心，以致在布洛涅森林里，没有哪一个小伙子敌得过骑在马上的马克西姆。在那里，马克西姆显得比他们当中最年轻、最风度翩翩者还要年轻，还要风度翩翩。这种青春永驻的特权，已为这个时代的少数几个人所获得。

伯爵显得灵活，冷漠，叫人看不出他对各种事情所采取的可怕立场。惟其如此，他就更是危险的人物。这种骇人听闻的满不在乎，使他可以协助百姓作乱，也可以为巩固一位王公的权势去配合宫廷密谋，两件事都干得同样巧妙。这种冷漠

具有某种魅力。在法国，我们对于区区小事也要大叒大嗡已经司空见惯，在这种地方，人们对于冷静、平淡是从不起疑心的。

伯爵是一八三九年的时髦打扮，黑礼服，深蓝开司米背心上绣着浅蓝色的小花，黑裤，灰丝袜，油光锃亮的皮鞋。怀表揣在背心的一个小口袋里，由一根雅致的表链拴在一个扣眼上。

"拉斯蒂涅，"他接过美貌的德·拉斯蒂涅太太递给他的那杯茶，说道，"您愿意和我一起去奥地利大使馆① 吗？"

"亲爱的老兄，我新婚不久，不能不和妻子一起回家！"

"你的意思是过些时候就可以了吗？……"年轻的伯爵夫人转过身来望着丈夫说道。

"过些时候，那就是世界的末日了，"马克西姆答道，"不过，让太太给我作审判官，难道不会叫我打赢这场官司吗？"

伯爵以优雅的姿势将美貌的伯爵夫人邀至自己身边。她听了几句话以后，望望自己的母亲，对拉斯蒂涅道："你愿意与德·特拉伊先生一起去大使馆的话，我母亲会送我回去。"

过了一会，德·纽沁根男爵夫人和德·拉斯蒂涅伯爵夫人一起走了。马克西姆和拉斯蒂涅也很快下楼。待他们两人在男爵的马车里坐定时，新郎道："马克西姆，你要我干什么？什么事这么紧急要掐住我的脖子？你对我妻子说什么了？"

"说我有话要对你讲，"德·特拉伊先生回答，"你倒很幸

① 暗指阿蓬依的著名沙龙，当时巴黎的风雅人士经常聚集在那里。巴尔扎克从一八三四年起也是这间沙龙的常客。

福！你终于讨了纽沁根几百万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当老婆，你到底弄到了手……二十年苦役！……”

“马克西姆！”

“可我呢，所有的人都猜疑我！”他接着说下去并且故意一顿。“一个恶棍，连杜·蒂耶这号人都捉摸我是否有勇气自杀！该规规矩矩生活了。他们是不是打算把我一脚踢开？你可能知道，你会知道，”马克西姆说，同时作一个手势不准拉斯蒂涅开言。“我的计划是这样，你听着！你应该为我效劳，我已经为你效过劳，我还能为你效劳。我现在过的这种生活，我厌倦了，我希望隐退。你看，你能不能帮我一把，结一门可以给我带来五十万的亲事。我一旦结婚，请你任命我到美洲哪个蹩脚的共和国去当大使。在这个职位上需要待多久，我就待多久，以便使后来任命我到德国担任同样职务显得合情合理。如果我有点出息，就拉我一把；如果我是个废物，就把我辞了。可能我会有个孩子，对他我要严加管教。他的母亲定会很有钱，我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外交官，有一天可能会当大使。”

“我现在答复你。”拉斯蒂涅说，“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强权与一个婴儿强权之间有一场苦战，其程度之激烈超过任何凡夫俗子的想象。襁褓中的婴儿强权，就是众议院，它不包括在世袭的议会①之中……”

“啊，不错！”马克西姆说，“你是法兰西贵族院议员。”

---

① 法兰西贵族院（即元老院）是世袭制。

“不管什么朝代，如今我不是都可以当元老么？……”新元老道，“你不要打断我的话。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一团混乱①之中，你怎么办。正如德·玛赛常对我们说的那样，众议院注定要成为整个内阁。这德·玛赛作为内阁首相，是唯一能够拯救法兰西的人。因为民众不死，他们要么是奴隶，要么是自由民，如此而已。婴儿强权就是一八三〇年八月加冕的王朝。现内阁已经被打败，它解散了议会，打算举行选举，以便下届内阁不要搞选举。但是它不相信自己会获胜。如果它在选举中获胜，王朝就岌岌可危。如果内阁失败，保王党就会长期在争斗中占上风。议会所犯的错误将对一个人的意志有利，可惜这一个人的意志在政治中便是一切。当一个人象拿破仑那样自己就是一切时，必须被人代替的时刻就要来到。由于已将出类拔萃的人排挤在外，这个伟大的一切便找不到代理者。这代理者，就是所谓内阁，所以法国没有内阁，只有终身意志。在法国，只有执政的人犯错误，反对党是不会犯错误的。反对派可以打多少仗败多少仗，但是只要象一八一四年的同盟国那样战胜一次就已足够。最后，随着‘光荣的三日’，②反对派捣毁了一切。所以不当政和等待，就等于充当政权的继承人。从我个人的政见，我属于贵族；从我的公开政见，我属于七月王朝。奥尔良家族帮助我振兴了我的家业，我

① 指路易-菲力浦治下政府的不稳定，这个词为穆东元帅、德·洛博伯爵所首创。

② “光荣的三日”指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巴黎人民的起义。

将永远忠于这个家族。”

“当然是塔莱朗先生的那种‘永远’！”马克西姆道。

“所以，目前，我对你是爱莫能助，”拉斯蒂涅接着说下去，“六个月之后我们不会取得政权。对，我知道，这六个月将是一个垂死阶段，我们组成内阁时就知道我们的命运，我们是一个凑数内阁，临时代理。不过，在即将展开的选举战役中，你如果表现杰出，带来一票，成为忠于王朝的一位议员，人们就会了却你的心愿。我可以大谈你的良好愿望，可以到机密文件、秘密报告中去寻找，给你找到一件什么艰巨的任务。如果你干成了，我可以强调你的才干，你的忠心耿耿，并要求给你酬报。你的婚事嘛，我亲爱的老兄，你只能跟一家雄心勃勃的工业家结亲，而且是在外省。在巴黎，人家对你太知根知底。所以必须找到一个百万富翁，一个暴发户。此人有一个女儿，又处心积虑要到杜伊勒里城堡去炫耀！”

“叫你岳父借我二万五千法郎以便等到那一天吧！这样事情成功以后，人家是否用不兑现的诺言来报答我，便与他切身利害相关，而且他会促成婚事。”

“你真鬼，马克西姆，你对我还防一手。不过，我是喜欢聪明人的，我一定把你的事安排好。”

他们已经到了目的地。德·拉斯蒂涅男爵①看见内政大臣在客厅里，便走过去与他在一个角落里谈话。马克西姆·德·特拉伊伯爵表面上忙于招呼德·利斯托迈尔老伯爵夫人，

① 原文如此。应为伯爵。

实际上密切注视着两位法兰西贵族院议员谈话的进程。他窥伺着他们的手势，猜测着他们的目光，最后大臣向他投送过来赞同的一瞥，终于被他捕捉到了。

马克西姆和拉斯蒂涅凌晨一时一起走了出来。各人登上自己的马车之前，拉斯蒂涅在楼梯台阶上对德·特拉伊说道："临近选举时你来找我吧！现在到那时之前，我就能看出来，在什么地方反对派最没有可能当选，象咱俩这样的聪明人能想到什么办法。"

"那两万五千法郎很紧急！"德·特拉伊回答他说。

"好的！你躲起来吧！"

过了五十天，一天清晨天还未亮，德·特拉伊伯爵坐一辆街车，神秘地来到波旁街一所豪华公馆的门口。这是德·纽沁根男爵为他女婿买下的公馆。德·特拉伊伯爵打发马车走了，四面望望，看是否有人跟踪他。然后他进了一间小客厅，等候拉斯蒂涅起床。过了一会，贴身男仆将马克西姆引进书房，那位国家要人正在书房里。

"亲爱的老兄，"大臣对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可以加以利用。两天以后报纸就要将这秘密泄露出去。那个可怜的夏尔·凯勒，马祖卡舞跳得那么精彩，在非洲被打死了。他原是我们在阿尔西选区的候选人。这一死便留下一个空白。这是两份报告的抄件：一件是专员的报告，另一件是警察分局局长的报告，他们向内阁报告说咱们那个可怜的朋友要当选可能会遇到困难。局长的报告中有一些关于城市状况的材料，对于象你这样的人，这些材料已经足够，因为与可怜的

已故夏尔·凯勒竞争的对手，其雄心乃出自希望娶一个富有的女继承人……。对于你这种一点自明的人来说，这句话就足够了。五天鹅家族，卡迪央王妃和乔治·摩弗里纽斯就住在阿尔西附近，需要的话你会搞到正统派①的票……这样……"

"不要费唇舌了，"马克西姆说，"警察分局局长还在那儿吗？"

"还在。"

"叫人为我给他写一封信……"

"我亲爱的老兄，"拉斯蒂涅将整整一摞公文交给他说，"这里头有为你而写给贡德维尔的两封信。你曾是年轻侍从，他曾作过上议员，你们会谈得来的。弗朗索瓦·凯勒太太极为虔诚，这是德·卡里利阿诺元帅夫人给她的一封信。元帅夫人已成了保王派，她极力举荐你，而且还会到那里去与你见面。我只消对你补充一句：对专员要提防，我估计，把西蒙·吉盖当作自己的垫脚石去取悦前首相这种事，他是干得出来的。如果你还需要信件，权力，推荐，给我写信好了！"

"那两万五千法郎呢？"马克西姆问道。

"在这张期票上签个字吧，指定人是杜·蒂耶，资金在这儿。"

"我一定会成功，"伯爵说道，"你可以向城堡许下诺言说阿尔西的议员对他们是全心全意的。如果我失败了，就将我

---

① 正统派指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

抛弃好了！”

过了一个小时，马克西姆·德·特拉伊已经坐在轻便双轮马车上行进在通往特鲁瓦的大路上了。

袁树仁 译

泽·马尔卡斯

献给威廉·德·符腾堡伯爵阁下①，
谨以此文作为笔者由衷的谢意。

德·巴尔扎克

即使把这个时代最为显赫的人物算在内，我也从未见过任何人的外表如此公那样感人至深。谁要是研究他的相貌，首先会产生一种满怀悒郁的感情，临了还会有一种几乎是痛苦的感觉。他这个人同自己的姓名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融洽的关系。在"马尔卡斯"这个姓氏之前还冠有一个Z，在他书信的落款中始终有它，他署名时也决不会漏掉。二十六个字母中最后这个字母，给人一种宿命的感觉。

Marcas(马尔卡斯)！这个双音节的姓氏，你自己翻来复去地念它几遍，不会发现它包含着某种不祥的意义吗？你不觉得用这个姓氏的人可能会殉难吗？这个姓氏虽然又怪异又粗俗，却有权传给子孙后代。这个姓氏结构严密，发音便当，

① 威廉·德·符腾堡伯爵(1810—1869)，德国符腾堡国王的堂兄弟。

具有名人姓氏所必需的简洁性。它虽然古怪，可念起来不是挺悦耳吗？然而，你不也感觉到它好象是不完美的吗？我不想主观地肯定姓氏对命运毫无影响。在实际生活和人的姓名之间，存在着难以明言的奥秘的谐和，或者存在着令人惊异的明显的不协调。两者往往显示出一种遥相呼应的有效的关联。我们的地球已经满载了，什么东西都各得其所。到了某一天，人们也许又会相信起神秘学来。

从Z这个字母的结构中，你没有看出两个相悖的走向吗？它不是标示出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那种偶然而又诡谲的曲折进程吗？凡是有字母Z的任何一种语言，以它开头的词约莫只有五十来个，这又是一阵什么样的怪风带来的现象呢？马尔卡斯名叫"泽菲兰"(Zéphirin)①。马尔卡斯是布列塔尼人，"圣泽菲兰"这个名字在布列塔尼是很受敬重的。

你再考察一下这个姓名：Z·Marcas（泽·马尔卡斯）！这个人的一生都从这七个字母古怪地拼凑成的名字中表现出来。七！这是在神秘莫解的数字中最有意义的一个！一个人若死在三十五岁，那么他的一生便是由七彩构成的。马尔卡斯！当你听到这个名字时，脑子里难道没有联想到，这就象一件宝物落地，有声或无声地碎裂了吗？

我于一八三六年在巴黎结束法科学习。我当时住在高乃依路一家全部租给大学生居住的公寓里，这种公寓的楼梯在楼房深处盘旋而上，先由街上的亮光照射着，继而由昏黄的日

① Zéphirin 这个字有"和风"的意思。

光照射着，临了由窗户的光线照射着。公寓有四十个房间，家具完全按照当时大学生通常摆设的规格配备：一张床，几把椅子，一个五斗橱，一面镜子和一张桌子。对于青年人来说，除了这些家具什物之外，还要别的什么东西呢？每当天气晴和，大学生便打开窗户。不过，这条街上没有一个女邻居可以供你献殷勤。对面是奥德翁舞剧院，早就关闭了，放眼望去，只看见开始发黑的墙壁，包厢的小窗户和青瓦大屋顶。我手头比较拮据，租不起上好的房间，甚至连一个整间的卧室都租不起。我便和于斯特两人在六层楼合租了一间有两张床的房间。

在楼梯的这一边，只有两间卧室，一间是我们的，另一间是我们的邻居泽·马尔卡斯住的小房间。我和于斯特在那儿住了半年，全然不知道还有一个邻居。经营公寓的老太太曾经跟我们说过，小房间已经住上人了，不过她随即补充说，那个房客性格十分好静，决不会打扰我们的。果真，我们住了整整半年都没和我们的邻居见上一面。我们两个卧室之间的板壁是用板条钉成的，面上涂一层石灰，这是巴黎住房常见的格式。虽然这堵板壁并不厚，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听见过隔壁房间的声音。

我们的房间有七尺高，糊着一种蹩脚的绘有花枝的蓝纸。彩色的窗玻璃没有光泽，因为清洁工从来不去擦洗。我们各自床前有一块镶布边的薄地毯。壁炉的烟囱很短，就在屋顶冒烟，我们迫不得已，自己掏腰包请人修了一个烟囱转风帽。我们睡的是油漆木板小床，跟中学生睡的床差不多。壁

炉上只放两支铜烛台，有时有蜡烛，有时没有；还摆着两根烟斗，一些散装或袋装的烟丝；客人来访后，就在壁炉上留下一小堆一小堆烟灰，有时我们自己抽雪茄烟也积起一堆烟灰。两个窗户的金属杆上垂下两块白细布窗帘。窗子两边竖着两个樱桃木小书架，大凡逛过拉丁区①的人对这种书架都是熟悉的，书架上摆着我们学习所必需的有限的几本书。墨水瓶里总是存留着一些墨水，就象火山口总是有一些凝固的岩浆一样。每一个墨水瓶今天难道不都有可能变成维苏威火山吗？②一根根卷曲的鹅毛笔是用来刷那个搁我们烟斗的壁炉的。同物以稀为贵的法则相反，对于我们来说，纸张比金钱更不容易弄到手。

青年人怎么能呆在这些陈设简陋的公寓里呢？因此，大学生总是到咖啡馆、戏院、卢森堡林荫道或小女工③家里去学习，跑到各种地方去学习，甚至还到法科学校去学习，就是不呆在自己可憎的房间里。他们的房间对于学习是可憎的，对于聊天或抽烟却又是可爱的。你在这张桌子上铺一块桌布，就可以看见拉丁区最出色的饭馆送来的一顿临时晚餐，四副餐具一摆，两个姑娘陪着用餐；你把室内的这个场面印成石印画，即使一位虔诚的女基督徒看了也不禁会嫣然一笑的。

---

① 拉丁区是巴黎文化教育机构密集的区，也称大学区。

② 维苏威火山是意大利著名的火山。这儿用墨水瓶比喻火山，意思是说：一个有才华的人，用这个墨水瓶里的墨水所写出来的文章，将来可能象火山一样迸射出火焰。

③ 小女工(Grisette)这个词一般指做花边、刺绣等活儿的青年女工，她们有时甚至靠出卖肉体得一点钱，因此该词也有轻薄姑娘的涵义。

我们心里想的只是玩耍。我们放浪形骸的理由是从现今政治领域最为严肃的事实中得出来的。我和于斯特两人的父母强迫我们将来操两种职业，可是我们发现在这两种职业中根本找不到立足之地。现今一个人能够摊上一百个律师，一百个医生。在这两条似乎是通向富贵利禄的道路上，已经人满为患，它们实际上成了两个角斗场。人们在这两个角斗场上相互厮杀，彼此交恶，不是用白刃和火器，而是用计谋和诽谤，用可怕的权术，用勾心斗角，这种斗争同当年共和战士在意大利制造大屠杀一样①，也是血流漂杵的。当今事事都是一场勾心斗角，你得接连四十八小时坐在椅子上，面对着一张桌子，就象一位将军两天两夜骑在马鞍上一样。由于求医问药的人蜂拥而来，不得不把医学分成许多门类：有著书立说的医生，有挂牌行医的医生，有政治医生，还有格斗医生。四种不同的医生，代表四个已经满员的部门。还有第五个部门，那就是卖药的医生，他们相互竞争，在巴黎大小墙壁上张贴污秽的广告，你争我斗。在全国所有的法庭里，有多少诉讼案件，几乎就有多少律师。律师钻进了报界、政界和文学界。最后，国家被那些谋求在司法部门得到一官半职的人闹得不堪收拾，便向那些谋职的人收取一笔钱财。这样，一个殷实的食品商的儿子，即使是獐头鼠脑，也比一个身无分文的青年才子更容易被国家录用。一个青年要是白手起家，即便使尽招数，奋力而为，十年后也许仍在起点线之下。这个年头，才华须得福

① 指一七九六年至一八〇一年法国督政府及后来的执政府对意大利发动的流血战争。

运扶掖，有了福运，酒囊饭袋也能平步青云。再说，一个庸才只要能阿谀奉承，就会飞黄腾达，有才华的人如果不具备这个卑微的条件，他就永远不会成功。

假使我们能充分认识现今这个时代，我们也就能认识自己；这样，我们就会觉得：思想家的游手好闲比漫无目的的奔波更好。我们在谈笑、抽烟、散步之间，对社会现状作了剖析。我们这样做，我们的思维和言论并不见得就不明达，并不见得就不深邃。

在察知青年人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的同时，我们也十分惊奇，政权当局对于一切与智慧、思想、诗意有缘分的东西竟然都那么冷漠无情。我和于斯特在看报时，在获悉政治事件时，在浏览议会辩论文件时，在讨论某个朝廷的政绩时，我们常常交换看法。我们说某个朝廷昏聩愚昧，朝臣拍马奉迎，庸碌之辈围着新宝座团团转，个个都既无智慧又无远见，既无荣誉又无学识，既无威望又无尊严，上下完全是一丘之貉。我们对查理十世的朝廷，即本朝的朝廷（假定它是一个朝廷的话），是多么称颂啊！有些粗俗的外国人加入法国国籍，毫无才华可言，却擢升到贵族院，我们真是恨透了自己的国家！正义何在！这对于青年名人和有抱负的本国人是一种何等严重的侮辱！我们把所有这种种事情都看成是在演戏；我们喟然太息，对自己的前途拿不定主意。

于斯特二十五岁，从来没有人来看望过他，他也从来不去看望什么人。他是一个思想深邃的政治家，具有非凡的本领，能够洞察目前事件与未来事件之间悠远的关系。他于一八三一

年曾对我预言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后来真的应验了：暗杀，阴谋活动，犹太人势力扩大，法国政治运动的麻烦事儿，上层社会的知识贫乏，下层社会人才济济，可是即使那些最敢作敢为的人也在雪茄烟灰下泯灭了勇气。以后干什么好呢？他家里人要他当医生。当医生吧，还不是等病人来就医，等上那么二十年？你知道他干过什么事吗？不知道。唉！对了，他是医生。不过，他已经离开法国，目前在亚洲。此刻，他也许筋疲力尽地倒在沙漠里，也许遭到了野蛮部落的袭击，生命垂危；或者，他也许当上了某个印度君主的首相。至于我呢，我的天禀在于行动。我二十岁中学毕业，他们不让我从军，从军也大不了只能当上普通一兵。当律师前景黯淡，我也不感兴趣，于是我学习当一名海员所必需具备的知识。我学于斯特的样儿，离开法国，因为在法国光是谋事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在别处就足以干出最壮丽的业绩来。朋友们，你们学学我的样儿，我要到一个可以按自己的愿望安排自己命运的地方去。

在高乃依路公寓的这个房间里，我们冷静地做出上述决定，同时仍然去参加缪萨尔舞会①，巴结着快乐的姑娘们，过着一种疯疯傻傻的、看上去似乎是无忧无虑的生活。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自己的决定和想法犹豫不决。我们的邻居马尔卡斯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我们的向导，他把我们带到悬崖峭壁或湍流的边缘，叫我们去测量湍流，预先向我们指出，如果我们任随自己坠落下去，我们的命运将会怎样。他提醒我

① 法国作曲家兼乐队指挥缪萨尔（1793—1859）于一八四〇年在维维耶讷街创办了露天舞会，延续多年，颇为著名。

们要警惕，如果接受人们正在其中挣扎不息的虚幻的处境，如果让自己卷入巴黎的旋涡，那就会延长贫困，而人们却希望结束贫困。巴黎是一个高级妓女，她对你忽擒忽纵，刚才还对你莞尔而笑，转瞬就翻脸不认人；她把最为刚强沉毅的意志化为毫无指望的期待。在巴黎，不幸是靠机缘来维持的①。

我们和马尔卡斯第一次见面，便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通常我们在晚饭前从学校里回来，上楼进入自己的卧室，待上一会儿，彼此等一等，看看晚上我们的计划是不是有变动。有一天下午四点钟，于斯特在楼梯当中遇见马尔卡斯，我则在街上见到他。时值十一月，马尔卡斯没有大衣，穿一双厚底鞋，一条羊皮裤脚的裤子，一件方领蓝礼服，扣子一直扣到颈部。打一条黑领带，因而上半身更显得具有军人气派。这身装束一点也不奇特，可是同他的形貌和风度非常协调。看了他这个外表后，我的初次印象是既不出人意料，又不令人惊讶，既不忧伤又无什意趣，更不会引起怜悯心，可是我有一种近似于这些情感的好奇心。他徐徐而行，步履显出深沉的悒郁，头向前倾，但也不象自知犯罪的人那样低着头。他的脑袋硕大无朋，仿佛装满了最杰出的具有雄心壮志的人所必备的财富，装着种种思想；他的头屈服于精神痛苦的重负，可是丝毫没有歉疚的表情。至于他的脸，可以用一个字加以概括。按照老百姓的说法，每个人的面孔都和某一个动物的面孔相似。而马尔卡斯的动物属性是狮子。他的头发活象鬣毛，鼻

① 人们越是不幸，越渴望机缘来改变现状，但这是不现实的，不幸依然如故。

子短而扁，鼻翼很宽，中间象狮鼻那样有一条塌缝。前额也象狮子，被一条深沟分成两半，显得十分刚劲。最后，他毛茸茸的颧骨由于两颊瘦削而显得特别高耸；嘴巴奇大；凹陷的腮帮被一种骄傲的表情所形成的皱纹牵动着，由于脸色略带淡黄，腮帮的凹陷仿佛填高了些。这副脸相几乎令人望而生畏，好象被一双黑眼睛的两道光线照亮了，不过这是一双无限温柔的眼睛，安详，深沉，富于思维。或者不妨说，这是一双屈辱的眼睛。马尔卡斯生怕看别人一眼，这并非为自己着想，而是为被他那有慑服力的目光所扫视到的人着想。他有一股威力，却不愿意施展它。他从不得罪陌路人，惟恐引人注意。这并不是谦虚，而是忍耐；可也不是基督教那种含有仁慈的忍耐，而是受理智支配的忍耐；理智证明有才具的人暂时无用武之地，证明我们无法进入与我们相称的阶层中去生活，因此必须忍耐。有时，他的目光如同闪电。他的嘴巴里可以发出雷鸣般的声音，太象米拉波①的声音了。

“我刚才在街上遇见一位知名人士，”我一进门便对于斯特说。

“大概是我们的邻居，”于斯特回答说。他还对我所遇见的那个人描绘一番，并加上一句：“一个象潮虫一样生活的人大概就是那副模样的。”

“多么低微，同时又多么伟大！”

“两者相辅相成。”

---

① 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期最著名的演说家。

“多少希望毁灭了！多少计划失败了！”

“就象沙漠中的帕尔米拉城的遗迹①，二十八公里长的废墟，有方尖形纪念碑，宫殿，宝塔！”于斯特笑着对我说。

我们称这位邻居为帕尔米拉遗迹。我们是在竖琴街一家小餐馆里包饭的，当我们到这个餐馆用晚饭时，我们打听了三十七号房间主人的姓名，终于知道了泽·马尔卡斯这个显赫的名字。我们象小孩一样，把这个名字翻来覆去喊了上百遍，边喊边想，每次想法都有差异，有时觉得这个名字是滑稽可笑的，有时觉得是忧郁的，我们把念这个名字当作好玩的事儿。于斯特有时竟然把字母Z发成象火箭刚刚射出去时那种声音，把“马尔卡斯”的第一个音节“马尔”(mar)发得非常响亮，发第二个音节“卡斯”(cas)时又低沉又短促，象火箭急剧坠落。

“啊！那家伙，他住在那儿？生活得怎样？”

提出这样的问题后，好奇心驱使我们去做不怀恶意的侦察，花不了多久时间就实现了我们的计划。我们这下子不去逛街了，各人挟着一本小说回到了公寓。我们边看书边谛听；在万籁俱寂的阁楼里，只听得一个鼾睡的男人发出的呼吸声，均匀而和缓。

“他在睡觉，”我首先发现这件事，就对于斯特说。

“他七点钟睡觉，”博士②对我说。

---

① 帕尔米拉是叙利亚的古城，公元二七二年被罗马人烧毁，其遗址于十七世纪末被发现。

② 法语中docteur这个词有“医生”和“博士”两重意义，这儿译成“博士”。

“博士”是我给于斯特取的绰号，而他则叫我“掌玺大臣”。

“只有很不幸的人才会睡得象我们的邻居那副样子，”我这样说着，便跳到五斗橱上，手里拿一把大裁纸刀，刀柄上有一个瓶塞起子。我在板壁上头挖了一个圆孔，孔眼有一枚五个苏的硬币那么大小。我根本就没想到房间里没点灯，把眼睛贴到孔眼上看时，只见一片黑咕隆咚。约莫凌晨一点钟，我们看完了小说，准备脱衣服睡觉时，听见隔壁房间里有响声。原来我们的邻居起床了，擦了一根磷火柴，点亮蜡烛。我又爬上五斗橱，只见马尔卡斯坐在桌旁，缮写诉讼文件。他的房间比我们的半间稍大一点，床放在靠门这边凹进去的一块地方，因为走廊只通到他房间那儿为止，摆床的空间嵌入走廊，于是他房间里就多出一块地盘来。但这座房子的地基一定是少了一块，所以止于阁楼的界墙便形成了一个梯形。我们的邻居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白陶土的小炉子，炉壁上画着绿色波纹，烟囱管一直通到屋顶。窗户开在梯形墙壁上，挂着赭红色的蹩脚窗帘。一张沙发，一张桌子和一个寒酸的床头柜，这就是全部家具了。他把内衣放在壁橱里。墙纸破旧不堪。显而易见，在马尔卡斯搬进去之前，店主只让仆人住这个房间。

“你看见什么啦？”博士见我爬下五斗橱，就这样问。

“你自己瞧瞧去！”我答道。

第二天上午九点，马尔卡斯还睡在床上。他大概吃了一段粗腊肠，因为我们看见盆子的面包屑当中有吃剩下来的腊肠，这种食品我们是很熟悉的。马尔卡斯还睡着。一直到十一点光景他才醒来。他又誊抄起昨夜搁在桌上的文件来了。

我们下楼时询问了一下这个房间的租金是多少，得知每月房租为十五法郎。没几天，我们对马尔卡斯的生活习惯就了如指掌了。他常常出差，大概每次赚若干出差费，这是为住在圣夏佩尔教堂①的誊印社老板干的。他在后半夜工作，从六点到十点睡觉，起身后再干，一直写到下午三点钟。接着便把缮写好的东西赶在吃晚饭前送到老板家里。他在米歇尔伯爵大街米兹雷餐馆吃晚饭，每顿花上九个苏，然后回房间，六点钟上床睡觉。我们摸准了：马尔卡斯一个月说不上十五句话。他不跟任何人说话；在他那讨嫌的阁楼里，他也从来不自言自语一声。

"那还用说，帕尔米拉废墟是安静得可怕的。"于斯特喊了起来。

这个人的形貌是那样非同凡响，而内心却如此宁静，这当中一定有某种极其发人深思的东西。有时，我们跟他见了面，彼此交换几个意味深长的眼色，可是这些眼色中却没有丝毫的礼仪成分。不知不觉地，这个人就成了我们内心敬佩的对象，我们也闹不清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因为他的生活习惯具有难以言表的朴实呢？是不是由于他那种僧侣式的按部就班，隐士般的俭朴，笨伯似的工作呢？这种工作可以使思想不偏不倚，或者可以锤炼思想，表现出对某个可喜的事件的期待或者对生活的某种偏见。我们在帕尔米拉废墟上久久地漫步以后，就把它抛到九霄云外，我们毕竟太年轻了！接着，狂

① 圣夏佩尔是一座哥特式的小教堂，坐落在巴黎高等法院大院内。

欢节来临了。巴黎的狂欢节以后将使古老的威尼斯狂欢节相形见绌，若干年后，要是那班令人讨厌的警察总监不反对的话，它将把整个欧洲都吸引到巴黎来。在狂欢节期间，赌博是开禁的。那些头脑简单的道德家们只懂得下令禁赌①，可是他们个个都是笨蛋，连账也不会算；只有事实证明法国让数百万金钱流到德国去以后，他们才会让这个必要的伤口重新烂起来。

所有的大学生都和老百姓一样，这个快乐的狂欢节带来了极大的贫困。我们把珍贵的东西都掏出来了；我们变卖掉双套的衣服，双套的靴子，双套的马甲，凡是我们身边有双套的东西都卖掉一套，惟独朋友是不卖的。我们只好吃面包和猪肉，小心翼翼地走路，找一份工作干；我们欠公寓两个月的房租，并且很清楚每人在门房那里有一份六十至八十行的账单，欠债总数几达四五十法郎。当我们走过楼梯下面的方厅时，再也不是蹦蹦跳跳、快快乐乐的了，常常是一下子窜过去，从最后一个梯级跳到街上。② 有一天，我们的烟斗断烟了，同时我们也发现几天来我们吃的面包都没有涂黄油了。真是苦海无边啊！

“没有烟丝了！”博士说。

“大衣也没有了！”掌玺大臣说。

“啊！真滑稽！你们穿的是隆于莫镇马车夫的衣服！你

① 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国政府下令关闭巴黎所有的赌场。

② 怕门房讨债，所以一闪而过。

们还想穿码头工人的衣服①，早晨吃晚饭，晚上吃中饭，上的是韦里酒家，有时上牡蛎岩饭店②不成！还是啃干面包吧，先生们！"我拉着大嗓门说，"你们应该睡在床底下，不配睡在床上……"

"你说得对，不过，掌玺大臣，没有烟丝了！"于斯特说道。

"现在是时候了，写信给我们的姑妈，母亲，姐妹，说我们没有内衣了，说我们在巴黎奔波很费衣服，连铁丝编结的衣服也要磨破。我们把内衣变成钱币，这将解决一个很重要的化学问题。"

"我们得把日子熬到回信来时为止。"

"唉！好吧，我去找找还有资本的朋友，同他们签个借据。"

"你能弄到什么呢？"

"喏，弄它十法郎！"我骄傲地回答说。

马尔卡斯什么都听见了。这时是正午时分，他敲敲我们的门，对我们说："先生们，烟丝拿去；你们以后有烟时再还给我。"

我们呆若木鸡了，这倒不是由于那份礼物（我们照收不误了），而是由于他那副动人、深沉而又饱满的嗓音，只有帕格尼尼小提琴的第四根弦③堪与媲美。马尔卡斯不等我们道谢便

---

① 一八三六年，亚当的滑稽剧《隆于莫的马夫》上演后，剧中人穿的马车夫衣服颇为时髦。一八三〇年以后，由于加法尔尼的石印画的宣传，赶时髦的女郎穿起了码头工人的服装，此服装便十分入时了。

② 韦里酒家和牡蛎岩饭店都是当时巴黎最豪华的餐馆。

③ 帕格尼尼（1782—1840），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家。据传帕格尼尼能用小提琴的第四根弦弹出非常动听的变调。

走了。我和于斯特面面相觑，静默了好久好久。支援我们的显然是一个比我们穷得多的人呀！于斯特开始向各家各户写求援信，我则去洽商借贷的事。我在一个同乡那儿借到了二十法郎。在这个不幸的好时节，赌博这玩意儿还没绝种。青年人在这条同巴西矿石一样坚硬的路途上，拿一点东西去碰碰运气，想赢几个金币回来。那位同乡身边有土耳其烟丝，这是一位水手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来的。他给我的烟丝和泽·马尔卡斯给的数量差不多。于是，我把满载的货物运到了港口；我们得意扬扬地把又好又香的土耳其上等金黄色烟丝，抵偿邻居那普通烟丝。

"你们不愿意欠我丝毫东西，"他说，"你们拿金子还我的铜，你们真是些孩子啊……是些好孩子……"

这三句话以不同的语气说出来，每句各有侧重点。字眼很平常，可是声调……啊！那声调给我们结下了十年的友谊。马尔卡斯听见我们来了，就把誊写的东西藏起来。我们明白了，跟他谈论他的生活方式是不知趣的，可是我们还窥伺过他的私生活，现在我们不免愧疚了。他的衣橱开着，只见有两件衬衣，一条白领带，一把刮胡刀。那刮胡刀使我不寒而栗。一面约值上百个苏的镜子挂在窗旁。这个人的举动纯朴，很少指手画脚，显示出一种粗犷的庄严。我和博士相对而视，仿佛彼此在探询我们到底该怎么回答他的话。于斯特见我缄口不言，便风趣地问马尔卡斯：

"先生研究文学吗？"

"我对文学敬而远之！"马尔卡斯回答说，"再说我也没那

么多钱。”

“我以为，”我对他说，“在目前情况下，只有诗歌还能容纳得下象我们这样糟糕的人。”

我的看法使马尔卡斯微微一笑，这丝微笑给他黄黄的脸上添了些许风采。

“对于那些不能成功的人来说，胸怀大志也是枉然。”他说道，“因此，你们这些初出茅庐的人，还是走现成的路吧！不要想出人头地，那样你们会失败的！”

“您是劝我们安于现状吗？”博士微笑着说。

青年人在开玩笑时也带有一种感情外露的幼稚的神韵，于斯特的话又一次逗得马尔卡斯微笑起来。

“您抱定这种可怕的哲学，莫非您遇到过什么周折吗？”我这样问他。

“我又忘记跟你们说了：机缘是一个大方程式的数值，我们并不是对这个方程式所有的根都认识了。你若要从零出发达到一个单位数值，许多偶然因素是难以计算的。巴黎是野心家们的一个大赌盘，每个青年人都以为自己找准了赌盘上可以下双倍赌注的一档……”

他把我们归还给他的烟丝拿出来，邀我们跟他一起抽烟。博士回房去把我们的烟斗拿来，马尔卡斯装上自己的烟斗，然后带着烟丝到我们房间里来坐坐，因为他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和一张供他自己坐的沙发。于斯特象松鼠一样轻捷地下楼去，带着一个听差回来，听差端来三瓶波尔多酒，一些布里干酪和面包。

“好！”我心里想，同时我计算着价钱，一个苏也没算错，总共十五法郎！

果然，于斯特郑重其事地把找下的一百苏放在壁炉上。

一个社会的人和一个最贴近大自然而生活的人，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估量的差别。图森-路维杜尔①被捕后，至死不吐一言。拿破仑一到他的峥岩上，就象喜鹊一样絮聒不休②。泽·马尔卡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这是为我们的利益而考虑的罢了。只有在他那离群索居者的房间里，他才那样沉默，那样庄严。没有任何一个罪犯，当他宁愿让自己和秘密随着脑袋一起掉到血红的箩筐③里去时，竟然会感到有一种纯系社会的需要，要把秘密告诉给某一个人。然而我想错了。我们看见了圣马尔索郊区一个把巴黎大自然比做荒僻的大自然的易洛魁人④，他是一个男人，一个共和党人，一个阴谋家，一个法国人，一个老人。他坚韧不拔，胜过众所周知的黑人的坚韧性；他目中无人，泰然自若，胜过库柏笔下的“红皮肤”⑤遭到失败时所表现的轻蔑和镇静。莫

---

① 图森-路维杜尔（1743—1803），海地政治家和将军，圣多明各起义（1796—1803）领袖，被法军俘获后监禁于法国，并被秘密处死。

② 拿破仑（1769—1821）于一八一五年百日事变失败后被囚于圣赫勒拿岛。此处“峥岩”指该岛。“絮聒不休”指写他的《回忆录》。

③ 断头台的基座下有一个装人头的箩筐。

④ 易洛魁人是北美一个部落，时常用此词比喻脾气怪僻的人，此处指马尔卡斯。

⑤ 库柏（1789—1851），美国作家，其代表作《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描写英法在北美争夺殖民地战争时期的故事。“红皮肤”是该小说所描写的印第安土著。

雷①，这个山岳派②中的加蒂莫赞③，他保持了欧洲司法史上闻所未闻的态度。下面就是那天上午马尔卡斯告诉我们的事，他边谈边吃涂奶酪的果酱面包，并喝几杯葡萄酒润润喉。全部烟丝都拿出来了。有时，几辆出租马车或几辆公共马车驶过奥德翁广场，发出沉浊的辚辚声，仿佛为了证明巴黎始终存在着。

马尔卡斯祖籍在维特雷④，其父母靠一千五百法郎的年金收入过活。他在一所神学院免费上学，却不愿当神甫。他自视甚高，满怀雄心壮志；二十岁那年，腰揣二百法郎，步行来到巴黎。他一边修读法科，同时在一所诉讼代理人事务所工作，终于成了首席帮办。他取得了法学博士头衔，新法和旧法全都熟稔，他可能跻身知名律师之林。他懂得国际公法，通晓所有欧洲条约和国际惯例。他曾经在伦敦，柏林，维也纳，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等五个京城⑤研究过风土人情。谁也没有象他那样熟悉议院的沿革。他整整五年为一份日报撰写议会各次会议的报道。他发表即席演说，口若悬河，可以滔滔不绝

---

① 莫雷是老共和党人，曾积极参加一八三五年的七月革命，同年被捕并指控为参与谋杀路易-菲力浦的案犯。他被判处死刑，上断头台时面无惧色。

② “山岳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议会中的左派，因坐在议会最高几排座位上而得名。后来该派成为雅各宾党人。

③ 加蒂莫赞又名加特莫克（1497—1522），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末代皇帝，因英勇反抗西班牙侵略军而被俘，敌人把他放在炭火上烤，折磨至死。

④ 维特雷是法国东部布列塔尼旧行省的一个镇。

⑤ 彼得堡即今列宁格勒，是沙俄首都。君士坦丁堡原为土耳其首都，今名伊斯坦布尔。

地谈上半天，声音诚挚动人，深刻隽永，感人肺腑。他通过个人身世的叙述向我们证明了：他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语言简洁，庄严持重，却又具有敏锐的辩才。他热情洋溢，对民众怀有亲切感情，在这方面大有贝里耶①的风格；而在精明能干方面又与梯也尔相类似。可是，他并不模棱两可，含糊其辞，却能果断地下结论。他本来不想卷入学说争论而一举进入政权机构，因为学说争鸣一开始时对于反对派政治家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以后成了国务活动家时，它却会束缚住你的手脚。

马尔卡斯对于一个真正的国务活动家所必须具备的知识无不通晓；因此，当他有机会了解到那些进入法国公务部门的人士竟然那么愚昧无知时，不禁诧异万分。好学固然是他的禀赋，而他的资质也是得天独厚的；不是人人都能具备的品格他都具备了：透辟的洞察力，自我克制的能力，机敏的头脑，神速的判断，果断刚毅，而作为政治家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胸有甲兵百万。

当马尔卡斯的才学相当丰富的时候，他发觉法国由于奥尔良幼支对长系王室的胜利而陷入内部分裂。不用说，政治斗争的阵地已经起了变化。国内战争不会长此以往的，外省将停止内战。在法国，政府内部将会进行一场短暂的战斗，这场战斗将结束一批知识分子精英在此之前就已进行的精神战争。只要法国存在此类怪诞的政府，这种局面就会存在，法国与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没有相同之处，法国政府不同

① 贝里耶，见本卷第237页注①。

于英国政府，正如它们的国土互不相同一样。马尔卡斯的阵地是政治新闻界。由于他家境贫寒，无力参加竞选，他必须突然崭露头角才行。他决定投靠一个野心勃勃而又富有的议员，在其手下工作，这是对于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代价最大的一种牺牲。作为新的波拿巴，他要物色自己的巴拉斯①；而那个新的柯尔柏②呢，则希望找到自己的马扎兰。马尔卡斯竭尽全力效劳；他只是报效主人，从不炫耀自己，从不妄自尊大，从不埋怨徒劳无功。他效劳的目的，在于希望他的保护人有朝一日能让他当选为议员。马尔卡斯只期待着一笔足以在巴黎购置一幢房子的贷款，以便能符合法律要求参加竞选。而理查三世只要一匹马。③

马尔卡斯在三年当中练就了一套所谓政治手腕，这是五十来种政治手腕中的一种。这些手腕有如球拍，两只阴险的手拿着这些球拍把部长职位推来挡去，完全象木偶剧团经理操纵丑角和警察专员在露天剧场彼此发生冲突，以便借此招徕观众。那位议员全仗马尔卡斯才能维持局面；不过，他头脑很清楚，深知他这位秘书的价值，知道马尔卡斯一旦成名，

① 巴拉斯（1755—1829），法国政治家，督政府成员，他的政策为拿破仑一七九九年政变铺平了道路。

② 柯尔柏（1619—1683），法国著名政治家，曾任国王路易十四的首相，是红衣主教马扎兰的心腹。

③ 英王理查三世（1452—1485）因把前国王爱德华四世托孤给他的几个王子抄斩，篡夺王位，实行恐怖政治，终被亨利·都铎杀死。他在博斯沃思被击败时，走投无路，高呼："给我一匹马！给我一匹马！我用王国换一匹马！"莎士比亚曾以这个历史事实为题材写了剧本《理查三世》。

便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而他自己则将被流放到卢森堡宫的南北极殖民地去①。因此，他决定在他这位谋士的前进道路上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用忠于友情的甜言蜜语把这种想法隐藏起来。他象所有的小人一样，城府很深。尔后，他的忘恩负义之心日甚一日，因为他必须杀死马尔卡斯才不至于被后者所杀。这两个人表面上团结无间，可是一旦一个人某次欺骗了另一个人，他们就相互憎恨。那位政治家参加了一个内阁，马尔卡斯留在反对派内，以便阻止别人攻击这位大臣，他巧妙地使反对派赞扬起这位大臣来。可是这位政治家非但没有报答他的助手，还提出：不应当不加慎重考虑地骤然安插一位反对派人士。马尔卡斯原指望得到一官半职，以便借一门联姻关系获得朝思暮想的候选人资格。那年马尔卡斯三十二岁，预计要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他抓住了这位大臣明目张胆以怨报德的事实之后，便推翻了他，或者至少是为推翻他而出了大力，并且使他身败名裂。

一切下台的阁员若要重新执政，非得显示出震天撼地的气概不可。这位人士被一片颂扬声迷住了心窍，以为可以永久坐在大臣交椅上，如今承认自己错了。他一边认错，同时给了马尔卡斯一笔微薄的酬金，因为马尔卡斯在那次斗争中欠下了一身债。他支持马尔卡斯经办的报纸，给他指出办报的方向。马尔卡斯虽说鄙视这个人，但因多少接受他的津贴，便同意表面上和这个下台的阁员合作。马尔卡斯还没有揭露他

① 卢森堡宫是法国贵族院的所在地。当时贵族院所起的作用没有议院重要，因此文中把卢森堡宫比喻为南北极殖民地。

上司的所有阴谋，他甚至还比第一次走得更远，拿出了一半本事来。内阁只支撑了一百二十四天便垮台了。马尔卡斯跟某些议员相处时，把他们当面团一样揉过来捏过去，结果他们人人都极其称赞他的才干。他那个傀儡重新进入新内阁，他的报纸便成了内阁喉舌。那位大臣把这份报纸同另一份报纸合并，纯系为了解除马尔卡斯的公职。在这次合并中，他必须让位给一位豪富而傲慢的竞争对手，该人颇有名气，正开始飞黄腾达。马尔卡斯再次陷入一贫如洗的困境，那位高傲的得宠者清楚地知道自己已把马尔卡斯扔进了怎样的深渊。何去何从呢？支持内阁的各家报纸已经接到秘密通知，拒绝雇佣他。在野派的报纸也对他感到厌恶，不愿纳为报友。马尔卡斯既不能投靠共和党人，又不能投靠正统保王党人；这两个党，哪一方得胜都要把现状翻倒过来。

“野心家都是喜欢现实的，”他微笑着对我们说。

他靠写几篇关于商业活动的文章谋生。他为一套百科全书作过编辑工作，这是一种商业投机性质的百科全书，而不是学术性的。末了，有人办起一份报纸，虽只经营了两年，但他物色了马尔卡斯去当编辑。从此，他又和那位大臣的敌人结为知己了。他参加了倒阁的一派。一旦他的十字镐发挥了作用，政府就土崩瓦解了。

马尔卡斯的报纸停办已经六个月了，他到处找工作做，都没有着落。人们把他当作危险人物，对他恶语中伤，说他写了几篇文章和一本谤书，断送了一宗金融和实业交易。人们认为他是某银行家的喉舌，据说银行家重金收买了他，而他呢，

大概也期待着银行家为报答他的忠心而给他一些恩宠。五年来的政治斗争使马尔卡斯心力交瘁，他对人情世事无不厌倦。他被人看成是个政治雇佣，而不是一位伟大的统帅。他得为谋生而殚思极虑，因而影响了事业上的发展；他深受艰难竭蹶之苦，对于金钱能左右人心的世风大为懊丧。因此他隐居在阁楼里，每天赚三十个苏，这笔菲薄的收入甫可维持生计。他独自冥思默想，好象他周遭的荒漠愈益扩大开来了。不过他仍然阅读报章，以便了解时势。波佐·迪·博尔戈①有一个时期便是这么处世的。马尔卡斯大概在酝酿一个东山再起的进攻计划；或许，他已习惯于韬晦，用悠悠长思来引咎自责。不过他并没有向我们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

他的生活是一个难以揆情度理的综合体，种种高雅喜剧场面就隐藏在这个综合体下，很难跟你说清楚。比方说，在金山银山脚下即使设置了许多岗哨，但是形同虚设，财富依然不翼而飞；在巴黎荆棘地②里的长期逐鹿；为求职求情而气喘吁吁地奔波；在低能儿身上使尽计策；由于一个笨女人的影响，预订的计划就一个个流产；和店主们开各种会议，可是他们一心只想用自己的资金换回戏院里的包厢。贵族爵位和优厚的利息；种种希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然后一下子摔到岩礁上；彼此矛盾的若干利益凑合在一起，于是产生种种奇迹，双

① 波佐·迪·博尔戈（1764—1842）是沙俄派驻巴黎的大使，他在复辟时期对法国政治起着巨大的影响。

② “巴黎荆棘地”是巴尔扎克对巴黎这个高等社会的蔑称，他视巴黎为险恶莫测、荆棘丛生的荒原，涵义至深。

方共同走了一个星期的路程后，遂又分道扬镳；一个象听差一样无知无识的笨伯却比有才华的人走运，甚至可以获得荣誉勋位勋章，而这种令人沮丧的事情总是屡见不鲜。其次，还有这种事情（马尔卡斯称之为愚蠢的计策）发生：你拍拍某人的肩膀，他似乎被你说服了，向你点头，表明一切都马上会安排妥当；可是到了第二天，这块富于弹性的橡皮被压缩了一会儿后在夜间又复原了，甚至还膨胀了，一切又得从头开始；于是你又重起炉灶干起来，到头来你终于明白了，你打交道的对象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块见太阳就干硬的胶泥。

这些成千上万件令人泄气的事儿，把人的精力倾注在种种无谓的事情上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做好事难而又难，干坏事易如反掌；两场大赌博，赢两次，输两次；一个国务活动家，长着一个榆木疙瘩的头，戴一副油漆假面具，一头假发，可是还有人崇信他，真叫人不由得恨上心头，——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与其说使马尔卡斯丧失了勇气，还不如说暂时使他沮丧。在有钱的日子里，他的双手却握不住钱，他把钱全部寄到家里，给他的兄弟姊妹，给他年迈的父亲，并以此为无上乐趣。他就象下野后的拿破仑，每天三十苏足矣；大凡有能耐的人，在巴黎每天总能挣上三十苏的。

马尔卡斯叙述自己的经历时，不时地夹进去一些感想、格言和足以显示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种种见解。当他叙述完毕后，我们就有关法国和欧洲的局势提了几个问题，彼此有问有答，这些都足以向我们证明，马尔卡斯是一个真正的国务活动家。因为，一旦人们愿意深入到种种难题中去时，那么他们的

本领轻而易举地就能被判明。对于那些高级人士，是有识别其真面目的Schibboleth①的；我们虽然还没有进入圣殿，但却属于现代莱维人②的部落。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我们无足轻重的生活中隐藏着自己的打算，于斯特已经实现了他的计划，我自己的也即将要实现。

交谈结束后，我们三个人都走出公寓，趁还没吃晚饭这点空闲时间，到卢森堡公园去溜达一下。在漫步过程中，我们的谈话始终很严肃，谈到了政治局势中令人痛心的事情。我们你一言我一语，每人都发表自己的看法，加上自己的妙语，逗笑的话或警句。谈话的内容不再限于那位政治斗争的战士马尔卡斯刚才向我们叙述的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活，也不再是在高乃依公寓里搁浅的航海家可怕的独白；现在进行的是一场对话，两个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作出评价，他们在一位高手的指引下想方设法要弄清自己的前程。

于斯特问道："您为什么不耐着性子等待一个好机会呢？有一个人③从七月革命以后，既懂得出头露面，又始终不被政治浪潮淹没，您为什么不学学他的样儿呢？"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我们并不是对机缘的每条线索都摸得一清二楚的。卡雷尔④的立场跟那位演说家⑤的立场是一

---

① 原苏格兰共济会员习惯使用的暗语，意为"口令"，源于圣经故事。

② 莱维人是以色列的一个部落，他们忠心耿耿为圣殿服务，却永不能当教士。这儿引伸为知道政治生活内幕的人。

③⑤ 指梯也尔。

④ 卡雷尔(1800—1836)，法国政论作家，《国民报》创办人，激烈反对七月王朝，后在一次决斗中丧生。

致的。这位思想阴沉的青年人，尖酸刻薄的才子，脑子里对整个政府都很熟悉。而您所说的那个人呢，他只是在每个事件过去以后才坐到马屁股上。两人相比，卡雷尔是个本领高强的人。唉！是的，一个当了阁员，另一个却仍旧是报人。那个虽不完美无缺但却敏感善处的人存在下来了，而卡雷尔却死了。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个人花了十五年时间走他的路，而且只走了一小段路，他可能会在政权的大道上夹进两辆满载阴谋狡诈的大车中间被碾碎。他没有拉帮结派，不象梅特涅①那样有恩准的宫殿，也不象维莱勒那样有密密麻麻的多数派搭成的庇护所。我相信目前这种局面维持不到十年，因此，尽管我眼下处境并不很好，但也来不及挽回局面了，因为若要不被我预见到的这场运动清除掉，我必须早早占据一个上层位置才行。”

“您说的是什么运动呀？”于斯特问。

“一八三〇年八月，”马尔卡斯把手向巴黎方向一伸，语气庄重地回答说，“八月运动，是由捆麦秆的青年发动的，是由催促庄稼成熟的知识分子发动的，但是八月运动却忘掉青年和知识分子了。青年将会象蒸汽机的锅炉一样爆炸。法国的青年找不到出路，他们被埋没的才能、合情合理而又不知足的抱负象山一样郁积着。他们中结婚的人也不多，各家各户不知道如何打发他们的孩子。这些群众行动起来后将会发出怎样惊天动地的声音呢？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他们将投身到

---

① 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政治家，曾任驻法大使，奥国首相等职。

目前的时局中去，把它闹个天翻地覆。现在的法律灵活多变，对老中青不同世代的人都能管束，当年罗马帝国面临蛮族入侵时都还没有制订过这种法律。现今的蛮族人就是知识阶层。这些多余的法律此刻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中间发挥作用。政府是个大罪犯，它从两个强大的阶层中获取了一切，却翻脸不认它们，它被荒谬绝伦的约法捆住了手脚，完完全全成了祭品。路易十四，拿破仑，英国，从来都极其重视青年知识分子。现在，法国青年被新的法制、选举原则的苛刻条件、内阁宪法的各种弊端置于死地了。若察看一下当选议会的组成情况，你就找不出一个三十岁的议员来。当年的黎塞留，马扎兰，丢兰纳①，柯尔柏，皮特，圣茹斯特，拿破仑，梅特涅亲王等等，都是年纪轻轻就名扬海内，要是在今天，他们别想在议会里捞到一官半职，伯克，谢立丹，福克斯等人②也别想坐到议会的交椅上。早就应该把政治成年的年龄定为二十一岁了，早就应该免去当选资格的一切附加条件了③；可是各省选出来的尽是象现在这样一批议员，这些人毫无政治才干，每说一句话就犯语法错误，在这班人当中，整整十年才勉强产生一个国务活动家。人们可以猜测未来的局势，但是无法预见局势本身。眼下，人们把全体青年都逼成共和党人，因

---

① 丢兰纳(1611—1675)，法国元帅。

② 伯克(1730—1797)，谢立丹(1751—1816)和福克斯(1749—1806)都是英国著名政治家。

③ 这里所说的附加条件是指纳税选举。七月王朝时期实行纳税选举法，引起人民的义愤，加速了这个王朝的倒台。

为青年们希望在共和体制下获得自身的解放。他们将纪念那些在人民中涌现出来的青年代表和青年将军！政府的轻举妄动，只有它那种搜刮民脂民膏的劣迹才能与之比拟。”

这一天将在我们一生中都产生反响。马尔卡斯坚定了我们离开法国的决心；在法国，才华横溢，充满活力的青年人始终被压在嫉妒、贪得无厌却又飞黄腾达的平庸之辈脚下，难以翻身。我们在竖琴街一起吃晚饭。从此，我们和他之间建立起最能相互敬重的感情；而他对我们思想上的爱护也是无微不至的。他这个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样样精通。他为我们研究了全球政治情况，为我们物色一个国家，在那儿，成功的机会最多，实现我们的计划也最有利。他向我们指出，我们学习的重点应当放在那儿；他向我们说明光阴之可贵，催促我们加快步伐，并让我们懂得移居国外的潮流终将到来。法国将要失去精力充沛、富于才智的青年中之精英，这批知识分子必然是很聪明能干的，他们将挑选到最好的职位，现在关键在于捷足先登。这位乐于助人的良师给我们写了几篇回忆录，两篇给于斯特，三篇给我，篇篇都是金玉良言，既是指示又是咨文，只有身体力行的过来人才写得出来；这几篇文章也是只有天才方能竖立起来的里程碑。在这些散发着烟味的篇页里，充斥着差不多象楔形文字一样潦草难认的字迹，文章中有关于命运的指点，不用说都是些预言；还有对美洲和亚洲某些问题的推论，有的在我们还没有离开法国时就已经成为事实，有的在我们去国后实现了。

马尔卡斯跟我们一样，到了一贫如洗的境地。他固然每

自尚可温饱，但没有内衣，没有礼服，没有鞋子。他也不想生活得比现在更舒服些。他只有梦想到当权时才梦想到奢华的生活。因此，他所认识到的自己并不是现实中的马尔卡斯。他让自己的外表听凭现实生活的摆布。他之所以活着是由于壮志凌云之故，他梦想着报复，竭力克制自己不沉迷于虚空的感情。真正的国务活动家对于那些庸俗的激情尤其要淡泊处之，应当象学者那样，只能为自己所从事的学术问题而喜怒哀乐。在那些贫困的日子里，马尔卡斯在我们眼中显得那样伟大甚至于可怕，他的眼神中有一种骇人的东西，它所凝视着的，除凡夫俗子的眼睛所看见的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他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学习和叹服的课题，因为青年(我们当中谁没有经历过青年时期呢?)有一种仰慕他人的强烈需要；青年喜欢追随别人，正如他们对伟大的事情总是竭尽忠诚一样，他们自自然然会臣服于他们认为是超群绝伦的人。我们特别感到惊讶的是，他对爱情无动于衷，女色从来不能扰乱他的生活。当我们谈起法国人言谈中的这一永恒主题时，他只是说："裙钗太昂贵了!"他看见我和于斯特在交换眼色，便又道："是的，太昂贵了。要是花钱去买女人，即使是最便宜的，也要花许多钱；而自愿委身于你的女人，便要夺走你的全部时间！女人消融一切活力，泯灭一切抱负。拿破仑把女流之辈限制在她们应有的本份内。以此看来，他是伟大的，他并没有象路易十四、路易十五那样沉湎于玩物丧志的女色之中，话说回来，他还是偷偷摸摸地玩女人的。"

我们发现，皮特把英国当作自己的妻子来爱，而马尔卡斯

跟皮特相似，把法国当作自己的心上人。他崇拜自己的祖国，他没有一个念头不是想到祖国的。他手里拿着一服医治病痛的良药，剧烈的病痛使他苦不堪言，可是却不能用手中的药来治病，他激怒了，心中时时刻刻如刀绞一样难受。尤其是，法国在俄国与英国面前显得矮了一头，这种屈辱的处境更加使他怒不可遏。法国退居第三流了！在他的谈话中时时发出这样的呼声。国家的内疾传染到他的腑脏里去了。他把宫廷和议会的争斗称之为看门人的调侃，这种斗争显得那样变幻莫测，那样纷扰不休，大大损害了国家的繁荣昌盛。

"他们应当多多考虑未来，给我们和平吧！"他说。

有一个晚上，我和于斯特都很忙，房间里鸦雀无声。马尔卡斯站起来，去誊抄东西；尽管我们一再要求帮他抄写，他一概拒绝了。我们两人愿意轮流抄写他的资料，这样，那份枯燥乏味的活儿他只要干三分之一就行了。他一听就恼了，我们只好不再坚持。这时我们听见走廊里响起一阵轻便皮靴的声音，我们抬起头彼此看了看。有人叩马尔卡斯的门，他总是把钥匙留在锁眼里。我们听见我们心目中的那位伟人说："进来！"然后又说："您到这里来啦，先生？"

"是的，"前大臣回答说。

他活象迫害无名殉教者的迪奥克莱蒂安①。我们的邻居和这个人低声细语地交谈了一会儿。马尔卡斯的声音很少听到了，仿佛是在一个会议上，请求的一方开始陈述事实；突然，

① 迪奥克莱蒂安(245—313)，罗马皇帝，以迫害基督教徒而留下恶名，后人称他统治末期为"殉教者世纪"。

马尔卡斯对于一个不知是什么建议大发雷霆起来。

“要是我相信您的话，”他说道，“您将会讥笑我。耶稣会会士早已离开了，可是伪善却永远存在。① 不管您要弄权术还是慷慨大度，您都是居心叵测的。您知道依靠别人，但是别人不知道在哪一件事情上能指望您的帮助。您朝廷里任用的都是些猫头鹰，见不得阳光；大臣们都是些老头子，见了青年就发抖，要不就对青年毫不关心。政府与朝廷如出一辙。您找来的都是些帝国的遗老遗少，就象复辟时期征募的是路易十四的轻步兵② 一样。现在，人们对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阴谋已经敬而远之，退避三舍了。但是，一旦危机到来，青年们就会象一七九〇年时那样挺身而出。那时，青年们干出了怎样的伟业啊！现在，你们动不动就改组内阁，这还不等于是病人在床上换个位置！这样变来变去，表明你们的政府已经朝不保夕了。你们奉行的是一种政治扒窃制度，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法国对这种闪闪烁烁的欺骗勾当已经厌倦了。法国自己当然不会对你们说她已经厌倦了，一个人决不会知道自己是怎么死亡的，阐明原因是历史学的任务。但是你们必将灭亡，因为你们不求助法国青年给你们力量和效能，忠心和热忱；因为你们忌贤妒能，没有以爱护的心情从才智横溢的

① 一七六二年法国政府排挤耶稣会，耶稣会会士大量流徙国外。法语中 le jésuitisme 一词除作“耶稣会”解释外，还有“伪善”的意思，这儿是一语双关。

② 这儿的“轻步兵”是借用词，指大革命时期的流亡贵族以及波旁王朝的正统派。

这一代人当中选拔人材，事事都要挑选平庸之辈来充任。您来求我支持，可是您是属于那个衰朽的集团的，这个集团因利欲熏心而丑恶不堪，现在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衰朽不堪了；因它自己日趋萎缩，便要法国也萎缩下去。我坚强的性格和我的思想对于您来说等于是一剂毒药；您要了我两次，我就搞垮您两次，您是心中有数的。我们第三次合作，这应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要是我再上当受骗，我就要引颈自刎，因为我将对自己绝望了；罪人不是您，而是我自己。"

这时，我们听见了一种最谦卑的话语，最热切的恳求，恳求不要使国家失去最有才华的人。他居然谈起了祖国，马尔卡斯说了一声"喔唷！"这一声"喔唷"意味深长，这是对他的所谓"主人"的讥刺。那位国务活动家说话更明确了，他承认他的前顾问超群绝伦，他答应马尔卡斯进入行政机关任职，晋升为议员。然后，他把马尔卡斯举荐到一个高位上，并说他今后虽然身为大臣，但完全隶属于只能充当其副手的那个人。他如今在新组成的内阁里，要是马尔卡斯没有得到一个名副其实的职位，他就不想再从政了。他说出了这样的条件，说明他已经把马尔卡斯当成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才了。

马尔卡斯一口拒绝了。

"我过去从未信守诺言，现在让我信守诺言的机会来了，您却把它错过了。"

马尔卡斯对末了这句话未予置理。靴子声在走廊里响起来了，向楼梯方向渐次消失。

"马尔卡斯！马尔卡斯！"我们奔向他的房间，嘴里齐声喊

着，“干吗拒绝了！他是真心诚意的。他的条件是说得过去的。再说，您将来可以出入在阁员中间。”

我们一下子向马尔卡斯列数了上百条理由，总之，那位未来的大臣语气真切，我们虽没看见他，但可以判断出他没哄骗人。

“我没有礼服，”马尔卡斯答道。

“请相信我们能办到，”于斯特看看我说。

马尔卡斯对我们表示信任，眼睛里闪着炯炯的光芒。他用手把头发往上一梳，露出了前额，这个动作显示出他对幸福的信念。而当他揭开（不妨用这样一个字眼）自己的面容时，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全然素昧平生的男人：卓绝的马尔卡斯，大权在握的马尔卡斯，他的智慧得以充分展现，真是如鸟归林，如鱼得水，如马驰骋在草原上。然而仅仅片刻工夫，他的额头又阴沉下来，仿佛他依稀窥见了自己的命运。一瘸一拐的怀疑紧紧跟住长着洁白翅翼的希望。我们让他独个儿留在房间里。

“啊！这个么，”我对博士说，“咱们已经答应了，可是该怎么办呢？”

“咱们边睡觉边思考，”于斯特答道，“到明天早上，咱们再谈谈各人的主张。”

次日早晨，我们到卢森堡公园去兜了一圈。

我们慢慢思索着昨天的事情，两个人都很惊异：马尔卡斯门路那么窄，连这点点生活困难都应付不过去，而另一方面，理念的或物质的最大政治难题都难不倒他。然而，这些品性

不凡的人，经不起几颗沙子的磕碰，身边缺少一千法郎就会耽误宏伟的事业。就象拿破仑的故事一样，他仅仅因为缺少一双靴子，就没到印度去。①

“你想出法子了吗？”

“哎！是的，我有办法，去赊购一套全礼服来。”

“到哪一家去？”

“休曼家。”

“怎么回事？”

“老兄，休曼从不到顾客家里去，只有顾客上他店里去，因此他不会知道我有没有钱。他只知道我风度翩翩，他做的衣服我穿起来很合身。我去跟他说，我有一位叔叔突然从外省光临，衣着很随便，这对我想要在上流社会中找一门亲事是非常不利的。如果休曼在三个月中给我送发票来要钱，他就不姓休曼。”

博士觉得这个主意用到滑稽歌剧里去倒是蛮不错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令人不齿，他怀疑是否能成功。可是，我向你们起誓，休曼给马尔卡斯做了一套衣服，并且他以艺术家的眼光，懂得把马尔卡斯的衣服做得恰到好处，马尔卡斯完全象一个政治家那样装扮起来了。

于斯特把两只赊购来的手表典押到当铺里，所得两百金法郎全部送给马尔卡斯。而我呢，我奉送给他六件衬衣和足够换洗的内衣，这些衣物也没花费我一个子儿，我只不过在狂

① 这纯粹是一则笑话，说拿破仑于一七九九年进军埃及后，因为没有靴子穿，就把军队留在埃及，自己回到法国去，放弃原来远征印度的计划。

欢节期间和一个洗衣店的女工鬼混过，顺便向她要来就是了。马尔卡斯全部收下，只向我们作了分寸适当的道谢。不过，他问我们是用什么办法获得这些财富的，我们直言相告，他最后一次笑了起来。我们看着马尔卡斯，就象船主花尽所有的借款和财源，装配了一艘轮船，现在终于看到它扬帆出海了。

这时，夏尔缄口不言了，仿佛在穷思苦索地回忆。

“哎！得了，”我们对他喊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我用三言两语告诉你们，因为这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个故事。我们没见到马尔卡斯：内阁维持了三个月，在议会开会后就倒台了。马尔卡斯又回来见我们了，他身无分文，被工作累坏了。他去探测过政权的火山口，回来时得了神经性热。他的病情发展得很快，我们负责调理他。开始时，于斯特在自己曾经当过实习医生的医院里找来主治医生。那时我单独一个人住在房间里照顾他，可说是最细心入微的看护了。可是，什么医护、科学全都不顶用。一八三八年正月，马尔卡斯感到自己只能活几天了。至于那位国务活动家，马尔卡斯虽然整整半年充当其灵魂，却没来看望马尔卡斯一眼，甚至也不派人来打听一下他的病情。马尔卡斯向我们表示了他对政府的极端蔑视，我们觉得他对法国的命运深为疑虑，这种疑虑便诱发了他的疾病。他似乎看出了政权核心中有叛卖行为，这并不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可以捉摸得到的、有事实佐证的叛卖；这种叛卖是由制度产生的，是由于把国家利益隶属于利己主义而引起的。他相信国家在沉沦，这种信念足以加重他的病情。他曾经反对过那个维护势不两立的制度的一个头目，这个头

目向他提出的建议我们都亲耳听见了。他对于自己曾经竭力为之效劳的那些人憎恨到了极点，竟至于他愿意心情愉快地进入由野心家们组成的同盟中去；在这些野心家之中，至少存在着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要打碎宫廷的枷锁。但是，马尔卡斯借用市政府的一句话来回答谈判者说："太晚了！"①

马尔卡斯没留下钱财可以供安葬开支，我和于斯特困难重重，迫不得已只好不顾他的面子，租了一辆穷人的柩车。只有我们两人孤零零地跟在马尔卡斯的柩车后面，把他扔进蒙巴那斯公墓的公用圹坑里去。

夏尔·拉布丹在勒阿弗尔乘帆船到马来亚群岛去的前夕，给我们讲了他最后一个故事。我们静听着这个故事，彼此凄然相顾，因为我们认识的何止一个马尔卡斯，何止一个献身于政治而到头来却被出卖或被遗忘的牺牲品！

一八四〇年五月于雅尔迪

冯汉津 译

① 一八三〇年七月三十日，巴黎革命如火如荼，科兰·德·絮西代表国王前往市政府，向巴黎市委员会撤回二十五日颁布的法令。但是他的话才出口，革命群众就高呼起来："太晚了！太晚了！查理十世已经垮台了。"

题　解

恐怖时期的一段插曲

《恐怖时期的一段插曲》最初以《桑松回忆录》的名义，于一八二九、一八三〇和一八三一年，分别由蒂亚尔、科松书屋出版，在布朗书店发售，同时于一八三〇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四日在《阅览室》上连载。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五日至六日又以《陌生人，恐怖时期的一段插曲》为题，在《巴黎日报》上连载，一八四二年以《一七九三年的一次弥撒》为题，连同十二幅英国版画插图载入图书展览的豪华本纪念册，直到这一版，本篇才正式署明巴尔扎克著。一八四五年，又以《恐怖时期的一段插曲》为题，分别由克朗多夫斯基和鲁-卡萨内书屋出版。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二卷。属“风俗研究·政治生活场景”。

这篇小小的作品并非包含多少曲折的情节或深刻的思想内容，它之引人入胜完全有赖于叙事的技巧。故事一开始就接连设置一个又一个悬念，直到结尾处才点明了陌生人的身分。这段插曲本身似无事实依据，但桑松家族（这个家族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是王室的刽子手）的夏尔-亨利曾在遗嘱中要求为

已故国王路易十六举行周年祭。作者由此素材引伸出这篇小说，颇能反映他的保王主义立场和对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的批判态度。

一桩神秘案件

《一桩神秘案件》最初于一八四一年一月十四日至二月二十日在《商业报》上连载。当时划分为二十章。一八四三年由苏弗兰书屋出版单行本，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二卷，属"风俗研究·政治生活场景"。此版将原来的二十章合并为三章，外加一结语，今"七星文库"版所采用的分章及标题，即根据当时这个版本。

从本篇的构思和细节安排，可以看出一八〇〇年马朗戈大捷前夕的政局动荡和上议员克莱芒·德·里的绑架案件在作家思想上引起的反响。这一小段历史插曲表面上无关宏旨，也不曾引起历史学家的广泛注意，仅在某些政界人士的回忆录中有迹可寻，却被《人间喜剧》的作者视为窥探政治玄机的秘窗。在巴尔扎克看来，那些在法国大革命的浪潮中获利最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本质上并不是革命的，而且从来不曾代表民众的利益，他们不过是善于利用民众的革命情绪为自己捞取财产和地位罢了。

小说的中心人物马兰，是《人间喜剧》中最重要的政客典型之一。这个"不倒翁"式的人物几乎综合了大革命以来最机敏的资产阶级投机家的共同经历和重要特征。通过马兰的故事，可以看到那些篡夺大革命果实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如何

以最卑劣的手段攫取权力与财富，也可看到那种朝秦暮楚的政客们如何两面三刀，玩弄权术，在频繁的政权更迭中为自己捞取越来越大的权势与资本。不仅如此，围绕上议员马兰被绑架的前前后后，作者几乎透视了法国大革命后半个世纪以来法国政治斗争的历史，剖析了旧贵族与资产阶级新贵之间的微妙关系和深刻矛盾。虽然本书在批判资产阶级的同时，处处流露了对贵族阶级的深切同情，但就揭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政界"内幕"而言，这部小说无疑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阿尔西的议员

《阿尔西的议员》是《人间喜剧》中除《小市民》以外的另一篇未完成作品。本篇从一八三九年开始酝酿，一八四二年构思成熟，第一部(《选举》)于一八四七年四月七日至五月三日在《君主主义联盟》上连载，划分为十七章。但小说的后一部分却是作者故世后由夏尔·拉布续成。故事的结局是：阿尔西城的反对派彻底失败。马克西姆·德·特拉依在阿尔西当选为议员，并娶该城最富有的女继承人塞西尔·博维萨热为妻。本全集根据法国"七星文库"版本，仅收巴尔扎克本人所写的部分，并取消了分章和小标题。

这部小说本有可能写成一幕规模宏大的"政治生活场景"，结果仅完成了第一部分——"选举"。选举问题一直是巴尔扎克感兴趣的题材。法国选举制度的弊端，财产对选举的影响，选民之间的利害关系，一般有产者目光的短浅和政治上

的平庸无能，必然使政权落入谋求私利的野心家之手，本篇关于阿尔西城选举的精确描绘，精彩地展示了这一命题。

泽·马尔卡斯

《泽·马尔卡斯》最初于一八四〇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巴黎人杂志》第一期发表。一八四一年收入题为《禁果》的文集。标题采用《一个野心家之死》。一八四六年八月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二卷。篇名恢复为《泽·马尔卡斯》，属“政治生活场景”。

本篇塑造了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政治家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巴尔扎克一度幻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最终完全绝望的心情。作者认为法国的政治体制、选举原则和宪法的各种弊端几乎把青年人置于死地，他们的才能被埋没，抱负无法施展，郁积的苦闷总有一天使青年们“象蒸汽机的锅炉一样爆炸”。巴尔扎克并预言移居国外将成为无法避免的潮流，法国将失去大批精力充沛、才智过人的青年中的精英。

艾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人间喜剧　第十六卷
作者=（法）巴尔扎克（BaIzac，H.）著多人译
页数=451
SS号=10338869
DX号=000004022431
出版日期=1994年12月第1版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